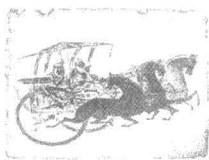


# 周易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前言

自汉代以来,《周易》一直被列为群经之首。其所以取得这种尊荣,一是因为它是最古老的精神文化遗存;二是因为它周详悉备,用卦爻符号系统描绘了一个抽象的世界总体框架(包括运行方式,亦即存在方式),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评《易》语)的思维模式,对我国思想文化、民族心理性格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周易》,通常被看做是周代的占筮之书。它的经部(通称《周易古经》或《周易本经》)的整理编订,许多学者认为是在西周初期,也有说是在西周末年乃至战国时期的(解释《易经》的《周易大传》当然更晚),比商代甲骨卜辞晚得多。为什么说它是最古老的典籍呢?主要因为从画八卦到《周易》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周礼·春官》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这说明:一、《周易》有《连山》、《归藏》(据说它们分别是夏代和商代的“易书”)作蓝本;二、八卦和六十四卦符号系统早在夏商就有了。据今人考证,后世所称的“文王八卦方位图”,远远早于周文王时代,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已有明确反映。关于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传说,当然靠不住。易卦庞大而严整的体系,易书广阔丰富的经验,不是某几个人闭门造车能造出来的,它是民族先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人们把八卦的创作权托在伏羲这位远古神话人物名下,固然是为了提高其神圣地位,但也反映了一种观念:八卦的由来非常久远。而组成八卦的两种基本因子或基本符号(一和--)则更远远





地早于八卦,可以溯源到史前时期。

先民观察了天地、日月、昼夜、寒暑、阴晴向背的推移,观察了男女、雌雄的差异,逐渐从复杂纷纭的事物中概括出两种基本性质,当时文字远远没有产生,但阴阳、刚柔这种观念出现了。先民为了表达那原始的、朴素的矛盾对立和运动变化观念,便“近取诸身”(如男女生殖器,郭沫若主此说),“远取诸物”(如天浑然一体,地水陆两色,高亨持此说),简化成奇偶(—、--)两种爻画,反映阳(刚)、阴(柔)的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配合关系。没有这种观念,没有一定的数学、历法知识,无法进行占筮,也不可能用奇偶符号记下占筮的结果。占筮时,如果只用两爻构成一卦,那就只有老阴(==)、老阳(==)的同类相聚,与异类离立,少阴(==)少阳(==)的结合或者说异性相吸,只有阴阳两种力量的抗衡和均势,中间没有缓冲余地。两爻组卦只能排列出老阴、少阳、少阴、老阳四卦,这就是所谓“两仪生四象”。四卦不足以代表常见的基本物象,不能反映阴阳的盛衰起伏,而且均衡不可能持久。人们又注意到天地细缊中还有人在活动,男女结合有子息诞生,于是摹仿着作出三爻的卦,在对立的两爻中增加一爻,呈现一阴二阳、或一阳二阴的状况,便可展示阴阳的起伏变化,好像电梯中只有一男一女相对,非常尴尬,再添一个人,气氛就活跃了。一爻之增,满盘皆活,老子所谓“三生万物”者是也。朱熹《周易本义》注解“四象生八卦”时指出:“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又说“三极者,天地人之至理”。两极间加一极,表示天地间有人在活动和创造,人像秤锤,像游标,在阴阳天地间起调剂和平衡作用。三爻卦三个位次由下而上代表地、人、天。三爻组合,便列出了八卦:☰、☷、☱、☶、☴、☵、☲、☴,八卦中阴阳总体保持平衡,但单看各卦,阴阳总有盛衰起伏的情况。阴阳两爻只是万物对立的广泛象征,八卦则发展为八种事物的具体象征。纯阳、纯阴的乾、坤代表天、地,其余则分别代表雷、风、水、火、山、泽。如以乾坤代表父母,则其余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这两种象征叠合于一套符号,我国天人合一的观念由此胎息,哲理和伦理结合也从此开



始。

随着先祖们生活视野的扩大,感到八卦还不足以象征或概括万事万物的离合变化,于是将八卦两两相叠,重为六十四卦,将三爻卦(《周礼》称“经卦”)发展为六爻卦(《周礼》称“别卦”),依旧由下而上分别以两爻体现地、人、天的位次。其依据是万物都以对立统一形态呈现,天、地、人也各分阴阳,这样三位次变为六位次。三爻卦以第二位为中位,重为六爻,以三四爻为中位,都代表人这一极。周易特别“重中”,实际乃是重“人”。“天地间,人为贵”,为了生存发展,人必须和天地自然保持协调和谐的关系,由此周易在重“中”的同时特别重“和”。《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维系天地正常位次、保证万物长育的“大本”和“达道”。反之,中和被破坏,寒热倒错,水旱失调,万物就无法生长;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会使社会失序,天下扰攘。中和太重要了,不仅是维护自然生态的天地之则,也是维护社会生态,首先是维系人心、防止弱肉强食的人际关系准则。周易高扬“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旗帜,以“生生不息”的精神维护阴阳消长的动态平衡,因此,“和”不是静态的存在,也不是单方面的自律或施恩,而是多元和合,互相约束、互相制衡的结果。执中用中,保合太和,天地交泰,协和万方,这在《易经》中有充分体现,或说这是先民们编织卦爻系统所寓托的主要理想。经纬万端的卦爻系统通过互相抗衡、渗透、对立转化的阴阳因子在“周流六虚,上下无常”的时空里展开无始无终的消长运动,反映天地万物的秩序或说世界结构,所追求的是既完整系统、封闭有序,又开阖吐纳(革故鼎新)的生存状态,体现有行有止、不止不行的生命节律,并启示人从事物的内外部联系、从已知到未知探索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周易的这种理念与追求,通常称为“道”。学界对周易之道一般有如下认识和理解:

一、道是世界存在和变易的根本原理,天地自然、社会人生都有其运行的轨迹(道也可解释为道路)和法则,道乃是对事物关系和客观规律的最高抽象。——这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人们效法它“自强不息”的天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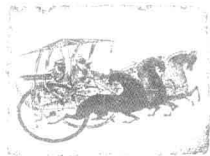
二、道是世界万物滋生、发展和灭亡，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这是“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人们效法它“厚德载物”的地道。

三、道是符合世间常理（或曰公理正义）的道德行为规范，通常表现为仁义、孝弟、忠恕、恭敬、诚信等，用于调节人际关系，疏导社会生活。——这就是“参天地，赞化育”的人之道。

合起来就是周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天人、物我、人我由相依、相安到相融的中和之道。周易之道不仅视宇宙为一个真实不虚的存在，而且认为天地万物永远处在一个大化流行的过程中。所谓“生生之谓易”就是让所有生命得时得位，在和洽调谐的环境中滋长繁育，这就是周易所追求的至高的哲理境界和至善的道德水准。金岳霖在《论道》中指出：“中国思想，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这大道之源便是周易。

八卦代表八种物象交错配合成六十四卦，由下上（内外）位置的不同，结合成种种关系，以比喻或象征事理；各卦的六爻，也依时、位、性及远近比邻关系的差别展示事物的联系及其演变，从而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套严整有序的符号系统。很早以来，先民就利用这套系统进行占筮。所谓占卜，无非是就自然、社会、人生中遇到的问题探询神灵的旨意，决定自己的行动和对策。但神何言哉，占卜者只能根据天兆（日月食、怪异星象、苦雨久旱）、地兆（地震、海啸、泥石流、火山喷发）、物兆（瑞鸟、祥兽、水怪、双穗谷物）、梦兆进行星占、梦占、物占、五行占，再发展出龟卜和蓍筮。说是叩问神明，说是“天垂象，示吉凶”，实际天启神示的成分有限，人营人谋才是主要的。太卜、巫覡一定是根据现实情况圆梦、释卦、解说龟纹和各种征兆，以劝说当事者，谏阻某些不当举措。表面上讲“明于天之道”，实则最重视的是“察于民之故”。周易的蓍筮，不是在排出卦象后，像在庙里掣签一样，简单地、直接地对照卦爻辞来推论事物走向；解卦者除考察分析现实条件外，还特别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这就是《系辞传》所谓“原始要终”，“彰往而察来”。随着占卜方法的发展，谋事在人的因素越发加强。《系辞传》又说“人谋





鬼谋,百姓与能”,决策最终取决于百姓的经验、理想与追求,人进天退,鬼神退,反映了人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增长。人们创造卦爻系统来象征事物,卦爻系统的纵横联系和奇妙变化又帮助人们进一步去认识和研究事物及其间的种种关系。占筮不但预测吉凶,还促使人们研究如何趋吉避凶,从而总结出自然、社会、人生的多种经验。在有了文字之后,易官便记录占筮活动和经验,根据卦爻的象、数,厘订出卦爻辞,便成为《易》书。它是供占筮用的,但记录生活经验供人借鉴,便具备了指导社会生活和人生的哲理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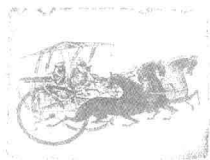
《左传》上说“筮短龟长”,即龟卜的历史长于用蓍(shī)草(长命草,象征阅历丰富)占筮的历史。其实也未必。甲骨卜辞里记录了八卦方位,说明八卦不会晚于龟卜。古时,人们缺乏科学知识,社会经验也有限,凡事须请教神明,有重大行动,更要举行占卜仪式,将龟甲钻孔,用火灼出裂纹以判断吉凶,比较隆重也比较麻烦。而用蓍草为筮,画出卦爻以研讨得失休咎,就简易方便多了。卜、筮两法,长期并行不悖,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朝廷用龟甲兽骨,民间用蓍草竹签。卜有卜官(大卜、卜正),筮有巫覡(民间掌握文化的人)。卜官的记录是甲骨卜辞,未整理成专书,至近代才发掘出来研究,其影响自不及《周易》。《易》是筮书的通称,当然不止一种。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周易》也不止一种文本,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出土证实这一点,也说明《周易》的编定是经过多次补充、修改、整理、厘订而成的。

《周易》,究竟是占筮之书还是哲学著作,历来都有争议,由此形成不同的易学风尚和易学流派。《周易》是占筮的产物,其经部是占辞的汇编,因此得免于秦火,但笼统地简单地认为它只是占筮用书又是不对的。它不像某些贬低《周易》的人说的是占辞妄语的杂凑,有类后世的“灵签符咒”或“牙牌神数”,它是一部具有完整系统、严谨结构的哲学著作。六十四卦的排列经纬有致,起伏照应,正反开阖,斐然成章。大系统中又有小系统,各卦自成单元,有明确的中心,外部有承续递嬗,或纽结辐射,来龙去脉清楚;内部六爻,或纵向地按时序、程度排列,表现事物的推进演化,或横向地依类胪列世



态人情(如归妹、旅等卦),表现对比、映衬、主从等不同的情况,以启示人认识事物间的联系和制约关系。显然,这中间寄寓了编纂整理者的社会理想、人生体验和处世主张。占筮迷信的偶然性提示,渐渐由经验性的认识取代,直至上升为规律性的总结。马克思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26页)这话可以指导我们认识《周易》的哲学性质。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又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引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告诫人,说明春秋时期的孔子已把《周易》当哲学著作或生活教科书看了。春秋至战国时期,人们用注解《易经》的方式寄托自己的哲学思想,《周易大传》就是这样产生的。《大传》相传为孔子作,前人已多所怀疑。各传解经,或角度不同,或互相抵牾,证明非一人一时之作。一般认为《易传》的主导倾向是儒学,很多地方也表现了道家观念,也许是《易》理起了使各家思想融合吸收的作用(如儒道沟通于天人合一)。早在先秦,《易》学已形成重占筮和重哲理两种趋向。《左传》、《国语》记录了不少占筮用《易》的材料,而《系辞传》则是系统的哲理阐说。以后注解家都是这两条线索的延伸,有代表性的是汉、宋两大流派。汉人多纠缠于象数,讲什么卦气、纳甲、爻辰等,把《易》学搞得非常繁琐,脱离社会实际,虽不是全无意义,但贬损了《易》学价值,所以对后世影响渐远渐小。唐人李鼎祚搜集旧资料想振兴象数易学,终显得后劲不足,露出下世光景。宋人搞义理易学,成绩斐然,源远流长。义理学派发轫于《周易大传》(特别是《系辞传》),发展变异于三国时期的王弼,初成于唐代的孔颖达,光大于程颐《周易程氏传》,朱熹《周易本义》兼采了象数派的某些成果。程朱易学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官方的易学教材。到清朝,重文字、音韵、训诂,重考据,使易学有了某些新的特色,字句的解释更符合先秦的原意。但仍可分汉宋两派。惠栋的《易汉学》、张惠言的《虞氏易》、焦循的《易章句》都致力于恢复汉代易学。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则对易理作了唯物主义的发挥,并突出了《易》的辩证法。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出版的《御纂



周易折中》，发展了明代的《周易大全》（两者都是当时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并载程朱两家的注释，可说是集义理易的大成。秦汉以来，研究和解释《周易》的著作超过三千种，这主要是由《易》书自身内容精深博大、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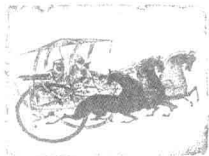
《周易》既是一部“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总结概括自然和社会普遍规律的哲学著作，又是包涵了古代生产、生活、社会（仅就这方面说就有治国、用兵、祭祀、选贤、除弊、防腐反腐、讼狱、刑赏、教育、行旅、婚嫁等）、人生多种经验的百科全书，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马克思认为：“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同上书，第3卷第468页）要了解欧洲的思想文化，“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不得不研究“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最古老、最权威的代表。要“追溯”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该“回到”哪里？其最主要、最权威的代表性著作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周易》。我国也有神话，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类故事里也许隐含着民族精神起源的密码，但由于史官文化排斥巫官文化，神话散失极为严重，其影响不像希腊神话那样深广，不足以成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史官文化排斥不了、表现出极强生命力的《周易》便担当了这个角色。我国神话中体现的先民们“自强不息”、“崇德利用”、“顺天应人”（如大禹治水不是堵而是疏导）的精神都在《周易》中得到了系统的承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造成了学术繁荣的黄金时期，带给后世思想文化长盛不衰、历久弥新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著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宗法伦理、典章制度、道德规范至为深广；道家的超逸、虚静、“无为”、“齐物”，重视主体精神自由，则作为儒家入世、仁爱、追求道德自律与完善的对立面出现，也曾给我国学术、艺术和士大夫精神品格以深远影响，外儒内道成为人们精神建构的常见方





式。儒、道两家的创始者——老子和孔子都从《周易》(经部)得到极大的教益,他们的许多论点是对《易》理的发挥。这两家既对立,又互补,像《易》卦中的阴阳两种符号共同组成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正是在《周易》天人谐调、刚柔相济的思想影响下实现的。《周易》不但是儒、道两家思想的源头,其他如墨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无不可以在《周易》里“找到”它们“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在上古神话和诸子百家之间,《周易》是纽带和必经的桥梁,是了解民族思想文化的一把钥匙。

说《周易》是钥匙,就因为它的精神内涵和品格(如抱阴负阳、执简驭繁、持中贵和、守通逐变)铸成了民族文化的总体特点,掌握了它,就能收一通百通之效。《周易》以卦爻符号的排列组合象征天、地、人之间尊卑主从、对立谐调诸关系,从而提供了一个宇宙模式;它以阴阳盛衰起伏概括事物的运动转化,为求维持对立面的动态平衡,进而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简括地说,就是:天人合一,刚柔相济,有无相生(虚实相生)。这种模式带给了我国文化的众多领域极其深远影响。从哲学说,始终以天人合一、物我谐调为准则,人应该适应天体无时或休而有规律的运动,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同时又注意到物极必反(如月盈则亏,寒来暑往),从而崇尚中和。儒家以人合天,强调通过修身育德以克己复礼;道家感到宇宙的无穷无尽(空间)、无始无终(时间),要求获得精神的超脱,在柔静无为中使外宇宙与内宇宙悠然契合(以天合人):其结果都是天人谐调。即使是“天人相分”论者,也只是反对天人感应,认为自然的天没有意志,不会福善祸淫,而决不反对人服从天理天则。哲学著作受《易》的象数思维(取象比类;重视整体和谐、讲究序列和节律)的影响,通行“立象尽意”的方法,排列象喻材料,强调直觉顿悟,而不注意作严密的逻辑判断、系统的理论界定和阐述。因此,我国哲学往往不是“纯理论”的“元哲学”,而是摆不开政治控制、形而上和形而下结合的实用哲学。从伦理说,是上述观念在社会领域的延伸。自然界天尊地卑,山高泽深,雷动风顺,移入社会,卑高成了贵贱,动静成为主从,伦理纲常产生。君臣父



子,崇尚序列,讲究认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宗法体系;敬天和法祖相结合,以论证或认定宗法的合理和神圣性;进而把“孝悌”看作人伦道德的核心,忠君报国的始基,为巩固封建秩序服务。从宗教说,《易》的天、地、人并立而又和谐共处,形成同时崇拜天神(祭天、敬玉皇大帝)、地神(社稷就是土地神、五谷神)、人神(远祖的三皇五帝、近亲的祖先、英雄如大禹、关公、岳飞)的多元格局。多种宗教并行,多种庙、观、祠堂遍布各地。《荀子·礼论》的“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的祭秩,“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一直维持到建国前。由于不是信仰单一的超自然神,教权不可能左右政权。《周易》讲究排列组合、整体思维,通过结构发挥功能。这对我国数学、天文、历法、军事、音律、水文地质、建筑、水利工程、医药、针灸、气功、武术、烹调等都有影响。中医治病,始终考虑人体的有机整体功能,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菜讲究五味调和,都有其优胜之处。《周易》的取象比类、立象尽意、阴阳交感、刚柔相济、讲究节律、追求穷神知化,对我国文学艺术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更可写成专著。诗歌的兴象与韵律,绘画中的线条与留白,书法中的结构章法、力度气韵,篆刻的凝聚大千世界于方寸中,舞蹈的运用太极图形、八卦方位,园林的雕窗借景、内外有隔有通,戏曲的程式脸谱、虚拟动作,都从《易》卦的执简驭繁、虚实相生得到永恒的启迪。这些影响还属于浅层次的,更深的的影响在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在天人合一模式笼罩下,哲学、伦理都向政治认同,出现了哲学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伦理哲学化的封闭而循环的怪圈。政治伦理化就是按不同的社会等级规定在各种场合的视、听、言、行规范乃至居室、车马、服饰、乐舞的规格、规模,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繁琐的礼节仪式,铸成我国的制度文化。宗法、祭祀、婚姻、教育、科举、职官、赋役诸制度,历来虽有变迁,但始终没有超出《易》书所提供的政治、哲学、伦理三合一模式。所谓观念文化,主要指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模式、心理机制、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周易》的理论核心是维持阴阳的动态平衡,这使中国人的感情表达方式总是内向的,守中的,在争取对立面的调谐中保持内心的澄静平和。人生



态度是在不断调整物我关系中追求生命的不朽价值,如果两者失衡,则反求诸己,这造成中国人的隐忍,重荣名,重视求“善”的伦理性(以服从伦理为善),与西方的追求现世享乐、重视求“真”的科学性乃至“不自由毋宁死”的激烈态度形成对照。在思维方式上是崇尚互济、均衡,拉平差别,而不是在对抗、竞争中求超越,由此而来的是多用求同思维,少用求异思维,虽然也容纳多样化的绚丽,最终还是要“定于一”。在价值观念上因重视归于一统而重视传统,往往借鉴历史确定价值取向。《周易》给人树作榜样的总是“先王”、“大人”、“君子”。这样,人们崇拜的不是超自然力的上帝,不是追求彼岸世界的“天堂”,而表现了思想的此岸性,脚踏实地解决“黎民不饥不寒”的问题。人创造了《易》文化,《易》文化又塑造了一代代人的心理素质,积淀而成民族性格的总特征。基于此,我们说《易》书是代表或象征民族文化总体特点的符号,应该说不是虚誉之辞。

《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这两段话对《易》学的兴起或兴盛,作了极有益的提示。在古人心中,上古是隆盛时代,中古走向衰微,衰微增人忧患,《周易》是衰世哲学,充满了忧患意识。它不是志得意满、太平麻痹者的哲学,也不同于悲观消极、颓废没落者的哲学。从认识自然界的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到经历了夏亡商继、殷衰周兴的陵谷变迁之后,人们总结出盛衰辗转、荣辱无常的规律。《周易》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承认事物间的矛盾斗争和推移转化,但又害怕矛盾斗争的激化,动摇既存的秩序,因而拚力宣扬持正守中,力图把对立面的异向运动控制在无过无不及的中界,以保持协调和稳定。它启示人们在圆满、兴盛、荣华、健壮的时候要戒慎恐惧,警惕滑坡,防止跌落;在混乱、屈辱、衰落、疲软的时候,则要看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前景,建立穷则变、变则通的信心,而不放弃改变境遇的努力。这样,不论处在上升期或下降期的统治者,都可以用《周易》作治理国家的宝鉴,所以历代封建王朝都大力宣扬《易》理,提倡《易》学,把





《易》书看成指导士子建立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的高层次的、必读的教科书。从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儒生说,命运操在统治者手里,他们或仕或隐、或荣或辱,浮沉无定。荣华时,《易》书是他们的箴规,不使他们得意忘形;屈辱时,《易》理是他们的砺石,不使他们颓丧绝望。“满招损,谦受益”、“否极泰来”之类始终是他们的座右铭和精神支柱。他们还要运用和阐释《易》书的卦爻模式图去教人修身齐家,帮助统治者治国平天下,这样,《易》学始终是热门学问。每当社会忧患深重需要反思历史教训,或意识形态领域各派思想需要融合吸收的时候,知识分子都会把注意力投向《周易》。近年又出现了“周易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一点是对国外“周易热”的反应或回响。近三个世纪来,西方学者、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开始研究和运用《周易》,逐渐在义理易(人文易)、占卜易之外出现第三个流派:科学易。他们用“易理”、“易图”探索宇宙的运行规律和物质的基本构成(粒子和波、地质构造等),有人由此预测出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验证了二进制、元素周期、遗传密码规律,还将《易》理用于新方法论乃至相对论的研究。当权者借鉴它治理国家,实业家用它进行经济管理,老百姓则从中学习处世良方。20世纪,国外学者研究《周易》本身也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微积分和计算机的发明者莱布尼兹盛赞“易卦是建立在科学上的一门科学”。黑格尔也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诺贝尔奖获得者N.玻尔认为《易经》凡事皆变的思想完全适用于原子、粒子世界,《易》理和现代物理学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因而把反映阴阳盛衰起伏、对立统一的太极图印在自己的衣袖上。《易经》这部储藏着中国古老智慧的书,已成了开启人类智慧的“源头活水”,它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等方面给人们的启迪是无穷无尽的。

但《周易》毕竟是在宗法社会最后成型的,它的价值体系(包括服务取向)和当代人的价值观相去甚远,当然不能再直接用它作行动指南,而是要用科学的、先进的思想作指导,扫除笼罩在《易》学中的迷雾,还它的卦爻符号系统以本来面目。既肯定它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阴阳对立转化合理性、进



步性,也指出它害怕矛盾斗争、提倡“中和”的封闭性、保守性,既要认识它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积极影响,也要指出它的非理性因素、机械循环论(宿命的消长论)、巫术神秘主义等不利于人们进行精密科学思维的成分,要更清理它的伦常观、庸俗调和论以及在维护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延滞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消极作用。有些人把《周易》捧得过高,主要由于对它的模式思维缺乏恰当的分析而盲目推崇。思维模式是从纷繁的客观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它能够执简驭繁,鉴往(总结古代的许多有益经验)察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些客观规律;它强调整体思维,注意把握一事物与诸多事物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关系,表现了稳妥性;它取象比类,以思维方式诱导思维内容,也表现了机悟性和灵活性。但模式一经形成,便带有凝固性和封闭性,到处套用,强把复杂的事物纳入简单、僵硬的模式系统,容易产生削足适履、牵强附会的弊病;拿着框子乱套,又容易滋生思想懒汉,扼杀创造性思维的生机,诱使人忽视生动丰富的实践,只在模式、公式中进行一种架空的推导。总之,我们弘扬民族文化,不是迷古崇古,把古人遗产当做“永恒真理”,而是批判继承,扬中有弃,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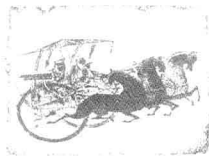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我们撰写了这部《周易直解》。

本书撰写,参考了古今许多注本,但以程、朱注本为主。程、朱意见不一的,择善而从。笔者不同意程、朱说法的,另采他书的好见解,但又保持全书注释体系的一致性。为方便读者,经、传篇首都写了题解和内容介绍,章节后面加了按语,注解力求简明,尽量避免征引古人前人解说的原文,而只取其精义。在古人解释纷歧、笔者不知所从的情况下,有时罗列几种说法;在不得不说出某见解为某注家独有时,也列出他的姓名。《易》书语言古奥,象喻变化多端,前者难懂,后者难把握,限于笔者水平,解说错讹一定很多,幸祈海内外方家教正。

朱安群 徐奔

1990年9月18日初稿

2010年3月18日重订



## 读《易》通例

《周易》的“周”，一说是周朝或周族，一说是周普、周备、周流。“易”，一说是官名或书名，易（巫）官写的书叫“易”（占筮之书）；一说有简易、变易、交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转化）等涵义。连起来讲，《周易》是周朝（成书）的占筮之书，它用卦爻（一种象征符号体系）执简驭繁地反映事物运动变化（周流变易）的普遍规律或曰不易之定理、定则，提供了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适（周备、周普）的宇宙模式和思维模式。

现在称《周易》，通常涵盖经、传两部分。

先说经。

《周易》古经，包括六十四卦卦形（符号）、卦名和卦辞，三百八十四爻（加上乾坤两卦的“用九”“用六”，实为三百八十六爻）的爻题和爻辞。人们习惯上重视卦、爻辞，实则卦爻形体系统更为重要。卦形指一别卦由两经卦拼合和阴、阳爻排列的情况，有时也指卦的总体外观。如颐卦(䷚)像口腔，噬嗑卦(䷔)像口里咬嚼物品，鼎卦(䷱)下面像鼎足，中间像鼎腹，腹上有两耳，最上是鼎盖或抬鼎的杠；又如大过卦(䷛)呈中间过重之形。卦名、卦爻辞往往从卦爻形体构成取意。

经部分为两部分，前三十卦称“上经”，后三十四卦称“下经”。上经以乾、坤两卦冠首，象征天地为万物之始，经过泰、否、剥、复等艰难的变化，落脚到坎、离，即走出坎险（陷）而进入上下皆明的领域（离），结果是附丽（离者丽也）于天地者皆得吉，和篇首的乾坤作了呼应。下经以咸、恒冠首，说明夫妻为人伦之始，经过损、益、革（革故）、鼎（鼎新）诸变，论证处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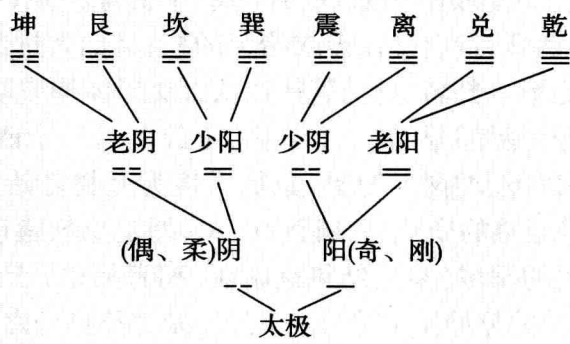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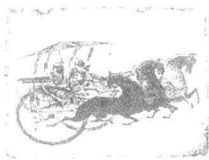


事人情,必须节制在不偏不激的中位线,凡事留有余地或退路,而结束在既济、未济。既济是矛盾解决(或一切协调),功德圆满,但当离明之时,前面又有坎险,新的矛盾斗争开始了。未济是协调后出现混乱,完满后面临新的未完成,但当坎险时,前面又有离明,提示斗争的曲折和前景的光明。这和上经终于坎、离前后照应,下经也是在坎、离交错中结束。从乾、坤到既济、未济,只是事物无尽运动和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大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个变化阶段结束了,又会进入新的矛盾运动的阶段,天地间运动变化是无始无终、无止无休的,《易》书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个阶段,一小段历程。

《周易》古经有四个要素:数、卦、爻、辞。在占筮中,卦、爻由数产生,关于数生卦的过程请参读《系辞上传》第九章,这里不多说了。数在卦、爻中的运用,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奇、偶数,奇代表阳(刚),由天为一色而来,偶代表阴(柔),由地有水陆两部分而来;二是指每卦六爻排列的位次(三奇三偶)。这奇偶位次演成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庄子》说“易以道阴阳”,《史记》说“易以道化”,阴阳变化是《易》理的核心,而数则是这种变化的原动力。

关于卦。《周易》六十四卦是由古老的八卦交叠或重合而成。六十四卦称别卦(六爻),八卦称经卦(三爻)。经卦由奇、偶两种基本符号(—、-- )排列组合而成。《系辞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是天地未分前混而为一的元气,分解而成两种性质的东西,即生成万物的二元(阴、阳),用--、—两种符号表现。





如果仅用两爻成卦,只能列出老阴(==)、少阳(==)、少阴(==)、老阳(==)四种情况,只是天和地的重叠颠倒,天和地都属于自然物,没有把两间的人事容纳进去。改用三爻排列组合,分别代表天、地、人(三才),不但画出了八种卦形,而且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原则。八卦代表了宇宙间的八种常见物象及其基本属性:乾为天,为健;坤为地,为顺;震为雷,为动;巽为风(木),为入;坎为水(雨),为险,为陷;离为火(日),为明,为丽(附);艮为山,为止;兑为泽,为悦。(各卦所代表的物象、方位、季节,详见《说卦传》。)八卦是三爻卦,次序是由下向上数,因其阳阴爻数的不同,分为阴卦和阳卦。凡爻的笔画是奇数的称阳卦,偶数的则属阴卦。乾(☰)、震(☳)、坎(☵)、艮(☶)为阳性,坤(☷)、巽(☴)、离(☲)、兑(☱)属阴性。乾、坤是纯阳、纯阴之卦,容易判别,其余六卦是二阴一阳,或二阳一阴,其单数者为主爻,用以判定卦的阴阳性质。在六爻卦中,往往也有为主之爻,称为卦主。《周易折中》上讲卦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成卦之主”,卦义由它而取得,不管其爻位爻德如何,如复卦(䷗)以一阳为卦主,夬卦(䷪)以一阴为卦主,它们所占的初、上位并非好的位次;另外一种“主卦之主”,通常居第五位,有时是二位(都是得中的好位),要求爻德善美,得位得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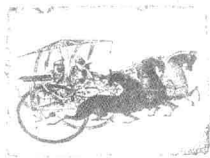
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其中同卦相重者,仍象征一种事物,而强化、强调其基本性质,如坎卦(☵),体现险而又险的意思;异卦相叠者,则由两卦之象在不同的时、位相联系而派生出新的意思,如屯(䷂),下震上坎,雷初动而坎陷在前,表艰难始生之义。别卦由两个经卦叠成,上下位次很重要,也是从下往上数,通常称下体、上体,下卦、上卦,或内卦、外卦,下体又叫贞,上体又叫悔。一卦两体的关系有时是上下关系,如蒙(䷃),下坎上艮,山下出泉,涓涓始流,象征事物处于童蒙时期,有待发展为滔滔江河;有时是内外关系,如恒(䷟),内巽外震,巽为长女,震为长男,两者匹配恰当,女主于内,男主于外,合乎夫妻恒常之道;有时是前后关系,如需(䷄),下乾上坎,坎险在前,健者待而不陷。既济(䷾)、未济(䷿)则是时间先后关系。也有把两体结合起来,从六画卦的



外形来看卦义的,如中孚(䷼),中心谦虚;小过(䷽),过于自信,或阴超过阳。

关于卦,值得注意的还有变卦和卦变两种情况:变卦,是指在一卦中某个或某几个爻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不动,而爻的性质由阴变阳或由阳变阴,这样一来,卦也变了,原卦称“本卦”或“贞卦”,变卦称为“之卦”或“悔卦”。《左传》中有十多处记载了这种情况。如“遇观(䷓)之否(䷋)”,这只是第四爻一爻变了性质;又如“贞屯(䷂)悔豫(䷏)”就变了初爻、四爻、五爻的性质。变卦是古人占筮的重要手段,搞得很神秘,但在《周易》本身找不了什么根据。由贞至悔,无规律可循。我们今天不搞占筮,用不着花太多功夫去研究。卦变,则是阴爻和阳爻互相调换位置,爻的阴阳属性不变,这也使一卦变成另一卦。但“变卦”的着眼点是探讨走向,由本卦求变卦、之卦,“卦变”的着眼点则是研讨这一卦由哪一卦变过来,寻本追原。如晋卦(䷢),《彖传》说它“柔进而上行”,李鼎祚的解释是,四爻原是阴(柔),现在上进到五位,原五爻是阳,降到第四位。这就是说晋是由观卦(䷓)变来(四五爻易位)。又如贲卦(䷖),《彖传》说它“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李鼎祚的注释是,原最上爻是阴(柔),来到下体中间取代原阳(刚)爻,这是文饰刚道,同时二位(下体中位)原来那个刚爻也上升到最上爻填充虚位,文饰柔道。这就是说贲由泰卦(䷊)变来(二、上爻易位)。卦变的情况很多,人们的解释(包括《彖传》)随意性很大,一卦中任何两阴阳爻都可互换位置,究竟这一卦是由哪一卦变来,根本没有定准。所以苏轼认为,乾、坤既为各卦之父母,则凡卦变者皆以乾、坤为原体或本卦,皆由乾或坤变易爻位而来。程颐赞同这一主张。现在看来,取这种意见看待卦变,可避免纷繁歧异,简易而统一。

关于爻,王弼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略例》)六十四卦是宇宙万象无始无终的变化中的一个过程或阶段,每卦代表一个小阶段或环节,就有它的时间效应。当位、相应、相比,在有的情况下好,有的情况下不好,是安静好还是进动好,是发挥卦才好,还是隐忍不发好,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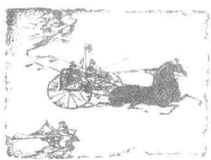


由时效、时义决定。卦代表运动的一个阶段，爻则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卦六爻，各爻之间关系复杂，阴阳搭配，是否得时得位，近邻远邻关系（承、乘、比、应等）如何，变化多端，具体情况要在具体环境、时间里分析，这里只说一般情况。

爻象，只有两种，实为两类。一代表阳性（刚健）事物，--代表阴性（柔顺）事物。阳大阴小，阳实阴虚，阳明阴暗，阳动阴静，阳外向，阴内向，阳为君，阴为臣，阳为主，阴为从，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阳为有德有才者，阴为少德少才者。阳刚阴柔，两者的性质相对相反，但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阳中潜隐阴柔，阴中包藏阳刚，动极则静，静极则动，事穷则反，相辅相成。归妹卦的《彖传》说：“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咸卦的《彖传》说：“二气感应以相与。”阴阳二气遇合交感而生万物，二者和谐则促进万物发展进化，这种天地生生不息的道理，万物消长盈亏递嬗进化的法则，是《易》书六十四卦的思想核心，而这又是由两种基本爻象生发出来的。

爻位，每卦六爻，由下向上数，依次是初位，二位，三位，四位，五位，上位。阳爻用奇数的“九”表示，阴爻用偶数的“六”表示。阳在初位叫“初九”，阴在初位叫“初六”。在二位则称“九二”或“六二”，三、四、五类推。在上位则称“上九”或“上六”。这种对爻的称呼，通常叫“爻题”。八经卦的三爻代表天地人三才。重叠成六画卦后，“兼三才而两之”，也分天位、人位、地位。上、五两位是天位，人只能看见天下面的事，一般以五为天、为君位。上位虽高，但面临穷极转衰之境。三、四是人位，四靠近君位，一般视为大臣之位。初、二是地位，人所处者是地表，故常以二代表地。六位按奇偶分为阳位与阴位，初、三、五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阳爻在奇数位，阴爻在偶数位叫当位、得位、居位、位正，反之叫不当位、未得位，或说失位、非其位。如既济(䷾)各爻全当位，未济(䷿)各爻全失位。六爻又分上、中、下位，上爻属上位，五爻、二爻（分居上下两体的中位）为中位，初爻为下位。上下两体又各分上、中、下位。初爻居下体下位，四爻居上体下位，两者称“同位”。同理，二、五爻同为中位，三、上爻同为上位（又称“外位”）。《易》理崇尚中和之德，提倡持中、守中，





以防矛盾激化,所以特别推尊中位(二、五爻)。得到中位,可矫阴阳不当位之枉,阳在二位、阴在五位,本是失位,因得中而收刚柔相济之效,无悔无虞。阳在五为刚中,阴在二为柔中,那更是美德了。

爻间关系。爻有近邻远邻、同性异性、同位不同位等情况,其间产生种种关系。各爻比邻而居(位),形成“比”(亲比)的关系,异性相吸易成比,同性相斥不成比。刚在上、柔在下,以柔随刚为正比,反之为逆比。相比是好或不好,要看时义,有时阳刚为阴柔小人缠住也不好。初、四两位,二、五两位,三、上两位,都是同位爻,有呼应关系,又互称应位。两同位爻若是异性则相应,或称正应,同性则无应。其中二与五有无呼应,《易》书特别重视。既济全当位又相应,未济全不当位但也各各相应,故有希望相济出险入明。坎(☵)、离(☲)这类重卦都不相应。多数情况下正应是好的,有时也决定于时效。相邻两爻,下爻对上爻称“承”(承受),上爻对下爻叫“乘”(如乘车,乘凌于上也)。以柔承刚则正常,称为“顺”,顺从之象。反之刚在柔下,叫以柔乘刚,则为“逆”,不合常道。由此又有刚柔相胜问题。如夬卦(䷪),柔凌刚上,但刚势众强,可以击退一柔,姤卦(䷫)则是一阴复生,居下者代表新生力。又如剥卦(䷖),五阴剥去一阳,柔胜刚也;但复卦(䷗)则是一阳复生。

卦由爻组成,卦的德才、卦的时运往往也由爻来体现,由爻象、爻位(数)、爻间关系结合起来体现。如阳爻为刚健多能、有上进心之象,若处初位,沉沦下僚,时机未到难以发挥作用。如果四位有应,情况好一点,无应则是孤立无援,以隐忍为宜。各爻的时义综合成整卦的卦义,卦又受其它各卦的纵横制约。因此,《周易》是变化学,也可以说是关系学。

关于辞。卦、爻辞是用来判定吉凶的,它保存了古代占筮的经验,也记录了一些古老传说、历史故事、谣谚、格言和其它民俗资料,为后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文献。它是经过整理的,简练而古朴。它的难懂不仅表现在文辞上,更表现在“设象”上。卦、爻本借象数(位)以表义,它的复杂丰富的内蕴是无法用语言说尽的,因此卦、爻辞也用象喻、象征



的方法来表达,使人由象喻产生种种联想,得到种种领悟。“言不尽意,立象尽意”,这是读卦辞、爻辞必须注意掌握的关键。

卦、爻辞最常用的动词有往、上(尚)、升、进、征(行动),方向都是由下向上;来、下、复,都是由上向下。最常用的判断语,吉是吉利,凶是凶险,两者不单指祸福,主要指得失、成败。悔是悔恨,吝是吝于改过会招致羞辱。遭遇或造成悔吝,心里当然犯愁,所以说“悔吝者,忧虞之象也”。两者虽然不到凶险的程度,但也是坏运临头。无咎是没有灾祸,没有过错,虽然不吉,也不凶。无咎强调的是善于补过,可以免咎。无悔是原本没有什么可悔恨的,悔亡(同无)则指原来有悔,因善补过,悔恨消失了。《系辞传》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指卦、爻辞)焉而明吉凶。”所谓“明吉凶”,不是消极地、宿命地告诉人将有什么命运临头,而是指导人在一定条件下懂得趋吉避凶,努力争取好的结果。所以又有人称《易》是寡过之书,也因此,士大夫把它当修身的指南。

再说传。

《周易大传》是现存最早的解说《周易古经》的著作,后来也取得了经典的地位。它有《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七种。因《彖》、《象》、《系辞》等传分上下篇,这样《周易大传》就有了十篇,汉人称“易十翼”,“翼”是“辅翼”主体(经)的意思。

《彖传》由一卦六爻的全体形象着眼,论断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解说卦辞。《彖传》与“彖辞”(即卦辞,属于经部)不是一回事,不要混淆了。

《象传》分大《象》和小《象》,大《象》是卦的全体说明。从一卦两体所象征的事物及组合关系说明全卦。小《象》置于各爻爻辞之后,对爻辞作阐说和评议,很重视爻位的效用。

《文言传》是对乾、坤两卦所作的解说与赞美。因很重视文字的夸饰,故称。

《系辞传》是《易》书的整体概论,把《易经》的意蕴与功用提高到哲学系统工程的高度来论述,它本身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哲学论著。《系辞传》是专用篇名,与行文中的“系辞焉



而明吉凶”，“系辞焉所以告也”的“系辞”（动宾结构，意为将辞系在卦、爻之下）含义不同，不要相混了。

《说卦传》开头通论《易》的构成要素与产生过程。后面反复叙说八卦象征的事物。“坤也者，地也。”“坎者，水也。”这类判断句法，所指内容确定。“乾为马”，“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为布”。这类句法是可以变为这，可以变为那，反映了取象的多变性、多义性。

《序卦传》解说现行《易》书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很多是望卦名生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易经》与今本序次大不一样。

《杂卦传》不依六十四卦序次，将相反相成的两卦组成对子以最简练的字眼解说卦义。杂是错杂其序之意。

《易传》七种（十篇），本应单列，不与经文相杂。今本《彖》、《象》分置于经文各卦中，《文言》分列于乾、坤两卦，《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仍置经后，独立成篇。这种编排方法，始于东汉郑玄，一说始于西汉费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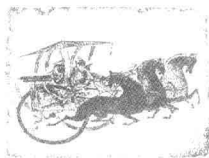
还有几个常用概念附带说一下：

互体。汉人解《易》多用互体，也称互卦，王弼注《易》，也不废互体之说。一别卦由上下两体六爻组成，前已说到。撇开卦的初、上两爻，所余中间四爻，相连互接，又形成新的两体。如否卦(䷋)，其二、三、四爻为艮(䷳)，三、四、五爻为巽(䷸)，由此又派生出一个新的别卦，艮下巽上，是渐卦(䷴)，查一查下面所附的《八卦重为六十四卦配置表》就知道了。

阳遇阴则通。阳爻在卦中总是代表躁动、向上性质的，阳爻之行，遇阴爻往往畅通，遇阳爻则阻隔。如大畜卦(䷙)，下面三阳爻，初、二两爻前面都是遇到阳爻，不能前进；九三爻前面遇阴爻，则利于前往。《周易尚氏学》指出这是“《易》之精髓”，验之各卦，颇能切合。

交卦。八卦重为六十四卦，每两卦相遇两次。如艮与巽，艮下巽上为渐(䷴)，巽下艮上为蛊(䷑)，因交换了两体的位置，渐与蛊就称为交卦。查后附表《八卦重为六十四卦配置表》，每两卦的上下交互关系就可以清楚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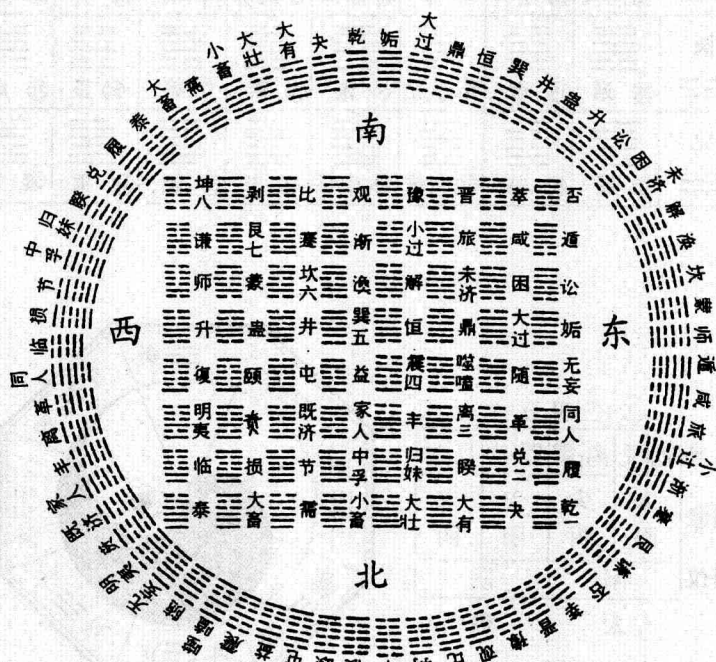
复卦和对卦。六十四卦两两相对，配成三十二对，其组



对关系多是复卦,即一卦的阴阳爻排列是另一卦的颠倒。例如屯卦(䷂)倒过来便是蒙卦(䷃),这两卦组对,属于复卦,也称综卦、倒卦。另一种组对关系不是颠倒关系,如乾卦倒过来还是乾卦,坤卦、离卦、坎卦、颐卦(䷚)、大过(䷛),中孚(䷼)、小过(䷽)也无法颠倒,于是将阴阳爻相反的卦组对,如乾与坤,坎与离,颐与大过,中孚与小过,这便属于对卦(后来的对联要求平仄相反也许由此得到启发),也叫错卦,下面附有《六十四卦组对关系表》,一看便清楚了。

旁通卦。每卦都有阴阳爻相反的错卦,就像形与影、照相的底片和正片(黑白相反),但不一定组对,组对者称对卦,不组对者便是旁通卦,俗称影子卦。如咸(䷞)与恒(䷟)组对成复卦,与咸(䷞)阴阳爻相反的是损卦(䷨),便属于旁通。损(䷨)与益(䷩)又构成复卦。

学《易》读《易》需要参考的图表很多,这里仅选择最必要的几种附在下面。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朱熹《周易本义》)





八卦重为六十四卦配置表  
(供查卦名、卦序、卦形及爻卦用)

上卦 (内)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下卦 (外)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乾	☰	☷	☳	☴	☵	☲	☶	☱
坤	☷	☷	☳	☴	☵	☲	☶	☱
震	☳	☷	☳	☴	☵	☲	☶	☱
巽	☴	☷	☳	☴	☵	☲	☶	☱
坎	☵	☷	☳	☴	☵	☲	☶	☱
离	☲	☷	☳	☴	☵	☲	☶	☱
艮	☶	☷	☳	☴	☵	☲	☶	☱
兑	☱	☷	☳	☴	☵	☲	☶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乾	兑	离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阳	少阴	少阳	太阴				
阳	阴						
太	极						

伏羲八卦次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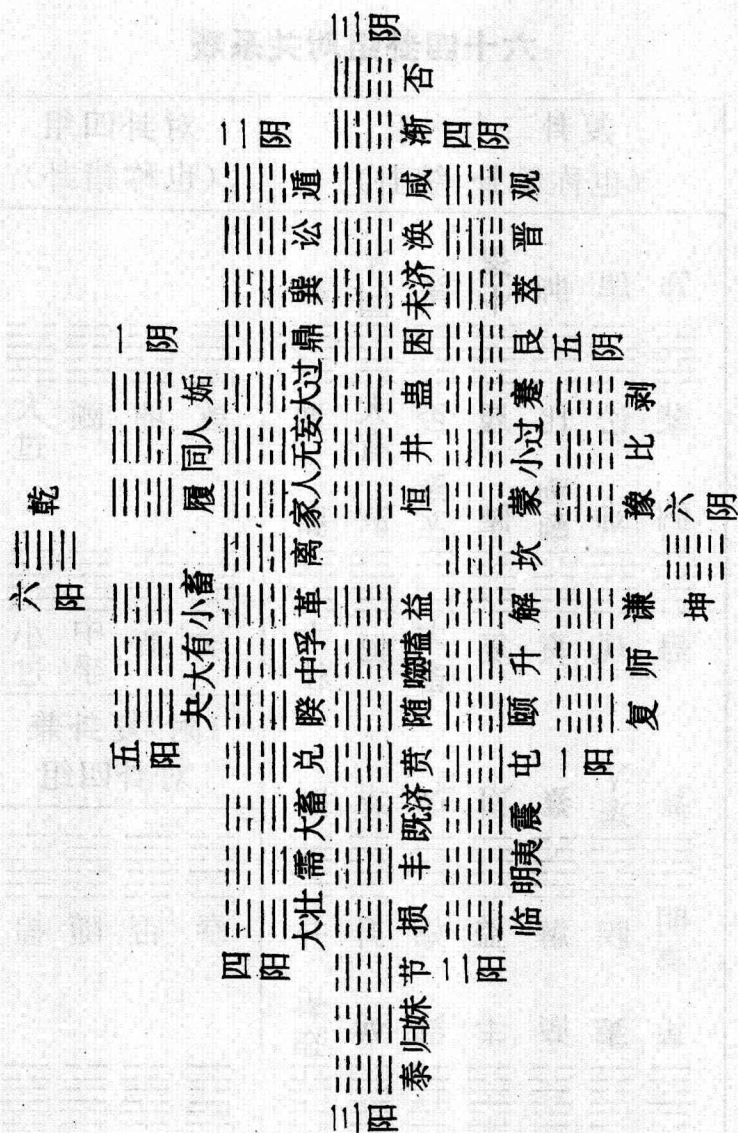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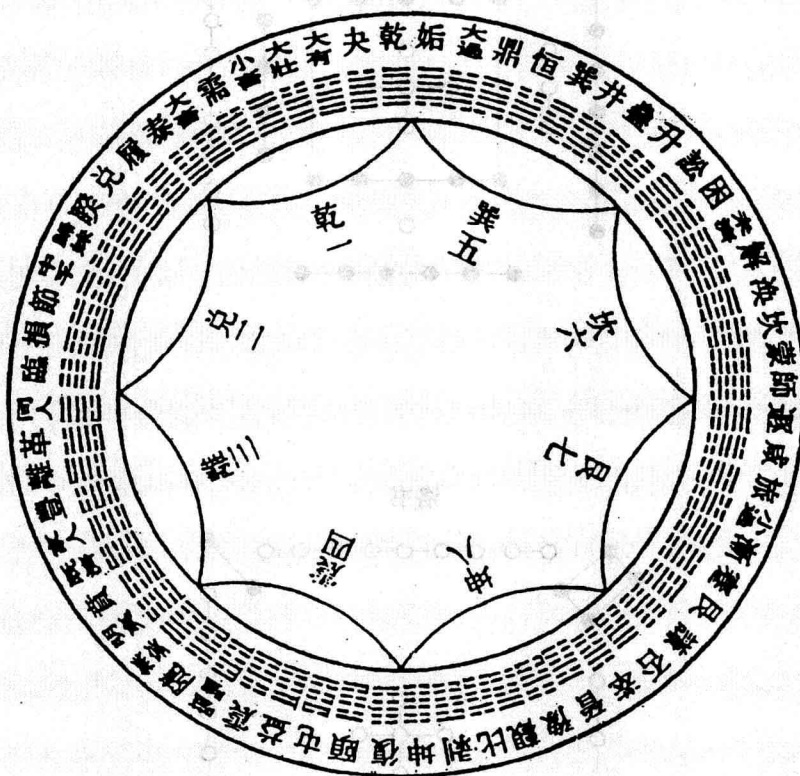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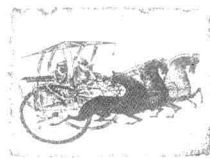
先天八卦太极图



### 六十四卦组对关系表

复卦二十八组 (也称倒卦、综卦)	对卦四组 (也称错卦)
<div>  蒙 </div> <div>  讼 </div> <div>  比 </div> <div>  履 </div> <div>  否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 </div> <div>  大有 </div> <div>  归妹 </div> <div>  无妄 </div> <div>  恒 </div> <div>  大畜 </div> <div>  复 </div> <div>  大壮 </div> <div>  咸</d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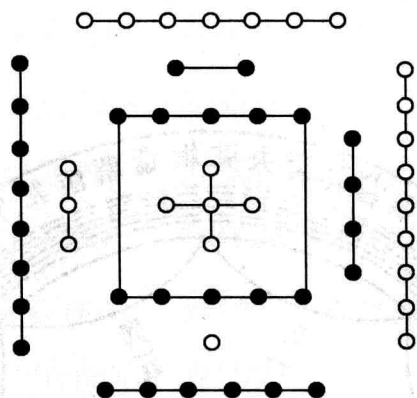


八卦和六十四卦方位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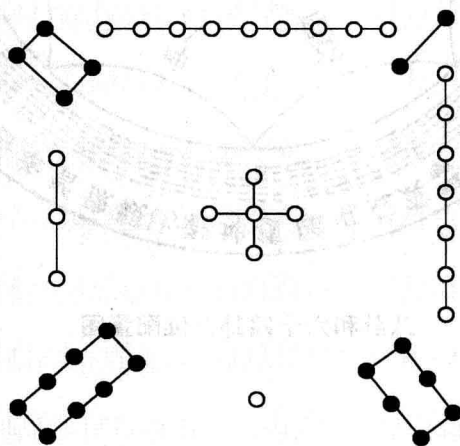




河图



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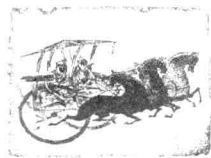


## 目 录

1 前言	61 临第十九
1 读《易》通例	64 观第二十
周易上经 / 1	67 噬嗑第二十一
3 乾 第一	70 贲第二十二
11 坤 第二	73 剥第二十三
16 屯 第三	75 复第二十四
19 蒙 第四	78 无妄第二十五
22 需 第五	81 大畜第二十六
25 讼 第六	83 颐第二十七
28 师 第七	86 大过第二十八
31 比 第八	89 坎第二十九
34 小畜第九	92 离第三十
37 履 第十	周易下经 / 95
39 泰第十一	95 咸第三十一
42 否第十二	98 恒第三十二
44 同人第十三	101 遁第三十三
47 大有第十四	104 大壮第三十四
49 谦第十五	106 晋第三十五
52 豫第十六	108 明夷第三十六
55 随第十七	111 家人第三十七
58 蛊第十八	113 睽第三十八



- |     |        |            |        |
|-----|--------|------------|--------|
| 116 | 蹇第三十九  | 163        | 丰第五十五  |
| 118 | 解第四十   | 166        | 旅第五十六  |
| 121 | 损第四十一  | 169        | 巽第五十七  |
| 124 | 益第四十二  | 171        | 兑第五十八  |
| 127 | 夬第四十三  | 173        | 涣第五十九  |
| 130 | 姤第四十四  | 176        | 节第六十   |
| 133 | 萃第四十五  | 179        | 中孚第六十一 |
| 136 | 升第四十六  | 182        | 小过第六十二 |
| 139 | 困第四十七  | 185        | 既济第六十三 |
| 142 | 井第四十八  | 188        | 未济第六十四 |
| 145 | 革第四十九  |            |        |
| 148 | 鼎第五十   | 系辞上传 / 191 |        |
| 151 | 震第五十一  | 系辞下传 / 212 |        |
| 154 | 艮第五十二  | 说卦传 / 232  |        |
| 157 | 渐第五十三  | 序卦传 / 247  |        |
| 160 | 归妹第五十四 | 杂卦传 / 252  |        |



## 周易上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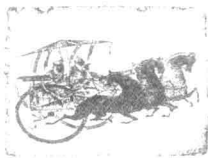
周,朝代名。易,书名。“易”本是筮书的通称,《周礼·大卜》把《连山》、《归藏》、《周易》称为“三易”,本书(经部)是编成于周初(或说西周末期)的一部筮书,所以叫《周易》。有人认为易(覡)是官名,是掌卜筮的,易官所纪录的书叫“易”,正像史官所纪录的书叫“史”。一般则认为“易”是简易和变易的意思。关于简易,一说用蓍草占卦的方法比早先用龟甲钻孔再用火灼的方法简单得多;一说伏羲画卦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是取鸟飞的形象,具有象征和执简驭繁的意义。《说文解字》认为“易”是蜥蜴,是一种随环境而变易其保护色的变色龙;又认为“易”字是日、月两文的合体,象征阴阳的结合和推移(交感移易)。据此,可以认为,“易”是以象征和执简驭繁的方法反映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易》书从森罗万象的事物中抽取出阴(柔)、阳(刚)两种基本属性,又将此两种属性简化为奇(—)、偶(--)两种符号,用这两种符号排列组合成严整的卦爻符号系统,成为八卦(代表天地和其间的一些基本物象),又重叠为六十四卦,通过这卦爻系统及其时位变化,揭示宇宙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对立统一的转化规律,从而总结其中的经验,形成哲学思想、政治、道德、伦理意识,策略观念。它把复杂纷纭、变动不居的大小宇宙描绘成井然有序、循环不已、具有法则性或模式性的东西,自然和社会都有规律(道)可循,这样在简易的象征符号及其富于变易的组合排列中又包含着永远可以遵守并用以预测未来的“不易”的内容。

《周易》的“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形、卦名和卦辞,三百八十四爻的爻题和爻辞(乾、坤两卦多出“用九”、“用六”两题,爻辞数实为三百八十六条),分上下两部,前三十卦称“上





经”，后三十四卦称“下经”，这里还沿用旧称。《周易》的“传”（通称“大传”）是古人对《易·经》的阐说，成书在战国时期。《易·大传》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种十篇，通称“易十翼”，有辅翼主体（经）的意思。《彖传》、《象传》分置于“上经”、“下经”各卦中（《象》传中的小《象》置于各爻后），《文言传》置于乾、坤两卦后，就不另列目录了。



## 乾 第 一

### ䷀ (下乾上乾)

《周易》经部六十四卦(别卦),都是先列卦形,次列卦名和卦辞,再次列各爻的爻辞。卦形都是六画(爻)卦,由两个三画卦(经卦)组成,通常叫一卦两体。读的顺序是先下后上。本卦卦形是(䷀),由两个乾卦重叠而成。括号中注明“下乾上乾”,是说下卦(也称内卦)是乾,上卦(外卦)也是乾。合成一卦还叫“乾”。乾卦六爻都是阳爻,与六爻纯是阴爻的坤卦分别代表天和地,其余六十二卦则是阴阳错杂交感而派生,乾、坤处于父母位置,故列在六十四卦之一、二位,体现了“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序卦传》)的意义。

**乾:元,亨,利,贞。**乾:卦名,代指天。本卦为什么不直接命名为“天”?因为“天”是指称事物的形体,“乾”则说明事物(天)的功能和性格。乾,本为旭光舒展(阳气无所不到)之义,故训为干湿之干(繁体字写作“乾”),注《易》家一般解释为“健”。积阳(乾卦纯是阳爻)为健,最富活力,犹如天体处在不息的运动中。“元、亨、利、贞”是卦辞。历来断句不一,此处依《周易程氏传》(程颐)。元:大也,始也,天无所不包,又为万物之始。亨:亨通,有滋长、发荣义。利:以刀刈禾,意为成熟,收获。贞:成也,正而固也,归藏于正而稳固。○程颐:“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四者代表了万物萌生、发展、成熟、收藏的过程。清朱骏声直以“元、亨、利、贞”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本卦辞正好体现了古人对天的功能的认识。又《文言传》把“元、亨、利、贞”解释为“仁、礼、义、智”四种天德。又有断句为“元亨,利贞”的,意思是占筮遇到乾卦,大为亨通,是有利的占问;或说万物始生必得发展,天以万物为利而不私于己乃归于正。

**初九:潜龙勿用。**初九:爻题。一卦六爻,由下向上数去,分别为初、二、三、四、五、上。阳爻以“九”标明,阴爻以“六”标明。乾卦最下一爻为阳爻,故题为“初九”。“潜龙勿用”是爻辞。潜:藏匿。用:有所行动。○卦辞、爻辞常借物象反映事理。这里以春升于天、秋陷于渊、变化莫测、威力甚大的龙象征天道变化、阴阳消长、人事行藏。阳爻在最下位置,虽然刚健,还不能马上升腾,所以用“潜龙”作象征,潜能无限,仍须隐忍以待时机,不可妄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是爻题,指第二爻是阳爻。“见龙在



田,利见大人”二句是爻辞。其余各爻类此,下文不再说明。见:同“现”,出现。大人:古代对王公贵族的通称,这里也指圣明有德有能之大人物。○潜隐的龙出现在田地上,象征有德有能的大人物出世,“大人”头角初露,将会有所作为,给天下带来生机。这时期出现这样的大人物当然是吉利的。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古代对贵族与士的通称,指有才德的人,不论其有无爵位。乾乾:勤勉努力。惕:警惕,戒惧。若:语助词。厉:危险。咎:灾祸。○本爻刚健,处下卦的高位(第三爻),又属阳位(初、三、五属阳位,二、四、上属阴位),过分刚健强劲,反会有危险,因而应该整日勤勉奋励,夜晚也保持警惕,这样,虽遇上险境,也可以免于灾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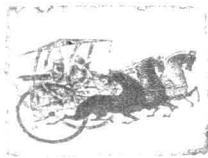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阳爻到第四位,是上卦的下位,属阳位。有如龙在渊中(渊水可生成云),有跃起升腾、乘云上天的条件,也有留居渊里的可能,或进或退,只要把握有利时机,就不会发生过失,或碰到灾难。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五爻在上卦居中,属君位,又是阳爻在阳位得正,是最理想、最吉祥的地位,犹如龙飞腾在天上,活力无限,正可大展宏图。这一爻的“利见大人”较第二爻的更进了一步,意为利于圣明盛德之人君临天下。

**上九:亢龙有悔。**亢:极高。○龙飞至极高之处,脱离适宜于自己的环境,升降两难,超过极限,过(过头)则有悔。比喻盛极则衰,或统治者脱离民众。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六十四卦各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各有爻辞。乾、坤两卦分别增加“用九”、“用六”各一条,使爻题和爻辞增至三百八十六条,在爻辞中这两条占有特殊地位。用九:意为通九。通有共通和通变两层意思。乾卦六爻通统是阳爻,阳刚之极即将向阴柔转化。“用九”便是转化时所下的断语。见:同“现”。闻一多释“群龙”为“卷龙”,龙盘在一起,看不出谁是头。○六爻皆阳,一爻接一爻地运转循环,周而复始,没有哪一爻能够算是开端(无始亦无终),犹如一群龙,没有哪一条可称首领。句意是: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即条条都保持中正之道,不肯冒尖,是吉利的。(按:今人把乌合之众没有头领,贬称为“群龙无首”,与《易》的意思大不相侔。)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彖:《彖传》,《易传》的一种,相传为孔子所作,“彖”是裁定和判断的意思。彖辞是对各卦卦名卦辞所作的阐释,一般直接置于卦辞之后;在“乾第一”里置于整个经文之后,仍是对卦辞所下的断语。它把“元、亨、利、贞”作为四种功能解说,这开始的几句是说“元”。大:既指伟大崇高,也指广阔无垠。元:始也,元气。资:取资,依赖。统:统属。○伟大的尊崇的乾阳元始之气呀,万物依赖你获得生命的胎息;一切都在你无尽的空间里包容(覆盖),一切都受你不息的时序(昼夜、四季)支配,真可说统属于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这是对“亨”的解说。○天布云施雨,从而使不同品类的事物育化成形体,流移运动(亨者,通也)于天地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大明:太阳。终始:日落日出,昼夜之终始。六位:昼夜四季,一说上下四方。时:前一“时”字同“于是”,后一“时”字是以时、届时的意思。六龙:出自上古神话,指羲和每天驾驶的拖着太阳凌空越过的六龙车。一说指乾卦爻辞里讲的“潜、见、惕、跃、飞、亢”六龙。御天:运行于天空;程颐解释为“当天运”,即符合天道法则。○这里讲天的功能,突出了日的地位与作用。古人认为宇宙中是最光明的事物,故称“大明”。日升日落,昼夜四时于是形成,上下四方也由此确定。每卦的六位(六爻),即仿此而设置。乾卦六阳爻,有初上有,与“大明终始”相应,又无始无终,运动不息,像六龙驾



着日车按时(由昼到夜,由春到冬,循环周始)运行。这只是符合天运而已,再进而掌握天运,则将如龙行空,任其腾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即天道。正:得其正。性命:天所赋为命,生命和寿命;物所受为性,万物各具之属性。保:保持。合:结合或合成。太和:阴阳二气在各种条件下的最佳调谐。○天道依其规律运动,万物受其影响支配,因应变化(萌生、滋荣、成熟、衰落),各得其应有的属性(如动、植、飞、潜)与寿命(龟鹤长寿,蜉蝣短命),保持住阴阳二气的调谐(如无久旱淫雨、酷暑严寒之类),这才能普利万物,促其成熟而归于正道。这几句是对“利、贞”的解释。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首:首先。出:生成。庶物:众物,万物。咸:皆。宁:安宁。○天始生众物,养育众生,保持这种天然功能的发挥,天下万物就能得到安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象传》,《易传》的一种。象辞与彖辞各有侧重。《象传》侧重从卦象的角度对各卦卦辞与爻辞进行阐述。解说爻辞的叫“小象”。这里的两句是“大象”,是对乾卦卦辞的说明。它不是具体解说“元、亨、利、贞”四德,而是宏观地概括其总体精神实质。天行:天道,或天的运动。以:因,因此,因而,以下各卦的意思都相同。○天道劲健,运转不已,君子以天为法,因而发愤自强,奋励不懈。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这是解说初九爻辞的“小象”。○潜伏的龙尚不能有所作为,因为阳气还处在下位(初爻),健力未显。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龙现于田,始有所为,说明德化已普施于万物。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终日勤勉奋励,往来反复,都要求行为合乎正道。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龙在渊中,可进可退,适时而动,可无灾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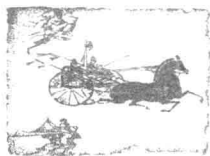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造:作为。○龙飞腾到了云天,正是鼎盛时期,象征圣德之人大有可为。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盈:满。○升至极高处的龙,必有过悔,盈满不可能长久维持。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用九:六位皆九,阳刚之极。○天的德刚健,它处在变动不息、无始无终的过程中。此事物先于彼事物,但又必定后于另一事物。不知此先后相兼、地位转化之理,一味“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程颐《易传》),故曰“不可为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文言》,也是《易传》之一。它只对乾、坤两卦的卦、爻辞作解说,且着力从社会伦理、人品修养的角度来阐发,表明了儒门学者说《易》,力图把《易》理推广运用于人事的趋向。文言:一说是文王之言,一说是文饰之言,也有解为“依文而言其理”的。《系辞传》说:“乾坤,其《易》之门邪!”研习乾、坤两卦是学《易》的门径。《文言传》解说乾、坤的卦爻辞,“依文而言其理”,主要是提示人如何将《易》理用于道德修养的实践中。“元者,善之长也。”从这句起解释乾卦卦辞。善:善良,美好。长:首也。○元,是众善之首或众美之首。“亨”者,嘉之会也。嘉:美好。会:汇集。○亨,是美好事物的会聚,表现为繁荣。“利”者,义之和也。义:事物得其所宜。○利,是天生万物,各得其宜,表现为彼此和谐。“贞”者,事之干也。贞:有如树木的主干,表现为中正不偏,坚固持久。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体:身体力行,





实践。长：令也，指挥或领导。○君子躬行仁道。泛爱众生，就能够领导众人。这句话是讲乾卦的“元”德。嘉会足以合礼。礼：礼仪，行为的道德规范。○美好的事物，能够和谐地会聚在一起，必然能够合乎礼节仪范的要求。这句是讲“亨”德。利物足以和义。以利物而不私己之心处世待人，就能够体现阴阳的和合调谐，使事物各得其宜。这句是讲乾的“利”德。贞固足以干事。干：主持。○坚守正道，力行而不移易，就能够正己正人，干举大事。这句是讲“贞”德。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四德：指上文所解说的“仁”能得众，“礼”能合众，“义”能利众，“正”（贞固）能率众。○君子能够亲身实践这四种德性，所以配称“乾：元，亨，利，贞”，即合乎天德的要求。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从这句起，以提问方式引人对乾卦各爻爻辞的阐释。○初九爻辞说潜伏期的龙不可妄动，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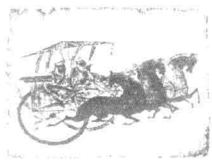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子曰：托孔子之言发明《易》理。学者多认为《文言传》不一定是孔子所作，但从思想倾向看，可能是儒门弟子之作。○孔子说，潜龙是有德而能而隐伏着（暂未出世）的事物。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因世俗而改变意志，不因追求虚名而促成某事。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遁：隐居避世。见：表被动。是：表肯定，是非的是。○甘心隐退，心中没有忧闷，（道德行为）不被众人肯定，也不会闷闷不乐。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违：背离。○自己感到乐趣就去做（某件事），感到有忧虑就回避它。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确：坚而高的样子。拔：移。○自乐自信，坚定不移，这就是潜龙所具有的德性。这里虽论潜龙，实指“君子”。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龙（指出现在田上、处于第二爻的龙，是有德有为而能行守正执中之道的。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庸：常，正常，正当。之：是，同“唯利是图”之“是”。○唯庸言是信，唯庸行是谨。只有合乎正中之道的言论才相信，只有合乎正中之道的行为才谨守。闭邪存其诚，闭：避，防。诚：诚实。○防避邪僻，抑制妄念，保持内心的忠实诚信。善世而不伐，善：使动词。伐：矜夸，自居其功。○使世人从善而不自我夸耀。德博而化。博：大而广。化：感人。○正中之德，博大而能感化他人。以上主语虽是“龙”，实指“君子”。《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易》经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种人虽未在君位（在第二爻而非第五爻），但已具备人君之德了。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君子终日勤勉不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推进自己的功业。忠信，所以进德也；君子讲求忠信，是为了增进自我的道德修养。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修饰。居：藏积，积累。○修饰言辞，心口如一地表现自己的诚信，这是用以积累功业的途径。知至至之，可与（阮元谓此下或有“言”字，甚是）几也。至：指事物发展、进行到某种地步。几（jī）：几微，事物出现之前的某



种先兆,从细微处可推知其未来发展状况。○预知事物发展将达到某种地步,就尽力做到什么地步,有这样修养的人,就可以和他谈事物的细微征兆或先机。**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预知事物将得到怎样的结果,就尽力争取这样的结果,这样,可以保持行事的道义分寸。**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所以能处尊高之位而不骄傲,居卑下之位而不忧闷。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因其时:顺应时间、环境或其它条件。○因此,奋勉不懈地进修德业,顺应时势而戒惧警惕,虽遇危险也能免于灾咎。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第四爻是可上(跃)可下(在渊)之位,是上升,还是居留,没有不变的常规,但不做邪枉之事,不走入歧途或徒劳无益。**进退无恒,非离群也,**或进而居尊位,或退而守本位,地位可随时改变,但始终不脱离同类。**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君子提高自己的德业,都是为了及时(把握时机)有所作为,这样才没有过失。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声调相同,相互共鸣(呼应),《系辞传》以“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说明这种情况。气息相通,互相吸引,《说卦传》所谓“山泽通气”可说明这种情况。**水流湿,火就燥。**水向潮湿之处流去,火向干燥处燃烧。**云从龙,风从虎,**云随龙腾而生,风随虎啸而起。**圣人作而万物睹。**圣人兴起,万物(实指万民)仰见,而天下归服。**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以上水、火、云、风四例说明事物相从相应、相随相求之理,这几句作归结。本:根本所在,扎根之处。○依托上天的(如日月星,一说指受天之灵的人和动物)亲附于上,植根大地的亲附于下,总之,事物各依其类别相互感应。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尊荣之极(贵为人君)而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地位,高高在上而无民众拥护,贤人被压抑在下位而自己得不到辅助者,处在极端必然向反面动化,所以不宜随便行动。冒进盲动,势必导致过失,产生后悔。

“潜龙勿用”,下也。从此句起,对乾卦六爻和用九爻辞作第二轮解释。

○“潜龙勿用”是指君子潜隐于下位。“见龙在田”,时舍也。舍:本义为房舍,这里作动词用,意为居、处。○“见龙在田”,指时机还不到,要求君子暂安其位。“终日乾乾”,行事也。“终日乾乾”,是要求君子适时奋励,做应做的事。“或跃在渊”,自试也。龙或者跃起,或居留渊中,是自己验证自己的修养。“飞龙在天”,上治也。龙飞起在云天,是上居尊位治理在下之民。“亢龙有悔”,穷之灾也。龙上飞至极顶而生过悔,是事物超越极限招致祸灾,或说满招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掌握乾元之德,通晓纯九纯阳必向阴柔转化的道理,使刚柔相济,天下便治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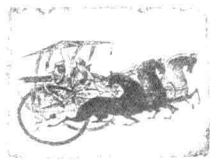


了。这一节,以爻象说明人事,从所处地位与时机说明“君子”如何进行进退动静选择。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从这句起,对乾卦爻辞作第三轮解说。○“潜龙勿用”,是说阳刚之气还潜藏在下面没有发挥作用。“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文采显明。○龙(阳气)出现在田地,此时草木萌发,大地似绘出文采。“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终日乾乾”:此处不但指人勤奋不息,也泛指阳气不断发挥催生促长作用使百草万木与时同长,生生不息。“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革:更新,变化。○“或跃在渊”,龙升到了第四爻位,随着阳气上升,乾元之道有一番大的变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阳到第五爻君位,似“飞龙在天”,说明乾阳造就万物的天德已经到位。“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亢龙有悔”,说明阳气和时间、地位一同到达了穷极之地,如草木盛极而衰,不可能继续发展。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客观地把握阳盛而转柔的规律,善加运用,就可以体现天道运行的法则。以上这一节以阳气的发展阶段与四时的递嬗变化相结合,解释乾卦爻辞,说明天道自然规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从这句起,对前面《彖》传所释乾之“四德”再作解说。《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这里也说“元”德始生万物,继而使之“亨”通,即发荣滋长。“利、贞”者,性情也。普利万物,保持固有的正常规律,这是天的品格、性情。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上面讲天的性情,以下进而讲天的体用。乾始:即“乾元”;一说“始”指始生事物。美、利:即“亨”、“利”。以亨通和实利(收获)施于天下,滋荣万物,而自己不要夸耀得物之功,真是伟大呀!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兼指乾卦与乾德。由卦画排列组合的特点说明乾德(天德)的超卓精纯,无与伦比。刚:指六爻皆阳。健:无始无终,运转不息。中:阳爻居二、五位。正:阳爻在一、三、五阳位。纯:无杂色。粹:无斑点。精:纯粹之极。○天德由乾卦体现,兼备刚、健、中、正四种品质,刚者难全,健者难久,但执中守正,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则刚而不折,健而不损,四美具,二难并,真可谓纯粹之至而达极精之境。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挥:动也。旁:广,多方面。○乾卦六阳爻依次发动,其运转变化之理,广泛地和天道、物情、人事相通,即概括了万物运行之理。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掌握乾卦六爻运转之理,则像羲和按时驾驭着六龙载日之车运行于天空,依程颐说,就是“当天运”,合天则。 **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平:指阴阳相济而得其祥和平安。○顺应阴阳二气消长之理,天时而布云,时而施雨,使阴晴、寒暑、水旱得到调节,天下(这里主要指自然界)就能祥和、安宁。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从这以下,再次对乾卦各爻辞进行论述和发挥。德:内在的道德修养。行:表现于外的行为。○君子依循成就自己品德的准则去处世行事,即使是日常显现于外、人皆可见的行为也以“成德”为准则。“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见:同“现”。成:成德。弗用:同“勿用”。○“潜”(作为“龙”的定语)这个词,其意义是德才还隐藏在内部未显现于外,行为还未能达到成就其道德的目标,所以君子还不要轻率行动,应隐忍等待时机。这节解释初九爻辞。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聚：积聚，一说“具备”。辨：辨别是非。居：居心，存心。○君子求学以积聚知识，质疑问难以辨别是非，心存宽厚（或平居以宽厚待人），行事能推仁心及物。《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易》书所谓“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指的是有了这种道德修养，虽暂在“田”间，已具备了人君之德。这节解释九二爻辞。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重：重叠。不中：指不在二、五爻位。○九三，处第三爻又是阳九，刚上加刚（一说“重刚”是指处在上下两个乾卦之间），又不在中位，上不到天位（五、上两爻），下不在田野（二爻）。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上述情况易于招祸，）因此应自强不息，因应时机，多加警惕，虽然有危险可免过失。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九四比九三更上一爻，同样是处于两乾（刚）相重之处而不得中位，上不到天位（五爻），下不在田野（二爻），中不在近于地的人位（三、四爻均属人位，但三爻贴近地面，四爻则稍离于地面人群）。故“或”之。所以爻辞用“或”字来表示可上可下。“或跃”，指向上，或“在渊”，指居留在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用“或之”，指心中有疑，未拿定主意，戒慎恐惧，这样能免祸，所以爻辞说“无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合：融合，符合。德：指化育万物的功能。明：指光明照临四方。序：次序。吉凶：福善为吉，祸善为凶。○乾卦九五爻辞所称的“大人”，他与化育万物的天地同其德性，与照临四方的日月同其光明，他的行动步调与四时运行次序相合，他的赏善罚恶与鬼神所降的吉凶相当，这是说“大人”一节与天道规律默契。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先于天。违：违弃。奉：遵奉，奉行。○“大人”的行动超前于天时，因他有符合天道的预见，天不会违弃他；他的行动落后于天时，也能遵循天所昭示的规律行事。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尚肯不背弃他，何况是人，何况是鬼神呢！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乾卦上九爻辞所谓“亢”，是指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退守，只知道存在而不知灭亡，只知道获得而不知道还会有丧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亢”到极端便生过悔。其唯圣人乎！一本作“其唯愚人乎”，连接上文文气更顺畅。如作“圣人”，则是与下文末句复用，加强慨叹语气。○大概只有圣人会全面地看问题吧。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知道进与退、存与亡、得与失的相互关系而不违背阴阳和合的中正之道的，只有圣人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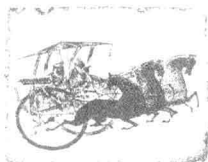
以上是《文言传》解说乾卦的最后一节，再从社会伦理、人的道德修养的角度阐发六爻之义，要求人遵奉天道规律，以诚信合众，自强不息，而又能审时度势，因应变化，掌握动静进退的关键，从但求“无咎”





进而追求言行动止与天道时序完全合拍,达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圣明境界。

乾卦在《周易》全书中具有开宗明义和立纲定向的性质。其经部,文辞极简而内涵极丰。卦辞介绍以时间(昼夜四时)和空间(上下四方)为存在形式的天(宇宙)化育万物的功能(元、亨、利、贞,普遍运用于后此各卦)。六爻爻辞则以龙的动止为象喻,阐述事物由潜隐到显现,由滋生到繁荣、茁壮,又由盛而衰,跌向低谷再回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具有典范性的过程。《彖》、《象》、《文言》诸传反反复复就上述内容加以解释阐发,其意义不限于说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德性和体用本身,更在于把天德引到社会伦理和人的修养行为上来,诱导人领悟和效法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安和乐利,勿“过”勿“不及”。而所谓圣人可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不过是一种理想,为人们树立“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崇高目标而已。强调立身行事合于中正之道,其基本观念(或出发点)是阴阳时有起伏,吉凶相互转化,盛衰不断循环。因此不论君王和普通人都应懂得“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从而坚定信念,胜不骄,败不馁,“自强不息”。不论是潜伏期的隐忍待机,还是发展期的“朝(日)乾夕惕”,或极盛期为迎接物极必反而戒慎警惧,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只不过要讲求策略,审时度势,顺应变化以不同形态表现出来而已。这就是先儒解说乾德给人们的主要昭示。《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冠首,在乾、坤两卦中尤重乾卦,因为它体现了作为人类行为至高无上的典范的天德。传《易》者对此解说特详,读者于此章亦须特别用功夫钻研。



## 坤 第二

### ䷁ (下坤上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这里依程颐《周易程氏传》断句。坤：卦名，代表地的品性和功能。乾为日光朝气舒展之象，坤则有地气起伏铺展之意，处处与天相应，以顺从为职志。六爻皆阴，柔之极也。牝马：雌马。○乾有四德，坤也具备。乾为阳气之始，坤则为阴气之始，故亦称“元”。乾创始万物，坤为地道，顺从天道使万物成形。地既萌生有形之万物，必然滋长繁荣（亨）、成熟（利），而归藏于正（贞）。古人认为行天者莫如龙，行地者莫如马，故乾以龙为喻，坤以马为象。马虽健行，但阴性的马总是随雄马奔驰，表现为柔顺而坚贞。不但“贞”属阴性，坤卦的四德都属阴性。又有断句为“元亨，利牝马之贞”的，意思是占筮得坤卦，大为亨通，利于像雌马（阴性柔顺）一样守持正固的贞道。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这里断句依程颐《易传》。攸：所。有攸往：即“有所往”；一说“攸”是远的意思，“攸往”为“远行”。先：领先。迷：迷失道路。后：随在后面。得：得路或有所得，即获得益处。○体现坤德的君子有所行进，如果领先，就会迷失方向，不知道怎样去做，如果随在他人后面，就知道行动的途径。主于坤道（即柔顺随人），则吉利。也有这样断句的：“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意为先迷失方向，后得到可以依傍之主宰者，吉利。还有把“利”字断在下句的。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如果把“利”字移下，断句为“利西南得朋……”则与“安贞，吉”重复。西南：古人认为是阴方，《礼记》：“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朋：指同类。东北：阳方，《礼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坤是阴性，往西南方向，则可得到阴类（雌性）的朋友，往东北方向，则会失去同类的友伴，但同性相斥，异性相吸，阴必须随阳，往东北方前进，离开同性阴类而就阳，这是正道和常理。得其常理则“安”，安于正道则“贞”。“安、贞”则吉利。以上是坤卦的卦辞。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里是《彖》传对坤卦卦辞的解说。至：极。“至哉坤元”与《乾·彖》的“大哉乾元”同是赞美辞，但有范围和层面上的差异。“大哉”指天的高大广远，无所不包。“至哉”则指地（古人认为地是平面的）的无限广阔。资生：赖以诞生。“万物资生”与《乾·彖》的“万物资始”也有进程上的差别。“始”是生命开始胎息（有如受孕），“生”则是以有形之体诞生。承：奉，承受（天命）。○无边无际的坤阴元始之气呵，万物依赖你萌芽生长，你是柔顺地承受天命来生养万物的。这几句解释“元”。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合：指天地之德相匹配，一说意为“及于”。含：包容。弘：宽宏。光：昭明（无阴私）。大：博厚。



四者与乾德的“刚健中正”相对应。○坤为地，大地宽厚，负载万物，德性能与无疆的天德相适应，相配合（一说地德普及于无边之域）。地德包容，宽广，昭明，博厚，生在地上的万品物类都能顺利地发荣滋长。这是释“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地是阴性，牝马也是阴性，所以牝马属于地类，因而它也健行，能在无疆的大地上奔驰；它又柔顺随阳，故有利人之功和纯正、执着之美德。这是对“利、贞”的解释。“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常：正常，正道。○体现坤道的君子行进，领先（背于柔顺之德）则迷惑而失路，走在后面随顺（乾阳）则能得到正途。“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所谓往西南得到朋友，乃是与同类同行（不能体现阴随阳之坤德）；而往东北方，失去了阴类之朋，正好是随阳得其常道，阴阳结合最终必有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安静祥和、固守纯正则吉利，这与大地无限宽广而柔顺的品性是相适应的。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节是“大象”，对坤卦的基本精神作概括，与《乾·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对应。○地势是柔顺的，体现坤道的君子应该加深加厚自己的道德修养以承担载育万物的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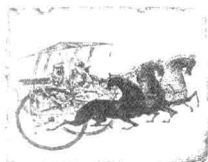
初六：履霜，坚冰至。这是坤卦第一爻的爻辞，初爻为阴性，用“六”表示，故爻题是“初六”。乾卦辞以龙为象，多指君王动止进退；坤卦与之适应，各爻辞似讲王后的行为修养。履：践踏。○初爻阴性，似寒凝之气初生，刚刚结成微霜，但初次践踏寒霜，可以料想将来会发展为坚冰。王弼解释说：“始于履霜，至于坚冰，所谓‘至柔而动也刚’；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积微而著，指应运而生的柔弱事物也有发展前途。后世解说者多强加以防微杜渐、抑制小人得势之意，似不合《易》经愿意。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这是解释爻辞的“小象”。自坤卦开始，将“小象”分别置于各爻爻辞之后，经、传配合便于阅读与理解，当然传解并不尽合经意。驯：顺，顺势。致：推致。至：达到。“履霜坚冰”，有时书上作“初六履霜”，朱熹等学者认为应以后者为是，“坚冰”与“阴始凝”不相合。○初六爻辞所谓“履霜”（初践寒霜），是阴气开始凝聚的象征。顺着这种自然之势而推动其发展，结果必然达到凝成坚冰的地步。阴冷至极转向坚固。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二：爻题，意为第二爻是阴爻。下文为爻辞。直、方、大：均以地德形容人德。端直，像地面一直向前延伸；方正，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大度，大地宽厚广大。习：学习，指人为地雕琢，强习礼仪。一说习同“袭”，承袭，重复。不习，不重复。○阴爻居第二位，得其正，始有王后之德，端直，方正，宽宏大量，不假雕琢，顺其自然，无不吉利。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以：而，且。○六二爻的行动，端直而且方正，无须做作亦无不利，这是阴柔的地德本身自然发出的光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含：隐含，韬光养晦的意思。章：文采。一说含章为合口演唱乐章。贞：固守正道。无成：不追求自己的成功。有终：坚守职责而终其事。○六三爻辞，也是讲臣德和妻（王后）德。隐晦自己的文采美饰，固守随阳之正道纯德。（内含文章终会被发现）或有机会遵奉王命从事政务，则不求自己功成名就，唯谨



守职责而终其事。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发：动。知：同“智”，智慧。○隐含文采，恪守臣妻贞正之道，待时而后动作；有时从王命行事，智慧可以得到发扬光大。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括囊：扎住袋口，比喻缄默不言。○第四爻虽阴，已接近第五爻（上卦主爻），是可疑惧之位，与乾卦九四之“或跃在渊”相对应，既有活跃的条件，又做出谨慎无求的姿态，以待时机，遇事缄口不言，像束结囊口，内无所出，外无所入，无过失，也不要荣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封口无言，但求无过，谨慎处世是为免遭灾害。此解忽略了前文所谓“含章”乃是一种韬晦的策略。

六五：黄裳，元吉。黄：土地之本色。古人谓天玄地黄，又以五行配五色，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黄。裳：下衣，裙或裤。○第五爻为上卦之中位，是主爻，是君位。乾卦阳爻入此位，则如“飞龙在天”。坤卦是阴爻入此位，虽处中宫，但只是随阳而尊，有如王后，所以爻辞以“黄裳”为象，虽正色而为下衣，下裳配合于上衣，处于辅助即配偶地位，则合于坤德，合于天地阴阳之道，大吉大利。如果以“黄衣”出现，就反常悖德了。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中：内也。○黄裳虽临尊位而甘居下体，藏在内部（古人上衣甚长，将下裳掩盖在内），犹如王后居宫，美彩在内。《左传》：“衣，身之章也”；“裳，下之饰也。”将衣、裳分尊卑主从，古有定例。《系辞传》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衣在上，裳在下，尊卑有序而天下大治。这里爻辞以“黄裳”比喻阴爻在高位，意在说明乾坤的主从关系。各传多以美德在内心为解，没有抓住要害。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第六爻是最高位，又是阴的正位，至此阴爻已到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地步，即阴向阳转化。阴本该柔顺随阳，盛极却与阳争位，阳刚不退让，必互相排斥而产生抗争，犹如两龙战斗于旷野，血流满地，呈现玄（青）色和黄色（阳与阴代表天和地，天玄地黄，故龙血亦呈现此二种颜色）。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这与《乾·象》上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相对应，说明不论阴、阳，由初爻到上爻，都会由量变产生质变，由渐变发展到突变，不可能再与另一方妥协，而发生冲突乃至血战，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其原因则在于事物发展到了穷极之处，物穷则反，又从“潜龙勿用”和“履霜，紧冰至”开始轮回，所以阴阳变化无始无终。

用六：利永贞。“用”是“通”的意思，在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卦和坤卦是纯阳或纯阴之卦，才能通观其六阳与六阴之爻，因而多出了“用九”、“用六”两爻题，并各有爻辞。通又有“变”的意思，六爻皆阴，则将转变为六爻皆阳，本爻辞便是产生通变时的断语。纯阳六爻，“盈不可久”；六爻纯阴，“其道穷也”，唯有阴阳易位，组成新的统一体，才解决了矛盾，这样才能长久保持坤道（柔顺）活力，才有利于永远纯正而稳固。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大：指坤向乾阳转化，古人认为阳大阴小、乾大坤小。终：指结果，而非终止。○六爻纯阴变而为阳，能永保正固，因为坤阴至极而以乾阳为结果（意为阴阳转化则生生不息）。以上“大象”和“小象”，分别论述了坤卦的性质、功能、地位和六个阴爻依次变化发展，后来转为乾阳的过程，揭示了阴阳对立转化之理。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文言》，即《文言传》，列在乾、坤两卦后面，这里是《文言传》对坤卦卦、爻辞的阐述。○坤为地，地德最为柔顺，但配合天道养育万物，依永恒之规律而运动不息，也有其刚健的一面；地德最为安静（古人认为山岳湖海皆不移动），但它陶铸万物，各有定形定性，不可移易，这又表现它的德行方正（有原则性）。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地道跟随在天之后行动（如天有春夏秋冬，地有草木之生长盛衰），得天为主宰，形成恒常的规范，包藏和孕育万物而使之运化（发展变化，生生不息）光大。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的本性和法则，应是柔顺啊！它承奉天道规律，按一定的时序运行。以上是《文言传》对《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的发挥，将天地阴阳关系引导到社会伦理方面。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起，对坤卦各爻辞进行人事伦理的解说，不一定合乎经意。《乾·文言》用了“子曰”。这里不用，性质是一样的。○积累善行的人家，必有多余的吉庆（遗给子孙）；积累恶行的人家，必有多余的祸殃（波及后代）。意思是说，善德恶行都是积渐而成，不注意细微事故就铸成大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弑：以下杀上。辩：同“辨”。○臣子杀死君王，儿子杀死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变故；其所以发生以下犯上的事情，有一个积小成大、积微成著的渐变过程，由于辨察是非未能及早进行，事故就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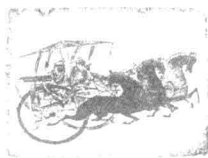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易》：指《易》经，不是《易》传，卦辞、爻辞，俱属经。顺：顺序或顺必然之势。○《易》经说，踏到微霜就知道坚冰将要来到，大概是说事情是顺着一种必然的次序或势头发生的。以上是解说初六爻辞。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六二爻辞的“直”指内怀正道，“方”指外在行为有原则性而合于义之宜。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君子以敬慎的态度保持内心的正直，以恪守义宜（宜行则行，宜止则止，以正义为准则）作为外在行为的规范。敬慎与正义的精神确立了，自然为人群拥护，不会感到孤立无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君子能够使“直，方，大”成为自己的本性，言行自然地合于坤德，不须装仪作态，无往而不利，达到这种地步，所言所行就没有疑惑了。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这句起解释六三爻辞。坤阴虽具备美才贞德，但要隐含起来（不显露于外），而又要用它去从事政务公务，有成就不敢自居其功，坤道随阳，其功亦归于乾阳。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坤阴这种柔顺随天、不自居功的态度是为地、为妻、为臣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这就是所谓地道自谦无所成就（归功于天）而接替天道终成其事，取得结果。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蕃：繁茂。○天地阴阳互相和合又互相转化，生生不息，草木也随之繁荣茂盛。反之，阴阳隔绝，天地闭塞，生机遭到压抑，贤德之人也会隐避。这比喻君臣协力，上下通情则兴隆；君臣乖背，上下之情阻塞则失人心。《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易经》说，缄默不言像扎紧袋





口,但求无过失,不求有美誉,大概指的是一个政治昏暗、言路阻塞、无法凝聚人心和招致人材、正直贤士避隐的时代,在下位者言行要特别谨慎。六四爻辞本是讲坤阴之性,这里抒发了政治慨叹。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这里是解释六五爻辞“黄裳,元吉”。○君子内心隐含美德,像黄色下裳穿在内面,可说是通达安贞处顺的事理;以坤道进入上爻之中位,虽享尊荣而甘居下体,不改谦顺之性。**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外,美之至也。**○美德存于内心,而畅达于四肢,表现于行动,成就显露于事业,这是美德的极至。六五为坤阴极盛之位,故盛辞以赞美之。

**阴疑于阳,必“战”。**这句起对上六爻辞作阐发。疑:同“拟”,比拟,相类似或势均力敌的意思。一说疑是猜疑、忌刻之意。于:介词,表主动或被动,皆可通。○阴爻依次上升,至第六位,已达极限。阴阳比肩,似无尊卑主从之分,两雄相争,必至于战。一说阴盛而忌阳,因排斥而互斗;又一说,阴极盛,势倾阳刚,为阳所猜疑,因而血战。**为其嫌于无(一本没有“无”字)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嫌:两物相类似则令人生嫌疑。嫌者疑也。嫌于阳:即上文“疑于阳”,亦可释为“拟于阳”,阴势极盛而与阳比埒也。○阳刚以龙为象。因为阴的势力逼近阳刚,故也可以称为“龙”。两者势不两立而拚搏,则有如“龙战”了,阴虽近于阳,但并未脱离阴性,所以用“血”字指明其类别。古人认为血是阴性事物,注家多作如上解释。程颐《易传》则认为“阴与阳争”,其伤可知,故称血。意谓阴终逊于阳,故受伤流血。**夫“玄黄”者,天地之杂(古本下有“色”字)也。天玄而地黄。**杂:颜色相混合。○所谓血色“玄黄”,是指天地的颜色相混杂。一说是阴“龙”之血,处在由阴向阳的转化中,故呈现玄黄混合色。一说阴阳两败俱伤,阳龙血呈玄色,阴“龙”血呈黄色。这是由天玄地黄造成的。程颐持后一种看法:“虽阳不能无伤”;“玄黄,天地之色,谓皆伤了”。

《文言传》至此完结。它论乾卦反复轮回,形成六小节,论坤卦只有一段,其视两卦地位之轻重,由此可知。但它阐说坤阴之德性与功能,简练准确;通过六爻变化,引天道以论述如何提高内在道德修养,处理好种种人际关系,应付各种社会政治局面,都体现了儒家的理想。

坤卦阐释地德。坤者顺也。它以柔顺为本性,承奉乾阳而运动,而变化发展,配合天道发挥覆载万物、生长万物的伟大功能。如果说乾卦的基本精神是“刚健中正”,坤卦则是“含弘光大”,含和养颐,宽宏大度,随顺而不超越,安贞而行动刚毅,以成天之事,光天之业。乾刚而能柔,坤柔而能刚,两者相同的地方是审时度势,知几识微,掌握阴阳动向,力争逢凶化吉。这两卦是天地覆载、阴阳和合关系,引申为君臣、夫妻关系,不论经文、传解,都是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互相对应的,如影之与形。我们读《易》,以乾、坤两卦为入门之阶;而读这两卦,必须注意其卦、爻、经、传的对应关系,比照起来研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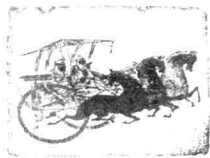


## 屯 第三

### ䷂ (下震上坎)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zhūn):卦名。屯的字形是草木之芽向地面伸露,代表事物始生,充满生机,但毕竟嫩弱,前路盈塞,挣扎出土是困难的。从卦形看,下卦是震,震为雷,一阳爻处在两阴爻之下,要向上突进,作用是动;上卦是坎,坎为水(雨、云属此类),一阳被陷在两阴之中,性质是陷和险。事物萌动而遇险难,由此,一般以屯为险难之卦。这又是片面的。新生事物生命力极强,只要锲而不舍,依从客观规律向上奋进,定将欣欣向荣。有困难,有希望,须努力,这才是屯的全部意义。《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屯者,物之始生也”。所以紧接乾卦、坤卦之后安排了屯卦。○屯为万物胎孕萌动,代表了天地生机,所以它也具备“元、亨、利、贞”四德(这在其它卦中是罕见的),体现了创始、亨通、成熟、正固的自然规律。但在发展成长中还有困难,自身又暂时稚弱,所以“勿用”,即不可冒昧而动。“有攸往”(攸:所),一说属上句,“勿用有攸往”,即不可有所往,一说连下句,“有攸往,利建侯”,只有努力不懈,向前发展,有利于建国家(或部落),立公侯(或酋长)。“建侯”,一说分封诸侯,“广资辅助”,利于战胜险难;一说在天下混乱之时,建主立君,加强领导,以防散乱,利于率众克服困难。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这是彖传对卦名的解释,没有像对乾、坤那样加上“大哉”的赞辞。刚柔始交;阴阳开始交感、应合,一说是下震(阳)上坎(阴)相交感,雷雨并作,险象环生;又一说是乾为纯阳,坤为纯阴,至屯卦,开始阴阳相交;再一说下震是坤之下爻初变为阳,应“刚柔始交”之义,上坎阳陷阴中,应“难生”之义。一、三两说均有道理。动乎险中,大,“亨,贞”。这是对卦辞中“元、亨、贞”的解说。内卦震为动,外卦坎为险,故云“动乎险中”。而动必须服从主客观条件,即守正固“贞”。所以屯具备元(大)、亨、贞三德。雷雨之动满盈,震坎结体,阴阳交感,雷雨并作,生机盈满于天下。程颐《易传》将上句“大亨贞”和本句相接,视为因果关系,阴阳合洽通畅,则雷雨盈于天地间。天造草昧,高亨将此句紧接上句,构成因果关系。高氏依章太炎说解“草昧”为“草木”,雷雨润物,天因之创造草木,以利众生,并认为这是对“利”字的解说。一般则认为“草昧”是杂乱而冥昧,天地创始万物之时,一切显得没有条理或混沌不清。因之常把它与下句相连,表因果。宜“建侯”而不(丕)宁。不宁:与“宜建侯”相矛盾,不好解释,高亨认为可能是“丕宁”,丕者大也。○自然界杂乱冥昧,社会上也教化未兴,伦理未立,故宜于建国立君使天下大大安宁。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本指治丝之事，经是抽引，纶是梳理，这里借指治理国事。○《象》传解释卦象说：坎为云，尚未成雨；震雷动于下。下面不宁，而上面恩泽未及，反映了屯塞不通的现状。处此纷杂之时，君子要像梳理乱丝一样，负起筹划国家大事的责任，整理出经纬分明的政治秩序。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磐桓：即盘桓或盘旋，进退两难。一说磐为大石，桓为树木，石压树身，阴碍生长。一说磐为基础石，桓为大柱，或同“垣”（围墙），状安居之宫室。○在前路有困难，踌躇徘徊难以顺利前进的时候，应该居正守志，对事业、对前途有利，将来可望建公侯之业。阳爻处初位，有望出险，但条件未备，只好居正待时。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象》传解释初九爻辞说：虽盘桓彷徨，不敢轻易前进，但思想行为是端正的，仍有利。抱着正道直行去建邦立侯，这种王侯有尊位而能亲下民，定可大得民心。从卦象看，阳爻有乾刚之性却处在最下位，其上第二、三、四爻都是阴爻，故云“以贵下贱”。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屯：困顿，艰难。如：语助词，同“若”、“然”。遭(zhān)：行而不前；进退两难，或回转不进。乘马：指驾车之诸马。班：分也。马行不一致，或说遇上多歧的路口，因而难以前进。匪：非。寇：指寇仇或劫掠行为。婚媾：婚姻，男女结合。字：女子出嫁，一说是怀孕。屯卦第二爻为阴爻，虽得中位与正位，又与第五位阳爻相应，可以结合，但相距较远，难以得到九五的帮助走出困境。又凌驾于初九之上，以柔乘刚（即违反男尊女卑、男健女顺之常道），受到初九的侵逼（当然更难得其助），故难以前进，难以顺利成婚。○面临困顿，徘徊不前。想乘马车前进，马的步调又难以一致，行而不进。（初九侵逼）不是劫掠的寇贼，而是为了求婚配。女子立志守正（要与九五结合），不肯下嫁，经过了十年（言其久也），才终于成婚。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反：同“返”。反常：回归于常道。○六二爻的困难是由以柔凌刚造成。拖了十年才同意下嫁，是事情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归回了常道。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即：就近，靠近。即鹿：逐鹿。虞：管理山林、帮助贵族狩猎的官。几：几微，微细的先兆。舍：舍弃，放过。吝：受辱受困有所悔恨，与“悔”略有程度差异，故常与“悔”连用，称“悔吝”。六三，阴爻处阳位，不中不正，才质不足，欲孟浪逞强求进，故设此辞以警之。○追逐野鹿而无山林管理员带路，只能陷入林中迷失方向而无猎获物。君子知道事物的细微征兆，追之不如舍之。硬要往前追赶下去，结果落得悔恨。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从：跟从，随行。禽：概指兽类，此言鹿。穷：解为途穷或技穷均可。○想猎取鹿子而无虞官做向导，只是白白跟着野兽跑。君子放弃鹿子不追，因为知道无法追到，无望之举只会产生悔恨。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阴爻在第四位得正，有了战胜屯难希望，但又处坎陷的下位，济难脱困之力不足，故仍有徘徊不进之态，像马车面临歧路一样，于是向与自己相应的初九求助，借助初九雷震之力，向上面的险阻突进，如此毅然向前，吉而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六四阴爻求助于初九阳刚，是自知力量

不足，初九知六四力不足以济难而前往协助，是知人也。自知，知人，皆明也。一说，六四爻求助于初九然后相扶辅向前去济难，是明智的表现。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屯：阻塞。膏：本指油脂，此指雨泽。

屯其膏：雨泽受阻塞。屯卦之所以被视为困顿，就因坎云居上而未成雨，恩泽未施，上下未通。坎卦主爻在中，受两阴爻包裹，虽在最尊贵的五位，亦孤立无援，有恩泽也未能施布，下（震）体中虽有六二与之相应，但相隔尚远无法声援，其力量又被初九牵制或抵销。这样险难远未解除，在困顿中应自保。○雨泽受阻塞，困难仍无望解脱，即使保持纯正，对小事可能吉祥，对大事还是难避凶险。这即是说，地位越高越不能孟浪。程颐认为，九五君位，此爻指君王威权旁落，万不可“骤正”，大刀阔斧去“骤正”则凶，而小步“渐正”则吉。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光：广也。○雨泽受阻，未降于地，犹

如在上者的德泽未能广泛施及下民，非常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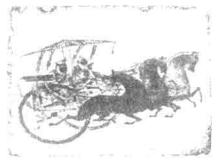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泣血：哭无声而泪下，如出血也。涟如：泪

流不断之貌，“如”为助词。○阴爻升至六位，前路已穷，己身柔弱无力，下卦的第三爻为阴，又不能相应相援，居无久安之处，动无可择之路，因忧惧而泣血不已。出险心切而无望，悲痛甚深。乘马盘旋，踌躇不前，困顿发展到极点，难以自救自拔，悲泪不断流下有如出血。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此象辞有两解：一说悲哀泣血，损

伤元精，事物怎样可以长久（维持生命）？一说不能老是“泣血涟如”，物穷则变，应该争取转变悲伤的局面。后一说较好。

如果说每卦代表一个时期（或时运），屯卦则属于天地草创、阴阳始交、胎孕万物尚未出生的难产时期，万物在母体中躁动不安，固然充满了惊惧、困苦和眼泪，但也是以韧性精神含辛茹苦、积极争取前途的时期，存在着大展宏图（如建邦国、立公侯）的机运。正因为如此，本卦各爻爻辞提供了如何处难避险的思想行为准则。有自知和知人之明，不妄动，不消极，迷途知返，熬到苦尽，自然甘来。难产阻挡不住万物的诞生，前景的欣荣是可以预期的，关键是坚定信念，万难不屈，穷则生变，变则可通（亨）。这就是本卦《象》辞所昭示的“动乎险中，大，‘亨，贞’”。



## 蒙 第四

### ䷃ (下坎上艮)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卦名。蔓草加在草木之上，有萌生和蒙盖两层意思。萌生物幼稚、蒙昧，蒙盖也是昏昧不明，需要启蒙、开导。后世所谓“开茅塞”，可能取义于此。蒙卦卦形正好是屯卦倒转过来，二者构成“反卦”。屯卦的下震倒过来成了上艮，艮为山，为止，有阻止事的前进的性质；坎倒过来还是坎，坎为水，为陷，为险。水在山下，为山所阻，不知何去何从，表现为昏蒙，故卦名曰蒙。从爻形看，第二位阳爻得中，并与五位阴爻相应，因而成为启蒙的主体。六五爻虽处尊位，但阴柔稚弱，便成为接受启蒙的主体，师为阳，生（童）为阴，一呼一应，启蒙教育自然顺利进行。所以卦辞一开始就说“亨”。我：指九二爻，施教者。童蒙：指六五爻，受教者。在没有专业教师的古代，施教的任务由巫者担任，所以卦辞用了巫者口气。○不是我去求教于童蒙，而是童蒙求教于我。儒家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记·曲礼》）的原则即由此而来。**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筮：用蓍草占问吉凶以决疑惑的方法。告：忠告，指筮人把吉凶趋向如实告诉占问的人。渎：侮慢、不敬。在帛书《周易》中两个“告”字都作“吉”。○这里以占筮比喻发蒙中教与学双方的关系和态度。第一次进行占筮，筮人以实际情况相告。若占问者不相信，再次、三次来麻烦，这就是亵渎占筮，筮人就不能再告诉他什么。孔子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受蒙卦卦辞影响和启迪的痕迹很明显。这样既诚信教人，又坚持原则，合乎正道（贞），对启蒙有利。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前一“蒙”指卦名，后一“蒙”是蒙昧不明的意思。○《彖传》解释卦辞说，蒙卦的卦象是艮（山）在上，坎（阳陷阴中，险）在下，象征山下有险；坎水前流，去向不明，受山阻挡，遇难知止。所以蒙卦卦义是昏昧不明。**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卦辞说“蒙，亨”，是因为使童蒙思想得到开启的教育工作进行得切合时机，合于中正之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志应：心志相应。○不是我求童蒙受教，而是童蒙求我施教，他有要求，我给以满足，双方志同道合，彼此感应。这种待童蒙有觉悟后再施教的做法，就是上文“行时中”的体现。“**初筮告**”，以刚中也。初次来求教，给以示告，是处在下卦中位的九二爻体现其“刚”（阳爻）、“中”（得中）之德，正己以正人。“**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一次赐教不信，再三来问，是轻慢师长，如继续给以回答会使他再增疑惑，不如不再赐教。再





教便是对启蒙教育的亵渎。蒙以养正，圣功也。启蒙不是把学识和道德规范强加给孩童，而是要启发其固有的才智，涵养其纯正的善性，从事这种循循善诱发展童蒙天赋的工作，乃是建树圣人的不朽功业。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象》传着重从卦象角度解释卦义。艮上坎下，似山中流出泉水。泉为水之源，始出于山，似童蒙幼稚无知，所以称“蒙”。泉水果断流出，涓涓不息，而成潺潺细流，而成滔滔江河。君子领悟此象，强化自己的意志，果决自己的行动，培育奋斗不息的品德。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刑：刑罚，借指严厉的管束，古人有“威加夏楚，扑（鞭）作教刑”的说法，一定的惩罚可以纠正过错或恶德。说：同“脱”。桎梏：刑具，犹言脚镣手铐，加于足曰“桎”，加于手曰“梏”。以往：由此以往，按这样发展下去。吝：羞辱，为难，悔恨。○本卦六爻依次叙说如何进行教化以启发蒙昧。初爻最下，也最幼稚，又是阴居阳位，蒙昧而不守规矩，急需教育以矫其偏，所以爻辞开始就强调“发蒙”。启发蒙昧，纠正不当的性格，开始要严厉，利于用惩罚的手段，而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将来陷于桎梏之苦。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加纠正，将来会难办的。另一说，“以往”是一味地施“刑”于人，那会引起令人悔恨的后果。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所谓利于用惩罚矫治蒙昧者的偏失，是指小惩大诫，能够及早端正法规，法规正则教化易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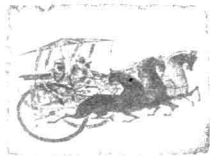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包：包容。包蒙：容纳许多蒙昧者（指本卦初、三、四、五诸阴爻，阴有稚弱愚暗之象）而开启之。纳妇：同“包蒙”，一说九二刚爻包纳众阴爻，合于夫妇（阴阳结合）之道。子：指第二爻位，与五位相对，五为君、父，二为臣、子。一说子指六五爻。克：有能力完成某事。家：用作动词，主持家政。○第二爻阳刚居阴柔之位，刚柔相济，得中道，因被视为全卦之主爻。本爻能容纳诸多愚蒙者而教之，“有教无类”，吉利。阳爻包纳阴爻，一方愿受教，一方愿施教，有如夫妇谐合，所以吉祥。本爻（九二）有主蒙之力，像儿子能主持家政一样。一说九二施教有方，六五爻在接受启蒙之后能够担当大任。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儿子能持家是因为刚柔之性相吸，上下之情相通。一说，“子”指九二爻（刚），能与六五（柔）相应。一说“子”指六五爻，能承受师教，“蒙以养正”，故能兴家立业。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娶。金夫：条件好的男子。躬：身体。有躬：持身有节。闻一多认为“金夫”应为“金矢”，“躬”应为“弓”。无攸利：无所利于人。有箭无弓，不能发射，故无所利。○六三以柔居阳位，程颐认为是“不中不正，女人妄动者也”。与上九相应，不能相从，却因九二为群蒙所归，因疏远正应之上九，而亲近九二，是不能自持其身的表现。阴（在三位）居阳（二位）上，又是以柔乘刚，逆而不顺，因此不吉利。所以爻辞说：不要娶这样的女子；见到有钱有势的男子，就舍掉“正应”而从之，不能持身保节，娶这种妻没有好结果。这一切借女子择夫讽刺从师而不信师、二三其德者。与上文“再三”筮，“不告”同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顺：驯服，或顺利，一说同“慎”。○爻辞所谓不要娶那种“见金夫不有躬”的女子，是因为她不慎重，或不驯服，不堪教育。另一说娶了她，以后行事不会顺利。

六四：困蒙，吝。困：困顿，孤立无援（距救援者较远）。○六四爻阴性处阴位，



最柔暗，又夹在六三、六五两阴之中，九二（施教之师）和六五（君父之位）皆可望而不可即。最封闭、最柔弱、蒙昧，处境最困难，所以懊恼（吝）。《论语》所谓“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指这种情况。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实：指阳刚之爻。古人通常认为阳实（积极，充实）阴虚（消极，柔弱，被动）。○六四爻蒙昧，处境艰困、难过，因为唯独这一爻与阳实之爻相距甚远。

六五：童蒙，吉。童稚蒙昧，虚心受教，吉利。六五，居尊位而柔弱，有谦和之质。下与九二相应，上与上九相比，既得师教，又多应援，左右逢源，故吉利。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顺：指顺序，由下而上曰“顺”。巽：谦逊，由上而下曰“巽”。○六五爻幼稚蒙昧而得吉利，是因为“顺”而又“巽”。下面的九二向他行“时中”之教，启发其固有的善性与才智，这是“顺”；他又谦虚为怀，处尊位而能接受下位的师长的教育，这就是“巽”。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击蒙：击去蒙昧，发人智慧；一说意为治蒙。寇：刚暴过分造成灾害。御：防御、抵御。○上九，阳刚居于一卦之极高处，在本卦也属于师长行列，但刚极而易流于暴烈，成为片面强调惩罚（“利用刑人”超过限度）的严酷师长。本爻辞告诫要掌握分寸：对六三那样见异思迁的“童蒙”，可以“击”其蒙；对其他则宜顺其自然之性，行“时中”之教。所以结论是利于御寇，即防止邪恶诱惑，引导童蒙去其昏昧，而不利干肆为刚暴，由“击蒙”变成了“击”童，那就是“为寇”了。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御寇”包括两层意思，一指击去顽童的蒙昧，防止邪僻诱惑使之成为“寇”，二指施教者刚柔相济，防止刚暴过甚，滥用威罚，成为残害幼童之“寇”。能成功地运用“御寇”，就能收到上下皆得其顺（心服、顺畅）的效果，即施教者与受教者各得其宜；或说上九与九二各能遵守规范，上下相互应援，发挥作用；又一说，顺应六五（居上体君位）六三（居下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又有说教育得宜，“上自大臣，下至庶民，皆顺从而支持”（高亨）的。

屯卦是在“天造草昧”时期讲“利建侯”，简单地说就是“作之君”；蒙卦则是讲继之而来的“作之师”，即推行教化以消除蒙昧，防止邪僻。本卦既突出了教育工作的地位，肯定了教育的重要性，又总结了教育工作中许多有益的经验，如：“志应”说，即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与教师的启发性、责任感相结合；“养正”和“育德”说，即在受教育者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其固有的善性、善德，德育智育不可分；教师要注意威信与威严，惩罚不可废弃，也不可过度；学童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启蒙的难易不一，应该面对现实情况，因材施教，这些无疑有借鉴作用。本卦卦辞，有人认为是“筮人之辞”，是筮人（巫官）施教发蒙（有疑惑的占筮者）的自身守则。这样看未尝不可。但那时，筮人就是教师，文化掌握者与传播者。所以卦辞用意不限于讲占筮，而是借占筮者与筮告者比喻教学双方，通过双方关系阐述教育、教化的普遍性问题。



## 需 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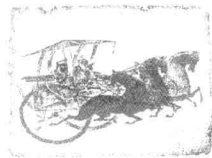
### ䷄ (下乾上坎)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需：卦名，意为须，须待也，待时而进；或说驻，不进也，不进亦须等待。因爻辞中两次提到饮食，《序卦传》把需解释为饮食之需，即养生之需。有人认为：养，指休养生息，也是一种“须待”，一种政治上的须待。需卦卦形是下乾上坎。乾，刚健勇进，而前有坎水（河川）为阻，既有险阻，不可冒然前进，须得等待时机。孚：以爪取子（籽）实，转为中心诚实，即诚信之意。本卦九五爻居中得正位，体现了“有孚”之德。光：光明；一说光大，一说“光亨”即元亨，大为亨通。○需卦的卦辞大意是说：有诚信、光明、亨美、贞正之德，则吉祥如意，有利于涉水渡过大川。另有断句为“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的，意思是有诚信则大为亨通，守正就会吉祥，有大川阻拦，也可涉过，前进终可成功。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这几句是对卦义的概括说明。需：就是讲有险在前（上卦为坎）。乾有刚健之德，自强不息是它的本性，它知险不进，隐忍待机，也是刚健自强的表现。待自我修养提高。然后可以涉险而无险，不会陷入危机之中，因为它处理得宜（义），就不至于被困在穷途绝境。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这句解释卦辞。卦辞中讲的“有孚，光，亨，贞，吉”，是就九五爻讲的，九五爻处于天位（初、二为地位，三、四为人位，五、六为天位），阳刚得五为正，又居于中位，在两阴爻（虚）中，突出了它中心诚实而有光辉，故能纯正、亨通而超越险难。“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大川：指坎水。利涉：指下卦的乾体。○乾体之所以能涉过大江大河，渡过险陷，是因为它刚健而自强不息，在“须待”之后继续上往（前进），化险为夷，终取得成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这是大《象》，据全卦卦象，作伦理性的说明。坎在乾上，像是云飞天上，暂未成雨，须得等待。比喻朝廷（《象》传多以天比朝廷）恩泽尚未降及下民，这时还不能有所作为，只可饮食宴乐，养精蓄锐，待机大显身手，以取成功。如急于行动，反而违背阴阳调协的自然规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需：等待，驻而不进。郊：邑外的平野，离中心最远。恒：久也，一说常也。○初九最下爻，离上面的坎险最远，好像在郊野驻停等待，利于长久蓄养，没有过错。一说“用恒”是“平常怎么样就怎么样”，安于常态不求急进，是有利的，不会出现什么过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犯难：冒犯险难。○在郊外停驻，是不冒犯险难而行进。利于久待而无咎，是说处于旷远，安静自守，未失常态为好。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沙：近水之沙地，难行而可走出。言：谴责。小有言：小受谴责。○九二爻离坎险近了一步，好像由郊野移到了近水的沙上地，虽难行而不会陷在其中，如人稍受言语之伤，终无大害，而以吉祥为结果。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衍：宽衍，宽广而有余裕。一说平也。一说“衍”为沙衍，水边流沙，或水漫于沙地，不可急进。○爻辞说，驻待在沙地，指九二虽近险，而以宽裕得中（居下体之中位），尽管小受言语伤害，最终还是吉祥。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泥地，紧靠水边，逼近险境。致：招致，自惹而来。○九三居乾体之上位，刚而不中，有进动之象，又距坎体最近，好像驻停于水旁泥地，前移则溺。如果不是敬慎自持，极易招致寇害到来。后句是警戒之辞。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须持于泥地，虽然贴近险境，但毕竟属于内卦，灾害在体外（上坎），爻辞警告当心自惹灾寇，是说唯有敬重审慎，相时而动，才不会失败。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血泊，指伤人之险地。又坎为血卦，地上有水犹人身有血，血为坎陷代称。一说血同“洫”，沟洫。穴：穴窞，陷坑或隐伏之洞穴。○六四，已进入坎陷之境，在“血”中“须待”，随时可受伤害。但由于是阴柔之爻，安时处顺，能从陷坑中出来。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进停于“血”险之境，而能脱陷走出，是因为六四爻柔顺得正位，能顺应变化，听命于自然规律。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九五在上卦得中，阳位得正，处于至尊的君位，所以《彖》传说“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身处坎陷之中，秉正中之德，持敬慎之诚心（有孚，即指本爻），不但无忧，而且可以安闲地在酒食中“须待”，纯正积久而固，安全吉祥。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须待于酒食之中，固守正道而吉祥，关键在于修养和发扬中道与正道。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速：召也。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之客。三人：指下卦乾体之三阳爻。○上六已达险极之地，坠入陷坑。一说阴爻得阴位，安而后止。需是待机向前，此时已陷而止，无法向前，物极当反。下卦九三爻与上六相应，连同九二、初九两阳爻本有刚勇向前之性，忍待已久，当此物极将反之际，不请自来，一拥而上。上六不能仅仅接待九三，只好恭敬尽礼，同时接待三客，以柔应刚，无忌嫉忿竞之心，三阳虽刚暴，不侵陵于诚信者，故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不当位：上六，阴爻在六位本为当位，何以说“不当位”？一指“上”到极点，进路已穷，居阳之上，又以柔乘刚；二指上六迎接“九三”一爻则当位，迎接“三客”则越位。或谓《彖》传此处文字有错讹。○有不速之客来，至诚尽敬以待之，终获吉祥。虽然从对应的地位有不当的地方，但还未造成大失误，而且总的说是吉祥的。上六迎三阳爻虽违失对应关系的通例，但符





合物穷则变，变则致通的大道理。迎三阳居上，坎卦降而居下，于是需卦演变成它的反卦——下坎上乾的讼卦了。

需卦与屯、蒙是相连续的三卦，从卦象说，都有坎水为险，要突破险碍，走出困境。从卦义说，屯是天地草创后的杂乱时期要“作之君”，蒙昧时期要“作之师”，需仍然是险阻在前，须得待机而进。等待需要耐心和恒心，而这又来源于诚心和信心。坚定必胜的信念，以韧性毅力等待事物性质的变化，从个人修养说是守正持中，知险避险，顺应自然，然后可以涉险而无险；从治理政事说，是注意休养生息，建立诚信，争取民心，然后可以与民更始，大有作为。从策略说，是尽可能避险难，实行壕堑战，先谋立足（安全），再图策进。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权术，披上堂皇的道德外衣（强调“孚”与“贞”）而已。不管怎样看，需卦六爻依次递嬗，整然有序，不同的爻位表现不同的处境与性质，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去避险求安，化险为夷，是值得借鉴的。





## 讼 第六

### ䷅ (下坎上乾)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卦名，意为争讼，诉讼，双方相争不可解，言之于公也。讼卦，下坎为险，上乾为刚，刚险相接，必至争讼。一说天阳向上，水性就下，进程相反，因成争讼。以人际关系说，一方内心阴险，一方外行刚强，亦易成讼。从个人说，内怀险陷之心，外施刚暴之行，易与人成讼。争讼不可避免，本卦则提示如何恰当对待争讼。窒：窒塞，阻碍；一说惧也。窒，或断在上句，“有孚窒”，诚信受窒碍；或断在下句，“窒惕”，怖惧而警惕。○中心虽有诚信，必窒塞难通才投入诉讼，以待决于人。事既未决，吉凶未卜，必有畏惕。诉讼适可而止，得乎中道，则吉祥；如果把官司打到底，就凶险。遇见“大人”裁决，则吉利；如果像“涉大川”一样冒险求胜诉，则不利。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前一“讼”为卦名，后一“讼”是动词，意为“打官司”。○讼卦，卦象是上(乾)刚，下(坎)险，二者并存。只健不险，或有险无健，皆不致诉讼，险而又健，必然成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刚来：指本卦下体坎卦中之阳爻，是由乾卦以其一阳爻置换坤卦之第二爻而来。○讼卦九二爻表现心怀诚信，而有窒碍不通之情，诉讼知所警惕，适可而止，吉利，这里指乾卦以其一爻置换了第二爻，所以得乎中和之道。“终凶”，讼不可成也。争讼的结果总归是凶，不论胜诉或败诉，都会结怨于人，无所谓成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利于出现或遇见“大人”，是崇尚刚明中正之道，希望大人秉公断决以息争讼。“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不利于像“涉大川”一样冒险去争讼，因为那样会坠入深渊中。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违行：反向而行，方向相违。○天阳向上，水流向下，趋向相背，象征利益相反，引起争讼。这是从卦象下坎上乾解释卦义。一说天向西转(日月东升西落)，水向东流，故称“违行”。君子作事之初，就考虑事物起始的原因，而杜绝争讼之端。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事：指争讼。小有言：一说稍作辩解之词，一说小受伤害。○初六居单位，又柔弱，无力争讼，不能把官司长久地打下去，只要能为自己稍作辩解就很不错了。一说虽小受损失，终归吉利。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所谓“不永所事”，是指争讼之事不能长久进行。“小有言”，是稍作辩解，是非曲直已明，虽暂时受一些小伤害，最终是吉祥的。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克：致胜。逋：逃跑。眚(shěng)：过错，灾害。一说同“省”或“损”。○九二刚中，有理可诉，但所讼的是居君位的九五，而自己的地位只相当于小邑主(所辖才三百户)，不可能胜诉，退归而逃避，其邑人也随之免灾。另一说：逋，赋也，敛也。断句为“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意为不能胜诉，归而缴纳其食邑三百户的财富，可以赎罪，于是“无眚”。

《象》曰：“不克讼，归而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窜：逃跑。掇(duō)：拾取，俯拾即得，非常多。○爻辞说“不克讼，归而逋”，是逃避的意思，如不逃避，坚持以卑下者与居高位者讼，患难多得俯拾即是。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食旧德：即食旧禄(古者以德援禄)，安分守己；一说修饰旧德，发扬故有之柔德。贞：守正。厉：危险。○六三柔爻，又不得正位，无力与上九争讼，唯安分守己，食其旧禄或饰其旧德而已。因能守正，无非分之想，虽有险境，终得吉利。它避开争讼得以保全，因柔懦而“终吉”，如或使其从事政事，听讼决狱，则不可能有成。因为断狱必须果决，而它太优柔。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六三爻处上下卦体之交，是无事生非的危厉之地，安于旧有俸禄，听命于上九而不与之争讼，故吉利。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复：回过头来，再。即：听从。命：天命，正道。渝：变化。○九四居上卦下位，阴位，不正不中，本躁动易讼，但周围诸爻，有的柔弱不与对讼，九五君位，又“不克讼”，只好回过头来听从天命，克制刚忿之心，改变性格，改变初衷，顺乎天理之自然，安于正道，就吉利。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能够复归于天道，改变躁动欲讼之心，而心安理得，就不会有什么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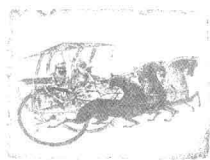
九五：讼，元吉。九五君位，居中得正，不是参与争讼者，而是治讼者，治讼断案，秉中持正，以平争端，大吉而无不祥。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治讼而能大吉尽善，就因为秉公道，合人心，体现了正中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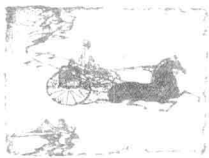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锡：赐。鞶(pán)带：皮革制成之腰带，大夫以上始能佩系，锡带，犹言赐官。褫(chǐ)：夺去衣服，黜职，罢官。一说应为“揖让”意。○上九居高位而逞刚性，在讼卦之终，争讼到底而不回头者，或能取得胜讼，受官爵，得赐服，这种非正道取得的荣誉终难常保，一日之间可出现三次褫夺鞶带之服的情况。这就是卦辞所说的“终凶”，得而复失，归根结底是凶。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因胜讼而获赐官爵、服饰，即使暂保荣誉，也不值得尊敬和羡慕。

讼是刚险相接、天水相违，充满矛盾摩擦的一卦。相争不可解而成讼，矛盾普遍存在，争讼不可避免。《周易》全书一以贯之的思想是



守正持中,崇尚以平和之道解决矛盾斗争,故本卦虽名“讼”,所提示于人的却是讼非善事,败固受害,胜亦结怨或伤害于人而“终凶”。正确地处理争讼的态度和方法是不讼为上,“不永所事”而“中吉”,“不克讼”而“复归命”,即反归正道而“终吉”,治讼者能息讼为“元吉”,而把讼事进行到底则害人终害己。六爻中心明确,脉络层次清楚,总之以守中和、息争讼为尚。这也可说是《周易》对待各种矛盾斗争的态度和倾向。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易》传作者较好地体现了《易》经和孔子的思想。



## 师 第七

### ䷆ (下坎上坤)

**师：贞。丈人吉，无咎。**师：卦名，意为军旅之众，《周礼》谓二千五百人为师。本卦讲用兵，卦象是坎险之水压在地底下，要冲出地面流出去，没有激烈的战争难以办到。一说，坤为地，耕田者为农；兵的性质是凶险好动，有如坎水。古代兵农合一，坎在坤下，象征兵隐藏在农民中间，平时耕种土地，战时应召赴战。贞：正。丈人（另作“大人”），一说指国君，一说指庄严有威信的统兵将帅，取后者为佳。吉，无咎：尽善，吉利者可能有小咎，无咎者可能亦无吉。○用兵之道，以贞正为本。兴师动众而不以正道，则众不从，民不服。统帅他们的是有经验、有威望的庄敬长者，则吉而无不利。否则小人握兵权，贪功谋私，贻害国与民。一说师者众也，众人皆正则国君吉祥，无咎。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师”，从“阜”（山丘）从“币”（周围），山丘周围都是人，故曰“众”。○师是众的意思，贞是正的意思，能统领兵众执行正道（即伸张正义，讨伐邪恶），就能够成为王者，或以“王”道治理天下了。刚中而应，行险而顺。刚中：指九二，九二在本卦中是唯一的阳爻，处下体中位，又是以刚处阴（柔）位，可谓刚柔兼、勇谋备的帅才，与上卦的六五君位相应，深得君王信任，利于发挥其智与勇。行险：指九二与上面六五君位相应，深得君王信任，利于发挥其智勇。行险道，但合乎中正之义，众人就会顺从，听命而动。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毒：一说是治理，一说是伤害。○用此道（正义）去治理天下，（一说战争虽然会给天下带来一些损失，但）老百姓愿意顺从和支持，那就会吉祥，还会有什么过错呢？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卦象是地中有水，水藏在地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像大地内（或种地的农民中）有很多群众（兵众），所以卦名叫“师”。君子观此象知水不离于地，兵不外于民，因而能宽待百姓，畜养民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律：义法：一说军队的号令节制；一说音律，军乐，“古者出师必吹律，律和则知士卒同心”。否（pǐ）：不利，不善；一说表否定，读 fǒu。臧：善，指战胜。○用兵出战要师出有名，合乎义法，否则，虽克胜亦害义殃民。或说用兵出战，要讲纪律，要有号令节制，（如无严格的军令）不论败与胜、失与得都是“凶”。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出师必有严格的号令纪律。失掉号令纪律，步调不一致，甚或混乱，必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九二处众阴爻中，是主帅居中军之象，刚毅而中和，故能得兵众之心。有这样的将帅，当然吉祥而没有过失，能得到君王（六五）的宠信，君王三次赐给褒奖的命令。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承：受。怀：怀柔，安抚。○主帅在军中专主其事，而有成功之吉，这是因为得到了君王的信任。君王宠信，三赐荣誉，褒扬主将，这是为了威服天下，怀安万国（小邦）。

**六三：师或舆尸，凶。**或：选择代词，表可能。舆尸：以车子装载尸体，指战败。○六三以柔爻居阳位，志大才疏，处下体上位，贸然出师行险，结果可能是吃败仗，用军车装载大批尸体（或自己丢了命，以车子载尸）归来，这当然是“凶”象了。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师或舆尸”，当然是大无功，不但无功，而且败得太惨了。

**六四：师左次，无咎。**左：古代以右军为重，左是不用之军，偏师。次：驻扎，较长时间的驻停。左次：退驻暂不用。○六四爻得柔位，正当坎险冲击之前方，知力量薄弱而不轻举妄动。以偏师的地位而暂时驻扎不动，虽不能立功取胜，但可以保全实力，所以不会有过失。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按兵不动，避免了像六三那样的冒进而“舆尸”，因为没有违失可进则进、可退则退的用兵常道。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田：指田猎，一说指田园。有禽：一说同“有擒”，有猎获物，一说有禽兽侵入。执言：仗义执言，指兴师问罪有辞。一说“执言”是抓住了能提供情报的活口；又一说，言字是虚词，无意义，利执是利于擒获。长子：指九二爻。弟子：次子，诸次子指六三、六四爻。○本爻是君位，兴师动众讨伐有罪者之主宰。六五以阴柔居刚位得中，不会主动发动不义战争，只是不得已而应战，好像田园里闯入了禽兽，利于兴问罪之师，奉辞以讨之；一说利于执获他们。也可理解为六五进行的是义战，战则必胜，像田猎必然有擒获物，且有利于仗义执言，争取民心，所以“无咎”。以有为的“长子”（大人）帅师，则能得众而指挥专一，若让诸“弟子”（小人们）参与军机，没有统一的号令节制，必然失败，装载尸体回返。在这种情况下，出师虽有正义之名也必然失败。“贞凶”，一说“长子帅师”为“贞”，“弟子舆尸”为“凶”。总之，君王用人要得当、专一。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用“长子”行统帅之权而有益，因为他能依中道行事。用“弟子”干预军事则舆尸败还，那是使用人有不恰当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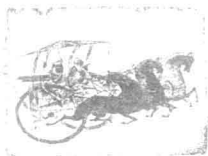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大君：全国之君主，天子。国：“千乘之国”，位同诸侯。家：“百乘之家”，品位同大夫。○上六为本卦之终爻，战争之终极点，大获全胜后，君主论功行赏，发布命令，有人封侯，建立战时能出千辆战车的“千乘之国”，有人封卿大夫，承袭“百乘之家”，小人则不能分封，不能使其拥有政治权力、地位。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正功：有功则赏，功大赏大，功小赏小，赏功得当，合理。○大君发令奖赏，为了褒扬合于正道；小人则不予封赏，因为滥行封赏，必定扰乱国家。





本卦上继讼卦,讲争端发展到极点,必然由讼事发展为战事,兴师动众,故卦名为“师”。“师”论述军旅之事,着力阐明用兵的原则。卦辞和解释卦辞的《彖传》、大《象》,强调了兴师的原则:师出要有名,具备吊民伐罪的正义性,要用老成持重、慎于用兵的人,因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各爻则讲述行军、用兵的具体战术,其要点乃是务求慎重,力行中道,有统一的号令节制。



## 比 第八

### ䷇ (下坤上坎)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比：卦名。比卦和师卦是反卦，师是讲斗争的，比则讲亲近。所以《杂卦传》说“比乐师忧”。比是两个“人”字相辅相附，和平共处，协调群体的种种关系（如等级关系、领属关系）。卦象是水在地上，水是最亲近大地的，离了土地，则无所依附。卦形是一阳居五位，至尊而得中正之德，五阴追随它，有如群众拥戴和依附领袖，亲爱精诚，共辅贤明，真可谓是天下归心焉。原：推原，推究，穷其情。一说再，另说“旧”，即原有的。筮：占度未来，决其意。○比，不论从卦象、卦形、卦名、卦义说，都是“吉”相。推究一下筮决所得的相比之道，什么是可比（可亲可附）的呢？唯有“元永贞”者可亲比而“无咎”。“元”是始与善的意思，“永贞”是长久而正固。开始就有善良的美德，后来又能保持恒久的坚贞，这样的人，才可以让他依附我，或者我去亲近他，都不会有错失。不宁方来，后夫凶。不宁：不安顺。方：属国，古时“方”邦同音，方国，犹邦国（先秦古籍，部落、部族称“方”者甚多）。后：后来归附者。夫：刚夫，不顺之人。○在众水汇地、天下归心的时候，连不安顺的诸侯国也来依附。在争先恐后归顺的人中，后至之人是迫于形势来的，可能心怀叵测，有凶险。一说“不宁方来”即指“后夫”，“方”作“方始”意。在他心安的时候他不来，待到别人都来归顺了，他有所不安，不遵宁处，才来依附。

《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辅：以下扶持上，附而助也。○“比，吉也”是重复卦辞里的话。一说是衍文。比：是辅助和扶持，是下属服从、归顺领袖的意思。这是申说“比，吉也”的道理，也是解释基本卦义。“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推原筮决相比之理，得“元永贞”之德而后可以“无咎”，主要是因为本卦九五爻有“刚中”之性，既有善良之初衷，又能永久贞固，始终皆能亲善而不动摇，所以可亲可比永远靠得住。有了九五，诸阴爻都信赖和亲附他，则“比”道长亨。这是以一带的主爻释卦义。“不宁方来”，上下应也。不安顺的邦国都来归附，这是上下相互应和。上指九五，下指诸阴爻。九五有刚中之质与“元永贞”之德，故下面的诸阴爻都拥戴他。“后夫凶”，其道穷也。落在后面来归附的人心怀凶险，因为他已走投无路，不得已而这样。这是指上六爻。上六以柔乘刚，是逆比，故陷入穷困之境。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卦卦象是地上有水，地与水相偎相亲，古代圣王掌握了这种亲比的道理，分封众多方国，以至尊而怀柔四方，与诸侯相亲相辅，达到巩固伦理秩序的目的。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孚：诚实。

缶：外部无文饰之陶罐。它：一说同“他”，一说指意料外的事物。○此爻辞断句不一，解释亦多歧义。初六为最下柔爻，要亲附九五，距离遥远。比之初始，要讲诚信，这样去亲附尊者才不会有过失。另断句为“有孚比之，无咎”，以诚信辅君王，无咎。中心有诚信，内实在而外无文饰，像盛东西的瓦坛子一样，终会有他人的帮助而吉利。这个“他人”（它），具体说是指六四爻。初六难以直接亲近九五，只能与六四相呼应，六四紧贴九五，初六通过六四的中介去亲近九五，故云“有它”，得他人之助也。另断句为“终来有它吉”，意思是，因为内心诚信，虽不表露于外，终会有意料不到的吉祥降落在自己身上。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初六有可能与九五亲比，是因为始有内心诚信，终有他人相助。或说，诚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自内：内，指内卦；一说发自内心，或说“由己”，不假外力。贞：正。○六二是内卦中爻，得正位，与九五刚柔相应。它亲近九五是主动的、发自内心的，是上下正应、不假他力的，能通过正当途径去亲比，故吉祥。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亲近是发自内心，不假外力，所谓“心肝奉至尊”，没有勉强、违背本愿之处，不会丧失自我，能得正道。

**六三：比之匪人。**匪：同“非”。匪人：不是其人。比之匪人：指和自己亲比的不得其人。一说即使不是其人，也要去亲附。○六三不中正，与之应者为上六，属于“后夫凶”者。其它诸爻，各有其亲比九五之途，六三与他们同性相斥，欲亲附而无借助力量，不得其人，有孤立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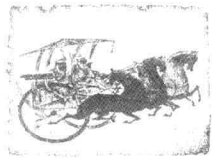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当亲比时，所能和所要亲比者都是难以亲比的，岂不要受到伤害；一说岂不值得感伤，小象痛惜六三处境。

**六四：外比之，贞吉。**六四属外卦，本与内卦的初六相应，但同性不得亲近，乃向上求，与外卦的九五亲比，顺从位尊有德的九五乃是正道，因而吉祥。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贤：指有中正之德的九五。○外比于九五，以柔承刚而相亲，是尊贤，更是以下顺从上，听命于君。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显：明，光大。三驱：古代天子打猎，网开一面，即从左、右、后（追猎者所在）三面设网，前面留一条出路。追猎时从三面驱赶禽兽（故称“三驱”），禽兽愿留者入网，要奔逃的让它逃命，不赶尽杀绝，体现好生之仁。失前禽：即指前路的禽兽任其逃走。邑人：居邑之民。诫：警告，告诫。○九五位尊有德，因能昌明和光大“比”道，即仁民爱物，使天下归服，亲近无间，好像古代圣王（如商汤）打猎时一样，三面驱赶禽兽，前面留一条生路，对前路逃奔的禽兽放一码，决不追赶。如此宽厚仁慈，小邑之人，不待警诫（或惩戒，或以期约约束之）而来归服、亲近，真可謂是“近者（国中之人）悦，远者来”，吉祥。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昌明、光大“比”道而得吉，这是因为九五居正得中。放掉背我而去的，收取顺我而来的，这就是爻辞所谓“失前禽”的意思。按《易》传惯例，语序应是“失前禽者，舍逆取顺也”。依卦形看，“逆”指上六，“顺”指初、二、三、四等爻。上六虽以柔乘刚，逆而难比，但仍然宽纵它（“前禽”即指此），仁德也。乡邑之人不待告诫而悦服，是因为在上位之九五能行中孚之道，公证无偏，使邑民感化，强调亲比应自动自发，而不



强迫。

上六：比之无首，凶。首：阳也。阴之于阳，犹四肢之于首脑。一说，首：始也。○上六居穷极之位，不愿与下面的九五相比而乘之，再往上无阳可亲附，故曰“无首”，自身又不能成“首”而让下属拥戴，其结果是“凶”。一说比卦强调“元永贞”，即开始就抱亲善之初衷，而后能永恒固守其正，善始者或可能善终，上六起初并无和九五亲比之意，既无其始（无首），焉有其终！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爻辞所谓“比之无首”，指无亲善的初衷，后来上六即使被迫作出亲比姿态，也还是“凶”，无始亦无终也。

《系辞传》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以群而“分”，是矛盾对立造成的；而以类“聚”成“方”（邦），则必须讲统一，讲协调。比卦强调相亲相爱，团结互助（相扶相辅），而要做到这样，双方必须“志”相“应”，“气”相“求”。诚信发自内心，态度积极主动（自觉自发），既要保持求“同”的纯正动机，贯彻始终，又要防止所比非人，造成悔恨。本卦又不是一般地讲人际关系，而是着力讲上下主从关系，大国与小邦、领导和属下的关系，在一国之内必须有刚毅中正的领导，在下者要顺从，以维护这个核心，而在上位者，则要宽厚仁爱，处事公平（无远近亲疏之分），这样才能形成祥和的群体，否则统一又会向对立转化。



## 小畜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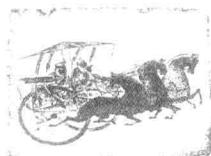
### ䷈ (下乾上巽)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畜(chù)：卦名。另有大畜，卦义卦形相似，而程度不一。“畜”字形、义是将田里的农作物蓄积起来，事物积聚，既可以养物，又可以聚物、止(留止)物。卦义以“聚”为主，由“聚”引出“养”、“止”两义。小：一指多少大小的小，“小畜”即小有畜聚；二指阳大阴小的阴，本卦五阳一阴，要使壮盛的阳聚止在一阴周围，是以小畜大，故名“小畜”。从卦体看，下乾刚健呈动势，上巽柔顺力薄而欲畜止之，暂不能大有作为。畜道虽小，但经过耐心积聚，止而养，可为阴阳逐渐趋于和洽准备条件。因此卦辞一开始就说“亨”。原因有二：一乾阳上升，有刚能济柔之象，巽风虽柔而能入，有乾健作后盾，更能无所不入，故亨通有望；二全卦只有一个阴爻，稀为贵，五阳都要向它求感应，故终可亨吉。自我西郊：指“密云”(阴气)从西部偏远处来。我：一说阴气自指，西方是阴方；一说卦辞作者站在周的立场称西方为“我”，周国崛起于殷朝的西部，因之有人认为本卦反映了周文王在西部蓄聚力量的情况，事物发展有一个过程，其初如密云未雨，施泽未遍，但不懈地积聚，就大有希望。○小畜就是以阴畜阳，以小畜大，力量暂时微弱，但占筮遇此卦是“亨”通的。下面卦辞用了警戒性的口气：从我们西部传来的阴气，密布上空，只因阴性柔顺被动，不能很快使阳气与之之和洽而普降雨泽。希望继续努力以求亨达的勉励之意见于言外。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柔得位：指六四以阴爻得阴位。上下：指六四上面和下面的众阳爻。○小畜卦，一阴爻得到主导地位，上下各阳爻都受吸引而与之相应，所以卦名叫做“小畜”。这是根据一卦的主爻解释卦名、卦义。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健：指下卦乾。巽：逊也，顺也，入也。小畜卦卦体乾、巽结合，故曰“健而巽”，即刚健而能入。刚健主要表现在五爻和二爻，以阳刚居中，乃有位、有力、有德之象征。六四阴爻以柔顺、谦逊承九五之刚，互相亲比，畜止了九五，其它阳爻受九五影响也聚在六四周围，一阴畜五阳，它的志愿体现了。这就是“刚中而志行”，所以必将亨通。“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尚：同“上”。尚往：往上飞腾。上文说终将亨通，这几句说明亨通还有困难，须得把阴阳某些不合洽的地方努力加以调谐，这才是《彖》传对“小畜”的全面解释。○密云没有变成雨降落，是因为阳气势盛在向上升腾。云由西方向东飘飞，说明阴气想有所作为，但实施有所未当，西风吹云，往往晴而不雨，“志”还没“行”通。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懿：美。这里用为动词，有提高修养，美化心灵的意味。文：文章才艺。德：品德。○下乾上巽，卦象是风行天上，





还未降雨,处在酝酿蓄养阶段,故名“小畜”。君子观此卦象,知道大有作为之期尚未到来,先是提高自身的文章才艺、品德修养,为将来经世济民准备条件。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 吉。**复:回复。○乾卦各爻阳健好动,都是要上升。初九与六四正应,因而能顾全大局,回返到原来的位置,自守正道。这哪有什么过失呢?无过失,就会吉祥。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义:宜也。○回复到自己原来的道路,是顺事之义,合时之宜,应该是吉祥的。

**九二:牵复,吉。**牵:挽。○九二爻要上升,六四本难以畜止,但因九五在上居尊位,亲比六四,九二被牵制了。被牵挽而回复故道,虽非自愿,也是吉祥的。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二被牵挽回复到自己的中位,虽属勉强,但还未失去自我畜止之义,也得吉。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舆:车子。说:同“悦”,一说同“脱”。辐:车轮中心,辐条相聚之轴孔,也可释为固定车轮在轮轴上的制栓。○九三最近六四,异性相吸,而非正应,只能暂时结合,就像车子与轮辐相依而拴在一起。一说九三被阴爻畜制,不能继续上升像车子与轮辐脱离了,不能前进。九三处于乾卦上位,躁动不安,虽暂被六四畜止,因非正应关系,只是“露水夫妻”,最后还是要“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九三与六四形成“反目”关系,像丈夫(九三)受惑于妇,阴居阳上,阳为阴所制,不能正其室家。(古者男尊女卑,不能以妻制夫。)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血:危险之象。一说沟洫,也是危难之境。去:离去,避开。惕:警惧。出:除,免除。○六四以一阴畜众阳,苟欲以力制止之,必为阳气冲击,受到伤害。但因它行柔道,尽诚信以感应之,故调协而“亨”通。本爻爻辞的意思是:由于内心有诚信,受伤流血的险境可以避开,惧怖心理可以解除,当然也就没有过咎。也可解为:陷于沟洫般的险境,心怀警惕可以走出。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上:指上面的九五爻,一说指五、上两爻。○六四有诚信而脱离险境,解除忧虑,因为它上与九五互相信任。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挛:互相牵系不绝,连接很紧。如:语助词。以:及,达于。○六四“有孚”,本爻也“有孚”,双方都心怀诚信,就能紧密联系,难以分离。这样不但九五自己“富”实(古人通常认为阳富实而阴虚乏),还能使它的邻人(乾卦三阳爻)也得到好处(富)。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九五以诚信和六四连结,不仅一个独富,而且富及邻人。指它左右了整个形势,从而使下体三刚一同被感应,被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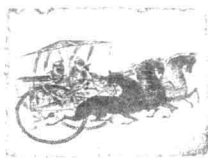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雨:阴阳和谐之象。处:居停,止住。尚:上。载:满。一说载是耕种。贞:贞固。厉:危也。几:几乎,差不多。望:十五日之满月。征:出行,行动。○上九处畜之终,超越了九五牵挽乾阳与六四感应的饱和状态,量变到质变,由“密云不雨”发展为“既雨”,由阳气的“上往”不与阴气聚合变成了阴阳和洽,可以安止,实现了“既处”。“上往”之德至此已积满了(一说原来“舆脱辐”,车不能行,现在车子又可装载东西了)。但蓄积极度丰满,又不能不提防向损的方面转化。以阴畜阳,犹以妻制夫,毕竟反常,妇女(代指阴性事物)固守此道,将会出现危厉



局面。像月亮接近满盈时,就要开始亏缺了。圆月匹敌太阳,矛盾转化,君子这时不能行动,动则凶。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拟也。○阴阳已经调谐,雨落了,以小畜大已成功,阳爻安处了,说明阴柔之德积蓄满了。君子在阴气极盛时不宜行动,是因为阴阳势均力敌,互相有所忌刻。这就是坤卦所谓“阴疑(拟)于阳,必战”。

前面比卦讲相亲相附,亲比必然要互相吸引而聚合,经过积累、蓄势而扩大力量,施展素志(愿),这正是小畜卦所要求的,所以把它安排在比卦的后面。本卦以一阴畜止五阳,开始是阳躁动而阴力弱,二气未调和暂时出现“密云不雨”的停滞现象。通过蓄积整备,一往直前贯彻初衷,终使刚柔相济,“既雨既处”,以小畜大,功成德满。它所提示于人们的是弱小时不失信念,停滞时不失方向,困顿时不灰心志,始终以谦逊争取外援,以诚信感召各方,各种势力互相牵挽,上下感应,归于“亨”通。但又告诫人“满招损”,适可而止,急流勇退。



## 履 第十

## ䷉ (下兑上乾)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学者多认为“履”字应当重复。前面“履”是卦名；后一“履”作动词用，踩踏，履践，含有实践理想，履行责任的意思。或说履与礼同音，履，礼也。礼，就是明上下之别，尊卑之义，高下之等，美恶之分。动止周旋都要合礼，得其宜，这又叫做义。所以履卦卦义通常被认为是执礼行义，即遵循礼道、礼仪，行其所宜。履卦卦体上乾下兑，天在上，泽在下，以柔随刚，尊卑有序，合于常理，也就是合于伦常。伦常者，礼也，常履之道也。咥(dié)：咬，噬，啃。○卦辞说，踩着了老虎尾巴，老虎也不咬他，当然算得是“亨”通。兑是阴卦，象征泽(处卑)，悦(和顺)，兑随在乾后，乾最刚健，好像踩着虎尾，本极危险，但因履行柔顺之道，虽遇至危而无害，故“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履卦，以柔而履藉(凭依)于刚，所以全卦主于用柔(吉)，不主于用刚(不吉)。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说：同“悦”，和悦。应：应和，随顺。○兑卦和悦而顺应于阳健的乾，所以虽履至危之地而无害，像踏着了虎尾而不被虎咬。“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履帝位：指处君位的九五爻。而：如，若。疚：疵病。○这是对卦辞“亨”的解释。为什么卦辞说“亨”呢？因为九五爻处至尊之位，以阳刚居中得正，在其他卦中是“高明柔克”而“亨”。本卦突出“沉潜刚克”之义，用“刚”不行，如果它能避免用刚而无疵病，其德其行自然“光明”，自会“亨”通。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辩：同“辨”。民志：民心所向。○大象依卦象言卦义。天在上，泽在下，尊卑有序，高下得位，人所履践也应依循这种伦理秩序。君子依此象以明礼执义，辨别地位的高下，各就其位以安民心，稳定政治秩序。

**初九：素履往，无咎。**素履：平素所有的名分、所处的地位。一说是无文采的白鞋子，比喻以坦白之态度行事。断句一作“素履，往无咎。”○初九处阳位，本属用刚，有咎，但幸而是初爻，履践刚刚起步，上与九四爻相应而不相得，因之欲上攀而又止，安于平素所居之下位，所以不会有过失。一说以坦白的态度行事，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安于平素所居之地位，循规蹈矩而不离格，这是因它能特立独行，不随流俗，坚持履践自己的宿愿。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坦坦：宽平，坦易。幽人：隐居者或安恬守



静的人。○九二以刚居柔，宽裕得中，因此它所履践的“道”是宽坦平易的。但阳爻毕竟有好动的一面，要像幽人那样安静守正才吉利。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中：中心，指内心守持中正之道。○爻辞说“幽人贞吉”，指的是内心自守正固，不受外界扰乱。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眇：目盲，此指视力不济或一目失明。○六三在兑体上爻，质本阴柔，却居阳位，以刚用刚已属不吉，以柔用刚更不祥。所以爻辞用比喻说明，一目失明，看不清楚却硬要去看；一条腿跛了，行动不便硬要走路；又逼近乾阳，好比在虎旁，结果踩住了老虎尾巴，被咬伤。这当然是凶危的。这又好比暴躁的武夫，无其才而任其职事，无治国之能而想取得大君之位，必然没有好结果。主要强调执礼践义必须柔顺，用刚则凶。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目眇而勉强去看，是视物之明不足；足跛而勉强去行路，则行远之力不足。指以柔用刚，力有不济。“咥人”之“凶”，位不当也。遭到被虎咬的凶险，是因为六三以柔处位，不得当。“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武暴之人无大君之德而想拥有大君之位，才弱志刚，冒进妄动，必然危败。以上都是讲履践不得其正则“凶”。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愬愬：恐惧貌。○九四尾随九五之后，有如“履虎尾”，虽临危境，但处柔位，能够戒慎恐惧，所以终能得到“吉”。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戒惧谨慎地执礼履义终获吉祥，是因为能以柔顺避开危厉，志愿得以实行。

九五：夬履，贞厉。夬(guài)：果决，武断；一说裂，破。履：一说鞋。○本爻处乾卦中位，又是履卦的君位，以刚处阳，逞其刚决武断之性独断独行，不全面分析履践后果之善恶，虽当正位仍有危厉。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正当：指阳爻居阳位君位，得其正。○以刚决之性行事，虽正而危厉，所以如此，就因为它地位优越，不顾一切。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视：观看。考：考察。旋：圆满周备，没有瑕疵。元吉：大吉。○上九处阴位，质刚用柔，其履践礼义已到一卦之终，所以本爻有总结鉴定性质。观看它履践礼义的情况，考察其祸福吉凶，如果德行圆满，始终守义不移，执礼唯谨，则大吉大祥。一说所视所履(行)，都要考察周详，然后行动，胜利而返，大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在上位实现“元吉”，表现履践得到圆满的结果，大有福庆。强调履贵乎有终。

小畜卦讲积聚，聚合要有秩序，分上下，别先后，定尊卑。这样就要有礼制，使人事物各得其宜。履卦就是讲履践礼义，即行为合乎伦理规范，所以放置在小畜卦的后面。小畜和履卦在卦形上正好相反，畜是要止，履则要行，但行动不可逾越于礼，这就要求态度和顺、谦恭，用柔不用刚。从本卦六爻看，凡用柔者皆吉，凡用刚者则凶或厉。





## 泰第十一

## ䷊ (下乾上坤)

**泰：小往大来，吉，亨。**泰：卦名。一般认为“泰”字当重。《序卦传》说：“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履践礼义而能通达，通达就能安泰。泰就是通泰的意思，而其卦义则重在讲如何持盈保泰。要保泰，关键在于阴阳相交，上下相通，通畅则太平安宁。小：指阴。大：指阳。往：上升，指处上位。来：下降，返回，指处下位。泰卦卦形是乾在下、坤在上。天居下，地居上，从静止的眼光看，是倒错。但从变化发展的角度看，地重由上向下降，天轻由下向上升，两者在运动中密切交合，阴阳得以沟通；《系辞传》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下乾上坤的泰卦，正体现了这种天地交泰的正常规律。“天地变化，草木蕃”，生生不息，故能持盈保泰，即所谓“通则久”。○阴气下降，阳气上升，或说坤体成为外卦，乾体成为内卦，阴阳和谐，天地通泰，吉而亨。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彖》传解释卦辞，从自然界说，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交合，而万物得以自由舒畅地生息，保持生态繁荣；从人事说，则是上下之情相交流，实现志同道合的局面，保持社会的稳定。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承续上文对“小往大来”作进一步阐释：乾为阳，为健，在内卦；坤为阴，为顺，在外卦，内怀刚健则有动力，外行柔顺则不易损伤，与人交易于亨通。又体现为君子在内庭主事居于“治人”地位，小人在外庭服役处在“治于人”地位，君子声势（正气）伸张，小人声势消退，尊卑上下各得其宜，秩序稳定，天下太平。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指帝王。财：裁，裁度。辅、相：都是扶持、协助的意思。宜：即“义”，是得当、得其正的意思。左右：支配。○天地交和，万物通泰。君王效法这一自然法则，经过裁度以促成天地之道（四时变化，万物生长）的正常运行，以辅助天地万物各得其宜（雨雪风露在其宜至之时出现，山野湖海各有宜产之物应时应运而生），从而用其政令，正确地支配万民从事生产，安排生活，因山而猎，因水而渔，因地而耕，因材而工，因昼夜而作息，因四时而耕耘收藏。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茅：草。茹：根，或草根相牵连。以：与，及于。汇：类，同类相聚。征：行进，动进；一说征兆（预示）或求取。○初爻居下，刚性，开始谋求升进。正像拔茅草，其根相连，一拔则必牵引同类（指下体三阳爻）而起。此时阴阳上下正





互相交通,向上行进会得吉利,程颐《易传》断句为“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意思是初九进动时依其类属征求志同道合者共同行动,吉。又有人认为泰卦下面三阳欲上进,上面三阴爻与之感应,一呼一应,配合极好,下体有一阳欲动,必然牵连到相应的上爻,所以“拔茅茹以其汇”应解释为下卦阳爻感应到相应的上卦阴爻,促进阴阳和合,并认为这预示吉祥的征兆。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外:向上,因外卦在上。○下体三阳爻同类同性,其中一爻“拔”动,必牵引其它阳爻,因为大家都志在上进。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荒:广阔荒远。包荒:包容广大,宽容大度。冯(pín)河:果断勇决,见河川即涵渡,不计危险。遐:远者。不遐遗:不遗漏,不遗漏远者。朋亡(wú):没有朋友之私,即不徇私情照顾朋类。亡:同“无”,尚:当:相当于,配得上。一说是祐助帮助。中行:中道,不偏不倚、无党无私之德。○九二是乾卦主爻,能带动初、三两阳爻一同上升,与坤阴交接。它体现乾天之德,包容广大,含宏广大,整个大地也能包下;它虽居中,柔不遗刚,勇毅果决是其本性,为越险济深,可以有泗水渡河之举。它带动其它爻前进,不遗漏远者;而又没有朋党之私。九二爻具备此四种德性(包荒、冯河、不遐遗、朋亡),足以称得上有中正之道,配得上居中位。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二爻包容广大,称得上合于中道,或说居中位会获得祐助。是因为它光明正大,无偏无私;或说因为它能发扬光大泰卦的天地阴阳上下往来交通而使万物生长繁衍的大德。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陂:陷,险,地陷下积水曰“陂塘”。恤(xù):顾虑,忧念。食:代指禄位。○九三处乾阳三刚最高处,通泰之势已发展过半,物至极则反,在将达极点之际,以设诫口气发为爻辞。没有总是平坦而不下陷乃至倾覆的,没有总是上升而不转折向下降的。物无常泰,盛极转衰,因此处上升之际,宜常思艰危而正固德行,这样可以无咎。不必预先忧念“陂”、“复”之期,只要坚持诚信之德,对于禄位不但无影响,还可常保有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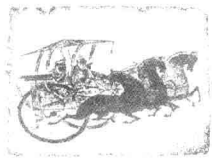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际:边际。○有上升必有下降,通泰会转化为否塞,盛衰更迭是常理,本爻处在乾坤相交的边际,处在阴阳转化的关键点上,不可不明否泰相因之理而戒慎其行。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翩翩:鸟群飞而乐的轻盈姿态。不富:在《周易》中通常指阴爻,阳爻则被认为富实。前一“以”字:及,或说与。后一“以”字,意为“用”,或“因”,均可通。○六四,泰通已经过半,将向对立面转化。但处阴位得正,与初九、九二(主爻)皆可阴阳相应,所以三阳来上,它乐于下退,并带动其邻居五、上两爻一同下退,呈现鸟儿群飞轻盈而下的欢乐姿态。六四阴虚,其邻爻六五、上六和它一样,也不富实,因此不必提出转化的警戒,两邻爻便能用诚信相待,跟随一起行动。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坤体三阴爻翩翩群飞而下,因为它们都不富实,故乐意迎接阳爻向上交通,两邻爻不待警戒而能用诚信随六四下退,因为内心愿这样。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帝乙:指殷高宗,殷纣王之父。归:嫁。妹:少女通称。以:同“而”。祉:福。○帝乙嫁女于周文王(姬昌)而得福,大为吉祥。爻辞用这个典故说明六五居上体之中而得正,又能屈尊而“下嫁”九二,即与之正应。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六五下嫁九二而得福,大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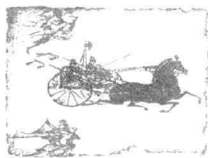


因为它虽得上体中位,却能实行本愿,不惜屈尊。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城:指城墙。复:同“覆”,倾倒。隍:城下沟,无水曰隍,有水曰池。师:军旅,指用武力。邑:地方政权。告命:请命。贞:守常。吝:蒙羞。○上六居泰通之极,即将转化,上坤又要回复到下位,城墙是取沟里的土筑成的,这是“往”,有“往”就有“复”,正像城墙倾倒又回复到原来的沟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横暴之力挽救颓势,只要“自邑告命”就行了。意谓天子大权衰落,不可用武力挽回,只要从地方政权角度请命就是了。比喻大势已去,命运已定,力争难以有成,只宜消极防卫,使损害减少。泰通无常,想保持常态不变不可能,只会蒙羞。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城墙倾倒在隍沟里,像一个国家大势已去,政令混乱了;或说这是天命之自然,事物到极境必然发生变乱。

泰卦的卦义是通达,实现通达的途径是阴阳刚柔上下往来,在异性的自然相吸引中实现相反相成之理。此前各卦,多讲创业艰辛,本卦继履卦之后,讲守成不易,着力探讨如何持盈保泰的问题。一是强调内部的精诚团结,“拔茅茹以其汇”,二是要注意阴阳相应,刚柔相济,上下交通,兼容并蓄,这是从积极方面保持安泰;在盛极而衰、颓势已经形成时,应因势利导以减少损失,这是从消极方面保持安泰。研读本卦时,应注意上下两体,阴阳互相对应:初九与六四,皆强调群体关系;九二与六五,讲宽容与屈尊,皆适应于中道;九三与上六,皆提示迎接转化,一往一复,富于哲理的启示。这种上下交通、刚内柔外的道理,可运用于宇宙自然(天地交而万物遂生)、国家政治(上下交而君臣同心)、人际关系(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和个人修养(内健外顺),各各收泰安之效。



## 否第十二

䷋ (下坤上乾)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按通例,应补卦名。朱熹则认为“之匪人”三字是衍文。否(pǐ)卦是泰卦的反卦,卦象、卦义、卦爻辞皆相反。泰为通,通则安;否则为闭塞,闭塞则黑暗和混乱。卦象是天在上,阳气升腾不下交,地在下,阴气下降不上升,“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匪:非。大往:阳气上升。小来:阴气下降。或说所失者大,所得者小。○天地否塞,表现在人事上,是用非其人,使用人不当,呈现反常现象,对君子不利,即便坚守正道,也因正直而不容。乾阳到上卦,是“大往”,坤阴到下卦,是“小来”,小阴占据内卦排斥大阳,像小人排斥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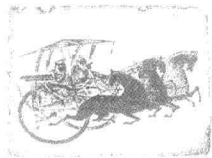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彖》传解释卦辞,否塞,从自然界说,是阳气向上,天地相背而不相交,万物不得雨露滋润难以生长。从政治上说,君上之意不通于臣下,臣下之意不通于君上,政治混乱,国家将亡,等于天下无此邦了。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从自然界说,内卦坤阴,外卦乾阳,象征阴气进入宇内,阳气退至宇外,影响万物生长。内柔外刚是外强中干之象。从人事说,事业也无成。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阴为小人,阳为君子,小人盘踞在朝廷内,君子被排斥在朝廷外,小人之道滋长,君子之道衰歇,国家将呈现否塞之象。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俭:收敛,俭省(损)。辟:同“避”。○天地不相交通,是否塞之象。君子处否塞之境,约束自己的行为,收敛自己的锋芒以避免灾难,不可以禄位为荣,提防当道的小人忌刻和陷害。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茅:草。茹:根。以:及。汇:类。泰卦初六也有“拔茅茹以其汇”,两卦动止趋向不同。茅草根部相连,拔其一会牵引起同类。在泰卦,上下相通,故“征吉”,因行动而吉;在否卦,则以贞固自守而吉。○初六处在闭塞之始,它引导同类(三柔爻)在当守时固守本位,而后可以得到亨通。一说茅草根部相连互相牵引,象征小人结党营私,“贞吉,亨”则指当小人暂时占据要道之际,君子坚守纯正则吉。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初六爻引同类守正而吉,因为它心志与九四(或九五)阳刚相应,志在必达。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包:包容。承:承受。否:不。○六



二爻阴柔居中，能顺承九五来包容自己，以求利济，这是小人得吉。大人或君子（九五）不与小人（六二）相“包承”，则终可享通。君子虽处否塞，不与小人合流。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九五阳刚不迁就六二的柔顺，是君子不被小人的群党所“乱”，或说不与小人同群。

六三：包羞。六三阴爻处阳位，不正不中，又向上面乾体靠拢，有所图谋，不安命守道，其所包蓄者乃可羞之愿望。一说六三求应于上九，而上九闭塞不纳，使六三含羞。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六三处坤体上爻，仍未脱离否塞之位，不到阴阳相交的时候而相交，必然遭到羞辱。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命：天命。畴：同类。离：同“罹”，遭遇；一说同“丽”，附丽也。○九四进入上体，否塞已经过半，与同类的九五、上九两爻因同类可互相牵引以为进退，开始有了致通（即否转为泰）的条件，所以说“有命”，即符合天道规则，既符天命，行动也就“无咎”，并可使同类的诸爻都附丽于合天命的九四，同心协力去干便会得到福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有命，无咎”指的是符合规律，可以下决心去行动。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休止。其：表将要。苞桑：根部相连牢固而茂盛之桑林。○否卦到第五爻位，九五阳刚居正得中，“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塞到了该休止的时候，所以由原来的“小人吉”，变到了“大人吉”。处境在转变中，但还没有最终摆脱否塞，大人君子仍应怀着戒慎恐惧之心，时刻保持这样的心态：我可能危亡，可能灭亡。要追求安固之道，像系在盘根错节的桑树上一样。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大人之所以能得“吉”，就因为处九五的尊位，有望停止否塞但又能居安而不忘危。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倾：倾覆；一说同“顷刻”的“顷”。○上九，否塞已发展到终极之时，该倾覆而向另一面转化；或说否塞只是顷刻之间的事了。先否塞而后喜悦，也就是否极而泰来。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否塞到了极点，就要倾覆、转化（或说顷刻之间就要改变现状），怎么会维持长久呢？

《杂卦传》说：“泰否，反其类也。”一是通泰，一是闭塞，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君子处泰不骄，在泰极而否时，顺应自然，隐忍自保以减少损失。在小人得势时，不同流合污，在避免伤害中坚信黑暗不会长久，否塞将转为泰通。泰否两卦均由乾、坤组成，体现了天地的大用。泰代表一元复始（三阳开泰）、万象更新的正月，否代表阴气滋盛、万物始衰的七月。各为春秋之始，给人间带来阴阳消长的信息。在古人所列的十二月消息卦中，纯阳的乾是四月，夏之始：依次，阴生于下，姤（䷫）是五月；遁（䷠）是六月；否（䷋）七月；观（䷓）八月；剥（䷖）九月；坤（䷁）十月；阴极阳生，复（䷗）十一月；临（䷒）十二月；泰（䷊）正月；大壮（䷡）二月；夬（䷪）三月。又反回乾，四月。





## 同人第十三

䷌ (下离上乾)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按通例,应补卦名。《序卦传》:“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否是不交不通,同人则是与人和同、会同或相亲。事物不可长久否塞,所以接着是同人卦。卦体是离下乾上,五刚一柔,六二为主爻,居中得正,以少统多,不但与上体乾三阳爻相应,也与相邻的初、三爻相吸引,志同心同,及于僻远之野,故曰“同人于野”,能如此当然“亨”通。能与人同,有利于渡过险难,克服大江大河般的阻碍,有利于君子大公无私,固守正道,广泛团结远近之人。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这里以主爻释卦名。同人卦中,六二柔爻得正位得中道,而与乾阳诸爻相应,体现了与人和同的精神,所以卦名称“同人”。同人曰:程颐、朱熹认为这三字为衍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与僻野众人志同心同,能够在行进中克服大江大河般的险阻,这是因为(六二)与刚健自强、不息前进的乾阳相应。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文明:多彩而光明,此指离体,离者丽也,明也。以:而。健:指乾体。○下离上乾,多彩光明而劲健,六二、九五都能得中居正而互相呼应吸引,这体现了君子的正道。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只有君子才能沟通天下人的心志(促进人际会同以至世界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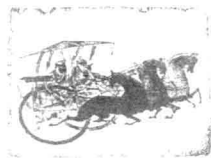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大《象》以卦象释卦名。与:相与,有认同、相交的意味。类族:依类分别事物之种族。○乾为天,在上;离为火,火是向上升的,是光明的,有助于天(君上)发挥明察之功,划分事物之族类,辨别事物的性质,在异中认同,通过认同促成不同范围的统一。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初位阳爻,与九四无应,但邻近的六二,出门即相遇,非出于私意求同,乃不约而同,超越了一门之内和同的狭隘关系,故无咎。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咎:这里用为动词,咎责。○出门即能与人交往过从,无私,公正,广泛交往,符合同人卦义,谁能咎责于他呢!

六二:同人于宗,吝。宗:宗主。○本卦只此一个阴爻,众刚皆有与之和同的愿望,但阴性贞静守一,按习性只与九五爻相应,奉之为宗主,而不太理会其余四阳爻。在本卦中所强调的是和同,会和的范围以大些为好,六二专应于九五,是“同”于宗主,故致





“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只和宗主认同，独亲九五，九三、九四必生嫉忌，这是致“吝”之道，即造成悔恨的原因。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戎：兵力。莽：林莽。陵：山陵。兴：行动。○九三刚爻刚位，易躁进。与上九同性相斥，与下面的六二是以刚乘柔关系，本可亲比，但六二专应九五，不与九三招呼，九三便有伺机争夺九五的正应而亲比于六二的图谋，于是伏兵于草木丛中，并且登上高山观察形势，因有恶意，顾虑九五强大，三年也不敢行动，强忍着躁性过日子。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安：焉能。○九三伏兵于林莽，要对付的目标，不是阴柔的六二，而是阳刚的九五。三年观望，想发起攻势而未敢行动，此后又哪里会敢行动呢？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乘：趁其上，登。墉：城墙。克：能。○九四与初九相斥，也想亲近六二，但中间九三阻隔。九四在九三之上，所以能登九三的城墙，居高临下；一说九四欲夺九五之应（六二），而登城窥探，欲伺机进攻。但处阴位，自知力量不足，不能向九五或九三进攻，终能放弃躁动的打算，所以结果“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困：困惑，心中有矛盾。后一“则”字，是原则、法则的意思。○登上城墙窥词，终未进攻，不是没有力量，而是感到夺人正应有亏于理，道义上不能进攻。其所以终于得“吉”，则是因为它经过了一段内心的困惑，后来又返回到正确原则上。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号咷（háo táo）：大哭。大师：大军。○九五刚中得尊位与正位，与六二为正应，欲与之和同，却受到九三、九四的阻隔与敌视，所以先号咷大哭，经挫折后终得和同，破涕为笑。这笑不是轻易得来，而是兴大兵将强大的九四、九三战胜后，才实现“相遇”，即和同于人的。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以：因。中直：同“中正”。○欲和同于人却先经历了号咷，这是因为自己居中得正而不能与六二和同。举用大兵以后才能相遇，说的是战胜梗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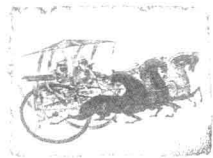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郊：国（都城）外为郊，郊外为野。野是最僻远的。上九虽在卦之上位，还未越出本卦，犹在郊而未及于野。卦辞“同人于野，亨”指的是公正无私，广泛地团结远人。本爻“同人于郊”，则是指无人与之和同（六二不能相应，又隔着三阳。九三为对应之位，却同性相斥），求同心切，而终于孤独，本属不吉，但在城郊，不致与小人同流合污，所以也不会懊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上九欲和同于人，却只能孤滞郊外，是有志未展之象。

同人置于否卦之后，意义是突破上下不相往来的局面，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促成人类的和同或大同。所谓大同，也就是承认和容忍小异，各方面都要宽宏一些，破除一宗一族的偏见、私见，忽歧异而求和同。要和同，就要同德同心，这又要求各人公正谦虚，越这样，结



交便越广泛。小人多私,故此卦利于君子;君子坚持正义,也要克服邪恶的阻力;自命清高者虽不与小人同流,但脱离人群也不能伸展心志。本卦整体追求符合道义,故亨通;但各爻之间有比有应,尚不能排开自己所私,故除九四以刚处柔稍“吉”外,其余皆不顺利。说明大同难以实现,要积极用行动争取,先苦而后能甜。



## 大有第十四

### ䷍ (下乾上离)

**大有：元亨。**有学者认为“大有”二字当重复，前为卦名，后为卦辞。即卦辞为“大有元亨”。大有：大获丰收，按卦象看，离为日，为火，光明的太阳在天上普照万物，事物当然有成。卦形五刚一柔，一阴爻居尊位，得中正，五阳爻都同它感应。少者多之所贵，寡者众之所宗，群阳为阴所有，阳大阴小，以小有大，故卦名“大有”。元：大也，善也。亨：通。又有人认为“有”同“佑”，助也。○大有卦的卦义是在富有，或一阴得到众阳的扶助，是大善大美，无往而不吉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此处依主爻（六五）释卦名。大有卦以柔爻而得尊位，博大而能守中执柔，为诸阳所宗，不论在其上还是在其下，都能与它感应，得道多助，所以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它的德性有乾的刚健与离的光明，顺应天的法则（指六五应乾之主爻九二），以时而行动（可以行则行，应该止则止），所以大善而且“亨”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遏：遏止。恶：恶行或奸人。扬：举扬。善：善事或贤人。休：美。休命：美好的天命，或说使命运美好。○火旺于天，时当夏季，万物繁茂，故称“大有”。万类大有必分善恶，火的光明象征明察，君子因之能遏制奸恶，举扬贤善，顺应天的法则就会使命运美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交：涉及。无交害：没有涉及利害。○初九处下体之始，与九四相斥，与六五无应，因尚未涉及利害，谈不上过咎。处此境遇如能艰难戒惧，就不会发生过失。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在大有之初，能不忘起步时期的艰难，常怀戒惧，则不涉于害。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九二刚健居柔得中，刚健则有才质，奋进不息；居柔则谦逊；得中则免过，因此能胜大有之任，如大车能盛载多种重物前进，凡有所（攸）往，都能完成任务，没有灾祸。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九二爻壮健有才，像大车装东西，积重物于其中，也不会弊坏。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同“享”，宴享、或朝献之物；或说



同“烹”，烹饪的食品，或指(天子)赏赐酒食。○本卦六五相当于天子，怀柔礼贤；九二相当于大臣；九三以阳居阳位，在下体最上爻，相当于公侯。公侯报效天恩，尽其所有朝献君王，这种无私奉献，小人是做不到的；或解释为公侯朝见天子，天子赐给酒宴，这种恩宠不能赐给小人，赐给小人，就会不知奉上之道，专其富以为私。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守正无私的公侯，得赏赐则能奉上，谨守臣节；如果小人处此境遇，得利忘义，则成为祸害。

九四：匪其彭，无咎。匪：非。彭：盛大。○九四阳刚，逼进六五，有僭越之嫌，但处柔位，能够否定或抑制自己的凌人盛气，故“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辨：辨别，有的本子作“辩”。皙：昭明。○九四能减损自己的盛大，因得“无咎”，这是因为它能考察情况，辨认真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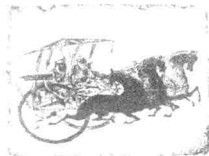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厥：其，它的。孚：诚信。交：相交，有往有来。如：语助词。威：威严。○它(六五)以诚信与下属相交(上以诚待下，下以忠信相报)，但不能一味怀柔，使臣属生凌慢之心，同时必须保持威严，恩威并用则“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六五的诚信能做到上下交感，是因为它用诚信激发了下属的志气；它表现出威严而获吉祥，是因为平易近人，使人在无戒备中敬重它。一说在和柔同时施以威严，不致使人产生轻慢之心而自己却处于无戒备状态。意为恩威并用，方为上全之策。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爻爻辞讲“厥孚交如”，指六五推诚于下面四个阳爻，下四爻以忠信相报，是得“人助”。上九在六五之上而与之感应，表现为(或象征)天助。○上九自天(阳为天)位(高于君位)祐助，使六五吉祥而无不利，全卦也吉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上九在大有卦的上位，不居其有，而获大有之吉，是因为它以阳处柔，满而不溢。六五处君位而能尊贤，所以它能得到天助，使全卦受福，终在上九爻表现出大有之吉来。

《序卦传》：“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卦与同人卦上下体相反，相反相成。力求与人同心同德，万民必然归服，民归物也归，这便是大有。大有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不仅物有收获，而且民要归心；二是各个体不居其所有，然后可以广其所有，方为大有。为了大有，在上者要谦虚自制，礼遇贤者，沟通上下，以诚感人；在下者则要奉献，不满足于小有，而追求大有，否则便是得意忘形、不可倚重的小人。“同人”推动“大有”，“大有”又促进“大同”，这两卦交相为用，研读时应注意参照。



## 谦第十五

䷎ (下艮上坤)

**谦：亨。君子有终。**谦：卦名，意思是有才不自满，有成不自负。谦卦两体，内为艮居下，象征山，静而止；外为坤居上，地道顺也。内心自知止抑，外表柔顺，这就是谦虚之象。山本比地高，在本卦中却居地之下，也表现为谦退。○谦退就会亨通。君子谦退，得人支援，开始可能受委屈，到头总会有好结果的。

《彖》曰：谦，“亨”。谦逊就会亨通。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这以下解释“谦”为什么会“亨”。济：救助，促成；一说同“际”，交际。光明：指日月，或指阳气。天道下济，有的说艮原为坤，乾(天)以一阳置换了第三爻，便成为艮，光明的日头或阳气停止在地上，所以艮为山，为止。○天道下行，济(助)成万物，像阳光给大地以光明。“天道下济”，天之谦也。“光明”，天之“亨”也。地道安于卑下，地气却能上升而生成万物。“卑”者地之谦也，“上行”，地之“亨”也。天地皆以“谦”而得“亨”。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则流谦；亏：亏损。盈：盈满。益：溢满。谦：自损。变：倾毁。流：流注。○天道亏于盈而益于谦，此指日月，月由盈满而亏损，日由中天而下降；日处低位则转而上升，月晦后又开始生魄。地道变于盈而流于谦，此指山川，山盈则渐损(土石崩失)，河溢则堤决；地洼陷(谦之象)则沙土填平，河谷虚则水流注入。这里用日月山川说明谦则亨，反之则不亨的道理。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鬼神：程颐认为“造化之迹”，即阴阳往来递变之迹。阴往则死，死则为鬼，鬼者归也；阳来则生，生则为神，神者伸也。害：招祸害。恶(wù)：厌恨。好：喜爱。○鬼神之变，盈满则招祸而亡，谦退则致福而生；一说鬼神惩罚骄满者，福佑谦恭者。就人情世道说，骄满者遭人厌恶，谦逊者惹人喜爱。这也是说明谦则亨，反之则不亨的道理。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逾：凌越，超越。○能行谦道，在尊位则荣光，处卑下则不可凌越。这便是君子得到的好结果。一说处尊而谦，其德愈光显；处卑而谦，亦不犯上越轨，只有君子能这样坚持到底。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裒(póu)：同“掇”，减损。另本作“捋”，取也。益：增益。称：权衡，衡量。平：使公平。施：施与。○地处卑下，而将高大之山蕴含其中，内蕴崇高而不矜夸，谦虚之象。君子依此理而损有余以补不足，衡量物之多寡，多者取之，少者益之，使施与公平。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用：以。○初六以柔爻居卑之位，谦而又谦，只有君子才能这样。以此种态度去冒险难、涉大川，也会吉祥。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牧：养，修养，律己。○谦而又谦者为君子，那是由于他安处卑位而能自觉修养，严于律己。

**六二：鸣谦，贞吉。**鸣：鸣叫，指将声音（借指德性）发于外。贞：正。○六二以柔爻居下体之中，又得正位，谦虚的声名闻于远近，固守此中正之道，诚于中而形于外，当然得到吉祥的结果。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谦虚之德表露于外，守正吉祥，因为这种谦虚不是做作的，是发自内心的，而其内心是天然地合乎中正之道的。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九三是全卦唯一阳爻，也是主爻，以阳刚处阳位，居下体，为五阴所宗，即为在上者所倚重，为在下者所信从。○有功劳而不居的谦逊君子，最后必然是上下归心而吉祥。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有功劳而谦虚的君子“终吉”，因为能得到万民的信服。

**六四：无不利撝谦。**撝：同“麾”，指挥。○六四居上卦之始，地位较九三为高，但以柔处柔，指挥（以手挥示）九三，叫它不要承己，表示自己不敢以柔乘刚，不敢掠谦虚之美名，在劳谦君子面前表示出退让的态度，所以无往而不利。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则：法度，理度。不违则：行为适度。○六四谦逊以待“劳谦君子”，不违背寻常理度，所以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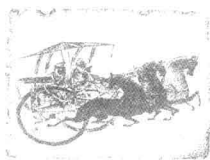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不富：指阴爻，阳实而阴虚。以：与。○六五居尊位而柔顺，象征以谦虚之德服人。与其邻爻都是阴虚不富，又象征谦退有余而威严不足。因此可能出现“万民服”九三而不服六五的情况，这样就要利用侵伐以维护权威，出于不得已而征伐，无往而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利用兵力是为了征伐用文谦之德不能使之服膺的属下，恩不足，以威济。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行师：出动军队。邑国：自己所属领地，非他国。○上六居谦卦之极，柔谦之极而反居高位，欲谦而势不可，故发而为不平之鸣：外有谦之声誉，而内感谦诚未能表现。柔顺太甚，反为过误，所以利于以刚武自治自强。然并非出兵征伐他人，而是用威武整顿自己的“邑国”，治好私有领地。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有谦之名而无行谦之势，故发为声音，见于颜色，这是它行谦的志愿没能实现。可以用出师的行动矫正柔弱过甚之偏，是指整顿自己的领地，自树威严。

“满招损，谦受益”，是贯穿整个《周易》的重要思想观点，在谦卦中，这观点发挥得尤为充分。凶咎悔吝，往往由争强好胜造成。处众人不愿处的环境，接受极差的待遇，他人自然不会加害和侵夺，凡事“卑以自牧”，则“无不利”，处尊则能“光”，处卑则“不可逾”。所以本卦六爻，下三爻是有吉而无凶，上三爻是利而无害，满堂大吉，全卦



亨通,这在六十四卦中是罕见的,说明了谦虚的巨大效应。对于谦,有几点要注意:谦是实质性的,不是装模作样,而是发自衷心,严于律己,足以自负而不自负;谦不是消极退让,而是以退为进,积极有所作为,所以五、上两爻肯定了用武行师;由此,谦虚必须与实力相结合,这样才能“涉大川”,征不服;谦的目的是实现人际关系或社会政治的和谐,唯有“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即损有余而补不足,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平等或公平,才有真正的和谐。



## 豫第十六

### ䷏ (下坤上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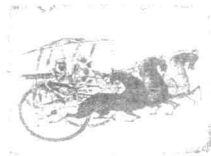
**豫：利建侯行师。**豫：卦名，安适，和乐。依顺于规律去行动则安，行动而众心归服，处处顺利则乐。豫卦下坤上震，震为雷，为动，雷出地面，奋发其声，大地惊动，舒畅之象。○上动而下顺，利于建诸侯而君临万邦，诸侯顺从君王，万民和悦，利于聚师行动。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豫卦只有九四是阳爻，其余诸爻都和它异性相应，这就是“刚应”。阳刚有奋发向上之志，“孤军”难以上行，因有众阴感应和随顺，它的志向得以实行。这是以主爻解释卦名和卦义。顺以动，豫。这是以上下两体释卦名。下坤为顺，上震为动，下面众人随顺上面行动，这就是通畅，故名“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豫卦的“顺以动”，就是顺从规律行动，天地也要随顺客观规律，何况建立诸侯、出动军队，当然要顺理而动。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过：失度，反常。忒：差误。○天地服从客观规律而运动，所以日月的运行不会违失常度，春、夏、秋、冬依次出现不会有差失。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清：明，轻重分明。○圣人依顺规律行事，则刑罚清简、奖惩公正而万民心服。豫之时义大矣哉！在申释天道人事“顺以动”的效应后总括一句。时义：每卦在一定时间条件下的意义。○豫卦的时义，即顺时而动，顺势而动则安逸和乐，其效应是伟大的啊！自豫卦以下有十一卦用“大矣哉”去赞叹各卦的“时用”、“时义”、时效等，《彖》辞这样写的目的是引起人们从浅显事理中思考其深层涵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奋：动。乐：音乐。崇：尊崇；一说充实。殷：盛。荐：进献。配祖考：以先祖先父参加陪祀，分享荐进之礼。○雷出地面，震动四野，起蛰催春，万物复苏，和乐融融，所以称“豫”。先王因雷声启发，制作音乐，尊崇德业而歌颂之，用丰盛的祭品进荐给天帝，且将自家的先祖先父配受祭祀，分享献礼，体现天地人神共乐。

**初六：鸣豫，凶。**鸣：发于声。○初六以阴居阳位，为最下爻，应无豫（和乐）的条件，但因与九四主爻相应，倚势而自鸣得意，浅薄轻躁，必至于凶。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穷：极，满。志穷：志骄意满。○初六无豫而“鸣豫”，踌躇满志，安于享乐，不思奋励，必凶。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坚贞耿介。一说同“界”，边界，界限。一说同“困”。于：同“如”。○六二以柔居中得正，上与六五无应，当各爻安于逸乐的时候，独六二坚介得像石头，一说像边界石一样坚定不移，它看出了沉溺于逸乐的坏处，不满一整天就离开逸乐，因能坚守正道而得吉祥。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不沉溺于逸乐而得吉，这是因为六二有中正之德。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盱(xū)：张目仰视，媚上取悦，或说自大自傲之态。○六三过了中爻，又不得正位，但比邻九四，因仰视其脸色，迎合其意向，以趋附权势为乐，势将造成悔恨；而迟迟不改，则必然生悔。六三与六二的“介于石”相反，结果也大不同。

《象》曰：“盱豫”有“悔”，应不当也。六三倚仗权势为乐而致悔，因为它的位置不中不正，自处不当，趋炎附势，故乐不知忧，过不知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由：来自，由来。盍：同“合”。簪：束发工具，用以聚发，借为聚会。盍簪：合聚。○九四是本卦唯一阳爻，也是主爻，各阴爻与之感应。顺以动，本爻是原动力，雷震而天下响应，阳动而众阴悦服，豫卦卦义由此而得，故曰“由豫”。它动而聚吸五阴，阴随而不孤，上进更顺利，故曰“大有得”。九四上承君位(六五)，是大臣危疑之地，但以刚用柔，竭其至诚，不生疑惧，同德的朋类自会来合聚。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由九四之动而使各爻皆能豫乐，它自己也大有所得(首先是得到众阴悦服)，所以它的心志能大得推行。

**六五：贞疾，恒不死。**贞：正。疾：病，或灾害。恒：常，久。○六五以柔居君位而享豫乐，九四逼近它而得众阴归顺，似大臣权倾君王，君王大权旁落，心中常常惶惶不安，如疾病缠身，或担心灾害袭来。但六五有其位，在忧患中挣扎，志行贞正，虽遇灾害，也能恒久长存。另一说，六五为柔弱佚乐之君，有九四阳刚辅弼，疾而不死。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贞正而疾，是由六五以柔凌刚，为九四阳刚(本卦驱动力)所逼造成的被动局面。恒久不死，是因为六五得中位，行中道，尊位保存着没有丧失。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冥：昏昧，此处是沉迷不知返的意思。成：终；另说“成”应断在上句，“冥豫成”，沉迷于豫乐之势已成。渝：变化，一说溃败。○上六以柔居柔位，自以为“得其所哉”，沉湎于安乐，不知已到豫之终极，一定会发生变化，能有变化，便“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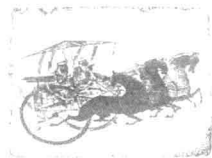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沉迷在佚乐之中已经不对，而又处在一卦最上面的终极之位，怎么可以维持长久豫乐呢？

《序卦传》：“有大而能谦，必豫。”同人，大有，谦退，引出和乐的结果。但和乐易生怠惰，所以《杂卦传》说“谦轻(同‘劲’)而豫怠”。本卦不重在描述和乐景象，而重在告诫沉迷于佚乐的危险。各爻除六二外，几乎都不吉祥。六二所以得“吉”，因为它守中持正，坚贞如石；而其它或自鸣得意，或媚上取宠，或弱质高位(高享乐)，或沉迷豫安，都是有悔、有危、有咎的。总之，乐不可忘忧，必须居安思危，适时应变，



以免乐极生悲。本卦的时义是在顺利形势下得到安乐。具体分两层意思：一是如何得豫，答案是“顺以动”，《彖》传根据卦形和成卦主爻作了反复论证；二是如何处豫，关键是“崇德”，必须高瞻远瞩，奋励图强，不可迷恋暂时逸乐，必须与众同乐，与天地人神共乐，不可满足于独乐，自鸣得意，更不能用非正当手段去媚上求宠以自乐而不顾及众人。





## 第十七

### ䷐ (下震上兑)

**随:元,亨,利,贞。无咎。**随:卦名,随从,追随的意思。随卦上下两体排列都是刚在柔下。震为阳卦,兑为阴卦。刚者能礼下于柔者,柔者能随顺刚者。又震为动,为长男,兑为悦,为少女,此动而彼悦,夫唱而妇随,也体现了随和的意思。相互随和,同心协力,自然遇事亨吉,易得成功。所以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其开始也元大,其成长也亨通,其发展也获利,其归结也贞正,当然没有灾咎。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来:由上往下。下:处某之下。○随卦是刚爻下降居于柔爻之下。关于卦变(爻的移动),前人解释歧异甚多,此处应以程颐的解释为是。程颐认为随之上体兑本是乾,下体震本是坤,乾之上爻下降,和坤的下爻易位,而居于柔爻之下,便成为随卦。又上兑为阴卦,下震为阳卦,从上下两体说,也是刚居柔下。此以卦形释卦名。动而悦,随。震为动,兑为悦,阳动而阴悦,悦必然随顺。此以卦体释卦义。前一句解释随是刚降尊居于柔下,这一句讲柔悦刚而随从之。和悦而动,随之义也。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王肃本“随时”作“随之”,朱熹认为以“随之”为是。○上下和悦而动,就是大行正道而得亨通,不会有过咎,这样天下都会归心而追随之。反之,不正(贞)也就不亨通。这里强调的是以正道相随,不是朋比为奸。随时之义大矣哉!此承上文赞扬“随时”。所谓“随时”指不同时间内随顺的行为有正有邪,追随其行正道之时而动也。天下随顺,贵在得时。所以说,“随时”的意义是重大的。按王肃本作“随之时义大矣哉”,依各卦通例,应以王本为是,朱熹也认为王本对。“时义”,《周易》视六十四卦为一大整体,一个循环周始的不息过程,每卦都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是某一时间阶段内的横断面,只具有某一时限的效应与作用,故称“时义”、“时用”,或单称“时”,卦的意义据时效而判断,有如爻的意义以位确定。随卦强调行正道而得人心,这种时义才是重大的。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向:趋向。晦:晦暗,此指天晚。向晦:天色趋向昏晦。宴:也写作晏,安。宴息:安居养息。○此处以卦象释卦义,雷藏在泽下,是安居而息的形象。古人认为雷鸣于春,盛于夏而藏于秋,以时而动止也。以时而动或止,这便是随,随卦卦义就是随时之宜。君子因“随时之宜”的道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色向晚,入居于内,宴安其身,养精蓄神,利于出外奋发有为。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官:主,主从之“主”。渝:变。○初九为震体主爻,也是全卦“动而悦”的原动力。一般以阴随阳为顺、为正,此处以刚居柔下,



以阳随阴，主从关系有变。这种变，以符合贞正之道为吉，即非出于朋党之私而去迎合追求，故初九与六二为逆比亦吉。“出门”句是进一步申说。“出门交”，指不私昵于家人之情与利，破除一己之私而“出门”与人交接。扩大接触面，特别是能破除私心，则有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为了随和，主从关系有变化，能依正道才“吉”。出门与人交接，因破除亲私追随公众，公正则不会产生失误。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此爻辞有两种解释。六二与九五为正应，应以九五为夫，因其“悦”初九之“动”而就近随从之，是心系于小子“初九”而失丈夫，因小失大，不利之象。另有人认为丈夫指主爻初九，小子指六三，阳大阴小，故称“小子”，以柔随人叫“系”，系了六三，就失了初九。主此说者认为随卦重比不重应。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系小子则失丈夫，如心系于丈夫，又失小子，二者不可得兼，意为难以左右逢源。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六三与上六无应，近承九四，九四亦无应。于是六三心系九四为“丈夫”，这样又失去在体内与初九相好的机缘。一说“小子”指六二，理由是阴为小。随卦不强调阴阳相应，而注重邻爻亲比。六三有相随于九四之求，九四愿意，六三便有“得”，即满足了要求。但六三以柔居刚，位有不当，恐其为妄求，为苟得，不合正道，因诫之曰“利居贞”。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六三位高于六二，以上亲下为随之正义，六二舍下而亲近在上的九四是不正，有苟且相从之嫌，它虽有求而得，小《象》还是指出它“志舍下”是不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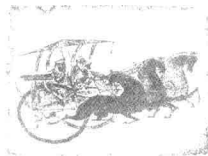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爻辞中“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断句不一，解说纷歧。释“孚”为诚信，释“道”为天下至理正道，比较妥当。○九四得六三来随，可谓“有获”。但九四以阳刚而逼近君位，不是体现卦义以刚随柔，而是以刚纳柔（六二、六三），似在大臣之位，招降纳宠，易致危疑，虽守正亦凶。如果心怀诚信，言动符合至理正道，并以此保持冷静明察的态度，就能辨是非而避免过咎。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有人来接近，自己就随顺他，可谓“有获”，但居于近君之位而这样做，乃危疑之道，其义为“凶”。有诚信而守正道，能免灾咎，这是明察或明哲保身的功劳。

九五：孚于嘉，吉。嘉：善。○九五居尊位，守中得正，以诚信的心去随顺嘉善者，这嘉善者一说是六二，一说是上六。按随卦之义是以刚下柔，柔又顺刚，上下相随，则以指上六为是。九五孚信于上六，有君王礼贤嘉会之美，故“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以诚信去随和嘉善而得吉祥。因为九五处正中之位而又有正中之德，体现了随卦的时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拘系：拘而系之，比单用“系”字（如前文“系小子”、“系丈夫”）力量加强，有羁挽意。乃：于是，又。从：从而。维：同“系”，程度加深，有束缚意。王：周王。亨：同“享”，祭祀，以祭品飨神。西山：岐山：岐山，周朝发祥之地，在周都镐京之西，故称西山。○上六处随卦之极，有一往不返的可能。九五尚贤致诚信于它，所以尽力挽留它，又从而羁縻它。那忠忱、恳切的态度，就像周文王当年在岐山祭神一样虔诚。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尽力羁绊上六，使相互随顺的关系巩固，因为上六已发展到穷极之境，很易跨越极限走向反面。

随卦的卦义是随从、随和，刚甘居柔下，柔愿随顺刚，随则和，和则乐。为了维护和睦局面，各方要互相迁就，折中调和是《周易》的重要思想，并不可取。而强调处上位者降尊居下，得民心所归，以收“动而悦”的效果；在下者不固执己见，能排除私见，不贪图近利；上下以公益为心，以至诚相待：这些是可取的，可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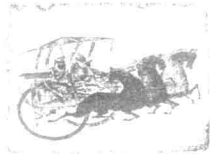
## 蛊第十八

### ䷑ (下巽上艮)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卦名。蛊与随为反卦，卦义也正好相反，随为上下相随，天下和乐，蛊则是天下败坏，出了事故。蛊字形是器皿中盛的食物腐败生虫，借指出了事故，所以前人讲“蛊者，事也”。蛊由随来，随和而安乐，沉溺于其中，则演为腐败。蛊之二体上艮下巽，上静止不图强，下顺从唯命是听，上下苟且偷安，致颓之道。元：大也。亨：美也。甲：天干之首。古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计日，“先甲三日”指辛，谐更新的“新”字之音，“后甲三日”指丁，借为叮咛的“叮”。○蛊是腐败，蛊卦却不是描述腐败，而是强调整饬腐败，所以《杂卦传》说“蛊则饬也”。其时义突出地表现为腐败不好，但也正是有为者涤荡振刷、冒险历难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因此本卦的占断是“元亨”，利于渡过大川般的险阻。在事端（甲也是“端”的意思）尚未发生之前，应当自省以求更新，防患于未然；在事端发生后不久，应当叮咛自己和人群，及时挽救危局，总结教训，以为后来蹈辙之戒。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从蛊的六爻看，三阴爻都处在阳爻之下，也是“刚上而柔下”。巽为顺，艮为止，在上者止于安乐不能自拔，在下者浑浑噩噩，只知听命，这是蛊的象征。此以卦、爻之形与体，释卦名与卦义。蛊“元亨”，而天下治也。蛊经过整饬而至于“元亨”，天下由混乱复归于治理。“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利于克服大江大河般的险阻，是说见有蛊弊应当振起挽救，一往直前，犯危险，去从事整饬涤荡、更新图强的事业。“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古代宣布新政令要选甲日，其前三日为辛，预告天下以更新之意使人有所准备，新政令宣布之初，必有不适应、不熟悉而不执行或违反者，则于丁日进行叮咛告诫。过去注家对“先甲”二句解释纷歧，但相同的是强调乱极思治，必须努力从事改易更革，不能守旧不变。年月日以干支计，天干由甲到癸，又回到甲，一轮终了，又一轮开始。有腐败则有治理，有终则有始，这是符合日月、四时天道运行的规律的。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艮为山，巽为风，蛊卦之象是山下有风。风行天上、水上、地上皆顺利，唯遇山被折回摧损草木。《诗·小雅·谷风》有云：“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这可作为蛊象的极好描述。君子因此知道为挽救世风败坏要振奋百姓萎靡的精神，培育新的道德风尚。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干：树干的“干”，转为正道直行，又转为纠正治理蛊败之事。父、子：蛊强调整饬腐败是挽救前人或前辈败坏的事业，前乱后理，父败子治，所以各爻辞都是提到父、母、子，作为象喻。考：同“老”，通指亡父。厉：警惕，戒惧。○要从根本上矫治父辈造成的腐败。能当此大任可谓“有子”。即后继得人。子能补父过，父亲就可以免受咎责。初六处卦之卑位，治理积世而成的腐败，困难很多，经验不足，势力甚小，所以必须兢兢业业，奋勉而惕厉，才终可致吉。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根治父辈遗留下来的腐败局面，是在思想上继承先父挽救腐败的愿望，而不是继续他的沉溺于安乐的行为，那只会发展腐败（这里暗示前辈对腐败有所觉察，未及整治就死了）。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九二与六五相应，构成母子关系。九二在下卦中位，虽刚而用柔，像有才而尽孝的儿子，他矫治母亲造成的蛊败，既要果决有力，又要照顾亲情，不像治亡父之蛊，不能贞固、严厉，以免伤害老母之心。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九二矫治母亲造成的蛊坏，能注意善后，不操之过急，因为它以刚居柔而得中道。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九三以阳处刚而过中，刚强而略有急躁，它矫治父亲（按前人认为这里指活着的父亲）造成的蛊败，非刚猛果决不可。这样难免伤害父子感情而小有懊悔，但它仍处巽顺的下体之内，不会越轨背亲，只是有时不善事亲而已，所以不会有大的过咎。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小《象》重复爻辞，没有新的发挥。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裕：宽裕，转为宽缓懈怠，处理无力无效，与“干父之蛊”的“干”相反。○六四以柔处柔位，对其父亲造成的蛊坏本应立志坚决整治，他却懈怠悠闲，拖延时日，这样下去，腐败不治，必然造成将来的悔吝。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宽纵父亲造成的蛊弊，弊坏会更加厉害。六四优柔寡断，守常则可，欲有所往而为，则难以有得。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六五以柔弱之质而处君位，又得上体之中，与前爻相比，九三太刚暴，六四太柔懦，六五则恰得其当，又与九二相应，是能任用阳刚之才为臣的象征。它以中和之道去整治腐败的先人之业，无过无不及，因能成事而获得荣誉。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承以德：与初六爻《象》辞“意承考”相近，初爻是承父辈之“意”，本爻是承父辈之“德”，皆非承父辈之事。○六五治父之蛊，而获得成功之誉，是因为它能继承光大先辈之德，若承而非德，何誉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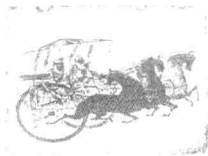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王侯：不奉事王侯，另一说是不为王侯之事。上九在蛊卦终位，整治腐败的事已经过去，下与九三无应，表现为孤高，超脱了世俗的冗务，不再为王侯效力，置身尘俗之外，而以淡泊清高为职事。另书作“高尚其志”，也可。后世常引此语赞刚直隐者。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不奉事王侯，超脱浮世烟云，高洁之志可作人们效法的榜样。





随卦后继以蛊，表明治乱安危，起伏循环。久安无事，积弊致蛊。既蛊则必治，治则必以刚，如壮士断腕，务求切除腐坏，不可虚与委蛇。治蛊困难重重，正志士大有为之时，既须有历险涉艰的勇气，又要注意策略，团结贤能，以实现挽狂澜于既倒的任务。



## 临第十九

䷒ (下兑上坤)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临：卦名，有以上临下之意，主要讲统治者如何临民，又有降临、来临的意思。从卦形看，阳刚本应居上，却降在四柔之下，阳居下便于向上升腾，大有前途，所以《序卦传》解释“临者，大也。”临在消息卦中，代表十二月。十一月是复卦(䷗)，阴极(坤，䷁，代表十月)后一阳初生，至十二月，阳气渐长，二阳居四柔之下，临迫阴气，其势逼人，其前程远大，所以命名为“临”，即以临迫之势向前积极发展。主爻九二在下体居中，代表向上的主力，与上体六五相应，更有了向上的引力和动力。因此，具备“元、亨、利、贞”四德。八月：一说是序次的八月，是观卦(䷓)，与临卦恰好是反卦，阴盛阳衰；另一说是经过八个月，即由复卦阳气复生后到次年的六月，是遁卦(䷗)，与临卦各爻阴阳相反，是错卦，阴居下位，逼迫阳气退位，两说皆可通，总之，阴盛对阳不利。○临卦，富有元生力，大有前途，只要坚守贞正，就有利，就亨通。但阴阳互有消长，到八月，可能有凶险。

《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浸：渐，如水之浸物，渐渐地渗透。说：同“悦”。○临，阳气渐渐生长，上体为坤，顺也，下体为兑，悦也，下怀喜悦之心上进，上以柔顺之道相接；九二爻以刚居中而与六五阴阳相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因为临卦的卦爻形体有上述特点，所以大为亨通而且符合正道，体现了天道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到八月(或八个月)后有凶险，那是在阳气渐长的时候，告诫人阴阳互有消长，阳气消退之日不久就会来临。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上坤为地，上兑有泽(大湖)，临卦的卦象是泽上有地，大地自然地形成湖岸，容纳无限之水(如果泽在地之上，则须设堤堰，容量就有限了)，这体现临卦阳气上长而阴气和悦顺从的卦义。君子观此象，知此理，因而深入(临近)民众，教导他们思虑众生事业无尽无休，(像大泽容水一样)容纳保护民众而无止境。这里以水与地(岸)的涵容解释卦名、卦义。

**初九：咸临，贞吉。**咸，感，感召。无心(发于自然、出于至诚)之感曰“咸”。高亨疑为“威临”。○初九与六四阴阳相应，代表阳气依时、依自然之势开始发动，不是以权势相逼，而是出于无心，使六四受感召而临近。因为初九在阳位得正，所以它守贞正而能“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以刚居阳，是“行”正，感召六四相应，不用别的手腕，是心正“志”正，“志行正”，所以得“吉”。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吉：指现在“吉”祥。无不利：指未来，凡所往无不吉。○九二以刚居柔，有刚中之德而与六五相应。九二以自身的品格（刚居柔下，刚柔相济）感召六五，六五处尊居中给与信任，来相临近，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阳气之升进应无障碍，所以不但现在“吉”，而且未来无往而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顺命：指顺天命，临卦强调“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此处也告诫要顺应天命。有学者根据“未顺命”与“吉无不利”相矛盾的现象认为“未”字是衍文，忽视了本质的分析。○九二以刚中之德感召六五，眼下是顺乎天命，但要看到阳长之期有限，阳消“不久”便到来，要当心不合天道规律的时机到来，早加戒备。《象》传注意到卦爻的时效，颇有见地。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甘：甘美言语。攸：所。忧：忧惧。○六三以柔居刚不正，居上不中，见下面二阳逼近，便以甜言蜜语取悦于二刚而获得临近。这种“甘临”是无利可言的，但知危惧而忧之改之，又可“无咎”。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六三以甘言临人而无所利，因为它的位置不正不中，又处于二阳之上，以柔乘刚，好像要阻挡正在升长的阳气，不符合天道运行规律。但既有忧惧，是知过能改，过咎也不会长久存在。

**六四：至临，无咎。**至：由高处降落到地上；一说极至。○六四以阴居柔位，又与初九相应，这是从高至下相临，一说这是“临之至也”，守正临下，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六四以承居阳位得正，临近下体而不受阳刚浸逼（有六三屏障），贴近六五君位，能守正任贤（初九），都表现了位置得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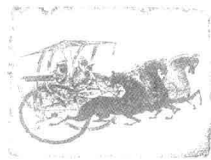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知：同“智”。宜：适宜，恰得其当。○六五居尊柔中而与刚中的九二相应，倚任九二这样的贤能，不必以区区之身，亲临天下处理繁杂事务，只需临近九二以掌管重大事项，这是以智慧临民者，作为大君，只有发挥智慧才是适得其宜，治国才会得心应手，才会吉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治国的大君能得其所宜，这是指六五居尊而行中道，九二也有刚中之德，君臣同类相求，大君因志同道合而倚任贤能，以睿智临民，故能成不劳之治。

**上六：敦临，吉，无咎。**敦：考察，一说同“顿”，等待，在等待中进行考察。○上六居临之极，欲与九二相应而不对位。但这时“刚浸而长”，即阳气逐渐上升，当阳刚进逼使六三变成九三的时候，上六便可与九三相应了，怀着这种希望，上六在等待着与下面出现的九三相应，这就叫敦临。即展望未来，等候可以临近者。将来有相应的对象，这也吉祥无咎。预测未来以论吉凶，这在《周易》中是常见的情况。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上六在暂时无应的条件下，能预测未来，相信并且等待将要到来的临近者，可得吉祥，这因为它知道处临卦最高处，向外发展前路已穷，转头把眼光转向内部，可望在下体等到相应者。

临卦接着蛊卦，讲在腐败、混乱之后，如何调整关系，争取较大的发展，解决这种问题，关键在于领导，所以本卦要点在于阐释一种领导



的原则和方法。临,本是居高临下进行统治和监督,但本卦不是宣扬监临,即监管下层群众,而是强调以君亲民,深入下层,在卦爻上则是以阳下阴,阳刚到了下面,随后会上升,这是顺乎天理的。既合天道,阴柔的群众也会随顺这种必然之势接受领导,协同行动,这样调整了关系,当然“大亨以正”,“保民无疆”。领导者要把下民统御好,也要有高尚的人格,刚柔并济,知人善任,还要有远见,善于等待。



## 观第二十

### ䷓ (下坤上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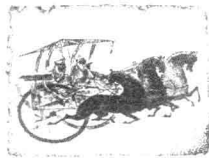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卦名。观卦是临卦的反卦，临是二阳在下，四阴居上，是以上临下；观卦则二阳在上，四阴居下，在上者向下展示刚健之德，居下者仰视于上，两者共同体现观的卦义。用于人事，则是统治者上体天道，下观民俗，努力修德治政以供百姓瞻仰。盥(guàn)：祭祀前洗手。荐：祭祀时奉献祭品。孚：诚信。颙(yóng)：严肃诚恳的样子，一说仰望。若：助词，同“然”。○卦辞以祭祀为喻，通过九五爻的形象、影响来阐明卦义。在祭祀前洗净了手来主持大祭的仪式，一开始就表现了威仪，虔诚而庄重，不待他奉献祭品，就使在下者受到感召，对他满怀诚信，也表现出严肃庄重的神情，向他仰望、致敬。这比拟有两层意思，上展示威信，下表示仰望。这里提出了一个时机问题。盥而未荐，事之始也，人方专注，心维精一。如既荐之后，人心散涣，难收感化之效。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大：指二阳爻，阳大阴小。观：自上展示自己的德行，以供下面观视。○从六爻看，二阳爻在上，展示自己的德性，使四阴爻仰视。从两体看，下坤上巽，坤是柔顺，巽是谦逊服从。“大观在上”，是就二阳爻说的。“顺而巽”，主要是就四阴爻而言。坤体三阴爻柔顺无疑，巽体主爻阴柔而且居下，同样也是向二阳仰视，表示敬慕。“中正”句是就全卦主爻九五说的，九五刚中得正，居于君位，以中正之德示观于天下。以上合起来体现了观卦的几重意义。“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刚洗过手还未来得及奉献祭品，就展露出诚信威仪，使人仰慕，这是指下面看到盛德就被感化，即所谓行不言之教、不言而信者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一说是鬼神之“神”，一说是阴阳的神妙变化。依前者把天道变化的自然规律和神的意志统一起来，也许符合《彖》传作者原意。依后者则可解释为观看天地阴阳神妙莫测的变化，知道四季推移、万物生长毫无差误。四时不忒：一年四季运动没有差错。○天道不言而以其四时无差的事实使人信服，圣人体天之道，也以其神妙之道设置政教（即不靠严刑峻法，而靠自己行为无差误地去行不言之教），这样天下自会受其感化而归服。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省：省视，视察。方：方域，邦域。○巽为风，坤为地。风流行于大地，万物无不受其吹拂，这形象体现了观卦卦义。先王依此理视察各地区，巡察民情以推行适宜的教化。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童：幼稚。吝：鄙吝。○观卦由





二阳、特别九五展露在上者之大观，下面四爻的“观”都指仰视。初六阴柔居下，距九五尊者最远，看不清九五的中正之德与不言而信的感化之力，识见浅薄，有如幼稚蒙童。小人卑下，无远见，浅薄不足以识尊长之德与行，无足为怪，勿须咎责。如果君子识见如此就是鄙吝了。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初六卑暗，观上不明，有如幼稚，这是限于小人认识水平和方法。

六二：窥观，利女贞。窥：从门缝里探视。○六二中正，与九五相应，身处内卦，如女子在闺门内窥视未婚夫，中间隔着三、四两爻，想看看不分明，但心里还是向往和顺从九五的，愿听安排嫁给他的，所以说此爻利于女子的贞正顺从。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醜）也。偷眼窥视，不明真相顺从，有如女子信媒妁之言而出嫁，在德行上仍是可羞可丑的。

六三：观我生，进退。我：一说指六三自身，一说指九五。按：看下文以前者为是。生：产生。○观看我自己动作行为之所由产生，去决定进退，即进退由我而生。六三在下体上位，以柔居刚，有欲进之意。但又受客观条件限制，自身柔弱，邻近各爻均被不言之教感化，“顺而巽（逊）”，六三也不得不克制自己退守原位。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回观自己的条件，在可进可退的情况下，克制自己，退居本位，说明它未违失常道。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国之光：指国家政绩风俗之光辉。宾：士子入朝被君王以宾客之礼相待。○六四接近君位的九五，比喻看到君王治国的业绩。后世“观光”一词源于此。本爻处巽体下位，以柔居柔，最能体现巽卦的谦逊，适于辅佐君王，故利于被视为宜宾（仕进），入朝之后，便被天子待以宾客的礼仪。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尚：尊尚，崇尚。○“观国之光”体现崇尚宾仕的原则，既指士子感于国家政令与君王德行之光而愿宾仕于朝廷，又指朝廷重视和尊崇贤德之士，信而任之，待以宾礼。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我：九五自指。生：生发，存在，转指所施所为。○反观我自己现存的状况，君主的政令教化，治乱善恶一系于己，观己可以知天下，反求诸己，君子可以免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就九五说，观看自己所施所为是否得当，主要是观看民心的向背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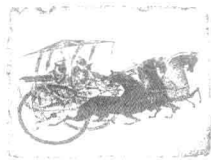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其：代指九五。○上九在九五之上，处观之极，阳气将向反面转化（消退），其命运系于九五。观看九五的施政说教，如其得民心则存，不得民心则亡。九五存则上九可保，九五不存则上九难以久存。所以上九要注意观察九五的德行，根据它的安危考虑自己的安危，这样或可免于灾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平：安，宁。○考察九五的德行政令，是因为（自己的命运、处境与九五关系密切）心志有所不安。

观是阴盛之卦，阴在下面增长到四爻，阳被挤在上面二爻，阳要维护自己的地位不使阴继续进犯，关键在于自己修德勤政，树立信誉，向下属展示自己中正的大观；在下者观上德之光而服从，而献忠效力。



这固然是为统治阶级设谋,但不是强调以高压手段控制群众,而是要求自树榜样,行不言之教,以自身的正直、诚信、反求诸己和礼贤下士使民心受感召而悦服,体现了儒家观民心、行德政的理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噬嗑第二十一

### ䷔ (下震上离)

**噬嗑：亨，利用狱。**噬嗑(shì hé)：卦名。噬，以牙齿咬东西；嗑是合口咀嚼，噬嗑是上下牙床紧合将嘴中的东西咬碎，有去除障碍、恢复常态的意思。从卦形看，上、下两阳爻为实，像上下颚张开，中间阴爻为虚，九四像一个硬物梗阻在嘴里，所以命名为噬嗑。○噬嗑，像合口咬碎中间梗阻之物，除掉事物中间的障碍，便带来亨通。社会上有梗阻，要恢复平坦安宁，便要用刑罚为手段以“咬”掉天下的坏人坏事。噬嗑卦主要是讲刑狱的，它下体为雷，具有威势与震力；上卦为离，为光明，能明察情伪；主爻是六五，以柔居尊用刚，而有中和之德，不会刚暴峻极。有以上这些条件，最适宜掌执刑罚，所以卦辞断定本卦利于主持刑罚之事。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颐：腮帮子，面颊。○嘴中有物，叫噬嗑。又，颐可解释为颐卦，颐上下两阳爻，中四爻皆虚，象征张开的口，颐中第四爻变为阳刚，就是颐(口腔)中有硬物。噬嗑而亨。口腔含物，间隔着上下，不得相通，紧合上下两颚，将梗阻物咬碎，上下便可亨通(易交合)。**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分：一说平均；一说分判；一说交(杂错)。章：彰明，显著，有声有色，光彩灿烂。○从卦的六爻说，噬嗑卦三阳三阴，分配较均匀。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与卦义不合。卦义视九四为眼中钉，如果赞扬刚柔分配均匀，则九四作为障碍不好理解，应解释为刚柔爻交错排列。又一说，能判然划分刚柔(象征是非)，明察之象，有便于断案决狱。从卦的两体说，下震为雷、为动，上离为明、为电，震动而有威势，发光而能明察，二者结合像雷电的配合，声威与明察并用，一切曲直善恶都显露出来，彰明昭著，无所逃隐，以此断案自然公正，自能排除障碍，恢复和合志势，重建良好秩序。**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这是就主爻六五伸说卦义。柔爻本应居下，此处上行(由益卦䷩六四上升到五位成为噬嗑䷔)居君位，虽然不当位，但能够得中道，对执行刑罚说，仍然有利。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勅(chì)：治理，整顿。○雷电相交合，是铲除障碍的噬嗑卦的象征，先王观此象，效法雷的威势以修明刑罚，效法电的明察以整饬法令，使民知所依从。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履：同“履”，这里指脚。校：木制刑具，加于颈为枷，加于手为桎，加于足为桎。履校：足桎，脚镣。灭：灭没，伤灭。○噬嗑卦的基本意义是除去阻碍，促进和合，制服不合以为合。六爻辞中谈刑具者为用刑使小人就范而合，讲噬咬者



为除去梗塞之物而使口齿相合。初九像卑下的小人,又像初犯的罪人,不再犯更大罪过,所以虽受刑而“无咎”。

《象》曰:“屨校灭趾”,不行也。小惩而大诫,是为了使人不再行犯罪之事。一说加桎于足,使之不能行走,因而也不会再作恶。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肤:无骨嫩肉。灭:淹没。○六二柔质柔位,又得中,非常软嫩,故比为“肤”。噬咬无骨嫩肉,很容易咬进去,一下子把噬咬者的鼻子都淹没了(有如吃大块西瓜,鼻子隐进红瓤中)。这样合拢双颚,咬除口中障碍物毫不费力,故“无咎”。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噬咬无骨软肉,非常容易达到噬(合)口目的,这因为初位之爻是阳刚之九,六二以柔乘凌其上,像肉碰到了坚齿。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xī)肉:腌制的干肉。毒:味浓,或毒恶之味。○六三以柔居阳,犹软质之肉变成干肉。咬嚼软肉很容易,“噬腊肉”就增加了难度;还由于时久陈腐变质,放出毒恶气味,不易下咽。但毒恶只在口鼻,未进入腹腔,危害不大,因此小有艰难,不会有大的灾咎。这是从六三距初、上爻较远立论的。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噬啗干肉而遇毒恶,这是六三位置不当造成的。六三不中不正,柔质刚位,距牙齿(上爻和初爻)较远,咬嚼不到,以致陈腐生毒。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干:干燥。肺(zǐ),有骨头的肉脯,比“腊肉”更坚硬。金:铜。矢:箭头。贞:固,坚持。○九四是梗阻在上下颚中的唯一刚爻,咬嚼这一爻最费气力,就像啃有骨头的干肉,而且骨肉中还留有射杀时嵌入的铜箭头,噬啗的进行非常困难。如果知道艰难而持久不懈地嚼下去,就会在最后合口时得吉。另有一种说法视九四为执行者,代表刚直之力,以“金矢”喻之,谓其刚如“金”,其直如“矢”。如依此说,则噬啗之梗阻何在,无法自圆其说。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卦辞说“噬啗,亨”,咬啐梗阻则顺利亨通,此刻噬遇坚刚者,利于坚持在艰难中排除障碍,还未到亨通光大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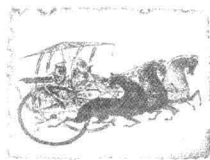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贞:固守正道。厉:心怀警惕。○六五以柔居刚,略同六三,而位尊于六三,故又以“干肉”比拟。啃嚼干肉而遇肉中藏着黄金,喻易中有难,而难中有大利。这是告诫六五,高居尊位,要能够坚持贞正之道,常怀厉惕之心,便“无咎”。另一说,六五君位,为“利用狱”之主角,黄为中央(中和)之色,金有坚刚之质,其执法断狱,手段强硬而适中,知艰困而行贞厉,无咎。六五究竟是噬者还是被噬者,两说皆有自相矛盾之处。前面九四爻也有同样的情况。历代注家皆未说清。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小《象》视六五为君,所以认为:六五守持贞正之德,时怀厉惕之心,得免灾咎,是因为它以柔居刚而得中道,能恰当地处理案件。

上九:何校灭耳,凶。何:同“荷”,负着,戴着。校:此处指加于颈的木枷。灭:遮没。与初九“灭”字义稍有不同。○上九,指恶行积累到了极高程度,被戴上了颈枷,连耳朵也遮没了。罪大不可宽宥,只有用法律去制裁。身受刑罚,当然“凶”。这是告诫人不要成为阻碍,妨害噬合。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聪:耳明,耳灵。○身荷刑具,是由于对劝诫充耳不闻,不知已过,积恶而成大罪。小《象》解释灭耳与经意(上九爻辞)不同。





噬嗑卦的要义,卦辞作了最精粹的说明:“噬嗑,亨”,咬掉口中的梗阻之物便能和合、亨通。用于社会,便是“利用狱”,借鉴“颐中有物”之象与“噬嗑而亨”之理,利于断案治狱。《序卦传》说:“嗑者合也”,本卦的根本点是强调“合”,制服不合以求合。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以及许多注本都单纯地、直接地以断案治狱解释各爻辞,把上、初爻说成受刑之小民,中四爻说成施刑执罚的官员,不但不合“颐中有物”(以初、上为两颚或上下牙床,以九四为梗阻)的卦象,且多自相抵牾(噬者又是被噬之物)之处。今试把初、上爻解释为咬除障碍物(或软或硬)而达到嗑合之势力,并指明这都是给人以告诫,似乎比较符合噬嗑的卦义,且中心明确,条理清楚。





## 贲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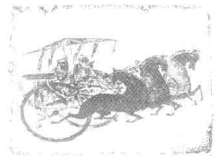
### ䷖ (下离上艮)

**贲：亨。小利，有攸往。**贲：卦名(卦名读 bì，其它读 bēn, fén)。字义为贝甲上有文饰，卦义为素质上加文饰。文饰必依附于本质，素质借文饰以增文采。程颐说：“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用于社会集团，既要有内部的聚合力(同心同德)，又要有外部的等级秩序和文明礼仪。用于个人与事物，则是内质与仪容、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贲卦两体，上艮下离，山下有火，山为草木百物所聚止，火光照在山上，万汇皆被其光彩；刚柔爻又互为文饰，由此说明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事物有文饰才能亨通。孔子所谓“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从一个方面谈论了这个道理，贲饰只能外加一些文采，有所往而能“小利”，一指其处于附丽地位，作用有限，外饰毕竟没有内质重要；二是说，文饰不能太过分，太过则掩蔽或削弱内质。有如言过其实则欺。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朱熹认为前一“亨”字是衍文，极是。贲卦是泰卦(䷊)的柔爻下降来文饰刚卦，所以亨通。这指贲卦的内体本是乾卦，上面坤卦的一阴爻来居于乾卦的中爻，便成了离卦(䷝)。离卦以二刚为质，一柔为文，光明而致通。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贲卦的上体本为坤卦，下体乾卦分出其一刚爻上升到坤卦的顶部，就成了艮卦(䷳)。艮，止也，二柔为质，一刚为饰，前进而有“小利”，但不会有大的作为。(刚柔交错，)天文也。古本有“刚柔交错”四字，应补。此承上文而言，刚柔互相文饰，犹天上日往月来，阴阳交迭，这是天的外部装饰。文明以止，人文也。讲究文明礼仪，待人接物知其所止，即能掌握分寸而不逾越，这是人表现于外部的文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看天上日月星辰的排列与运行，以考察四时寒暑的变迁代谢；观看人的文明礼仪各止其分的表现，以推行教化，成天下之美俗。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庶政：各种政务。折狱：判断案件。○卦象是山下有火。山上百物聚生，火在下面照耀，草木之类皆被其光明，这是文饰之象。君子观此象，深知明照洞察的重要，从而修明各项政事，却不敢去判决案件。修明政事包括完备礼乐法度是对社会的文饰，而判案断狱则需要求其质实，不隐恶，不夸善，若以文饰之辞断狱，或夸大，或缩小，皆与事实不合。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趾：足趾，居于人体之最低位置。舍：舍弃。徒：徒步行走。○贲卦下体是离卦，中间一阴爻文饰上下两刚爻。初九处最下爻位，六二来



文饰它,好像文饰脚趾。初九阳刚,与六二相比为逆比,六二以柔乘凌于刚,初九不接受,便舍车(实际是无可乘之车)徒步前行,与上体六四相应而互为文饰。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初九舍六二之车而选择徒步行走,艰难地与六四相应,舍易从难,表现了一种节操。这就是循义之宜,而有所不为。

六二:贲其须。须:胡须。○六二与上体六五无应,亲比于九三;九三与上九无应,欣然接受六二来文饰,像胡须文饰人的颜面。这里以胡须不能脱离躯体比喻文和质的关系。质决定善恶(如躯体之健康与否),文只装饰仪表。一说贲卦三、四、五、上爻构成“口”字形,六二紧靠在口的下面,像胡须贴近嘴唇。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与:同,随。兴:起,动。○六二与上方的九三异性相吸,像胡须附丽在颜面上,随颜面而动止。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如:语助词。濡如:光彩润泽像被沾湿的样子,含有对沉溺于文饰的告诫。永:长久。○九三处两柔(六二、六四)之间,被两异性文饰得富于光彩,像被润泽的物体。然而九三与六二、六四皆非正应,不能沉溺于外表华丽,而柔化了刚坚之质,只有长久固守贞正之德,才会吉祥。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莫:没有谁。陵:同“凌”,侵辱,凌侮。○文饰过甚可能灭质,九三知此理,长久守贞得“吉”,终使阳刚之质得以保持,没有谁能够侵凌它。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皤(pó):白色,通指老人鬓发变白,此谓素装不加修饰。翰如:鸟飞迅疾的样子。○九三文饰已极,六四出离明之体,为艮止之始,由文反质,故通体呈白贲之象(素色)。六四以白发素装为饰,又骑着白马,欲飞去与初九相应,但心中疑虑自己崇素尚质是否与初九适应,得知初九不是崇文抑质的异己力量(“寇”),而是“舍车而徒”的“婚媾”对象,终于飞奔前去。注家多解释为疑九三为敌寇。与本文崇素尚质有抵牾,故不取。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尤:过咎。○六四居九三之上,以柔乘刚,九三文饰过甚,六四转而崇尚质素,似与前面三爻已形成的惯性不相适应,身当这过渡性的爻位(四爻),心中难免疑虑。又见初九不是重虚荣的异己之“寇”,而是志同道合的“婚媾”对象,奔向它,先有疑虑,终无悔尤。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丘园:与朝市相对,指隐居丘园的贤者。束帛:五匹丝织品。束:五匹一束。帛:丝织品总称。戔戔:轻而少的意思。○六五君位,阴柔得中,因能礼遇贤能,以隐于丘园的上九为文饰,有如君主招募贤者以为辅臣。六五所用的聘礼却是轻而少的五匹丝绸,说明它不事铺张华贵,而是崇尚质素,礼轻义重,虽然显得吝啬甚至贻讥于他人,但终因俭朴而得吉祥。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六五崇质素而简文饰,重道义而轻财礼,归朴返素,不忘本,故能得吉祥,可以称其有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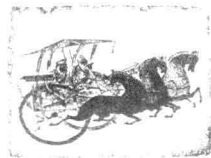
上九:白贲,无咎。白:五色之一,近于无色,素朴之象。○上九居贲饰之极,装饰到极点复归于朴素,它以刚文柔(六五),表现为“白贲”,即以无色为饰,敦本尚实,不为华丽的外饰、繁琐的文明礼仪所累,领悟到了质重于文而归质反朴,故“无咎”。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以素色为饰而“无咎”。本卦下面各爻是以文饰质,以柔饰刚,上面各爻,逐渐重质尚朴,至上九,则以刚饰柔,文饰复归于质,



至此返朴归真,贲道完成,可说到上位才获得了真谛。

贲卦是噬嗑的反卦。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噬嗑讲利用刑狱,强制不服从者使之和合;贲卦则讲要有文明礼仪规范。前者是“法施已然之后”,后者则是“礼禁未然之前”,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文武两手。礼仪与人为的文饰是不可少的,本卦强调的是重视实效,而反对伪饰;崇尚内涵的质实,而反对徒有华丽的外表、铺张的场面、繁缛的礼节。人们常将本卦的原理应用到美学上,研究文与质的对立统一,对探讨文艺创作中有关内容和形式、思想感情和符号载体(形象)、表象和内质诸关系,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 剥第二十三

## ䷖ (下坤上艮)

**剥：不利有攸往。**剥：卦名，剥落或侵蚀的意思。本卦阴的势力由下向上扩展，发展到五阴冲击一阳，一阳已到尽头，由侵蚀而将剥落，眼看保不住了。本卦下体为坤，顺也；上体为艮，止也。顺从而止息，隐忍而不行动，终不免于剥落，大势所趋也。攸：所。○剥为阴盛阳衰、阴长阳消之象，象征小人得势，君子剥丧。此时君子应当认识大势所趋，隐忍以顺时，不利于有所行动，以免遭小人之害。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前一“剥”字为卦名，后一“剥”释卦义。剥卦的意思是一阳爻被五阴爻剥落，阴柔要变革阳刚之爻，将使全卦成为纯阴之坤。“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君子（《易》书通常以阳刚象征君子，阴柔象征小人）不利于有所行动，因为是阴柔滋盛、小人势力扩张的时候。顺而止之，观象也。剥卦下坤上艮，观其象，便知道应该顺时而止（不往）。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君子重视阴阳对立转化之理，此方消减则彼方生息，彼方虚亏则此方盈满。知道这是天道规律的体现，就会顺应形势，动止不违于时。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厚下：厚待下民。宅：居舍。○艮上坤下，是山附于地面之象，山受风吹雨打，日晒雷震，无日不在剥落，流失土石，所以卦名叫“剥”。在上位者观此卦象可以想见贵族依赖庶民而存身，犹山之依附于地，虽剥蚀而终不倒塌，因而厚待下民，取得拥戴，可以安其身、安其居（位）而免于剥。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床：剥卦外形像床，床是人安身之处，故取以为象。以：及于。蔑：无，略同“灭”或“没”。帛书《周易》“剥床”字样都作“剥臧”，臧指奴隶，如采取这种讲法，那就要解释为割奴隶的脚、小腿、肚皮了，姑附记于此以存疑，请读者自行思考。○阴之剥阳，自下而上，以床为喻，初爻有如床足，原本是阳爻，初阳转化成初六，像开始剥蚀床足，床足逐渐灭没。处阴初盛、阳始衰之际，固守正道不知变通，必然“凶”。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剥床以足”，是指阴剥落（或侵蚀）阳是从下面开始灭没起的。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辨：注家解释歧异，一说是床身与床足的分辨处。○阴之剥阳，上升到靠近床身的地方（或说床板），床身逐渐灭没，贞守常道不变，当然也凶险。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未有与：指没有与之相应的爻，没





有援助者。○六二之所以对阳继续进行剥蚀,因为它没有相应者,不肯固守本位,向上求阳进而侵逼“床”上之人——上九。

**六三:剥之无咎。**一本此句无“之”字。○初六、六二因无“与”(无应无比)而剥阳,六三虽置身在阴柔剥阳的行列中,但因它与上九有应,所以对阳爻不存剥害之心。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失:失群。○六三下面两爻初六、六二“剥床”而“凶”,其上的六四也是这样,处上下皆剥阳的环境中,六三独能应于上九,不造成剥害,它的失群是指与上下阴爻不协同动作,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六四:剥床以肤,凶。**肤:人体的皮肤。以肤:及于肤。○初六、六二已剥蚀了床足、床身,到六四,越过下体的坤而进入上体,临近上九,剥蚀到床上人的肌肤了。所以这里不再说“贞”正与否,而直接说“凶”。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爻辞说“剥床”而及于“肤”,指灾祸已经切近上九本身。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贯鱼:排列成串,像贯穿在一起鱼。以:用,带领。宫人:宫中妃嫔之总称。○六五君位,在本卦中是众阴之首,其地位如皇后。她亲比于上九,阴阳调谐,无剥阳之意,因地位最高,也能带领其它妃嫔从善(至少是起阻止它们为恶的作用),五阴(上古经籍中鱼为阴象)像排列成串的鱼,相次受宠爱于独阳(上九),所以没有什么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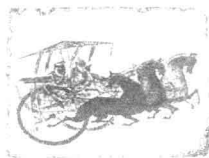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尤:过错。○六五率领众阴爻鱼贯而列,像后妃嫔妇依等级得宠爱于君王,使原来的剥阳者都改恶从善,这样众阴不发生猜忌,一阳得以保全,阴阳得以相互依存,两全其美,结果就不会有过咎。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硕果:指上九,《说卦传》以乾为木果。君子:通指阳爻,此指上九。舆:君子(阳)所乘之车,指坤阴。庐:房舍,一阳覆盖五阴,有如遮蔽风雨的庐舍。○上九是唯一保存的阳爻(前五阳均被剥掉),可说是硕果仅存,没有被“食”掉。为了维护阴阳调谐共处的局面,五阴应该拥戴这一阳,这样以刚乘柔,犹如君子有车可乘;或说众阴心愿托载君子,君子也就得到可乘之车,这是乱极思治、剥极将复的表现。如果小人硬要把剥蚀进行到底,剥掉最上面的一个阳爻,则是自毁庐舍,失去安身之所,其结果是同归于尽,阴阳解体。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君子得舆”,指阳气被剥蚀殆尽,人复思治,故代表阳刚的君子为下民所承载。“小人剥庐”,指如任小人逞其剥落阳刚正气的愿望,最后自己也失去安身之所,阳刚终不可消蚀净尽,而自己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剥卦反映了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道理。阳盛阴衰,阴盛阳衰,表现了对立面的排斥和斗争。阴之剥阳,使阳的势力缩到一隅,硕果仅存,再剥下去则走向反面,阴阳各以其对立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两者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如果一方硬要完全吃掉另一方,则统一解体,同归于尽。本卦指出了消长盈亏的演变情况,在五阴剥一阳,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候,只是期待小人反省和克制,对君子则要求他在隐忍中自保,顺应时势,曲中求伸。总的看显得软弱和消极,这也是《周易》中和思想的普遍弱点。





## 复第二十四

### ䷗ (下震上坤)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复：卦名，剥极而复，阳在上位穷尽了，又从初位开始，是复归、复返的意思。复与剥是反卦，卦形刚好颠倒，一阳生于五阴之下，小人之道盛极而衰，君子之道消而复长，故“复”有“反于善”之义。出入：入指阳气没于上，出指阳复生于下。无疾：无妨害，无阻滞；一说从容不迫。朋：指同类（性）诸爻。七日来复：由乾卦(䷀)变姤卦(䷫)，一阴长，一阳消，依次是遁卦(䷗)，否卦(䷋)，观卦(䷓)，剥卦(䷖)，坤卦(䷁)，六变六阳尽，六阴生，接着是复卦(䷗)，一阳来复，整个过程是七变，故称“七日来复”。○复卦是阳消复长，物穷而反，体现了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规律，所以亨通。复卦下体震卦为动，上体坤卦为顺，阳气要上升，动于下而顺于上，顺理成章，所以由消(入)而长(出)，没有什么妨碍。一阳既动，必然牵引同类之朋(即诸阳爻)鱼贯而来，这样也没有过咎。阴阳互有消长，反复交递是常道的体现，诸阳渐次消退，到一阳来复于下，如果一变算一日，则经过七日实现一次往复。一阳新生，大有前途，故利于奋发前进。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占得复卦，亨通，因为阳刚在穷于上之后又返于下，一阳复始，前途无量，震动而向上升，坤阴能顺应其势，因此，它“出入无疾，朋来无咎”，表现了蓬勃的生机。“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阴阳按自然之理反复消长更迭，经过“七日”(七个阶段)的变化，阳又返回初位，这是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的。“利有攸往”，刚长也。利于有所前进，力争大有作为，因为代表奋进精神的阳刚正在伸展、生长。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其：句首语气词，表推测赞叹。天地之心，指生育万物。《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复卦，表现生生不息的意志，真是体现了天地生育万物的仁心啊！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至日：周代历法分二十四节时。以日照最长与最短之日为“至”。最长的一天阳气极盛后转而生阴，时当五月，称为“夏至”，由姤卦体现；最短的一天，阴极而阳生，时当十一月。由复卦体现。这里至日指冬至。后：君王。省：视察。方：邦，属地。○复卦，震体在下，为雷，坤体在上，为地，卦象是雷在地中。震动遇阴，才激发为响雷。此时阳刚初起。还无力激发巨响，需要静养以待时机。从时间说，十一月正是雷震酝酿期。因此，先王观此



象就知道是冬至阳复之初，应该在至日里关闭城门，使行商不得入内；后王也闭关自养，不去省察四方属地。《象传》着眼于现实条件，强调静养以自壮；前面《彖》传讲“利有攸往”，主张奋动而前，是取义于未来的发展趋势，二传并不矛盾。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不远：指阳刚被剥，消失未远。祇(zhǐ)：郑玄《周易注》解释为灾患。有人认为应作祗(qí)，大。又读为dī，意为抵，至也。元：大。○阳被阴剥蚀，消失不远，又在下面来归，无灾患，无大误，或说不至于造成大的悔恨，有似知过能改，大吉。

《象》曰：“不远”之“复”，以脩身也。脩：本为干肉，此处借为“修”；○消失不远而来复，犹如君子有差失，知过而能改，复归于善，因之可引此爻之义为修身养德的道理。

**六二：休复，吉。**休：苏轼《东坡易传》解为“退而休之”；其余多解作美、善，今从苏轼。○初九是一阳来复，并向上伸长，“刚长”而“柔顺”。六二以阴居柔得中，顺势“退而休之”，当然得吉。如以“休”为美善，则可解为六二睦其邻，附合下面上升的阳气。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仁：天地仁爱之心，即生生不已之力，故种子核内保存之生命胚胎，皆名为“仁”，如桃仁、杏仁、瓜籽仁等。一说“仁”就是“人”。○初阳来复而阴二退休，所以能得“吉”，因为六二在刚之上位不乘凌于刚而能自觉谦让，以列于下位的姿态迎接初九，使代表生命力的“仁”(指初九)得到伸展。

**六三：频复，厉，无咎。**频：频繁，多次。频复：反反复复，随复随失，不能安固。一说“频”同“颦”，意为皱着眉头，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一阳来复的事实，○六三以柔处刚又居上体之极，性格躁动不安，既有随顺阳刚伸展的愿望，又想据守自己的时位，表现出摇摆性。屡复于善，随又失之，如能知频失之危而惕惧，扬其复(复归于善)而戒其失，则“无咎”。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频繁地欢迎阳刚伸展，又想保守自己的位分，摇摇摆摆是有危险的，但毕竟因惕惧(厉)而有复归于善的愿望，所以按理来讲仍然是“无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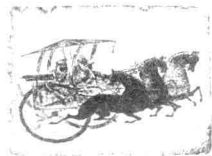
**六四：中行独复。**中行：按中道而行；行，本义为道路，此用为动词。复：复归于善，能顺从阳道渐长之势。○二、三、五、上诸阴爻都没有上下相应的关系，与邻爻也难以相比，唯独六四与初九相应，它以柔居柔，自身柔弱，更能行中和之道顺从阳长，以归于善。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六四独守中和，无过无不及，因其自身柔弱，能顺从阳道渐长之势。初九始复，阳刚力微，虽不能援及六四，六四亦可无咎。

**六五：敦复，无悔。**敦：敦厚。○六五虽在尊位，但柔顺得中，而且是得坤顺之中，对于阳的渐长和复善表现了笃守原则的敦厚态度，或说复长至此，已积厚到一定程度(初九称“不远复”是“复”之初，本爻的“敦复”是“复”之极，两者相呼应)，所以“无悔”。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中：执中，守中道。考：考校，考察与校正。○六二、六四两爻的“复”都依赖初九的作用，本爻以敦厚态度对待“复”，表明它能执守中道，而且不待外力的济助，能自己考察、校正自己的行为。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迷：迷惘，迷误，迷途。灾眚：灾祸；“灾”指天灾，“天作孽”；“眚”(shěng)，指人祸，自作孽(由迷惘造成)。用：用以，下面“以”字同义。十年：言时间极



久,十为满数,表最终的意思。克:能。征:征伐,或释为“行不通”的“行”。○上六为极上爻,居外卦的外沿,距一阳来复的初九最远,对一阳来复于下迷惘有所不知,即仍处于迷途不知返的状态,不能顺应各阴爻从阳而复、望风披靡的大势,必然会招致凶险,惹来天灾人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兴军旅之事,结果必然大败;用以治国,则必累及其君王也遭凶险,以致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去从事征伐之事,或理治国政终无法行得通。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君:阳为君,阴为臣,这里“君”指复归渐长的阳气,非指六五。○上六迷惘,不知阳气来归与渐长,不顺应潮流,置身众阴之外,自守孤高,离而不合,招致凶祸,归根结底是违反了君道。这是《象》传警诫不识大势,不尽臣节者,执迷不悟,没有好结果。

剥、复是一对反卦,研究时应互相对照参考。剥卦五阴剥一阳,阳并非从此消失,而是物穷则反,剥极而复。正如否极泰来,这些对卦把阴阳盈虚消长、即对立面转化的道理表述得比较清楚。但要注意,《周易》并不把阴阳等量齐观,它坚持了阳实阴虚、阳大阴小、阳君阴民和刚宜展、柔宜顺的观念,故通常以阴顺阳为吉,阴凌阳为辱、为咎,阴逆阳为凶(如本卦上六)。阴长则阳多凶,阳长而阴顺则无咎悔。又本卦各爻也要对照起来看,有助于加深理解:如初九代表君道,“不远”而复,上六违背君道,迷远而不复;六三浮躁,频复频失,屡易其心,六五则笃行复道,“敦”实无转移,结果好于其它爻。



## 无妄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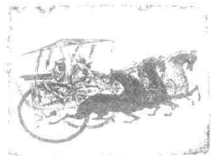
### ䷘ (下震上乾)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卦名。虚伪之言，荒诞之行，皆称“妄”，无妄，就是言无欺骗虚伪，行不越轨盲动，人之言行合于正理，也就是合于天道规律。本卦下震为动，上乾为天，动而依天道就是“无妄”。○天道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而是实实在在有规律可循的，天既实而无虚，人亦须至诚无伪，方可行天道。能行无妄之道，必然大为亨通，要亨通，则利于坚守贞正之德，失去贞正，便成为虚妄。如其不是贞正，就会有灾眚。无妄也就是不起邪心妄念，要顺从自然规律而动，而不利于自作主张去行动。

《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内：指内卦。○“刚自外来”，指下体震卦的一个阳爻，是坤从乾索求来的，《说卦传》说“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可以说明这种索求。以阳取代阴，以刚变柔，是以正去妄，故卦名无妄。《易》例，在三爻(画)卦中，以少统多，两阳一阴，阴为主爻，两阴一阳，阳为主爻。坤从乾求得一阳，变成震。震体内部便以这一阳为主爻，故云“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前句就无妄之两体而言，震为动，乾为健，运动而刚健，自强不息，象征天道规律的永恒，要无妄，就得顺应它。后句就本卦主爻九五而言，以刚居中位，以君行中道，与下面柔而得中的六二相应，体现阴阳相合，万物生生不息，要无妄，就得依此(对立统一)理。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依天道乾乾不息、阴阳和合的规律去行动，大为亨通，而且大有收获，固藏于贞正，吉祥如意，正是天命所归。“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前“之”字：语助词。后“之”字：动词。往：去。矣：王引之认为同“乎”，表疑问。祐：佑助，保佑。○所谓不依正道就有灾眚，不利于有所行动，意思是指：无妄的“往”(向前行动)不是随意行动，如果任意行动，漫无节制，那会走向何处呢？天命不归于你，天意不保佑你，你还能行动吗？那是寸步难移的。《象》传从卦象、卦形、爻的变化与位次反复说明无妄的卦理卦义，后面由依从天道与否说明人事，更见寓意。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与：同，共，这里有共鸣、闻(雷)声相应的意思。茂：勉，勉力。对：配合。时：时序，寒暑四季的顺序推移。○无妄上乾下震，是雷声震鸣于天下之象。雷以秋冬而藏，以春夏而鸣；其鸣也，万物共同响应，以时而萌芽生长，“天所赋为命，物所受曰性”，万物应天命而生，高下大





小,寿夭强弱,各有其特性,不会有什么谬妄出现。先王观此象,因而勉力配合天时,顺应事物的所宜(自然特性),因势利导,育成万物,以利众生。

**初九:无妄,往吉。**初九阳刚居阳位,系向乾卦求索而来,为内卦主爻,阳实阴虚,不但体现了阳刚向上奋进的愿望,而且表现出实干的品格,求实则无妄,以刚健新生之力,依无妄之正道而实干,前进自然会吉祥。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志:心愿,兼指天意与己意。○初九以无妄之德与刚健之力,脚踏实地前进,自己奋进的愿望与天意相合,既得位(初),又得时(阳刚新兴),故所往皆大“亨”而“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断句也作“不耕,获;不菑,畲”。菑(zī):开垦一年的生地。畲(yú):开垦三年的熟地。○六二以柔居中,与九五相应,唯顺应天意君意,没有分外的欲望,也就无妄。阴虚不实,有过分的欲望必造成谬妄,故谨守其身,无所作为,也无非分之期许。既不在刚刚耕种时就企求收获,也不在开垦生地之初就盼望它成为熟田,顺乎天理之自然,除去了妄心,则利于有所行动。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方耕之初,不敢想有收获,妄心未除不敢行动,这是因为六二本身是柔质柔位,阴虚不富。不富则不实,动则为妄,因其守中道而无为,故无咎。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系:用绳子拴着。行人:过路人。邑人:村人,当地人。○六三居震体上位,不正不中,有以柔行妄的可能,妄则有灾。但它是处在无妄的环境中而招灾。诚实的人遭冤的事是常见的,就像有人把牛拴在村道旁,牛脱缰而走,被过路人得到(带走),住在本村的人却被怀疑为偷牛者,受到追查与诘问,蒙受意料之外的诬枉与灾害。后世因称诚实而受意外冤害为“无妄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象》传重复爻辞,未作评议,自有感叹之意见于言外。

**九四:可贞,无咎。**本爻以刚阳而居柔位,当乾体之下而甘心乐意没有尤怨,是无妄的表现。可以固守此贞正之道而无过咎。不言“利贞”,而言“可贞”,程度有差异。本爻与初九虽不能阴阳相应,但以同类为朋,并不相斥。初九“往”而得“吉”,本爻“贞”而“无咎”,都符合“无妄”卦义卦理的要求:宜进则进,可止则止。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有:朱熹解为“守”。○九四坚守贞正而无咎,因为它自身本来就具备诚实无妄的品格,如本身无此品格,则无可守。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疾:略同无妄之灾。疾:小病。○九五尊位,以刚居中得正,本身诚实无妄,但因与六二阴阳相应,影响自己的纯正而得小疾。由于这是无妄之疾,并非真病,所以不要用药,不吃药反而有喜庆。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药是治病的,无病而吃药,也是一种虚妄,所以“无妄”的情况下,“药”是不可胡乱服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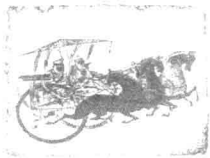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上九以阳刚居柔位,能守静自持,大节是诚实无妄的。但居于乾体(乾为天)最上爻,在全卦是外卦的外沿,如登高崖而临深渊,不可再前跨一步,一旦前行,必有灾眚,更谈不上有什么利益可图了。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穷:极,尽头。○上九虽无妄,行动却招灾,因为它处在穷极之地,物穷则朝反面转化。





无妄就是诚实,不虚伪,尊重客观现实。有的书将“无妄”写成“无望”,固守本分,不作非分之想,不抱意外之望,理应如此,任其自然,无望无为而得其所得,不期然而然,这都是“无妄”的意蕴。本卦所告诫于人的,主要是循天理,守正道,不妄言妄行,可行则行,该止则止,可行而无力量去行也止,动静皆依客观事理。循正道则吉,拂事理则凶。初、二爻讲“往”而“吉”、“利攸往”,是依理而动;四爻“可贞无咎”,是守道不动;三、五爻有意外之“灾”、“疾”,隐忍无怨,听之任之,也是守理而不妄动;对上爻直是警诫。总之,动静循理则无妄,违背客观规律会受到惩罚。但只强调消极适应,忽视了主观能动性。这可说是《周易》思想的普遍性弱点。



## 大畜第二十六

䷙ (下乾上艮)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大畜(chù):卦名。畜是汇聚,厚积则止滞,所以也解作蓄和止。前有《小畜第九》,讲以一阴畜止五阳,以小畜大,故卦名“小畜”。本卦内乾外艮,乾是阳卦,艮也是阳卦,乾阳上升的力量大,艮山阻止的力量也大,是以大(阳)畜止大;又天在山中,乃蕴蓄至大之象,故名“大畜”。家食:自食于家,指赋闲穷居;不家食,指出仕于外,施道济民。○人积养才德,国积养人材,都属于畜之大者。但并非所有大而厚的积聚都好,积正积善成德,积邪积恶则成殃,所以卦辞首先强调“大畜”利于贞正。人之才德积聚于内,不能独善其身,大畜是为了大用,应走出家门,理邦治国,兼济天下。顺天应人,正是大有作为之时,利于克服涉险渡河般的困难。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大畜卦,乾阳刚健,艮山笃厚,天光山色,相映而生辉光。不断积聚,日新又新。刚上而尚贤。前面的无妄与大畜是反卦。无妄是“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即乾以其一刚下降为初爻。本卦则是乾以其一刚升至上位。一阳爻居六五之上,通常作为君王尊尚贤能的象征,本卦也不例外。能止健,大正也。艮体能畜止刚健自强的乾体,说明它具有大正之德而力量无穷。“不家食吉”,养贤也。有才德的人得到职位和俸禄,不食于家,这是国家蓄养贤才以备大用。“利涉大川”,应乎天也。利于涉险历难而有所作为,是因为顺应了天道。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识(zhì):记在心中。前言往行:前贤的言论,以往的业绩。○天至大无垠,却藏蓄在山中,其畜聚涵养者极其广大厚实,故卦名大畜。君子观此卦象,因而多记取前贤的嘉言懿行,以修养并累积自己的美德。

**初九:有厉,利已。**厉:危险。已:停止。○乾阳刚健,三爻都勇于上进,被艮山阻止。初九初出茅庐,才德的蓄养不足而急于发挥大用,前进会有危险,因利于停步。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有危险,以停步为好,这是告诫才能、德行修养不足者不要冒危犯险,惹出灾祸。

**九二:舆说辐。**舆:车。说,同“脱”。辐(fú):将车轮紧固在车轴上的栓子。○九二阳盛,急于前进发挥作用,但处中居柔,又受相应爻六五的畜止,因而能审势度力停止前进,像紧固车轮在车轴上的栓子脱掉了,不敢行走。



《象》曰：“輿说輹”，中无尤也。车栓掉了，轮子会松开，不能前进，不敢行走，自然停步。这指九二行中道，没有陷入过失。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良马：《说卦传》谓“乾为良马”，刚劲健行。日，另本作“旦”，意同爰、乃、于是。朱熹认为用“日”字好，每日每天的意思。闲，意同娴熟，通过学习训练娴熟起来。舆：驾车。卫：防卫，或卫士。○九三处乾体之极，是极健之象，与上九虽不相应，但可为朋，想向上追逐上九，像良马奔驰，但冒进有险，由考虑艰难而谨慎小心，利于坚守正道，提高自己的才德蓄养，每天每日练习驾车和防卫的本领。积聚有成，训练有素，自然就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上：一说指上九，一说指上体艮卦。○九三在积聚德能后利于有所行动，因而和上九志趣相同。或解为九三知道“艰贞”自守，又每日训练舆卫（攻守）之事，合乎上艮的意愿。上艮畜止乾阳，不是为了使乾阳停止前进，而是为了更好地养贤以备大用。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童牛：没有长角的小牛。牯(gù)：装在牛角上以防触伤人的横木。○这里以童牛比初九，牯比喻六四，六四畜止力量不大的初九，像给童牛角上装了横木，使其安分，进而改变躁动的习性。这两爻阴阳相得各不相妨，大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喜：指阴阳相应，相合相得。○六四阻止初九，防患于未然，大吉，是因阴阳爻互相吸引表现为喜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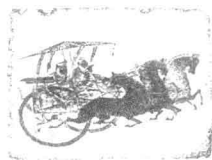
**六五：豮豕之牙，吉。**豮(fén)豕：一说是阉猪，一说是小仔猪。牙：一说指九二力量强，有如猪牙，去其势则牙虽坚而刚躁之性已无，一说拴猪仔的木桩。○依上面一爻的句法，以豮豕（仔猪）比九二，以“牙”（拴猪的桩）比六五，六五畜止九二，像把小仔猪拴在木桩上，便于畜养，得“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参见前爻六四小《象》。

**上九：何天之衢，亨。**何：同负荷的“荷”。衢：通往四方的大路。何天之衢：遇时而通，犹庄子所谓“负云气，背青天”（《逍遥游》），大道如天，任其驰骋。○上九至畜止之极，乾阳经过长期畜养，力量充足，锐不可当，再阻止不住。养贤也是为了大用，不如放其通过，让它背负青天，在四通八达（无所不往）的道路上纵横驰骋，“天阔任鹏飞”，当然亨通。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背负苍天在通衢大道上驰骋，这是经过畜止，积养了大德大能，可以大展宏图。

畜有“止”和“积”的意思，“止”不是阻断前进之路，永远停止不前，“止”是为了积累、畜养，待时而用，待时而进。大畜，所畜者大，于个人，指积养德能，于国家，是尊贤尚能，聚积和培养大批人材，以备大用。要让人才经世济用，各得其宜以尽其所能。“不家食”，“利涉大川”固然指人才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而要能兼济天下，同时强调了国家要创造条件使他们不致自食于家，赋闲处穷，大畜是为了大用，还得让贤路疏通，有如天衢，使天马得以行空。



## 颐第二十七

### ䷚ (下震上艮)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颐：卦名，本指脸颊或两腮，卦形像张开的口腔，上下两阳爻像上下两颚，阴爻分成两列，像两排牙齿，外实中空，所以本卦以颐为口腔，“噬嗑”卦说“颐中有物曰噬嗑”，也是把颐当作口腔的。颐卦上体为艮，象征“止”，有如吃东西时上颚不动；下体震为动，象征咀嚼时下颚会动。口中无实物则求物，食物进口然后吞咽是为了养生，所以颐又有“养”的意思。○颐是以口求养，养必守正道（否则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开篇就断言“贞吉”，意谓只有守正才吉利。养口体之物必由正道取得，不仅身体四肢得其养，德性也要因贞正而得养。观看一个人养生正不正，应观察其口中进食实物的情况如何，或养人，或养于人，或廉知止，或贪无厌，可加判别。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颐卦断语为“贞吉”，就是说养人养己皆得其正则吉祥。“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观颐：是要观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和如何养。自求口实，是观看进食食物的状况，判断他自己的养生之道正不正。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天地得其正，寒暑适时，则能养万物，圣人不可能安排每个人的衣食，其致养的正道是养育贤能，通过贤能治理国家，不违农时，省刑薄赋以养育万民，使家给人足。颐之时大矣哉！颐养众生之道在于因时制宜而得正，其意义是深广的。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上艮下震，为山下有雷之象。雷震四方，遇山则阻，有动有止类于颐颚；春雷惊蛰，草木萌动，有养育之义。其形似口颊，其用在养生，这就是颐卦。君子观此象，知口腔有动有止，有出有人，出于口者为言语，入于口者为饮食。慎言语可养德性，免于招祸；节饮食，可保健康，利于养身。扩大开来看，“慎言语”包括政教命令不可轻出，“节饮食”包括财货不可聚敛。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舍：放弃。灵龟：龟是少食而寿的动物，是善于养正的灵物。朵：树枝下垂。朵颐：指下颚张开，咀嚼东西。○初九以刚居阳得正，阳实阴虚，本有实物可以养自己，可像龟一样少食而寿。但与六四有应，自己又是震动的主爻，志欲上行以就六四，产生了贪（食）欲，迷于欲而失己之本性，以阳实足于养己而追随阴虚求养于人。于是用六四的口气对初九发出告诫：放弃你灵龟般的自养之力与养正之功，看到我动嘴巴咀嚼而生贪欲（也有解释为见我食而垂涎的），其结果必凶险。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初九阳进，贪恋阴柔，舍其正道，为私欲所动，虽有刚正强健之才，终必自失，其才亦不足贵重。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颠：颠倒。一说“颠”同填，进食时将食物填满口腔。拂：违背。经：常，常理。丘：高地，指艮体上爻。征：往。○六二阴柔居中，阴虚不能自立自养，必须依附阳刚，先求养于比邻的初九，这是颠倒求养，且以柔凌刚，不利，又违背常理，转而向远方的上九求养，上九像山丘高高在上，没有供应责任，故前往有凶险。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六二向外向上求食有凶险，因为它独自行动，脱离了同类的四阴爻以满足私欲。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三不中不正。以柔居震体之极，无实，好动，欲以不正常手段谋取养生之物。颐养之道，以正为吉，六三违背了颐养的贞正之道，故凶。这样，它在十年（极长时间）里被弃于上九（供养者）而无所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悖（bèi）：违背事理，背道而驰。○十年得不到供养，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事理。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眈（dān）：向下注视貌。逐逐：欲望相继，一个接一个，有贪求无厌意。○六四阴虚无实，向初九求养，也是“颠颐”。但六二的“颠颐”不吉，六四则“吉”，原因主要是六四与初九为正应，养而得正，故吉。又六二在震体为动，求食在于养口体；六四在艮体下位，属于上颐，止而不动，体现了能“节饮食”以养德的原则。但六四阴质柔位，赖人以养，有被在下者轻视的危险，必须保持威严，故应眈眈然如虎之视下，使其不敢轻率对待，又求养于下，必须逐逐然而相继（使在下者不断供应），则不虞匮乏。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六四颠倒求养于下而得吉，使下面的贤能因为自己而能行其道，是使上德之光普施于天下，故吉。一说“光”有“广”义，也解释得通。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拂：违逆。经：常道常理。○六五柔质居君位，不但不能致养他人，自己还要向上九求养，所以违背常理。但只要坚守贞正，重视上九贤能，完全信任他去养万民，体现“圣人养贤以及（于）万民”的原则，故吉祥。但自身柔弱无力，不可冒险行动去渡大川，犯大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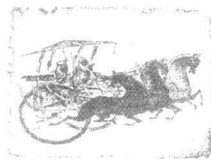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六五守贞正而得吉，是因为它体察民心民欲，信任上九之贤而顺应之，故可坐待成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由颐：由上九而得养。一说“由”义为遵循，遵循颐道则吉。○本爻刚毅而处极上，在一般的卦里都是不吉的，因得到六五之君的信任，依赖他养息万民，故曰“由颐”。它同时供养四个阴虚之爻，既养己，又养人，既养体，又养德（无私），最得养生之正道。但如程颐所说，“以人臣而当是任，必常怀危厉则吉”。为救万民，利于排难涉险勇往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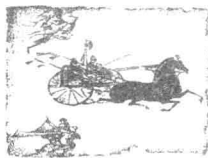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上九贤能，为六五之君倚重致养万民，但有凌驾君主之嫌，因厉危而警惕，戒慎忧勤，兢兢业业，那样君民皆庆有福。

颐卦，其形似口，其义在养。颐养之道，以养己为小，养人为大；以养体为小，养德为大。养生尽量靠自力，但要依循常理，不可从不正当





的途径取养；无力自养、需求济于人者尤须守正，并且知道节制。节欲而能济人，才是养德，是颐养的大道。本卦震体三爻，养体不养德，唯贪口实而轻道义，故均无吉辞；艮体三爻，能节欲，能居贞，能历险济人，故合正道而得吉祥。



## 大过第二十八

### ䷛ (下巽上兑)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大过:卦名,大,指阳爻;过,指超越。大过卦四阳二阴,阳过于旺盛,而且集中在中部,阴被挤在初上两端。初者事之始,上者事之终,中四爻代表发展变化过程。但只有清一色的阳爻,没有阴爻调和,缺乏对立面,反影响事物的转化,形成中部滞重的局面。栋:屋脊上的梁木,处于分水(雨)的中界线上。桡(náo):曲木,这里是弯曲的意思。栋桡:栋梁中间重,两端弱,中间弯曲下来,甚至可能有折断的危险。阳刚超越中和限度,就是“大过”卦的要义。○大过卦像弯曲的栋梁,两端疲软,中间坚实。是中部下曲之形。卦中阳爻虽过盛,但其中的九二、九五在内体得中位,又下体巽为顺,上体兑为悦,内顺而使外悦,故利于有所行动。又阳强阴弱,有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涵义,也表现为“利有攸往”,并且前路还会亨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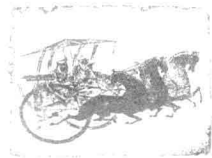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大过的意思是阳超过阴。“栋桡”,本末弱也。栋梁中部弯曲向下,是因为它的根部和梢部两端疲弱形成的。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从六爻说,大过卦四阳二阴,阳刚虽过度,但九二、九五两爻得中:就两体说,内巽顺而外喜悦,依此道而行,利于有所前进,前进则亨通。大过之时,大矣哉!大过者,过中也。过中并非在一切情况下都不好,处于非常时期,有时要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手段,难免矫枉过正。因此,大过卦因时制宜的意义是伟大深远的。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灭:淹没。遁:隐蔽,躲避。○大过卦上体兑为泽(大湖),下体巽为木(木舟),水当载舟,舟在水上为正常,泽淹没了木舟是超越常理(非常)的现象,故称大过。君子由此象而采取两种态度,在需要采取果断的、非常的措施时,特立独行,无所畏惧;不能有所作为,就隐遁避世,甘于寂寞,没有苦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初六以柔居下,以弱承强(上有四刚),故处事恭敬谨慎,像在祭祀时,不把祭品直接放在地上(古时没有桌案),而是用白色的茅草垫(藉)着,以保洁净,以示虔诚,因而没有灾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白茅为柔软之物,用白茅垫托祭品,是以柔处下位之象,体现了阴柔处单位时的情态。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杨:枯老的杨树;杨



得阳气而旺盛,过阳(深秋)则枯槁。稊(tí):树根;一说初生的叶。○九二阳刚,当大过之始,居柔而得中,上与九五无应,与初六最近,阴阳相比相合。像阳气过盛后的枯杨,得到下面的阴气滋润而分新蘖,如老男人得到少女为妻,重有生机(可生子),故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以:同“而”。与:交接,结合。

○九二阳气过盛,但能和初六交接结合,像老夫少妻,虽超过常理,匹配不当,但毕竟阴阳相合,保存了一线生机。

九三:栋桡,凶。九三以阳居阳位,是刚强过盛的代表,所以栋桡弯曲向下主要由这一爻体现。按常例,九三可以与上六相应,但在大过卦中,阳气过盛,超越常理,呈非常之态势,对阴爻绝对排斥,拒不肯中和,因而无应。项安世《周易玩辞》指出:“凡卦皆上下相应,唯大过之时,不用常理。”九三下弯无辅,有倒塌危险,故凶。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阳以阴为辅,九三阳刚过中,上六想给它辅助,它也不相应,过分自恃,无辅则危。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隆:向上隆起,与桡向下弯坠相反。它(tuō):同“他”。有它:另有他志。一说“它”是蛇虫之属,蛇虫入室,可能造成危害。○九三、九四居大过之中,都呈现“栋”象,第三位“凶”而第四位“吉”,一般认为九三以刚处刚而无辅,九四以刚处柔而得辅,还应看到九三、九四分居上下两体,九三处巽之上,上实而下虚,头重脚轻,足无力则上倾;九四处兑之下,上虚而下实,能够承载重量,不下曲即有隆起之势,故吉。又九四与初六相应;受阴牵连,影响了九四刚柔相济、中和适度局面,阴使九四有了他志,是可惜的,即有不足之处而致悔恨。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隆起之所以吉祥,是因为它不会向下弯曲,下坠是容易断裂和倒塌的。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华:花萼,花萼长在树枝上,指柔爻在上。○九五在接连四个阳爻的最上面,与下面的九二无应,但上面靠近上六,处于非常情况下,上六虽以柔乘刚,九二还是与之相比相亲了。上六处卦之极,是已衰老的阴性,九五与它亲近,好比枯杨开出了花萼,老妇人和一个刚健的小伙子结合。枯树开花,虽能新鲜一时,但有花无果(老太婆没有生育),后继无人,长久不了。所以这种结合虽无过咎,亦不光荣。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醜)也。枯杨开出的花,生命力不足,怎么可以长久呢?老妇和年轻丈夫结合,其事也很丑。一说丑同“愧”,这种结合是令人遗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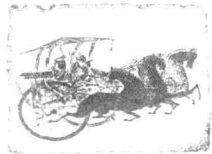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灭:没。○上六处大过之极,过越常道,则涉险蹈祸,好像涉水,超越了通常可涉的深度,涉者便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凶险。但这只是卦时决定的,上六本身以柔处柔,是兑悦的主爻,能从容随顺,虽有可能灭顶,而自身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过大地超越常理,像涉水超过适当深度而导致危险,这是时与势决定的,不可咎责于柔爻自身。

大过就是阳刚过盛,超过常理,超过中和的限度,处于非常情况。非常情况可以有非常处置,但势不得已偶一为之则可,坚持这样做,把阴全部排斥掉,自身也会走向反面。《周易》始终强调中和,而把过



“中”过“正”看作不正常甚至是不幸的，读此卦也必须把握这一点。本卦各爻关系颇有特点，如果把上下两体分开看，中界线像一条屋脊，两边对称地伸展开来。九三与九四相对，皆为栋象，一桡一隆，一凶一吉；九二与九五相对，皆为枯杨之象，上生华，下生稊，一有利，一无誉；初六与上六相对，初为敬慎，“藉用白茅”，上为“过涉灭顶”。由此，可仔细体味《周易》赞赏什么，不赞成什么。大过与颐卦是错卦，即阴阳爻相反。颐卦上下两体也可从中界分，下体三爻皆自养口体，私而小者也，上体三爻皆养德以养人，公而大者也。这也是一种相对，两卦可以互相参证、比照。



## 坎第二十九

## ䷜ (下坎上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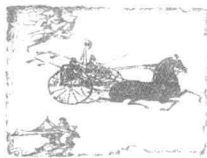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习：相重。一说“习”字是衍文，援例应先出卦名。坎卦是由上下两个坎体重叠成的，在乾、坤两重卦之后，首次出现这样的重卦，故本卦不单出卦名，而出现“习坎”字样，是为了特别指明这一点引人注意。坎是一阳陷在二阴之中，坎为水，陷在水中则为险；两坎相叠，是重有险，险而又险。维：唯有。尚：嘉尚。一说“行有尚”意即“往有功”。○坎，阳实在中，这是心中有孚信的象征，唯其因为心有诚信而专一，所以能亨通。即使陷于险难之中也可走出，体现了通常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遇险而行动，即有望脱险，如止而不进，则常陷险中，故行进是可嘉尚的。

《彖》曰：“习坎”，重险也。习坎是险难重重的意思。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坎卦的形体像个象形的“水”字，水始终流动着，不会因注满某处而静息，盈满了也会溢出，一直向下流去，不论前面有多少险难（曲折阻碍），都拦不住它。它一往直前，信守滔滔不息的本性。“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唯其因它心怀诚信，一往直前，所以亨通，这乃是由于它中心刚强，意志劲健。三画的坎体阳实在中，这是“刚中”，六画的坎卦，居中位的二、五爻都是阳刚，同类为朋，团结一心渡险。“行有尚”，往有功也。处于坎陷、多险之时，崇尚有所行动，是因为前进才能脱险，才会取得功利。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天的险阻，表现为高，不能升到那样的高度（就起了阻止的作用）。地的险难，是山川丘陵，重重障阻，前进很难。有国家、有领地的王公诸侯，效法天地，设置人为的险阻，以守卫他的国土。险之时用大矣哉！这一句总括上几句，把被动地要求出险转到主动地设险，进而赞叹遇险、陷于险中固然不顺利，如果能转而利用险阻以阻挡他人，那因时制宜、因地设险的效应也是巨大的呀！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洊（jiàn）：再次，再三。洊至：一浪接一浪不停地涌来。常：长久不移。○水一再地流来，这就是两坎相重叠的象征，水坚守它滔滔不息一往直前的诚信之德。君子观此卦象，便要长久不移地保持自己的常道常德，熟练地掌握推行礼乐教化的方法，使天下都知道守常崇信。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窞（dàn）：险中之穴，陷中之陷，坎之深者。○在本卦中，唯刚爻有出险之力，阴爻本柔弱，初六又居于坎险之最下爻，即最深陷处，六四





也不能援助它,不但不能出险,在重重险难之中且越陷越深,故凶险。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在重重险难之中又陷入坎险最深处,已失去了出险的途径和手段,当然凶险。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九二在下体居中,也是陷入险难之象,它刚健有力,奋力出险,但坎险之上,还有一坎,一时还难以完全冲出险阻,只可有小的进展。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二还处在险难之初,前路困难重重,只能求小的收获,不能有大的突破。因为它仍在陷中,未能脱出。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之:往,“来之”就是来往。枕:倚靠,落在。一说同“坑”,陷阱也。○六三以阴柔处下坎之上位,又面临上坎,似高山压顶。一险未过,一险又来,进退都是险境,连身体也落在险上,和初六相似,进入了险难的深处。此处居险临险之际,最好是不要行动。卦辞讲“行有尚”,而这里的主客观条件是“往”无功,无功可取,则不如自保。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来往都遇到险难,没法摆脱困境,这是说行动终不会有结果。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樽:酒壶。簋(guǐ):盛饭的器皿,饭盆。贰:高亨认为同“资”,形近而误,“资”借为“粢”,米饭。缶:瓦器。纳:接进去。约:简朴。自:从。牖(yǒu):窗户。○装酒的樽,盛饭的簋,都用瓦器代替,简朴之象。六四以柔居柔,在各爻中最为软弱,但与九五为邻,以柔承刚,在险陷之时依附九五,阴阳结好,亲比而非正应,不敢从大门里送东西进去,只能从窗户里把最简约朴素的礼品呈献给九五,所以虽在险中,终无灾咎。又有人认为从窗户送祭品是女子之礼,男子进祭品才走正门。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呈献简朴的物品以结好,是因为六四柔爻与九五刚爻处在相交接的地位,可以以柔承刚而得到庇护。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祗(zhī):适,恰好。闻一多说“祗”为灾祸。○坎为水,源源混混而来汇聚,不会盈积,恰好能保持相平(进多少,流出多少)状态。这是说九五虽在坎陷中,不会被积水淹没,能与水面持平,努力奋斗,挣扎脱出险境,所以没有灾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阳本为大,九五以阳刚居中位,陷在水中而能与水面平衡,虽不致淹没,但也未能脱险,处中位而未能大有作为。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徽:三股麻搓成的绳。纆:两股的绳。寘(zhì):置放。丛棘:牢狱,狱墙满布棘刺以防犯人逃走。○这一爻,一说上六深陷险中,如捆绑入狱,三年不出;一说上六居坎之终,本可出险,但以柔乘刚为逆,反设险以陷九五,两说皆可通。用绳子重重绑缚,投置在牢狱里,长久不能出来,凶险可知。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上六与九五为逆,是违失正道的表现,设险以陷他人是凶险,自己被绑缚入狱三年不出也是灾凶。

坎形似水,阳陷在阴中,所以坎卦卦象是陷于水,卦义是陷于险,陷于重重险难之中。本卦和各爻都是讲处险和出险的原则,一般说刚健者便于出险,阴柔难于出险;精要之处是强调“行有尚”,积极行动以



脱险是可嘉尚的,而且“往”则“有功”,只有中心诚信,专一向前,困难终可克服,而转化为亨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本卦卦辞强调“有孚维心”则“亨”,鼓舞人坚信专心致志地奋斗可以导致亨通,各爻爻辞却反复强调险阻,说明济险极端困难,无一吉辞,似有“战略藐视、战术重视”之义。



## 离第三十

### ☲ (下离上离)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离卦与坎卦是错卦，阴阳爻刚好相反。坎体一阳在二阴中，是陷；离体一阴附着于两阳爻，是丽，丽字繁写，是并排的两头鹿相互依附的意思。离的通常意义是分离，互相依附的两种事物既是耦合的，又是分离的，分离则孤立，所以要依附对方。在代表各种物态的八卦中，离卦象征火。火中间空虚，外部光明炽热，相当于中间阴虚、外部阳实刚健的卦形。火必须附着在燃烧物上，故包含了附丽的意思。由火引伸为日，程颐认为日也是“虚明之象”，太阳必须附丽在天上，才能光芒四射，光明普照。牝牛：雌牛。○两体相重的离卦，是明而又明，有明德，能明察，就能依附于正道。所以卦辞说“利贞，亨”，坚守正道才有利，才亨通。要附丽于正道，必须养成顺从的德性，要像畜养温顺的母牛一样培养自己的顺德，才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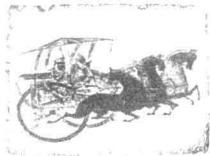
《彖》曰：离，丽也。卦名叫“离”，是附丽的意思。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一作“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日月附着在天上，百谷草木附着在地上。两离相重，是明而又明，这种光明之德，必须附着于正道，在上者才能端正自己的政教、命令，以移风易俗，成天下之教化。以上由卦名、卦体解释卦义。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离卦的主爻是阴爻夹在两阳爻中间，在上体为五爻，下体为二爻，都得中正之位，这是柔爻附丽于中正之道，像日月附丽于天，按正常轨道运行，略无阻滞，故亨通。牝牛是最温柔顺从的，所以养畜牝牛一样的顺从之德是吉利的。两阳爻夹一阴爻乃是畜养牝牛之象。这是以主爻释卦义。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作：兴起，出现。○代表光明的离体两次兴起，即重叠出现，这就是象征光明不竭的离卦。德才兼备的大人观此明而又明之象，因而持续不断地以明明之德照耀四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履：履践，引为行动的足迹。错然：纵横错杂的样子。○初九，离之始，象征日初升，人们开始一天的实践活动，往来的脚印杂乱。人事纷繁，要用敬重谨慎的态度对待，才没有过咎。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辟：同“避”。○用敬慎的态度对待杂错而至的人事，是为了尽量避免过咎。

**六二：黄离，元吉。**黄：代表中正的颜色。古人以东方为木，青色；南方为火，赤色；西方为金，白色；北方为水，黑色；中央为土，黄色。中央之帝称黄帝，居中得正，乃光明



磊落之象征。离：明。元：大。○六二与六五皆居中，六二以柔居柔，又得正，最能体现“柔丽乎中正”的精神，是离卦的决定爻，其地位相当于坤卦的六五。坤六五爻辞是“黄裳元吉”，这里是“黄离元吉”。本爻在离卦中是代表中正之色，文明而中正，德盛美也，所以大吉。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本爻之所以大吉，因为它柔顺而得中道，行中正，如太阳之起落，顺着固有的轨道，不偏不倚，匀速运行，毫无误差。有人认为，初九是日升，九三是日昃，本爻则是日丽中天，当盛明之时，故曰“得中道”。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昃(zè)：日过午，太阳西斜。鼓缶：敲着瓦罐子。鼓缶而歌：达理顺命，乐天安常的意思。耋(dié)：八十岁。○九三处下体之极，像太阳西斜，明度减弱，前离将逝，后离又继，这边夕阳西沉，那边将有旭日东升，升沉代谢是自然的常则，处日昃光减的时刻，如果不乐天知命，敲着瓦罐子唱歌，就难免产生老大无为、日暮途穷的悲叹，那样是凶险的。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日既倾斜，其光明怎么可以长久维持呢？唯有安常处顺，服从客观规律足以避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如：皆为语助词，略同“然”。○下体的离日已没，上体的离日方升，若以日比君主，则是新君继位之初。下体三爻皆得正位，上体三爻则均不正。九四以阳刚居阴位，按通例可视为刚柔相济，而本卦当君位相继之时，则是奸邪(不正)、阴险(两面派)之象，奸邪威胁六五之君，使他产生突如其来的感受。旧君逝去不悲，弄权急不可待，这种权臣(第四爻通常是大臣之位)必为神人共愤，将被焚烧，被处死，被唾弃。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依附他人而不守正道，乘人之危，弄权迫主，结果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他为天人所不容。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涕：眼泪。沱：滂沱，雨大貌，此指泪多。若：语助词，同“然”，“如”。戚嗟：因忧戚而长叹。○六五以柔质居君位，当上体之中，是虚明(虚心明察)的象征，处两刚之间，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他泪下如雨，是伤先君之逝；他忧戚长叹，是虑继位之难，日夜警觉忧惧，反能化险为夷，故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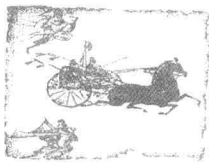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六五之所以终能得吉，是因为他附丽于王公之位，在嗣位时知所警惧，虚心明察，体现了“重明以丽乎正”的原则。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醜)，无咎。用：以。嘉：嘉美之功。首：首领。匪：非。丑：类，一般成员，与“首领”相对应。○上九以阳居上，在离卦终位，刚明之极，又能以刚处柔者也。明则能照，足以察奸恶；刚则能断，足以行威惩；以刚处柔，足以约束自己，仅除恶之首而不及于丑类，无残暴过分的举动。通常上九体现君主尚贤之象，本卦六五新君，更能尚贤，倚重刚明的上九去举大事。王以上九出征，能取得嘉美之功；能除掉敌方的头领，而不杀无辜，所抓获者不是一般丑类(胁从者)，故“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君王以上九出征，明照刚断，察奸除恶，是为了以正道治理好自己的邦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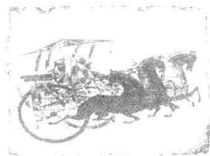
上经三十卦，以乾、坤的重卦开始，以坎、离的重卦收束。乾、坤是纯阳纯阴之卦，乾以阳为体，其性为高明；坤以阴为体，其性为沉潜。坎离与乾坤首尾呼应，表现了乾坤(阳和阴)的体用。坎卦以二柔为





体，一刚为用，坎是阴陷（难险）之卦，唯刚可以济之，二五两阳爻成为出险的动力，这是沉潜者刚克。离卦以二阳为体，一阴为用，离乃是阳盛刚躁之卦，唯柔可以和（调谐）之，这又叫高明者柔克。离卦中间阴虚，如火，中空而旺，如日如光，体虚而明。因此在离卦中“柔丽乎中正”，“重明以丽乎正”，二、五两阴爻皆因居中而得吉，而六二则居中又得正，最佳地体现了“柔丽乎中正”，所以称“元吉”（大吉）。附丽要求得乎中正，是本卦的要义。





# 周易下经

## 咸第三十一

䷞ (下艮上兑)

**咸：亨，利贞。取女吉。**咸：卦名，意为感，事物之间相互感应。为何不直接命名为感卦？咸是无心的感应，雌雄之相吸，男女之相悦，不期然而自然发生。咸又有“皆”义，人以至万物，皆有交相感之道，男女其甚者也，少男少女甚之甚者也。咸卦下卦艮，阳在第三爻，为少男；上卦是兑，阴在第三爻，为少女。艮在下，是少男谦恭地追求少女，艮又为止，即坚定不移而非三心二意地表示爱的诚笃；兑为悦，少女受感应而喜悦。取：同“娶”。○男女情意相感，由无心发展为有心的爱慕，是顺应自然的，因而和顺亨通。相感之道利在守正，不正则流为淫邪。男子能以诚笃专注之情意恭敬尽礼于女子，则娶女必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与：交接，遇合；一说是给予的意思，此求则彼与，彼求则此与，所以称“相与”。○咸是感的意思。咸卦二体，兑在上，为阴卦，故称“柔上”；艮在下，为阳卦，故称“刚下”。阳应在上，阴应在下，本卦中二者交换了位置，是阴阳二气相互感应，各有所求，移动地位相交接，利于表达（给予）感情的专诚。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说：同“悦”。○这里以咸之二体解释卦辞。艮为止，兑为悦，以男居下谦恭求女。男坚定不移，女感动喜悦，这样守正理，必然顺利、亨通，娶女而得吉祥。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地阴阳二气互相感应，因而变化生成万物，圣人以至诚之心与民众之心交相感应，因而使天下和谐安宁。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总束上文。观看上述男女相感，天地、阴阳、万物相感，君臣上下相感的普遍情理，则天地间万事万物自然产生的真情就可以了解了。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本卦卦象是山顶上有湖泽，泽中的水向下渗透，滋润山体的土，下面的土受到浸润，蒸气又上升，这叫做“山泽通气”（《说卦传》），是互相感应之象。君子观咸卦互相感应之象，像山一样宽厚地容纳他人，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因得以广泛与人群感应沟通。

**初六：咸其拇。**拇(mǔ)：手足之大指，这里专指脚大趾。○本卦卦辞及各爻讲感应都是讲少男少女相感，六爻发展过程就是男女相感、相悦、终成婚配的过程。下体三爻



与上体三爻皆阴阳相应。初六应九四，是少男少女开始感应，爻辞就人身部位取象，男女相求必须举步，抬足则先伸出脚大趾，所以最先是脚大趾受感应（咸其拇），相感之初，还有羞涩感，不敢轻易迈步，仅伸出足，现其脚趾。另说是男女相感，身体不同部位的接触，初六是碰碰脚趾。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脚大趾受感而欲动，因为初六志向在外卦，它想奔到相应的九四那里去。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fēi）：小腿后突出的肉，俗称“小腿肚”。○六二与九五刚柔相应，又都居中，象征少男少女内心已产生倾慕，很想去接近对方，比初六的现足趾有了进展，想抬小腿（抬腿则脚提起）迈步。另说是小腿触碰。但未经礼聘，还未到面亲之时，不可妄动，妄动则凶。六二以阴柔居中得正，能安居静守等待时机成熟，才会“吉”。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虽然妄动会有险，但能够安居待时则“吉”，这是因为顺理顺时而动，则男女婚姻以正而无害。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股：大腿。随：追随他人（而动），朱熹认为九三是追随初六、六二，《周易折中》（李光地编）认为是追随九四，程颐认为追随上六。九三为少男，上六为少女，似解释为少男为少女吸引，少女感动喜悦为好，不脱离全卦的中心线索。执其随：一说执守随人之道（自己不冒进）；一说对追求的对象不专一。又一说随是膝盖，“执其随”是抓住膝盖。吝：受羞辱。○九三以阳刚居下体之终，属躁动型。感动的部位由脚趾、小腿肚上升到了大腿，再也按捺不住，想追随与自己阴阳相应的少女上六。但不克制躁躁，冒失前往，会有羞辱。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亦：也，九三继初六、六二之后也因感而动，故云“亦”。处：静处。不处：不安于位。执：执守，执行。下：以男下女。○初六、六二都因受感应（阴阳异性相吸）而欲动，但有所克制，九三为冲动的少男，再也难以安居静处，随脚和小腿动了之后，大腿也随着要抬起来举步。九三的志愿是追随上六，力求把这个少女得到手，所以执守谦恭居下的原则以赢得女心喜悦。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贞：守正。亡：同“无”。憧憧（chōng）：心不安的样子。朋：朋友，这里指相感应的对方。从：跟随。尔：你。思：思虑。○九四处兑体之初，以刚居柔，像闺中少女的心（前三爻由脚趾、小腿上到了大腿，本爻处大腿之上，又在九五的背肉之下，相当于心的部位），犹疑不定，虽受初六的感应，但地位不正，有可悔处，且处于相感相爱之初，还未到完全交感（可以交出全心）的程度，此时此际以守正居贞为“吉”，这才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不过少女内心的平静总是打破了，动了情，心就难安，刚想前往相应又折回来，刚折回来又想去和少男相应，这说明初六逐渐受九四感应，终于倾心相从。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虽然居静守贞可得吉祥，可以消除后来的悔恨，但男女相悦、阴阳感应无碍于正道，并不是什么有害的事情。至于心神不安往来进退失据，那是心地还有不光明正大的地方（天地万物均是无心相感，如果以光明正大而无私之心去感应对方，任其自然发展，不操之过急，不强求，是没有什么妨害的）。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méi）：后背上的里脊肉，处于心脏的后方，手、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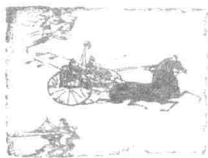
口均受心的指挥,背肉在后面,没有反应;一说脢为“梅核”,即通常所谓喉包,咽食物或说话时会上下移动,思考时则静止不动。○九五君位,尊者宜慎其动止,不能轻躁浅薄。君虽有所感(与六二相应),但居于深宫(心后面),看不见外物,不会被引诱。像背部的脊肉,不会随心之所悦而动情。背(掩)其私心,也就没有私累?所以“无咎”。另一说,认为感动的部位在喉头,少女激于爱情,欲言而止,口无言而意已与少男相通。喉头处心与口之间,是四爻与六爻间的联接点。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末:微末,卑小;一说末指上六,通例以初爻为本,上爻为末。○感动的部位上升到背肉(或到喉头),内部激动而外部安静如常,虽然维持了尊严,但毕竟为私欲所感,所以志向还是卑小的。另说,感动到了喉头,欲言又止,言未发而意已通,说明它的志向是追随上六爻的少女。

上六:咸其辅、颊、舌。辅:面颊内部,与牙床连接的部位。颊:面颊外部,与辅为表里。高亨认为“舌”应为“吉”。○辅、颊、舌都是说话的器官,舌头一动,颊辅随之而动。上六是咸卦的终极,感应部位由下而上,到达口舌。至此,少男少女相感相应之道已成,结成夫妻,亲切的话谈不完,要说知心话,辅、颊、舌都会动,所以称“咸其辅、颊、舌”。另说上六为小人,以巧言悦人。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滕:水涌之貌,形容说话滔滔不绝;一说同“腾”,有播弄口舌意。○感应的部位到了口舌,一说是知心话儿说不完,一说是咸道转末(微、衰),不是以至诚感应,而是巧言取悦于人,唯播弄口舌而已。

咸卦和下面的恒卦被安排在《周易下经》的开头,体现夫妻为人伦之始的意义。群婚时代是无所谓人伦的,夫妻制确立然后有父子、君臣,文明世界由夫妻关系确立开端。天地万物始于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和结合转化。夫妻同样是由于阴阳“二气感应以相与”,本卦就是阐述男女(阴阳)间的感应,并由此反映一般的感应关系。一方以谦恭处下的态度追求,以精诚感动对方,另一方报以喜悦,互相沟通,这中间重要的原则是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强。自然的感应,在自然界是“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在男女是天然的吸引和倾慕,在君臣父子和其他人际关系中是真诚相待,不要虚伪巧诈,也不要矫揉造作或花言巧语,无声而应,无为而理。总之,咸是无心的感动,研读本卦必须把握这一点。现在有人认为咸卦六爻是少男少女相亲,身体的部位相碰触,相亲昵,逐步进展,终至定情,也颇有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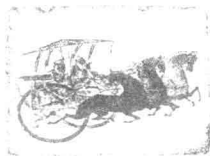
## 恒第三十二

### ䷟ (下巽上震)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恒：卦名，意思是恒常、恒久，守常则能长久。恒卦上体为震，为长男，下体为巽，为长女，长男长女结合成为夫妻，男尊女卑，男外女内，合于伦常之理，得以长久维持。咸、恒两卦有配合与承续关系，咸是追求和感应（即相恋）阶段，恒则是相悦以正、终结成夫妇并且白头偕老的整个过程。又上震为雷（刚），下巽为风（柔），雷动于上，风承顺而行于下，刚柔相应，则得常道，故卦名叫恒。○恒卦，男外女内，刚柔相应，合乎常道，故能亨通，亨通则能长久，而且没有过咎（有咎则不可能“亨”）。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坚贞地执守正常之道，故云“利贞”。由于守贞行正，利于有所作为而且无往不“亨”。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是长久的意思。恒卦上震下巽，上刚下柔，合于夫妇之常。雷震于天，风行于地，雷风相激，交助其势，合于阴阳二气运行之常。巽是人，雷动而风入，上下两体，刚柔都相应，行动顺于事理之常。人际关系、自然天道、行动准则都能够和洽而守常，故卦名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恒能够亨通，无咎，利于得其正，是指要恒久地坚持正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已：停止。不已：变化不止，运动不息。○恒卦强调恒久地坚持正道，只是说这个原则永恒不变。但天地本身则是变动不居的，运动不息，方能恒久长存。守正不变的原则与变动不居的事实相结合，构成恒道的整体内涵：“不易之恒”与“不已之恒”的统一。自然界的变化演进，表现为终而复始，这也就无始无终，往复无穷，因此利于有所前进，有所作为，随时势而变易，方合于天地之理。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这里是以实例说明“利贞”和“利有攸往”的道理。○日月能依循天道（自然规律），升落盈亏，故能长久普照万物。四季依循常理则推移递嬗，生成万物，持续不已。圣人恒久地推行正道常理，使天下受到教化，养成淳美的风俗。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看日月的久照、四时的久成，圣人的长守正道，化育生民，则天地万物之所以能恒久的道理就可以认识了。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立：确立大原则。方：方正之道。○雷上风下，两者本身都是变化的，但相和合，相呼应，相助长，则是恒久的。君子观



此象，因而确立守正不阿的大原则，作为立身准绳，不改变方正的常道。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浚(jùn)：深。攸：所。无攸利：无所利。○初六是巽体的主爻，巽为人，初六便体现深入追求的意向。初六与九四相应，但相距甚远，而且中间有九二、九三两阳阻挡。九四为震(雷)之主爻，一心奋发向上，不会理会初六。初六处最下位，为恒之始，想越九二、九三与九四交会，即使动机纯正，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求深入，也会有凶险，求常而不知变，前进无所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超越现实条件追求恒常之道，会有凶险，这是因为处恒的初位，一开始就强求深入，强求夫妻感情的亲密笃厚，是知常而不能度势，因而也不得恒常之宜。

**九二：悔亡。**亡：消除，或同“无”。○九二以阳刚居柔位，不得其正，即不合男子用刚不用柔，女子用柔不用刚的恒常之理，本当有悔，但由于它居于中位，与上体中爻六五相应，能用中和之德节制自己的行动，足以消除自己的过悔。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二之所以能避免悔恨出现，由于它能恒久地保持中和之德。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承：接受，遭受。○九三以阳处刚，超越了中位，又与上六相应，总想上进，不安于位，不能坚守处恒守常之德，有时或许会遭到羞辱，从夫妻关系说，反复无常必为对方所弃置或冷落，不守恒而自以为恒，并且坚持自以为纯正的纯正，必然招致悔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不能坚持处常守正之德，羞辱与悔恨并至，终将达到无处容身的地步。

**九四：田无禽。**田：田猎，狩猎。禽：同“擒”，此指捕获之物。○九四以阳刚居阴柔之位。按本卦要义，守中和方得恒久。本爻不正不中，虽辛劳亦无所收获，像打猎捕获不到禽兽一样。丈夫无获，妻子无以供烹饪，夫妇之道必难以恒久维持。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九四越过巽体进入震体，为震动之主爻，一心向上，对下面初六的正应姻缘缺乏关顾，所以九四不是得恒久之道的时位，它怎么能有捕获之物呢？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六五以阴柔居中位，与下卦居中的九二为正应，是能够恒久地执守柔顺服从的德性的，合于为妻室的贞正之道，妇女坚持这一中和贞正之道就会吉祥，丈夫却不能柔顺，那会有凶险。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妇女守中和贞正之道而吉祥，是顺从一个丈夫而终其身，即女子用柔顺的美德维护夫妻恒久之道，丈夫处事则应以大义去裁制和衡量一切，要有刚断能力，如果听妇女之言而忘大义则凶。

**上六：振恒，凶。**振：撼动，摇落，动作快速与剧烈；一说意同“震”，震动也。○上六处恒卦之终，又当震体之极，震动到极点则难以恒久维持，表现为动动荡荡，摇摇欲坠，象征夫妇关系难久处，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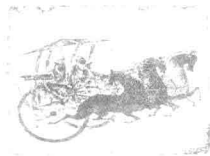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本爻处上极之位，居上者，应具贞静之德，方能稳定下面的阵脚，这里却是“振恒”，即以振撼为常道，动而无节，终必失恒，时有摇落之虑，而无安处的余地(卦已终)，又阴柔无坚持之耐力与克服困难之韧力，恒道至此，破





裂解体,做任何事也无成功。

恒卦与咸卦的配合与承续关系,程颐《易传》阐释最清楚:“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义;恒,长男在长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妇居室之常道也。论交感之情,则少为亲切,论尊卑之序,则长当谨正。”他又说:“男动乎外,女顺于内,人理之常,故为恒也。”把“恒”也解释得很明白,恒就是常理,合乎常理,则得长久。把夫妻关系扩展到社会、人事上,就是从无时不在变化的事物中寻求相对的稳定性。《周易折中》引述前人的意见,谓“恒有二义,有不易之恒,有不已(变动不居)之恒。‘利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简单地说,就是在“不已之恒”中寻找“不易之恒”,一是不停地“有攸往”,奋发有为,二是坚守贞正,行中和之道,则得长久。关键的关键在于守中道,故本卦上下两卦只有二、五为应,其余有应而不应。初、四两爻,居两体下位,未及乎恒(中位),是泥常而不知变;三、六居两体上位,是过中,好变而不知常,也未体现“恒”道。总的看,六爻皆无善辞,说明守恒十分不易,只有“圣人”能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无非勉励凡人努力而已。



## 遁第三十三

### ䷗ (下艮上乾)

**遁：亨，小利贞。**遁：卦名，原作“遯”，退避、隐匿的意思。遁卦四阳爻在上，二阴爻在下面伸展，是小人道长，君子不得不隐避之象。上乾下艮，乾为天，阳性上进；艮为山，隆起而有所止。以下迫上，虽有所止，其势会继续发展，所以在上者顺势向上升进以逃离退避。小：朱熹说是指小人，程颐认为是大小的“小”。○遁是阴长阳消之卦，能察识几微的君子，顺势退避可以致亨通，身虽屈而道仍伸也。遁卦尚未到达否塞的阶段，否卦是“不利君子贞”，本卦阴长至二位居中，尚能克制。艮山又有“止”象，对阳的进逼还不是很紧，这时君子还有可为，所以说小有利于贞正。如解释为君子隐遁，小人利贞，则是从小人着眼，与易书通例通理不合，小人不可能贞正。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刚：指九五爻。与时行：在常有可为之时尽力争取有所作为；一说当退而退。○遁，亨，是说顺时顺势退避，可致亨通。全卦是阴长阳退，但还没有到消的时候，主爻九五以阳居刚，当位而得中，又与六二相应不相敌。柔爻至二位尚能守中，未过一步逼迫阳刚，阳刚还未全消失的时候，还有活动余地，还可以暂时利用时机发挥作用。“小利贞”，浸而长也。浸：渐，如被水慢慢浸泡。小有利于固守贞正，是指阳刚虽尽力而为，但不可能大有作为，这是因为二阴虽暂未凌逼，但阴长阳遁之势已成，阴柔必然浸渐扩展，阳刚迟早必将隐遁逃避。遁之时义大矣哉！当遁退时就该遁退，遁卦所启示的时效与意义是伟大的呀！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远：远避。恶：一说憎恶(wù)，另说读罪恶的“恶”(è)，恶声厉色。○天下有山，山为地上最高之物，有凌逼天空之势，天高而远，自觉退避，这就是遁卦之象。君子观此象，则知要远避小人，不对他们表现明显的憎恶(不用凶神恶煞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是庄重威严(严格划分君子小人界限)，使小人敬畏，不敢冒然进逼。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卦爻辞的解说，常常不一致。从全卦看，四阳为君子，二阴为小人。从各爻看，都是逃遁中的角色。初六处于逃遁序列的尾部，故称“遁尾”，逃避者的尾部易为追兵所及，故危厉。当此之际，不宜积极行动，冒昧前往。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处逃避行列的后尾有危险，如不轻率前往，而是隐忍以待时机，那会有什么灾害呢？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执：执系，固结，套在一起。黄：



中央正色。牛：代表柔顺之物。革：皮带。胜：“胜任”的“胜”。说：言说的“说”，一说同“脱”。胜说：能够摆脱掉。○六二与九五相应，受九五拘系，像君王拉住他的大臣，不使离心，像用黄牛的坚韧的皮革（革带）套住了一样，其交谊的坚固，说不胜说（没有什么能够使它挣脱）。本卦各爻皆言“遁”。只有本爻没用“遁”字，因为二应于五，所以说它受了九五的羁系，随九五而遁者也。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用黄牛的皮带拘系六二，是为了坚固它的意志，从而使上下以中正之道牢固团结。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系：牵系，拖累。○九三与上九无应，而亲比于六二。阳刚为阴柔所牵系而不能顺利遁退，无疑是有弊病的，容易产生危险。但它能以蓄养臣妾的私恩去畜止二阴上逼，这对阳刚各爻都吉利。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急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九三为二阴牵系，在当隐遁时迟疑不决，不能快速隐遁，会招致危险，因为它（应酬二阴）弄得很疲惫，像生病一样。以蓄养臣妾之私恩畜止二阴进逼，虽然可获吉祥，但终究不可能成大事（只能“小利贞”）。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好(hào)：喜好。○九四与九三不同，九三为二阴牵系，犹豫不前；九四能以刚健之德裁断事理，虽与初六有应，但决然向上，不肯后顾，不受系累，是处遁而好遁的爻位。君子像它这样则吉祥，小人做不到。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君子喜好遁退，自觉隐避，遁则亨通，不言“吉”而自“吉”，小人（趋势趋利）不可能好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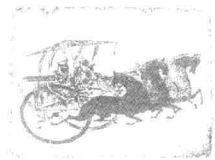
九五：嘉遁，贞吉。九五刚中，又当正位，得中正之道，能以时而行，以时而退，体现了《象》辞所说的“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可称得上嘉美之遁。虽与六二有应，但不为私情牵系，行事合乎贞正之道，故得吉祥。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九五以时而进退获得吉祥，因为它坚守贞德，端正了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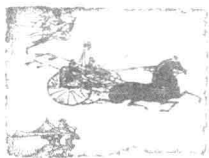
上九：肥遁，无不利。肥：宽绰有余裕；有的本子作“蜚”，蜚，古代同“飞”，因又可释“肥遁”为飞遁，逃遁如飞，说明退避无挂无碍。○上九处外卦之极，与内卦无应无比，凌君位之上，超世绝俗，像无位而有盛名的隐士，心无牵顾，行有余裕。性本阳躁，行动捷速，又当柔位，头脑冷静。以冷静明智之头脑作出逃避隐退的决定后，行动敏捷果断，隐居求志，悠然自得，因之无往不利。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疑：犹疑，迟滞；一说同“礙”，今作“碍”。○超脱世俗，游刃有余，隐居求志，无往而不自得，因为它在遁退之时当机立断，无所顾虑（滞碍），毫不犹豫。

遁卦继恒卦之后，讲急流勇退的道理。与全书反复强调的“满招损，谦受益”、以时行止进退的思想一脉相承。《序卦传》说：“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这里面含有辩证法，也是动荡时代政治经验的总结。从卦时说，遁卦不像否卦那样媒绝路断，天地闭锁，阴长至二位尚能守中，阳刚据五位尚可应二，内外卦之间还有一线通道，当此之际，应果断地退避，否则形势继续恶化（阴长



阳消),连逃路也没有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而决然割断尘缘,超世绝俗者,则无往不利。《周易》这种隐逸思想,对后世,尤其是魏晋时人有深远影响。在本卦六爻中,下体三爻属艮,皆主于“止”,上体三爻属乾,皆主于“行”,研读时应注意分辨。



## 大壮第三十四

### ䷡ (下乾上震)

**大壮:利贞。**大壮:卦名。阳为大,壮则盛,大壮是阳气壮盛的意思。从六爻看,下面连续四个阳爻,阳长过半,气力渐强。从两体看,下乾为天,上震为雷,天健而雷动,威猛之象。阳盛阴弱,君子道长,当然吉利亨通,但声势壮大,易陷于暴躁,必须严守贞正之道才有利,故曰“利贞”。

《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大代表阳,大壮,是阳气壮盛的意思。刚以动,故壮。下乾上震,乾刚健而雷震动,所以壮盛。大壮“利贞”,大者正也。阳气壮盛,需要坚守贞正才有利,因为强大者不能失正,失正则流于横暴。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守正道而保持壮大,才可以认识天地常道所体现的真实性。因为天地的常道就是至大至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履:履践,实际去做。○雷震响在天,是大壮之象。君子观察这卦象,感到雷在天之上未免过于高亢,因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到唯有谦卑处下方能执礼,故在行动上非礼不行动。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趾:脚趾。征:前往,前进。孚:信实,事实如此,必将如此。○本卦总体是阳刚过盛,过强则难以守正,所以各爻爻辞皆主于用柔不用刚。初九以阳居刚位,行刚道,但处在最下爻,虽有强力和躁动的欲望,而条件尚未成熟。猛动必然冒进有险。所以卦辞以趾为象。壮盛表现于人最下部的脚趾,脚趾是主行走的,但力不足以带动全身,如不顾条件而前行,必然有凶险,实情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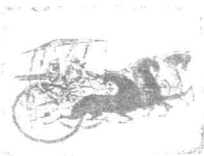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壮在最下位的脚趾就想冒进,其必然无疑的结果是遭遇穷困。

**九二:贞吉。**九二刚爻居柔位,又得中道,刚柔调济,能守此正道则吉。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九二守贞正而得吉,因为它刚柔相济而能行中道。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罔:无,不,勿。羝(dī):公羊。藩:篱笆。羸(léi):拘累,缠绕,挂住不得脱。○九三质刚用刚,又居下体乾卦之极,是过于壮盛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小人得志,易于逞强;君子处此形势则不会逞刚用强,反会克制自己。逞刚施强,虽然合于贞正(君子道长),也会有危险。就像公





羊用角去触碰藩篱，藩未决（破开）而自己的角被挂住了，无法摆脱。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小《象》重复爻辞，只是强调不可逞强。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亡：同“无”。决：冲破。于：介词，表比较。大舆：大车。輹（fù）：将车轴绑扎在车身上的皮带。○九四刚爻，居阴位，是处柔行刚，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符合用“壮”的正理，所以它守正向前而吉，没有可后悔的。就像羊触藩篱，把藩篱冲破了，角不会被挂住，其强壮甚过大车上绑轮轴的皮带（力能突破或挣脱它）。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尚：同“上”，或说崇尚，推崇。○藩篱冲破而角没有被挂住，意思是说可以上进，或以前进为尚。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羊：九三、九四皆以羊象征阳刚（谐音），象征壮盛，这里承上以羊为壮卦之象。易：疆场（yì），边境，交界处；一说易为和易。○前四爻皆阳刚，至五转为柔爻，在阴阳的交界之处，丧失了羊，指阳刚至此不见了（按阳长阴衰趋势。第五爻也将向阳转化，故“易”又有变易之义）。壮盛之阳在五位虽有跌落，但阳终将向上据有五位，故“无悔”。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壮盛的阳在阴阳交界处丧失，是因六五以柔居刚据君位，虽得中，位置不当，处境不利。九四已经“尚往”，阴失位，将为阳所据。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遂：顺遂，顺利前进。○上六处大壮卦之极，像公羊触藩篱被挂住了角一样，不能后退，后退则阳刚逼来；也不能前进，壮将终而动已极，无可去之处。去亦无所利，只有在进退维艰中忍耐以待时机，终会吉祥。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详：详审，详慎，仔细考察而审慎行动。○上六之所以形成不能退也不能顺利前进的顶牛局面，是因没有仔细考察形势（发展趋势是阳刚已至四位，将继续前进占据五、六两位）而审慎地行动。在艰难中守正则吉，是因为阳气将继续上升，过咎不会太长久，自然会消除。

大壮是阳刚升至四位，形成下体乾健，上体震动，有过于壮猛、过于刚暴之嫌，所以卦辞强调“利贞”，利于坚守贞正之德。《彖传》阐释为“大者正也”，都是强调阳气壮盛，要加以调济、克制，使其得事理之正。这个“正”不是指阴阳爻当位与否，而是指进退行止是否得事理之正。本卦总体是阳刚过盛，过刚则难于守正而逞横暴，所以各爻爻辞皆主于用柔不用刚，重在刚柔相济。所以九二、九四以刚处柔而得吉辞，初九、九三阳刚当位而无吉辞。《杂卦传》说：“大壮则止”，意思是壮盛不能过头，过头则衰老，故要知适可而止。



## 晋第三十五

### ䷢ (下坤上离)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卦名，是进和升的意思。《周易》中另有升卦、渐卦，意思也是上进，但三者之进各有不同，《周易折中》按语说：“晋如日之方出，其义最优；升如木之方生，其义次之；渐如木之既生，而以渐高大，其义又次之。观其彖辞皆可见。”本卦上体是离，象征太阳，下体是坤，象征大地。太阳升出地面，愈上进愈光明，这就是晋卦所体现的晋升而前途无量的意义。本卦与上离下乾的大有卦略相似：大有，火在天上，体现君道；晋卦明出地上，则体现了臣道。太阳普照大地，万物以柔顺之德归附，像诸侯恭顺地依附天子。康侯：有人认为指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卫康叔，但通常被解释为治安之侯，即使国家安康的侯爵。用：因而。锡：赐。蕃庶：众多。接：应接，接见，接待。○晋是万物依附太阳，为臣道之卦。依附君王、治安有功的公侯来到天子面前，天子给以褒奖和礼遇，赏赐了很多车马，一天之内就三次给以接见。

《象》曰：晋，进也。晋是升进的意思。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明、大明：都指太阳。丽：附丽，依附。○就两体说，晋是太阳升出地上，地道柔顺附丽于光明的太阳。柔进而上行。从六爻说，初、二、三、五，都是柔爻，柔爻呈升进趋势，并且上行到第五爻位。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因此呈现康国之侯受褒奖和礼遇的形象。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太阳升起超出地面，愈进而愈明，是晋卦的形象。万物接受阳光，柔顺地附丽于太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太阳自身光明磊落，五爻以柔道居君位，对待下面的万物无偏私地给予照耀，像君王能以恩德亲于臣民。臣子观此象，效此德，使自身本已具有的明德更加昭明。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进。如：语助词。摧：摧抑，抑止，受挫而不进。罔：无。孚：诚信。许慎《说文》引用本爻辞时，“罔孚”作“有孚”，更有道理。裕：雍容大度，绰有余裕。○初六居下位，为晋之始，想进见明（离）君（六五），故有欲进之态，是“晋如”也。但与六五相距遥远，自身力量不足以抵达，又受大臣九四的阻抑。初六与九四本有应，但在晋卦中，各爻之升进，目的是晋见君主，九四反成为挫抑者，故有“摧如”之态。欲进不进，守正（晋见明君的追求不变）则“吉”。虽然暂无以取信于君，但自处泰然，宽怀大度，终可免过咎。也可解释为有诚信，则“裕无咎”。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想进到明君面前，受挫抑而不得升进，但独自坚持理想的追求，守正不移而吉。心地宽裕而



能免于过咎，是指虽未受君王赐命，亦无怨愤。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兹：这，指示代词。介：大。于：从。王母：祖母，指阴性之尊长六五爻；而比本爻（六二）为孙女之意在言外。○六二也是柔顺而欲附依君王的，但与六五同为阴性，无相吸引之力，又不能得到其它援助，呈现一种想升进而又发愁的态势。但它是阴爻阴位，得正又居中，只要坚守贞正，就会吉祥。开始孤立无援，终会得到老祖母（六五）的理解，从祖母那里接受下很大的福祉。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能得到这种大的福气，是因六二能坚守中正之道。

**六三：众允，悔亡。**众：指同性的初、二爻。允：赞同，允从。亡：同“无”。○六三不中不正，在其它卦多是悔吝之爻，在本卦居坤体上位，是顺上而欲升进者也。下体三阴皆顺上，六三柔顺之极，与初、二爻同德同心，因而为众爻所赞同，所允从，本该有悔的也变成无悔了。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众爻允从六三，因为六三的志向是向上升进（达于明主之前）。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鼫（shí）鼠：一种外形似兔的大老鼠，常偷食田间粮食，为农作物之巨害。○九四不中不正，以阳躁之性横亘在众柔顺上的行列之前，以德行不正晋升高位而肆其贪婪，就像田间偷食粮食的野鼠。这种像硕鼠一样贪婪的角色，占据了高位，即使坚守其力求晋升、依附君王之正道，还是危险可怕的。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九四像野鼠窃禄窃位，虽守正而多危厉，因为它所处的位置不得当。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恤：忧。○六五以柔居刚，是柔弱之君，表现为“失”，本应有“悔”。但“柔进而上行”，居至尊之位，得中道，又是离卦体现光明的主爻，因能成为大明之君，下面的群阴又都能顺从，这又是“得”，可以抵销其“失”而无悔。作为柔弱之君易失于优柔寡断，作为大明之主又易偏于“人至察则无徒”，只有把“失”和“得”置之度外，不至于患得患失，忧虑重重，才敢有所作为，这样，前进就吉祥，无往而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庆：喜庆，与前面的“福”相对举，相照应，臣下依顺并且亲近君王，得到褒奖和礼遇，是“福”，明君因有顺从的臣下乐于归附而喜庆。○得失不系于心，无所忧虑，直前勇往，便有喜庆。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角：指前进无路的死角。维：同“唯”，只能。用：采取，助动词。伐：攻，克服，转为克制。邑：私有领地。伐邑：治于内而非攻于外也。治于内，自治也，自我克制，固守理道。厉：严厉，峻急。吝：可羞。○上九以刚居晋之极，性既暴猛，又急于前进，易有冒进躁动之弊，就像钻进角尖，前路不但狭窄，而且穷尽，再没有回旋余地。这种晋进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自我克制，像治理和控制自己的私邑，不让它发生叛乱一样。虽然处置可以严厉、峻急一些，也会吉祥而有过咎，但拿中和守正之道来衡量，仍有可羞的地方。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只能采取自治内邑的办法，强制性地执守贞正之德（不能再向上向外发展），虽然也有效，但不合于中和之道，也就是中庸之至德未得到光大，如果这种圣德光大了，则无往而不适，何用自我克制。

晋卦体现柔顺而附丽于上以求升进的意义，各爻均以进为务，但柔进则吉，刚进则厉。用此理阐说臣道，无疑是统治阶级的哲学。



## 明夷第三十六

### ䷣ (下离上坤)

**明夷：利艰贞。**明夷：卦名，意思是光明受到伤害。明夷是晋卦倒过来，互相成为综卦或反卦。晋是下坤上离，光明升起，阳光普照；明夷下离上坤，代表光明的太阳沉没地下，黑暗开始笼罩。用于人事，晋为日出，得遇明君之象，利于升进；明夷为日落时刻，象征昏君当政，世道黑暗，宜于韬晦。明：即前卦“明出地面”之“明”，指太阳，象征光明。夷：瘕，创伤，又转为感伤、痛伤之“伤”。○明夷时贤明者易受伤害，利于知道艰难而不失贞正。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明夷就是光明沉入地下。内卦为离，文采光明，外卦为坤，柔和依顺。用于为人，则内有文明之德，外有柔顺之行，在遭受大难时能够这样，外可远祸患而内心保持圣明。周文王当殷纣昏暗之时就是采取这种态度的。“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晦：晦藏，隐而不露。内难：遭受同宗族或近亲的迫害。箕子：殷纣王时代的名臣，与微子、比干合称“三仁”，箕子劝谏纣王，纣王不听，箕子佯狂为奴。○利于在艰难的境遇中固守贞正，是指处昏乱的政治环境，要晦藏自己的明德不使显露，以免招致祸患。在碰到同宗社的近亲施加祸难时，能固守心志之正，既保全了自己，又不同流合污，唯有箕子能够做到这样。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莅(ㄣ)：莅临。莅众：临民，治理政事。○太阳进入地中，外晦而内明，君子效法此理，在治理政事中，内心虽明而不尽其明，晦藏其明反而更显其明，这就是“用晦而明”，比过于明察而无徒属效果更好，大智若愚，以退为进，不聪不明不行，聪明用尽、锱铢必较也不行，含宏宽厚，更能得众。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这里指明者负伤的时候。一说“夷”是一种鸟，这样才能和下面的“于飞”搭配。于飞：于，虚词，飞，状避走之速，主语是初九。有言：发出闲言闲语。○初九居离体下位(上面一爻便是代表明察的下体主爻)，能洞察事理之先机，当明者受伤时，即急速避祸逃走如飞，像鸟儿收敛自己的翅膀，不再招风惹事；君子察识几微而早作回避，可能遭受困厄，以至于几天没有食物，想找个投奔的地方，那里的主人不了解形势，有些闲言闲语。本爻辞是指明夷之始，光明所受伤害不明显，君子猝然逃避，世俗会引起疑怪。但君子见微知著，不因世俗之疑怪而迟迟其行。解说本卦各爻时通常联系历史故事，这一爻据说是指伯夷被迫出逃。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君子选择全身远祸的途径，饿走逃避，以合于义为准则。只要合于义，几天不吃饭也不要紧。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左股：左边的大腿，古代以首脑比君主，左右股肱比大臣。拯：拯救。○六二为下体离卦主爻，居正得中，为贤明的大臣。在世道黑暗、明者受伤之时，六二虽柔顺中正，仍然伤了左边的大腿，喻明臣为昏君迫害。这时采取急速营救的办法，用健壮的马把伤者驮出险境，还算吉祥。此爻言贤明的文王被拘。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以：同“而”。则：原则，用如动词，合乎中正之道的法则。○六二之所以能获得吉祥（实际是仅能免祸害而已），因为它明了形势，以柔顺处黑暗之世而始终保持中正的准则。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南：代表光明所在的方向。狩：狩猎，去除害兽。南狩：向光明方向前进而除害。大首：代表黑暗的大头领，在本卦中指上六。疾：急促。○九三在离体上位，明之极也，以刚处刚，质刚用刚，主于急进。上六居坤之上，暗之至也。在一般卦中本是阴阳正应，在本卦中则是至暗在上统治，而至明处下受伤害，故形成敌应关系。当明者受挫时期，九三向光明的南方挺进，用狩猎（古代常以田猎代称战争）除掉害类，应当抓获它们的大头目。但救人除害不可操之过急，以明除暗有一个过程，宜谨守贞正之道，重在剪除元凶（一般认为本爻追述武王伐纣事）。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大得：得其大者，犹今所谓“放长线钓大鱼”。○向南方狩猎除害，其志在于“大得”，即除其首恶，教育其群从，这样才能大获全胜而无后患，否则不分情况普遍予以打击剿灭，反会激起顽抗和混乱。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左腹：胸腔左侧，心脏之所在。明夷：这里指伤害明者的恶人，通常认为指纣王。于：略同“于是”。○六四已进入坤体，是接近六五昏暗之君的近臣。由于柔顺，近臣进入左腹，得以了解昏暗之君的内心隐秘，进谏无效，只好自己走出门庭以逃避。通常人们认为这是指微子。微子是殷纣王时的三仁臣之一。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进入左侧胸腔，是比喻近臣靠近了“心脏”（即置身君侧），得以了解其真实心意而采取对策。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坤为地，六五在地之中，太阳沉没其中，是最黑暗的时刻，又靠近昏暗之极的上六，这时应当像箕子一样，晦藏其明，固守正道，于外装疯，以掩人耳目而避祸患，不能兼善则独善，这样是有利的。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息：休止，泯灭。○箕子身遭磨难而守正不移，为免遭忌刻，不敢显露自己的明德，但其明德并没熄灭。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上六处昏暗之极，下面各爻凡有“明”者皆为其所“夷”，所以它不但“不明”，而且重其辞曰“晦”，意为晦暗，如无月之黑夜。开始它升到高位，后来却跌落地上。比喻权力与黑暗达到极点，向相反的方向跌落，落到万丈深渊。此言纣王亡国。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通常人们认为《象》传用这些话比喻殷纣王由登基到覆亡。四国：四方之邦国。则：常则，常道，中正光明之德。○开始登位像升天一样，光明广照四方的邦国，后来却坠落到地狱，先是别人拯救无效，后来不能自拔，它完全违失常道，光明被伤害尽，因而自己也覆亡了。





《序卦传》：“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明夷与晋为反卦。卦时是黑暗笼罩，邪恶猖獗，正义受挫，光明负创之际，光明暂无力正面抗拒黑暗，唯有内明外柔，韬光养晦，所以卦义也就是艰苦隐忍，恪守中正，以收“用晦而明”之效。《彖》、《象》两传在阐释卦义时多引述历史故事，初爻言伯夷出逃，二爻言文王被拘，三爻言武王伐纣，四爻言微子归周，五爻言箕子为奴，上爻言殷纣亡国，有助于加深和拓宽对卦义的理解。



## 家人第三十七

### ䷤ (下离上巽)

**家人：利女贞。**家人：卦名。本卦上巽为长女，下离为中女，象征少长有序，犹如家人。一家人要处理好内部关系，家庭的伦常关系处理得好，扩展到社会，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或者叫宗法关系。○家人是论述家道的，家道的要害在女子居正，正内而后能正外，所以说，利于女子守贞正以居。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就本卦的二、五两爻看，内卦中爻是阴性，居中得正，象征女子正位于内；外卦中爻是阳性，也居中得正，象征男子正位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内，男尊女卑，体现了阴阳乾坤之道，合乎天尊地卑之义。这也说明正家道乃是治国平天下之本。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君为最尊长者，发号施令，一家之中也有号令一切的“严君”，这就是指父母说的。治家主乎严，本卦之要义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父尽父道，子尽子道，兄弟夫妇各尽其道，各尽其职责，那么整个家道就正常有序了。正家而天下定矣。家道正，天下就治理、安定了。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卦，下离为火，上巽为风。风从火上产生，象征以内为本，向外延伸，体现了女正于内，男正于外的家道准则。君子效法这种原则，说话务求有具体内容，做事则持之以恒，有始有终。一言一行都严肃认真，这是修身的大要。君子从家人的各尽职分体会到要修身，身修又是为了家齐、国治，天下平。

**初九：闲有家，悔亡。**闲：防范，如为牛羊设栏圈。○要有严格的约束，才能建立起家庭（如设家规家法以明长幼之序、男女之别，使新娶妇和新生儿承受家教，这都是建立家庭必不可少的），才不会有后悔。初九为“家人”之始，故强调奠基和初教工作，防患于未然，如果家规破坏了再去恢复，邪僻发生了再去教育，那就会悔之晚矣。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严格约束，重视初教，是指在家人心未散、志未移（未染恶习）之前就要事先防范，抓早抓紧抓好。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遂：恣意，肆意，自专，自作主张。中馈：在家中操持饮食之事，其中还包括供奉祭品、接待宾客。○六二是家庭主妇即“女正位乎内”的象征，以阴居阴，得下体之中，行柔顺中正之道，上敬公婆，中服丈夫，下慈儿女，凡事不敢肆



意为，因无所自专，以顺为正，分内职责则是操持家中饮食、祭祀等事，守此真正之德行，则吉祥。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六二之所以得“吉”，因为具备柔顺而且谦逊的妇德。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嗃嗃(hè)：以义制情，严厉而冷酷的样子。悔：能知悔恨则自凶转吉。嘻嘻：情胜于义，笑乐无节。吝：羞辱。自吉转吝，可惜可羞。○九三以刚处刚，当内卦上位，像一家之主，这构成它严厉过甚的一面。它与六二构成亲比关系，又像亲昵于妇人小子而失家节的人，因此爻辞兼备由凶转吉，由吉转凶两种情况。治家过于严厉，一家人嗷嗷叫苦，虽有过于激切之悔，但一家子都不敢怠慢，上下警戒，终会吉利。反之，妇人小子嬉皮笑脸无所约束，最后必带来羞辱。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治家严厉，家人叫苦，但不会违失正道。妇女小子嘻嘻哈哈管得太松，则失去了治家的节度。

六四：富家，大吉。富：充实。○六四刚进入巽体，为谦逊的主爻，以柔处柔，得正道，又为长女，作为主妇治理家庭，使子孙繁衍，家业充实，故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六四能使其家境富裕，大吉大利，因为它以柔顺之德而居其正位(体现了“利女贞”的卦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王：九五居君位，故以“王”称之。假(读 gā 或 gè)：历来解释歧异，或说至，解释为(王)到家庙里祭祀；或说大，便解释为扩大影响，及于天下；或说格；格，感格，以自身守正感化他人。恤：忧。○初九爻谓“闲有家”，是以法度防闲；本爻谓“假有家”，是君主躬行道义使天下受到感化，各正其家，无忧无虑，民安国泰，吉祥如意。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君王感化众人，务正其家，体现“交相爱”的精神。家人(父子兄弟夫妇)相亲相爱，推而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者就以这种“交相爱”精神使天下亲如一家。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上九为家人卦之终爻，提供治家的终极道理。这就是治家要有诚信，要表现出威严的态度。威则不溺于亲情，以免散漫；信则树立起表率，感化家人，同心向善。有了威信，终会获得吉祥(本卦最能体现威信的是九五)。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以威严的态度治家，终获吉祥，强调的是严格要求别人，但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反身而诚，有信则威。

家庭是文明社会的细胞，本卦论的是治家之道，却关系到天下国家，这就是由内而外，由亲亲而尊尊，建立起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伦理，巩固封建等级制及其统治。家人之道，女正于内，男正于外，男以刚严为正，女以顺逊为正。故本卦刚爻多严辞，柔爻多顺辞。唯九五刚而能中，恩威并用，体现治家的久远法则。齐家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要实现此目标，则须反求诸己，即要修身，修身才有诚信，有诚信才有威严，有威严才能服众。



## 睽第三十八

## ䷥ (下兑上离)

**睽:小事吉。**睽(kuí):卦名。睽本义是目不相视,引为相背、相违,转为乖离、乖异、分道扬镳。睽卦是家人卦的倒卦,意义也相逆,家人讲和谐相处,睽卦则是讲分离和对立。在对立中因应变化以寻求统一,是本卦的要义。小事:以柔道处理事情。○睽是乖离,已经乖离,不能以愤疾之心、刚峻急切之道处事,以柔处之,不为已甚,徐徐转移则吉。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这是以卦之二体释卦义。上离为火,火朝上面运动;下兑为泽,水是向下流动的,体现了相背离的趋向。又兑为少女,离为中女,同居一处,而志向不一,犹少时同在父母家中,长则各嫁其夫,睽违分趋,所以不能一同前进。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说:同。悦”,兑为悦。丽:依附。明:离为明。○兑体以喜悦的态度附丽于离体;离体中的柔爻随着火势向上升到五爻君位;它又与下体中位的九二刚爻相应。睽违分崩,原来的总趋势是不吉的,但因为以上三条,柔性发挥了顺上作用,又得中和之道以弥合,故有转机,所以说以柔道处事能获吉祥。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天在上,地在下;一升一降是相乖违,但由于阴阳二气相感相与,形成四时,生育万物,其功能是一样的。男女体质不一,阴阳刚柔,秉性各异,但情志相通可结合成夫妻。万物各有其形体与特性,但禀受天地阴阳之气生育成长,又是异中有同。以上说明乖异中有和合,对立中有统一。睽之时用,大矣哉!睽离并不全是坏事,如果能因应变化,用之得宜,可促进事物的对立转化,睽的时(知几)义,效用是巨大的呀!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上离为火,火性燃上,下兑为泽,泽性润下,这是睽卦的形象。君子观此卦象,能认识火与水济物之功相同,而性质不一,因能有同异之辨,对事物求和谐(同中有异)而不可求同一。犹如音乐演奏,音律要和谐,但不能只用一种乐器演奏。《彖传》讲异中有同,大《象》讲同中有异,两传互相补充,把本卦卦义解释得很周到,很辩证。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亡:同“无”。丧(sòng):丢失。复:返回。○初九处睽离之始,上面九四也是刚,相敌无应,说明睽离不可避免,既遇上了也没有什么怨悔。但在处理上要宽缓、柔和,丢失了马,不要去追逐,让它自己



回来,如果去迫,越跑越远。对恶人还是要去见面,如果激化矛盾,越激相离越远,缓和则少树敌可免过咎。在睽离未甚之时宜于用这策略。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辟:同“避”。○不是拒恶人于门外,而是与他见面,适度交往,在乖违中看到某些和合因素,宽以处约,可避免过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遇:君臣(或其他宾主关系)相见,礼仪周备叫“会”,不周备叫遇。主:这里指六五君爻。巷:宫中小道,委曲之途。○九二与六五相应,柔中之主得到刚中之臣为辅,本是鱼水相合,但在睽离乖隔的世道(时间),相合也不能由宫庭大道、大门入大厅以礼相会,只能循宫中小路委曲地去和君主见一面。礼不备,但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君臣在委曲的小径上相遇,虽然不是堂堂正正和君臣会合之大礼,但迫于乖离的世道,不得已而偷偷相见,并未失君臣会合的正道。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舆:车子。曳(yè):拖住。掣(chè):牵制。天:头顶,转为头部受刑,一说是在额头刺字,一说是髡(kūn)刑,剃光头发。劓(yì):割去鼻子,古代五刑之一。○六三以柔处二刚(九二与九四)之间,与上九为正应,欲上行而合志,它有车有牛,具备行进的条件,但九二在后面拖住它的车子,九四在前面牵制住它的牛,阻挡它的进路,六三虽柔,也处刚位,用力进犯,为九四所撞伤,头部、鼻子受伤像受了刑一样。它开初虽然碰到艰难挫折,但最终能有好结果。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六三以阴处阳位,又在二阳爻之间,车子被拖住,遭到困厄,是所处位置不当。开初有险阻难前进,而后来有好结果,是说终和上九刚爻遇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元:大或初始。元夫:丈夫,指初九。一说大夫,一种职位。交孚:互相信任。厉:危险。○九四与初九无应,又被各有其志不能同行的二阴包围,在睽违的环境中显得孤立。与初九虽不能相应,但初九是大丈夫,两孤刚相寻,可以交好,互相信任,彼此帮助,即或遇到危险,最终没有灾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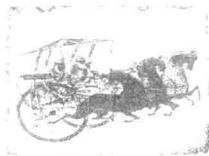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两刚爻相互信任、扶助而无过咎,是因为它们在睽离之时寻求和合的志愿能够实现。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厥:其,它的。宗:同“党”,宗族,类属。本卦九二爻称六五为“主”,六五爻则视六二爻为“宗”。噬(sì):咬。肤:柔嫩之肉。噬肤:喻相交易入。○六五柔爻在睽离之时居尊位,本应有悔,但因下有九二刚阳为应,委曲来见以辅翼之,因此使悔恨消失。六五与其同宗九二相交易合,像噬咬肌肤一样,这种君臣遇合是正当的,前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六五与同宗九二相交易入,不但没有灾咎,而且循此道以往还有喜庆。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豕:猪,指六三。负:背着。涂:泥巴。一说猪伏于泥涂中。弧:弓。说:同“脱”。匪:非,不是。婚媾:指可以交合之对象。○上九处睽之极,疑心极重,易乖而难合,与六三为应,本自不孤,因六三前后受牵曳,不能顺利来会合,便加猜疑,致使自己感到力单势孤。见六三受伤,满身污秽,以为是猪背上糊满了泥巴,见到六三的车好像车上载满鬼怪。先拉开弓。准备射箭,随后迟疑,将弓弦松掉。渐渐弄清了六三不是





寇仇,而是婚媾对象,自此以往,像遇一场雨,洗去豕背的泥涂(一说“雨”指阴阳和洽),前嫌顿失,疑雾澄清,终归于吉祥。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婚媾对象终于结合,像阴阳和洽而成雨,或说像雨洗去泥涂,使事物真相显露,使上六心中的种种疑团解开,误会消失净尽。

《周易》论述对立统一,睽卦是重要的一卦,其辩证观点值得注意。睽卦卦义是睽离乖违,但有离必有合,有违必有遇,有异必有同,矛盾的双方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并且相互转化,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

本卦六爻,下三爻与上三爻分别两两相对。下三爻强调睽离和对立,上三爻强调睽离可转化为遇合。初九对九四如“见恶人”,九四对初九则讲“交孚”;九二对六五是“遇”于“巷”,六五对九二则“噬肤”易合;六三前后受掣制,离易而会难,上九则“遇雨”而认“婚媾”,“群疑”顿“亡”,对立最后得统一。“无初有终”可谓概括了全卦。

处睽离之际,不宜有过激行为扩大裂痕,而顺应大势,存异求同,消除猜疑,结合力量,可以积极大胆去干,“往无咎也”。严格区分邪正、善恶是必要的,但不要把睽隔、违离、乖异(即矛盾)看成是绝对对立的,那样会使自己感到孤立,应该宽大包容,通权达变,在不违背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于异处求同,尽力把离引向合,而不使可能的合变成离,这是在策略、态度上给人们的重要启示。



## 蹇第三十九

䷦ (下艮上坎)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蹇(jiǎn)：卦名，原义是足跛，引伸为行进困难。《序卦传》说：“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蹇卦下体艮山，止也，上体坎水，险也。山高为阻，水深有险，行进困难。前面屯卦、蒙卦也是险难之卦，区别在于，屯是下震上坎，陷在险中而动，难于脱险；蒙是下坎上艮，象征盲目冒进，遇难方止；蹇卦则是见远处有险，知难而止，所以蹇的难度稍次，且表现了明智态度，脱险比较容易。西南，东北：《说卦传》认为坤是西南，艮是东北。○蹇，利于西南，西南为坤地，平地便于行走；不利于东北，东北指艮山，行走困难。当蹇难之时，希望有大德大能之人出来济天下之困，扶天下之危，所以利于出现(或见到)这样的大人。不论是处难者或济难者，都要坚守贞正才吉祥，否则增加险难。本卦除初爻外，其余各爻位皆得正，合乎“贞吉”之义。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知：同“智”，明智。○蹇卦上体为坎险，卦爻动向是由下向上，所以说险在前面。下体为艮，止也。见到前路有险难而止步，是明智的表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蹇难之时宜向西南，西南代表坤，坤为平地，体现柔顺之德，前进的阳爻上升到坤中间，成为九五爻，阴阳交合，居正位而得中道，故有利；不要去东北，东北是艮，为山，为止，阳退向艮就会碰到九三刚爻，互相排斥，没有退路，故不利。这里只是象征说法，其深层意思是蹇难时宜于行刚柔相济之道，不要逞刚暴。“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大人：通常认为指九五爻。○所谓“利见大人”是指险难时宜于前进(求助于有中正之德者)，进则有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济险者有中正之德足以率众，处险者(其它诸爻)各各能当正位，守贞而获吉祥，君民同心，上下一致，不但可以脱险难，而且可以整饬邦国。蹇之时用，大矣哉！蹇难固然是坏事，但促进协同，多难兴邦，能恰当运用蹇的时效，意义是伟大的！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下艮上坎，卦象是山上有水，山为阻，水难涉，都是险难，所以蹇是困难的意思。君子因此能反过来检查自己为什么遇难，进而修养自己的道德，为克服险难作准备。

**初六：往蹇，来誉。**初六阴爻阳位，力不足以进而欲进，上面与六四相斥无应，如果前进必然遇到困难，陷入坎险之境，如返回停在原处，倒值得称誉。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爻辞所谓前进则有难，居留则可誉，是指初六应明白主客观条件，量力而行，宜待机而动，不可冒进。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臣：九五居君位，六二则为王臣。蹇蹇：努力不已，一说难而又难，一说屡冒险难。匪躬：非为一身，一说奋不顾身。○六二以柔处柔，又守中道，力不足以济蹇难，本不宜前进，其所以力进不已，因与九五之君有应。九五正陷于险境中力谋出险，六二岂能坐视，必须前往助一臂之力。它不能考虑一身的利害，为了共济时艰，冒险犯难，志气也是可嘉的。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尤：过错。○六二冒险奋进不已，结果不会有过错。

**九三：往蹇来反。**反：同“返”，回归。○九三刚爻正位，处内卦之上，为内卦主爻，有向上的欲望，又必须体现艮止的原则。与上六有应，但上六柔弱，力不足以援引内卦诸爻出险。因此九三前往必然是蹇难的，而还归内卦，与初六、六二两爻相依为好。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内：内卦，具体指初、二两阴爻。○九三前进有险难，归止于内卦，内卦二柔爻是要依附阳刚的，必喜悦而得安宁。

**六四：往蹇来连。**连：联络，联合。○六四已是坎体下位，进入了险境，前往则越陷越深，回头看九三正止步而暂时不进，可以与之亲比，初六、六二又是同类相与，可以联合起来济难，因此折回来联络下面各爻，各爻也乐于亲比（九三）或依附（初六，六二）。六四阴爻阴位，能与众合，合力济难，深得处蹇之道。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实：诚实。○六四还归，联络处难的同仁，众爻也予以响应，乐于亲附，因为它当正位，有正义，诚信可靠。

**九五：大蹇朋来。**九五君位，当蹇难之时，陷入坎险之中，是蹇而又险，所以称“大蹇”。九五在险中坚持刚健中正之德，所以有志同道合的中正之臣（六二）来救助。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九五当大蹇之时而有志同道合的朋侪来救助，是因为它能坚守中正不阿的节操。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硕：大，成果丰硕。○上六是本卦终极，前往已经途穷。来依九五，相互亲比，又可与九三相应，得两个刚阳之助，可说收获丰硕。得阳济助，险难可纾，当然吉祥；来亲比于九五中正之君也是吉利的，故云“利见大人”。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上六处穷极之境，前进不得，来归而获硕果，因为它知险而止，志愿向内（下）应三从五。利于见大德之君。因为它是依从德高望重又有尊位之人，选向也正确。

蹇卦阐释处险济难的原则与态度，主于用柔不用刚。冒进盲动则入陷愈深，必须可行则行，宜止则止。量力而进，待时而动，总之要有明智的态度，《象》传所谓“见险而能止”，可说抓住了要害。



## 解第四十

### ䷧ (下坎上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解(xiè)：卦名，意为缓解。解卦坎在下，震在上，卦形卦义都与蹇卦相反。把坎险抛在后面，再向上动，更远离险境，体现困难解除之义。夙：及早，加紧干、从速干的意思。○解卦也是利于西南，西南为坤，凡卦代表前进力量的都是阳刚之爻，阳刚进入坤体下爻，坤就变为震，震向前进，更能脱离险难，故有利。困难既已解除，就应当休养生息，不能再劳民扰众，所以无所往进，而复归于静止安闲，则吉祥。如果正遇险难之时，要有所作为，则宜及早干，加速解决，这样也会吉祥。总之，有险难则抓紧摆脱，险难解除则应该守静。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卦下坎上震，坎为险，震为动（凡动皆向上方），有险而动，动而进则远离险境。这是以两体释卦义。解“利西南”，往得众也。解除险难，利于西南，即利于行坤道。坤有平易柔顺之德，用柔易缓解矛盾，赢得众心；又坤为地，大地上有万物，向西南可得与众生相依共存。“其来复吉”，乃得中也。不须向上动进而来归原位，得到吉祥，乃是因为能在下体得到中位，这指九二，九二刚健而处柔位，得中道，既有力有为，不懈怠，又能中和以安众。九二是本卦主爻，是解除险难的主力，《彖传》强调要解除险难必须依靠中正之德。“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须得发挥作用的就抓紧进行，因为前往可以取得成功，这也指九二爻。以上据主爻阐释卦义，要动静刚柔得宜。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甲：指果实外壳。坼(chè)：裂开。甲坼：果壳裂开，果仁落地，生育开始。○在叙述险难和解难之后扩大开来说，天地也是有险难之时的，秋冬阴气生，凝冻闭塞，阳气复苏，春天到来，解冻去闭，雷雨发生。雷声惊蛰，细雨润物，各种植物的种子，破壳而出，再度萌芽。解之时大矣哉！解除险难，万物欣荣，解的时效多么重大啊。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赦：赦免。宥：宽恕。○解卦上震为雷，下坎为水，为雨，雷雨发作，象征阴阳二气由郁结而发散，由闭塞而通畅，故称“解”。君子因观此象而赦免有过的，宽恕有罪的，以缓解矛盾。

**初六：无咎。**初六以柔居解之始，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上面是九二，在刚柔之间能安时处顺。也无咎。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际：指交界、交接之处。义：宜，应当。○初六上邻是九二，有亲比关系，又与九四有应，处刚柔相交之际，相交相亲才能相助，刚柔相济助得其宜，因能使初六克服自身弱点，免于过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田：打猎，田猎在古代有战斗的意思。三狐：指一群小人。黄矢：装有黄金箭头的箭矢；黄代表中央，又是土地的本色，矢是正直的象征。○九二虽在臣位。是本卦主爻，得正居中，是替君主解除险难的健将。君的险难主要是被小人包围。六五柔弱，驱除小人就靠九二。九二在田猎中射获三狐，象征通过战斗清除君侧的小人。射了狐，黄金箭头可以收回，体现了中和正直之德归于九二。驱除小人是为了正气张扬，为君济难者要坚守贞正才吉祥。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九二守持正道而获吉祥，因为它居中位，得中正之道。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负：背着东西。乘：乘车。致：招致。寇：盗匪。至：来到。○六三以柔质居刚位，象征小人得到高位，品格与名位不相称。从爻时说，险难初解，居安忘危，有财物不慎藏，招摇过市，就像背负重物的小人乘坐君子才能乘的车，必然招致觊觎这一地位的盗寇来劫夺。这样，即使柔弱守正，也难免蒙受羞辱。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丑：羞愧。戎：敌寇。咎：怨尤，归咎。○居安忘危，有富贵就炫耀，像小人负物乘君子之车，是可羞辱可惭愧的事。招致盗寇来夺取，是自取其咎，又能怨责于谁呢？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解除。而：汝，你。拇：脚大趾，居下体之下位而应于己者，这里指初六爻。朋：指九二，同类曰“朋”。斯：则，就。孚：信，合。○九四处近君之位，下与初六相应，似与小人亲比，亲近小人，则离间君子之间的关系，所以爻辞劝诫说，解除你和初六小人的亲昵关系（相应）吧，那样，君子之朋才会来到，和你诚信相处。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因为九四以刚处柔，在本卦中唯有二刚助君，九四大臣，肩负重任，应得正而不正，所以不当位，与初六（也不当位）相应，是不正而应，是亲昵有私的表现，所以要解除这种脚拇趾般的应比关系。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维：惟，思，想。又说维同“系”，缠绕，束缚。○六五是君，但本卦共有四个阴爻，像君主被围在小人中间，而卦义以解除小人包围为要务。六五自视为君子（宜与君子相交往），想着要解除与小人的联系才吉祥。或说君子有望解脱小人之围。小人既去，君子之道才会得到验证。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君子下决心解除小人的包围，小人自然会告退。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公：上六位尊高，但次于君王，因称“公”。用：助动词。隼（sǔn）：鹰类，猛禽，代指小人中的强者。墉：城墙，象征内外的界限。○上六处解卦的终极，险难已经解除，但不等于险难不会再度出现，所以要警惕，防止险难或代表险难的势力（如小人之强者）越过界限向内袭来，发现这种情况应当机立断，迅速果敢地将之逐出界外以远害。所以爻辞说，公爵一旦发现鹰隼飞上城墙（窥伺内部），马上射击，捕获了它，除了后患，无所不利。一说隼指上六，高飞而阴鸷者也；公，则泛指除害解难之人。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解：除去。悖：悖逆，反叛作乱者。

○公爵射落鹰隼，是要扫荡叛逆，除去后患。

解卦下坎上震，特点是动于险外，“动而免乎险”是其要义。从解卦的时义说，只是险难有所缓解，不是完全免患，高枕无忧。所以处解之道，一是力行柔道，安抚受惊者，防止矛盾激化，再度出现混乱；二是提高警惕，有备无患，发现什么坏苗头，不可因循苟且，坐以贻祸，而要迅雷疾电般地予以处置。



## 损第四十一

䷨ (下兑上艮)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卦名，意为减损，损失。《说卦传》：“损、益，盛衰之始也。”损于此，则益于彼，益于此，则损于彼，平衡打破，此盛彼衰就开始了。损卦由泰卦(䷊)变来，原来三阳三阴是平衡的，按阳大阴小的通例，乾体的上面一爻由阳变阴成为兑(䷹)，是有所损，坤体的上面一爻由阴变阳成为艮(䷳)，则有所益。取于下而增于上，是损的要义。又损与危(益与安)有因果关系，例如垒土，从上面取土以培厚其基础，则安固，反之取土于下以增上之高，则危坠至。孚：诚信。元：大。曷：何以。曷之用：何以用之，“之”为宾语提前。簋(guǐ)：祭祀或宴享时盛食品的方形(或说圆形)竹盘，古代祭享神祇，最丰盛的用八簋(祭品)，或用四簋，用二簋是最简约的。用：用以。享：祭享，以食品供享神祇。○损，损下益上，本来不好，但取于下以奉上有时是必要的，关键在于在上者要有诚信，即损下是出于事理之当然，使在下者认为合情合理，深信不疑，这样才大吉，无咎，合于正德而可坚持，利于继续做下去。应当怎样对待损下的事呢？以祭祀为例，只用二竹盘祭品供享神祇就够了。这意思是一要虔诚，二要简省，不铺张(少损于下)。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是减损下方，增益上方，利归于上，损道会向上方推移，归根结底，下损，上也会损。这是就卦名、卦变解释卦义。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下而能诚信，大吉，没有过咎，可以坚持，利于做下去，就是用两竹盘祭品享神也不算菲薄，这是说在时效(或时机)上运用得适当。在一般意义上说，祭品丰厚表示虔诚，但在虚礼繁仪、文饰太过的时候，强调内心的虔诚、质实，减少形式上的丰盛、铺张，是合理合情(也合时)的。损刚益柔有时。这句紧承上文，认为损刚以益柔，损下以益上，并非完全不对，而是要依时机、效应而定。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这里总挽上文。减损或增益，盈余或亏虚，都是在具体条件下发生的，是随着时间的行进而发展演变的，没有僵固的评价标准。彖辞连用三“时”字，突出了时效在本卦中的重要性。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艮山在上，兑泽在下，泽愈深而山愈高，泽中水汽向上蒸腾，滋润山上草木成长，都是损下益上之象。君子观此卦象，因而戒止自己的忿怒，窒塞自己的欲望。这是减损人欲(损其所当损)，增进天理(益其所当益)以提高道德修养，处理好上下关系，有助于维护和谐的生态。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已：在旧注中，音、形、义纷歧，或作己，或释纪，或释以，或说已（祭祀），或解止疾（治弊）。程颐认为句意是“事既已（完成），则速去之，不居其功”；朱熹认为“辍所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释“已”为停止。这里兼取程、朱之说。“事既已”，“速往以益之”，即孔颖达所谓“竟事速往”，事情结束了赶快前往。遄：疾速。○初九居下位，损下由它开始。它质刚用刚，是刚有余者，上与六四有应，六四质柔居柔，是健不足者。初九在完成本职之事后（这里不能释为“辍事”。孔颖达：“废事而往，咎莫大焉。”）速往增益六四，舍己为人，当然无咎，不过损刚益柔，要酌情量力而行，即损下要注意适度。或说注意本末关系，不能伤本以益末。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同“上”。○初九在竟事之后疾速去协助六四，因为它与上面的六四志向相合（有应）的缘故。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征：往。弗：不能。○九二以刚用柔，居中位，得刚柔相济之道。上与六五有应，六五以柔居刚，也得中道。九二不是刚有余，不可损；六五也非健不足，不必益。就本爻（九二）说，利于坚守本位，不要前往济助六五，往则凶。相应两爻均刚柔适中，不能有损有益，如果此时损下或益上，则皆失中。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九二利于坚守在本位，因为它以刚柔相济、得中和之道为职志。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六三由阳爻变来，是下体受损者，为本卦主爻之一。阳为上往与前进的代表势力，乾卦三阳上进，故称“三人行”，其中一阳变为阴，故称“损一人”。一阳进入坤体，使坤转变为阴阳结合的艮，这就是“得其友”。下体阳刚有余，损一人则阴阳合，上体刚健不足，益一人也是阴阳合，改变了一体之内只有单品种交画的局面。经过损有余益不足，两体各实现了对立统一；又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全卦两体结合实现了新的对立统一，也是各得其友。

《象》曰：“三人行”，“三”则疑也。疑：猜忌或乖戾（分离）。○单独的人会寻求友伴，所以能前行。（两人相处，交情容易专注，）三个人就会猜疑，一人面对二人，不知道应和谁订交，人多则杂乱，所以应当损去一人。这是就人的社会交往讲损益之道。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四以柔处柔，缺乏刚健之性是它的弊病，下与初九有应；初九刚健有余，可以补六四之不足。六四减损自己的弊病（改过），如能快速果断，初九再来帮助，必将取得可喜的结果而无过咎。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六四能减损其不善而迅速从善，这也是值得高兴的好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又可这样断句：“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或：不定代词。十朋之龟：价值十朋的大龟；大龟用于卜筮，表庄敬。朋：货币数量词，十朋，言价值高，古代以两个贝币为一朋。弗：不。○六五君位，柔顺虚心，是刚柔适中者，不需九二应爻来增益，但总会有人来增益它。它得到爱戴，即使用价值十朋的大龟来占卜，人们愿增益它的情况也弗能改变，故曰大吉。另可解为：有人献上价值很高的龟，不能拒绝。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六五获得大吉，因为有福祐自上来。“上”指上九爻，上九以阳刚与它亲比，阴阳结合为新的一体，这本身就是对六五的增益。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得臣：得



到天下人臣服。无家：不顾私家。○上九是由阴变阳受益的一卦，自身已得到充实；它又处损卦终极，即将向益转化，所以不要再损下益己，这样没有过咎，坚守正道自会吉祥，利于有所作为。不损下则能得天下人臣服之心，以天下为家，公而忘私，家可以不顾了。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上九以刚居柔，自己充实，又不损下，这样正可大得其志，大行其志，下而得民心。

损卦阐述损益盈虚的道理，从卦变看是损下以益上，结果却是损了全阳的盈余，补了全阴的亏虚，达到了阴阳和合、刚柔调谐的目的。实行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原则，首先必须有诚信，所损者一定是有余的，所益者一定是不足的，否则损不足以奉有余，就会激化矛盾，激起抗争。只有取之于有余，用之而无私，才会得到天下的信任与支持。再一点是本卦特别强调时效、时义，“损刚益柔有时”，该损下时还是要损，损其所当损，并非凡损下就不好，关键在于“与时偕行”。六爻中有损己益人者，如初九、六三，有不损己益人者，有不损人益己者，而《易》书赞赏的是损不善以从善（六四）、虚心而受益（六五）、不利己而益天下者（上九）。

## 益第四十二

### ䷩ (下震上巽)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卦名，意为增益。益卦是损的倒卦，意义也相反。损是损下益上，益是损上益下。损由泰卦变来，益则由否卦(䷋)变来。否，上乾下坤。乾的一阳变为阴，九四变为六四，是损上；坤的一阴变为阳，初六变初九，是益下。原三阴三阳的对立平衡被打破，损此益彼，否(䷋)变成益(䷩)，建立了新的平衡。○益卦下卦震为动，上卦巽为逊，动而遇逊者，没有阻逆，利于有所前进。又巽为风，为木，风送木(代指船)，一帆风顺，利于涉过大江大河，暗示在前进中困难可以克服。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损于上而益于下，象征统治者损减自己的收获，使人民增益，这样调整了上下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所以人民喜悦无限。一个阳爻由上体的四位降到下体的初位，这种下降恰恰赢得了向上发展的机会，阳刚的前途无量，所以说“其道大光”；再从象征意义看，损刚益柔，损君益民，损有余益不足，也使道义大放光芒。**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于前进，就六二与九五君臣两爻看，都是居正位，得中道，阴阳相应，鱼水合欢，前路呈现吉庆景象。**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本卦特点损上益下，乾变为巽体，巽为木(舟)，利涉大川，巽道推行顺利，体现损上益下的顺利。**益动而巽，日进无疆。**阳爻增益初爻成为震体，震动于下而上顺逊，所以每天都有所增益，进展是无穷的。**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天、地分指变化前的乾、坤。上面的乾，施与一个阳给下面(损上)，下面的坤接受这个阳，表现为生长、增益。这种损益，象征天地化生，百物滋长，万类所受之益从空间说是没有方域限制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虽然如上文所说，益之道“日进无疆”，而又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存在的，所以必须注意时间效果。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卦卦象，下雷上风。风雷不但互相悖逆，而且总是互相结合，互相助长，雷激则风迅，风烈则雷猛，互相增益体现益道原则。君子遵从这一原则，见他人有善德善行就去追随，有了过失，立即改正，总之，要使自己的修养有所增益。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用：用于。为：担当。大作：大事业，重任。○初爻一般不能承担大事，本爻是由九四降下居初位，又当损上益下之时，故能成为震体的动因乃至全卦的主爻，正所谓“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阳刚开始受到增益，前途无限，所





以它利于被用来担当大任。但处卑下之位担任大事,易于招风惹祸,唯有尽责尽心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得到大吉,方能避免过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居下位者。厚事:重大事业。○爻辞之所以强调“元吉”而后“无咎”,因为在下位者一般不担任重大事业。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参见前《损》卦六五爻辞的注解。享:祭祀。○六二在下卦居中位,以柔处柔,表现柔顺、虚心、中正。上与九五相应,在损上益下时刻,九五会以有余之刚来增益它,初九阳刚正向上发展也会增益它。所以说。总会有人增益六二,即使用特大宝龟来占卜,它受增益的好运也不会改变。因为它能永守贞正之道,故得“吉”。如果君王将要祭享天帝,占卜得这一卦,也是吉祥的。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说有人将增益六二,是指益之者从外面来,不待召唤而至。一说“自外来”指来自外卦,具体是指九五增益六二。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凶事:指死丧之礼、甲兵之忧、弊政造成动乱、饥荒灾祸(洪水地震)等。孚:诚信。中行(hāng):行是大道,中间的一条路,指中正之道。公:王公,指地位仅次于君位的第四爻。用:两处意思都作“以”。圭:上尖下方的玉器,祭祀朝聘用圭玉以表诚信;又大夫出使,执圭以申诚信。○六三与上九构成损益关系,在损上益下的时刻,上九只求益己,贪得无厌,不但对六三无益,反会带来凶险。上九以凶事“益”之(加于它),而六三处震体之极,虽柔用刚,果断地抵御凶事,没有过咎。义在当为,奋不顾身,表现了诚信而合于中正之道:就像有告于王公而用圭玉表现诚信。又一说,古代国家有凶事,可向邻邦求助,派去求援的使者,通常要带去圭、璋、磐等礼物。六三为解决患难之事,求助于六四。求援本有损本国尊严,但济凶是例外。六三因“凶事”而请六四“益之”,没有过咎,但要有诚信,符合中庸之道。为表诚信,向邻邦王公求告,要带去圭玉一类的礼物。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固:本来,一说加固(其心志)。○六三处震之极,不中不正,本不应得益,但当损上益下之时,成为受益者,而与受损者为邻。处益己损邻之际,多事之地也。故上九以凶事加之,使其警戒,六三则努力救凶,善能补过,使坏事变为好事,使损转为益,用凶事增益自己,发挥了以柔用刚的固有本性。一说加固了原有品格。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公:王公,指第四爻,其地位次于君王,所以称为“公”。这里指初、四爻易位前的九四。从:听从。依:依靠,依傍(大国)。迁国:迁都。国:京城。○本卦由否卦变来,原下坤上乾,三阴三阳截然对立,九四损为六四,初六益为初九变为下震上巽的益卦。这实际上是初六与九四交换了位置,好像迁都一样。两爻互换位置,使上下两卦(巽,震)都实现了阴阳合体,这两体又是长男长女配合得当,总的看,初、四两爻移换位置是合于中和之道的。初六爻以中和之道向九四请求迁都(移换位次),九四表示听从(愿意使阳爻降到初位),有利于初六为依傍强邻(五位)而迁移它的国都,即由初六升到四位,成为六四。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初六请求与九四易位,九四同意互换位置,各得阴阳结合的新处所,因为双方都有行中道益他人的志愿。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惠心:施惠于人之心。勿:不用。问:用龟筮进行卜问以决疑惑。惠我德:以我之德为恩惠,即感恩戴德。我:指九



五爻。○九五以刚居阳得位，下与六二阴阳正应，像刚毅中正的君主有诚意向下布施恩惠，损自己的阳刚有余，去增益六二的阴柔力弱，损上益下，恰合时义，所以不用占卜，就可以判断，施恩益下一定大吉。在下的受益者（如六二），必然也会真诚地感恩戴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诚心施惠于人，当然无须再用龟筮来卜问了。下面受益者感恩戴德，同样也使施惠者得到某种回报或满足，这对九五，也可说是大展抱负、志得意满了。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之：一说两“之”字指上九，则主语为众爻；一说指六三，则主语为上九。恒：定准。○上九与六三为应。上九处柔，非刚有余；六三处刚，非刚不足，本可互相保持原状，不损不益。但上九处益卦的穷极之地，穷则思变，由损上益下（损己益人）转而滋生损下益上之念，所以说它“立心勿恒”，易于波动。由于它动了损人益己之心，所以没有谁去助益它，还有人会攻击它（另一说是它不去增益六三，反而攻击六三）。因为它确立心志没有恒久不变的标准，所以凶险。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偏：一说同“遍”，遍辞，众口一辞；一说偏辞为片面的言辞。○没有谁去增益上九，众爻都是同样的意见（或说因为它的言辞表现了偏见）。有人却要攻击它，这种攻击是自外面来的。

在《周易》上经中，乾、坤之后十卦便是泰、否（十一，十二），在下经中，咸、恒之后十卦乃是损、益（四十一、四十二）。泰、否体现了乾、坤的大用，损、益也间接地体现了乾、坤的大用。泰、否、损、益之用都在于表现阴阳的互相吸引、转化和彼此增减以至结合等关系。益卦的要义是损上益下，有失必有得，助益是相互的，诚心增益他人，必得他人的诚意相报。损、益两卦互相补充，互相衬托而成为一个整体，研读时应互相参照。

## 第四十三

### ䷺ (下乾上兑)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guài)：卦名，决断，决绝。为卦下乾上兑，泽在天上，湖泽在极高处，容易溃决，象征平衡或统一的破坏。五刚爻在下，一柔爻在上，象征五阳以威猛之力决去一阴，即与一阴决绝，而使阴阳对立统一体破裂。这一卦是十二消息卦之一，代表阳盛阴衰的三月，到四月，就是纯阳之卦了。阳盛阴衰，象征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且将尽也。扬：宣扬，周告。王庭：朝堂。孚：诚心诚意。号：号召众人。有厉：有所戒惧。告：昭告。自：从。邑：私邑，自己的领地。即戎：从戎，用武。○五阳以方兴未艾之力决去一阴，战略上大势已定，但战术上必须谨慎戒备，因为小人阴险仍窃据上位，要决去它，必须将它的罪状公布于朝堂之上，周告天下，以诚信号召群众，自己则保持戒惧，做好万全准备，从自治着手，昭告领邑内的人，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宜急于用武力将小人驱除，而利于在不断前进中争取群众，用君子之道决去小人。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夬卦的意义是决绝，是刚爻盛长决去柔爻，向纯刚转化。健而说，决而和。下乾为健，上兑为悦，下体刚健能够实现决绝任务，上体却表现为和悦，藕断丝连难以决裂。一说决而能和，决的效果最好，损失较小。“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乘：乘凌。○把阴柔小人的罪过张扬于王庭，因为它凌驾于五刚之上，占据要津，必须使众人知其恶而齐心决绝。“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以诚信号令群众，使知危厉，警惕戒惧，君子刚长之道才能光大。“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先昭告私邑内的群众，从自身做起，获得支持，不宜于在自身尚未修养好时动用武力，那样所崇尚的做法是路尽途穷的办法，即不得已而采取的最后着一着。“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卦辞说前进有利，因为刚虽在滋长，但一柔仍居上位，如果停止前进，可能功亏一篑，最终导致失败。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本卦上兑下乾，卦象是湖泽在天上，泽水充盈必然造成溃决。君子观此居上不安、满而招损之象，知道应该注意施利禄于下位，以免“溃决”，又不可以有德自居，那会脱离在下者，应当忌讳(防止)。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趾：脚趾，指在下位的初爻。○初九以



刚居阳，为乾健之一部分，代表壮健而欲前进者，故曰“壮于前趾”。本卦的要义是“决而和”，和悦则能决而不伤。初九爻刚决有余，和悦不足，故不能胜任前往的任务，以刚而往将成为过咎。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能决不能和，不胜其任而前往，这是过咎。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惕：忧惧警惕。莫：同“暮”。莫夜：暮夜。有戎：有兵戎之事，有人以武力攻击。恤：忧患。○九二以阳刚居柔位，行中庸之道，有刚决的愿望，但不会冒进冲动，了解去阴柔小人并非易事而知所警惕，它能发出警惕的呼号，对敌情有所防范，即使暮夜有敌兵来攻击，也不会张皇失措，造成忧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有人用武力来侵袭，不会造成忧患，这是因为九二能刚柔相济，不冒进也不丧失警惕，合乎中道。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頄(qiú)：颧骨，转指颜面。夬夬：决而又决，必决之辞也。雨：通指阴阳和洽，此指九三与上六相应。若：如，好像；一说同“而”。濡：沾湿。愠：愠怒，气忿。○九三在接连三个刚爻的上方，超过中位，是欲决绝于阴柔小人而怒气见于颜面者，这样易露本心而招致凶险。但九三毕竟是抱决而又决之志的君子，在五阳爻决一柔时，独与上六为应，不被同类理解，甚至被怀疑为妥协，正像在独行中遇雨，外表上看，好像它被上六沾湿濡染，内心里则有愠怒，保持了决绝而不妥协的意志，它没有过咎，最终将为人所认识。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君子抱定了与阴柔小人决而又决的态度，偶有和悦处置，虽暂时不被人理解而遭孤立、怀疑，最终是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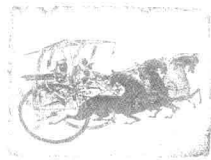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无肤：闻一多解为瘦瘠。次且：“趑趄”古字，徘徊不前或行进艰难的样子。○九四越乾体进入兑体，刚健之性有所减弱，以刚居阴位，有前进决柔的愿望而又怯懦、迟疑。就像屁股上脱落了皮肤，坐也坐不稳，想停步则诸阳并进，己心有所未安；想行进则居柔而感刚健不足，所以徘徊不前，进退两难。假若自己像一头羊，在群羊并进的时候，被牵引和众爻一起前进，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这是要它自强。它既然已经安处于柔位，可能听到这种促其自强的话不会相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它在行动上表现为进退两难，欲进又止，因为它以刚处柔，位置不得当。它听不进忠告的意见，说明它闭塞聪听，脑子不清醒。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苋(xiàn)陆：一说是马齿苋，受阴气影响重，水分多，难以晒干。另说苋陆是两种东西，苋是马齿苋，陆是草陆，又名商陆，也是感受阴气较多的植物。○九五以刚居刚，得尊位，是决去上六一柔的主力，但居中位，有柔懦和悦的一面，又与上六有亲比关系，这样感受阴气较多，像多水分难以晒干的马齿苋一样。如果九五以苋陆这样的性质而表现其固有的刚上加刚，决上加决的本色，又行中庸之道，决而能和，则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履行健而悦、决而和的中正之道可免过咎。又说九五虽处中位，但中道尚未能光大。

上六：无号，终有凶。上六处夬之极，最终要被刚长势力决掉。无须号叫呼喊，表示恐惧或呼救，阴柔小人是不会有人理会的，终必有凶险，即没有好命运，最后必被决



(除)掉。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号呼无用而终遭凶险，说明君子得时，小人之道已发展至终极之地，消亡是必然的，不可能再长存了。

夬卦是五刚决去一柔，虽然阳长阴消的大势已定，但一阴在上，与众阳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六与三为应，与五为比，在全卦为兑体主爻，要彻底决裂实非易事。所以本卦不强调大势已定，反对轻敌冒进，而强调自身修养，确立“夬夬”精神，即刚决（果断决裂）而又刚决的坚定态度。在策略上则主张刚柔相济，“中行无咎”，始终保持谨慎戒备心理，努力上往，决绝而不忘和悦，以免激起对抗，尽力减少伤害。总之，决断阴险诡诈的小人，不可一蹴而就，要把必胜的信心、决绝的勇气和万全的准备结合起来，以柔道感化小人使其从善，也许比施武逞暴的办法更有效果。





## 姤第四十四

### ䷫ (下巽上乾)

**姤：女壮，勿用取女。**姤(gòu)：卦名，意为不期而遇，略同“邂逅”，但专指男女相遇。姤卦是夬卦的倒卦，意思也相反。夬卦五阳驱除一阴，是决裂，分离；姤卦一阴复生，即与五阳相吸引，相周旋，表现为遇合。取：同“娶”。○姤卦，一阴始生，自此阴柔逐渐壮大，阳刚将渐次消退。“女壮”即指阴长阳消，这时不宜娶妻。

《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姤是相遇，是一柔复生遇见了五刚爻。“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与长：长久相处。○不可在这时娶妻，因为这时女势在壮盛中，阴长必然阳消，阳是被消被损的对象，夫妻关系不可长久维持。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品物：万品物类。咸：皆，都。章：同“彰”，彰明，彰显。○阴阳相遇是自然产生的现象，并非全是坏事（只是阴长阳消时不利），天地阴阳二气相遇，万品物类才得以全部彰显。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本卦九五爻是阳刚居中正之位，虽然阴爻开始侵入阳刚，但五刚爻居上，力量不弱，尤其九五居君位，说明阴虽在长，阳道还可以大行于天下。姤之时义，大矣哉！天地阴阳相吸引相亲和是正常的，而遇阴长阳消之时则有不利地方，可见姤卦相遇的时间意义是重要的。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后：后王，继位的天子，与“先王”相对待。诰：令。○本卦上体乾为天，下体巽为风，天空中有风吹起，遍及一切，与众物呈相遇相亲之象，这就是姤，有不贞之意。但君王可以从恶象中领略善用的效应，从而发布命令，施行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系：系结，牵制，羁绊。金柅(nǐ)：金属制成的刹车的东西，这是指九二。羸(léi)：瘦，弱。羸豕：瘦弱的猪，指初六。孚：中心，内心。蹢躅(zhì zhú)：同“踟蹰”，徘徊不进，待时而动。○初六，阴生消阳之爻，其力量尚弱，阳刚还可阻遏它。阻遏的方法是用九二以亲比关系羁绊它，好像把它系结在刹车物件上，这样做合于正道，吉祥。如让阴柔小人有所前进，正人君子会碰到凶险。然而初阴虽弱，像一只瘦弱的猪，在徘徊着，它不甘寂寞，行动虽被牵系，内心还是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把初六拘系在金属刹车件上，是把向上进逼的阴柔之道牵制住。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包：同。苞，以茅草包裹物品；一说以阳包笼阴叫做“包”。鱼：生活在水中，代表阴性事物，此指初六。宾：其它阳爻，指九四。○九二与初六亲比，像用茅草把鱼包裹起来，鱼不得动弹，阴险小人消阳的图谋不得施展，所以“无咎”。其它阳爻遇上它会被引诱，是不利的。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义：宜，应该。○“包有鱼”，九二完全包住了初六，先入为主，后来者就是“宾”了。九二与初六亲比，可阻其向前。如果九四再以宾客身份和初六搭上阴阳正应关系，这就是引导初六上行去消刚，对整个形势利少害多，所以说，不宜于让其它阳爻和初六接触。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无肤：闻一多解为瘦瘠。九三刚爻刚位，处下体上爻，过中易躁，一意追求阴性，但下面初六已与九二结合，上面上九又是阳性，与之无应，进退失据，坐立不安，也像夬卦的九四爻一样，屁股上皮肤脱落，行步艰难，趑趄不前。不过，它追求落空，固然孤危，但不能碰上阴柔，也不会受小人伤害，所以“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九三虽然臀部无肤，举步艰难，但行动并未被小人牵制，仍然可以前进。

**九四：包无鱼，起凶。**起凶，帛书作“征凶”。九二与初六亲比，九二“包有鱼”，先入为主；九四后到为“宾”，虽与初六正应，但“包”已“无鱼”。无鱼就是无阴，就是“勿用取女”，正是好事，如果九四起而求阴阳相应，与九二争初六，那样反而造成凶险。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民：在下者，指初六。○九四与初六正应，应该担当牵制阴爻的大任，但却是“包无鱼”，即没有得到预期成果。不能包容它，因而也不能抑止它，总会遗留下凶险的后患。对于小人，不能只是决绝它，而应该在宽容中感化它，从根本上制止它。九四之所以有“凶”，因为它远避了初六，不亲近，不宽容，想仅以力制不行。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杞：杞柳，生长水边，柔条可编制筐篓。瓜：阴湿处生长，甜而易腐，象征小人谄媚而导致腐败，借指初六。含：容含。章：文采。陨：陨落，瓜熟蒂落，指阴柔终归衰落；一说陨石，自天上落下。○九五刚中，居君位而能行中正之道，其威力完全足以遏制阴柔的上侵，不像九三的进退两难和九四的可能被引诱失足。虽有阴险小人行谄媚导致腐败以消蚀阳刚，但九五完全足以把它包住，像用杞柳篓包住甜瓜一样。由于九五能将美德（中正之德）、文采含容在内，足以防范小人扩张、侵害，最终能控制大局，不怕阴长为害。当不利于阴柔的时机到来，小人自然会像陨星一样从天降落（衰败）。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舍（shě）：弃。命：天命，天道。○九五能把自己的美质、力量晦藏在内部，不露声色地克制阴柔，使其自陨，因为它居尊位而行中正。阴柔势力终于陨落，是天命所归，说明九五以不舍弃天道规律为己志，故获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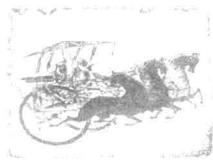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角：动物的角，质地坚刚，又处头的上部，此指上九阳刚。一说是角斗。吝：吝于交往，亦可惜之事。○上九在姤卦居于终极，像角生在头顶一样，高高在上，难与初六相遇。不与阴遇，也不能制阴，仍为可惜。但持身高洁，不受阴柔小人的蚀害，如避世之士，不能救时，亦可独善其身，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九五像坚硬的角一样居于姤卦头



顶的穷极之地,与初六无比无应,遥不相接,不能为制阴献力,所以造成可吝局面。达者兼善天下不可能实现,虽可独善其身,君子仁者终以不能救时为可惜可愧。

阴阳相吸,刚柔相应相遇本是生生不已的天道规律的体现,但在阴盛阳衰之际,刚遇柔则有危。事物没有绝对的善恶,善恶利弊总得依时机与如何运用而定。恶事也可善用,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阴阳互有消长是自然的常则,不可回避;刚柔相宜是顺应自然法则的,难以隔绝。在阴长阳消时,刚遇柔应该知危,但拒绝接触只是不得已的举措,是下策;而上策则是坚毅中正,相遇而能抵制其侵蚀,不但不受其影响,还能包容遏制使其消融于无形。与腐蚀者相遇固然不利,而不遇又可羞可惜,这里面富有辩证观点。



## 萃第四十五

䷬ (下坤上兑)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萃：卦名，原为杂草丛生之貌，卦义为聚集。本卦下体为坤，代表土地、众生，以顺从为性。上体为兑，代表湖泽，其性为悦。水汇集在湖泽里，滋润地上的万物，万物顺从而且愉悦。汇聚成群，自能安居乐业，日臻繁荣。九五爻刚中与六二相应，君有刚健中正之德以来下民，臣以柔顺中止之德应和，上下同心而聚合，国家必然昌隆。假(ge)：至，到。牲：牺牲，宰杀以供祭享的家畜，如牛羊之类。卦辞中的第一个“亨”字，学者多认为是衍文。○萃是万物的汇萃，也体现精神上的一种聚合。天下人心萃合，事业才能亨通，为此，王者才进入宗庙进行祭祀。宗庙是祖宗灵魂聚集的场所，祭仪是子孙精神寄托的方式，祭祀把生者与死者、先君和继君、王者和宗族，以至众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起，体现君民同心，上下一德。程颐认为这是“萃道之至也”。聚集为众，不治则乱。因而利于出现大人物领导众人以致治，这才会亨通，聚集还必须合乎正道才有利(为小利或其他卑鄙图谋而苟合，必然涣散或混乱)。萃是物质汇萃(丰厚)之时，而祭又是大事，所以用大牲祭享神灵是合时宜的，结果会吉祥。上以厚祭鬼神，下以萃聚民物，这时有所前进，有所作为，是有利的，因为行动随时之宜，顺理之则。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说：同“悦”。○萃的意义是汇聚。萃卦下体坤为顺，上体兑为悦。在上者施行政令使民喜悦。在下者乐于顺从，上下同心故能聚；又九五刚毅中正与六二相应也必然导致聚合。“王假有庙”，致孝享也。王者到宗庙里祭享祖宗，表现至诚的孝心，足以萃聚人心。“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有大人物出现，治理众人而得亨通，因为大人物能以正道汇聚群众。“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在人群聚合、物质萃汇的时候，用大的牲畜作祭品享神是吉利的，奋力前进可望有所作为，这都是顺乎天命(顺时之宜，合理之常)而行，故结果是“亨”。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看看萃卦所以能聚合的道理(下顺而上悦，刚柔两中位阴阳相应)，天地万物聚合、化育的真情就可以了解了。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整治。戎：兵戎。不虞：不安之事，不测之忧患。○水汇集在地上而成湖泽，体现了萃聚汇集的过程。君子观此卦象，知道聚则难治，可能出现争夺，因而整顿自己的兵备，以防止有不测的祸



患发生。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不终：不能坚持到底。乃：前一“乃”是虚词，意为“于是”；后一“乃”是代词，同“汝”、“尔”。号(háo)：哭叫。一握：闻一多认为是象声词，同“啾啾”。恤：忧。○初与四为应，本是怀着诚信和九四相聚合的，但见九五为君，又向九五表示倾慕，这样它的孚信不能坚持始终，自己搞乱了自己萃聚的对象。如能哭叫求救，九四必然相应，一握手之间，号咷就变为笑乐。所以虽有曲折，不要忧虑，前往聚合没有灾咎。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初六之所以搞乱了应当萃聚的对象，就在于聚合目标不一，心志惑乱。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引吉，一说应为“永吉”，闻一多认为是“弘吉”(大吉)。禴(yuè)：简薄的祭祀，殷代春天的祭仪叫禴，周代夏天的祭仪叫禴。○六二柔中守正，与上面九五刚中之君为应，《彖传》所谓“刚中而应，故聚”就是指这个。六二守正自持，必待九五牵引方往聚合，所以吉祥，无咎。无事不主动求见君王，无献媚邀宠之嫌。以诚信为重，就像春夏的祭祀，不假虚饰，只用简薄的祭品，就可与神明相交。意为君臣聚合在诚。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六二待九五牵引而聚合，得吉，无咎，因为它守正道而未改变其初衷。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萃如：要求萃聚的样子；如，同“然”。嗟如：嗟叹的样子。○六三不正不中，似阴柔小人不安于现状，急于想和异性聚合。紧靠九四，有相比关系，但九四与初六为应；投靠九五之君，九五只应中正的六二。这样，六三要求萃聚而无人与之会聚，只好嗟叹。四五爻皆不能交，故无所利。进而去求上六，上六是阴性，不相应，但上六是兑卦上爻，体现悦道之极，能宽容六三，同类相萃聚无咎。六三虽然满足萃聚的要求，但前面受过挫折，也小有羞辱。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巽：顺和逊。○六三上往与最外爻聚合，无咎，因为上爻体现顺从和谦逊之道，不排斥来聚者。

**九四：大吉，无咎。**九四居近君之地，地位是大臣，既与初六为应，又与六三为比，在下之民尽为它所得，如不守臣道，专权越分，则有夺民凌君之咎。如能尽忠王室，率领臣民顺从九五，便得大吉而无咎，所谓“无咎”是指无专权之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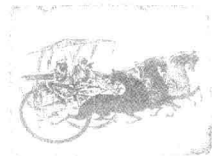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九四必须得大吉而后才能无咎，因为它位置不当，以刚处柔，接近君王，以大臣而专权越分，夺民凌君，易受猜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元：首，尊，大。永：恒久。贞：正固。○九五以阳居阳，得正道，能萃聚天下之众而有君王之位，所以没有过咎。但下民都聚合在九四周围，说明九五的诚信尚未普及于天下，作为君王，应修养至尊至大的德性，使之恒久贞固，以感化万民，这样才没有悔恨。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九五萃聚天下众民，只有其位，还未能推诚信于天下，还不能直接招徕下民，说明萃聚臣民的志愿还未能光大。处此“远人不服”之时(下民先为九四所得)，宜“修文德以来之”，这就是光大志业的具体表现。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赍(jī)咨：悲叹的声音。涕：眼泪。洟(yì)：鼻涕。这里四个字都用为动词。○上六处萃卦之终，下与六三无应，又凌九五而成逆比，孤立而柔





弱,无力争取聚合者。在萃聚将散之时,悲伤嗟叹,流下眼泪鼻涕。但不是它自身背离君王和群众,而是时位不好决定的,所以无咎。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上六咨嗟流涕,因为它处穷极之境,地位虽高而岌岌可危,不可能安心。

萃卦的卦义是集聚,“物相遇而后聚”,包括了万类事物,天地以气合,万物以类聚。传文在解释卦义时,突出了社会群体的结合原则。卦辞以君王到宗庙祭祀为象,强调人群聚合不是乌合,在精神上必有共同理想和依归。又指出“利见大人”和“利贞”,即要有有威望的大人物来治理群体,否则会分散;要坚持正道,不行正道会成为暴力或破坏力。上下同心,万类团结,事业必然昌隆,所以萃卦是兴盛之卦,六爻都是凶辞。在兴盛时要防止向对立面转化,所以《象传》提醒人防患未然,“除戎器,戒不虞”——治理兵备,以防不安(混乱)的事情发生。



## 升第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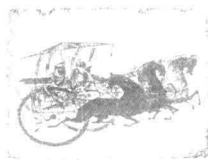
### ䷭ (下巽上坤)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升：卦名，意思是上升。升卦是萃卦的倒卦，坤体移到上面，和泰卦相似，地气上升，泰通之象，兑体倒过来是巽，巽是顺和逊，地气上升无阻碍，体现大有可为的意思。《序卦传》说：“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萃聚是集合力量，升卦则是团结一致向上升，向前进，可以有所作为。尊尚贤能是《易》书的通理，九二刚中，贤能之象，是代表升进的动力，六五之君柔和中正，必然愿意引贤养贤，所以本卦又是贤者得时之卦。元：始也，或说大也。“用见大人”，帛书作“利见大人”。南征：一说南方为人之所向，南征就是上进或前进的意思；一说南为阴方，坤当西南，巽当东南，皆为阴卦，向南方前进有“水流湿”，即顺其理的意思；一说指周文王由岐迁程，再伐崇而为都，向南迁，国力愈强大。○升是升进，既有其始，必然亨通。用此道去见大人，或说出现大人是有利的，不必有什么顾虑。这是指九二刚毅中正，必得六五君王的援引。南方是众所向往之域，向南方前进则升力愈大，结果吉祥。

《彖》曰：柔以时升，柔：历来解说纷歧，或说六四、六五爻，或说坤体三爻，或说指初六，巽之主爻，巽为木，木向上生长。○《易》书通常是阳爻代表上升前进的力量，本卦则是柔爻升进，得到此机会，柔爻应抓紧时机上升。或说柔爻能进则进，宜止则止，依时而动。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下体巽为风为人，上体坤为顺，柔爻上升顺乎自然，入乎情理。九二爻以刚健居正得中，与上体中爻六五为正应，有如贤者得时为君王倚重，因此（指上面“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大为亨通。以上从卦形、卦体和两中爻解释卦名、卦义。“用（利）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在升进之时，用巽顺之道去见大人，必受援引，勿须忧虑，这是说未来会有喜庆。“南征吉”，志行也。向南方前进吉祥，是说上进之志可以得到实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德：性，本性，规律。○升卦下巽上坤，好像树木扎根在地下，不断地向上伸展。树木不能停止生长，也不能拔苗助长，只能逐渐地升高长大。君子观升卦卦象，因而懂得要顺应事物自身固有的性质和变化规律，积寸累分而后长成高大之材。

**初六：允升，大吉。**允：以诚信相许，于省吾谓此为信然之辞，意思是确实，指树木确实升高了。○初六柔弱居下，为巽之主体，像树木的嫩根，有上长的愿望，但上体没有应援，自力又不足以上升，只好以诚信之心依附九二，与九二为比，随从刚健中正而得六五援



引的九二上升,这样不见疑而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上:指九二,或说指六五、上六。○初六信从他人而上升,大吉大祥,因为它和上面的九二相亲比,志同道合。或说它与上体坤阴三爻意向相同,得到信允以时升进而吉祥,不会因同性相斥而遇到阻碍。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禴:简薄的祭祀。○九二为刚中之臣,与六五柔中之君相应。君弱臣强,容易引起猜疑。因此九二必须孚信,以诚恳的态度消解主上的疑虑,这样虽用简薄的礼仪相见,也会得到君王的祐助,无咎而有利。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由于九二以诚信取得谅解,君臣合欢,所以会有喜庆。

九三:升虚邑。虚邑:无人的国邑。邑指坤。坤为地,刚爻中虚,故称“虚邑”。○九三以阳居刚,性健而进猛,它的上面已是坤体刚心之爻所以说它升入了无人的国邑,没有任何疑虑,能够放心大胆地继续向前。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九三上升,如入无人之境,指它升进已没有什么疑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王:指周文王。亨:同“享”,祭享。岐山:即前《随》卦“王用亨于西山”所指的岐山,在周都的西部。周文王为避夷狄,曾移居岐山下。○六四为近君之位。五是君,四是大臣;五为天子,则四为诸侯,所以本爻称“王”。殷纣王时,周文王虽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仍以诸侯身份服事于商。古代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周文王祭岐山,说明他谨守臣节。从六四来说,已到臣的极位,不能再升,再升则凌越君王。所以像周文王那样坚持臣道,不僭越名分,体现了“柔以时升”精神,故吉祥而没有灾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六四谨守臣位,不再上升,是顺应事理,可升则升,不可升则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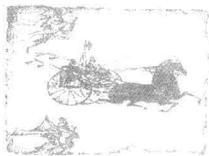
六五:贞吉,升阶。六五柔得刚位,作为君主略嫌软弱,但有刚中的九二辅佐,可以补救,仍必须坚守中正贞固之德(笃信九二)才会吉祥,像攀登阶梯一样登上王座。一说“升阶”是行宾主三揖三让之礼,欢迎九二贵宾入室登堂。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六五得九二辅助升到王位,或说欢迎九二升阶来相辅,君主(或指志在升进的九二)的大志可得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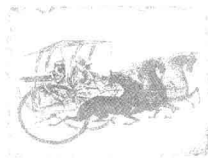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冥:昏暗不明,或者盲目地干某件事。冥升:高亨认为是夜间不停地上升。○上六以柔弱之质,上升到穷极将坠之地,知进而不知止,有背“柔以时升”的原则,是昏昧不明的表现。如能不以盛满自居,不停地坚持贞正之道,自我克制,才有利。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不富:指阴柔,按通例,阳实阴虚,阳大阴小,富指阳,则不富指阴。○昏昧地上升到极高位,物极必反,阴至满盈则向阳转化,所以要消减自己的阴柔之性,不使满溢而保持现状。一说昏昧上升至穷极处,只有消失,无复增益。

本卦与晋卦都是讲升进的,由于坤体所处地位不同、境遇不同,卦义也有差异。晋是日头升出地面,坤体在下,众物滋育,三柔爻都利于前进,所以称“柔进而上行”。升卦则坤体在上,巽木在其中生长,只有



初六上升是最得时的,二阳爻(特别九二)的上升也是受欢迎、受信任、无疑虑的。坤体三阴则宜有所克制,以切守本位为贵,这就是“柔以时升”。柔进是有条件的。要顺乎势,入乎理,居下则可升,居上则难升,提防升到穷极,走向反面。



## 困第四十七

### ䷮ (下坎上兑)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困：卦名，穷困，处境艰难困顿，进退不得的意思。孔颖达认为“困”是“穷厄委顿之名”，包含匮乏、疲困、受阻厄等内容。为卦坎水在下，兑泽在上，湖泽漏水枯竭，穷乏之象。从六爻看，坎体主爻九二被上下二阴围困，兑体上六为主爻，又阻挡了九四、九五两阳爻的进路，象征君子为小人所厄困，所包围，正道不行之时也。○困卦下体坎为险，上卦兑是悦。君子处险困而能保持乐观态度，终可获亨通。能坚持真正的理想，身体力行，处穷不变，只有大人物能够这样，当然吉祥，没有灾咎。但小人掩蔽时说话没人相信，应当缄默。

《象》曰：困，刚揜也。揜(yǎn)：与“掩”通。○困，指阳刚被阴柔围困。具说说是陷于下而掩于上，刚直之道被窒息，君子的进路被阻塞，所以叫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说：同“悦”。○处险而能愉悦，安贫困而乐正道，不失其所以导致亨通的德行，只有正人君子才能这样呵！“贞，大人吉”，以刚中也。大人物能坚守正道，耐心使困境转化为吉祥，因为九二和九五都具有刚中的德性。“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尚口：崇尚口舌之辩。○在说话别人不信的时候，应当隐忍，保持沉默，如果想以口舌之辩讨人喜欢以解脱困境，那只会适得其反，使自己处境更加穷困。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授命，豁出生命。遂志：实现宿愿。○本卦，泽在上，水在下，水下漏枯竭，泽无水是困乏之象。君子观此象，认识到在处困境时，要拼命奋斗，为了实现理想可以牺牲生命。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臀：坐时臀部在下，立时脚趾在下，都象征处初位。株木：树被砍伐后留下的树桩子。幽谷：幽暗的山谷，坎为水，初爻在下位，似水落入深谷。三岁：言时间之久。覿(dú)：一说读 dí，意思是见、看。○初六处坎险之下，至卑之位，好像臀部落坐在树桩子上，疲困难安。它参加了围困阳刚的行列，与九二亲比的关系拖住九二，但小人想困人终也困己，自己怀抱阴暗心理，像落入幽暗的深谷之中不能自拔，三年也见不到亮光。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初六之所以陷于黑暗的深谷，长久不能脱困，因为它柔弱而昏昧，没有自知之明，陷进去了，久不见出路。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朱紱：朱是红色，紱是垂在人体前面遮蔽膝盖的服饰；朱紱为天子三公九卿所服。亨祀：同“祭享”。征：往，行动。○九二刚毅中正，有君子之德位，而被困于上下的阴柔小人，自有酒食宴饮而无以济天下，是困于酒食者也。九二与上面的九五本属同性无应，因同处困境，志同道合，能团结济困。九二困于酒食，九五以天子（朱紱）之尊来援引它，欲使它脱困而起用。九二能坚持中正刚毅之德，像祭享天地神祇一样，以至诚感动神明，则明德馨香，必闻于外，利于脱困。如不安居待时，犯难前进，则有凶险，但有德者终会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有酒食而道不行，这也是一种困境，九二有刚健之质，处于中位，行柔道。这困境里包含着向不困转化的喜庆因素。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石：挡路的大石。据：据守，退守；一说抓触。蒺藜：一年生草本植物，茎横生于地上，开小黄花，果实有刺。宫：家室，指上六所居。妻：配偶，相应者。○六三处坎险之上，不中不正，不安于位，而欲上进，但前进碰到九四阳刚，像大石般挡住前路，转而后退以据守，但后面九二像多刺的蒺藜使它不安。想进入家室，寻找相应的上六（上与三为相应爻位，故其家室可入），上六不能与它相应，这样它见不到妻子，孤独而无安身之所，所以结果是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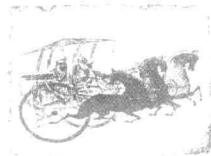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祥：同“详”，详审也。○后退碰触到多刺的蒺藜，是指九二，因为它乘凌于阳爻九二之上，成为逆比，所以受到九二的抵制。返回到家室，找不到相应的配偶，说明它不能详细审度形势，量力而行，反而冒往其所不当往之处，故前后受困，进退失据，无处可安身。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来：往下，《易》例：往指向上，来指向下。徐徐：行动迟缓。金车：铁质的车辆，指九二；一说指下体坎卦，《说卦传》谓坎“为弓轮”，九四乘于坎体金车之上，为其所困。○九四与初六有应，初六陷于“幽谷”，九四应去援救。但自身以刚居柔，力量不足，所以行动迟缓。又为九二的铁车所困阻，未免有羞辱之感。虽然暂时蒙受羞辱，九四毕竟是刚质，据大臣之高位，最终能克服阴柔小人的围困，取得好结果。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有与：有相交者，合志者。○九四徐徐向下而来，因为它的志愿是去援助在下面被困的初六。它虽以刚居柔，不当位，但处困之时，与同性的九五不但不互相排斥，而且能与九五因志同道合而交好，结合力量共同摆脱困境。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劓(yì)：割鼻，古代五刑之一。刖(yuè)：断足。劓刖两种肉刑与上下文义没有关联，荀爽、王肃本作“臲卼”。《经典释文》引郑玄说，“劓刖当为倪兀”。倪兀(ní wù)：或写作“臲卼”，不安的意思。赤紱：高贵族垂在腰前遮蔽膝盖的服饰。古代天子用朱紱。诸侯用赤紱。说：同“悦”，一说同“脱”。悦是有喜，脱是摆脱困境，皆可通。○九五以君王之尊而上下遭困，像鼻子、脚部受了刑一样；或说九五遭困，内心不安。人君在困时，念天下之贤，九二虽困于赤紱，但有志辅君，于是徐徐而动，使人君（摆脱困难）由不安转为喜悦。九二用祭事之诚可以感通于上，九五“利用祭祀”，以至诚奉天时，最后也会有福庆。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九五内心倪兀不安，或说上下受伤（遭困），是志向未得伸



展的表现。九二徐徐而动声援九五,使九五由不安转为喜悦,因为九二、九五都有中正刚直之德,在困境中同心合力,互相支援。九五利于以至诚之心祭祀神明,则人神感通,受到神的福祐。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葛藟(lěi):蔓生植物,被蔓藤缠绕有如受困。臲卼(niè wù):危惧不安的情状。曰:说。这里指上六说出的话。○上六上升到极高位,处困之极,像被藤缠绕,危惧不安。如果它能认识到或说出动辄有悔,即能够悔悟,并在行动上表现出悔改,即使前往也吉利,因为困极则变。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困于葛藟”是指上六升得太高被葛藤缠绕,位置不适当。知道动则有悔而悔改,这样,行动就能吉祥,也就是变则能通。

困卦卦义是刚为柔所困,象征君子(大人)为小人所困,小人困君子,自己也不免陷于困顿之中。处困之道,关键在于操操守,穷不改志。从阳刚方面说,要力戒躁动,结合同道,待机而动,共同摆脱困境。从阴柔小人说,凡困刚、犯刚则自困,而退守则安。卦辞强调“贞,大人吉”,核心在守“贞”,即“贞夫(乎)一”,或说遵循天命、天理。这种观念未免消极了些。



## 井第四十八

### ䷯ (下巽上坎)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井:卦名,井是提供水给人们饮用的,其意义是养。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彖》传说“井养而不穷”。井卦坎上巽下,坎是水,巽是木、是入,象征以木制之器入井取水。改:移。邑:小村镇,如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论语·公冶长》)。丧(sàng):失,减少。井井:前一井为动词,后一井为名词。井井就是井其井,即用水于井。汔(qì):几乎。汔至:接近井口,差不多到井口。繙(yú):绞,汲井时系桶的长绳。羸(léi):毁败。瓶:打水的陶罐。○井是供周围村落取水的,村落会有改移,井却固定不移。不断向它汲取,它不会枯竭;它不断地积储,水却不会满溢出来,所以它无失无得(以养人为志,不以得失为心),往来的人们都可取水于井。但汲水时要始终小心谨慎,让汲绳把水提拉上来,君子之道,贵乎有成,不可半途而废或功亏一篑。当汲水器具几乎达到井口时,井绳还没有出井,以至陶罐突然回倾,水全部倾覆,这当然凶险。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巽:入。○用木桶入于水而把水提上来,下为巽木(入水),上为坎水,这就构成井卦。井是供养万民而用之不竭的事物。“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乃:就。以:因。○周围的村邑会有迁移,井却有固定的位置,正因此,井才能取而不竭,贮而不溢。所以如此,就因为本卦九二、九五两爻都有刚毅中正的德性,它们守静而致通,不妄动而有大有。“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木桶快到井口,而汲绳未能把井下之水打上来,井就不能发挥养人济物之功。“羸其瓶”,是以凶也。陶罐倾覆了,水无法提上来。君子以养民为职志,无水当然是坏事。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劳:使动词。劳民:使民辛勤劳动。劝:勉励。相:助。劝相:勉励人互相扶助。○井卦下巽为木,上坎为水,木上有水,像井水被木桶汲到上面来,可以养人溉物。君子观井卦的卦象,懂得教老百姓辛勤劳动并且相互扶助,自养养人,各得其养,以体现井养之义。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禽:同“擒”,擒获,收获。○初六是井卦最下爻,相当于井底,井底的水带有泥污,不能食用。井水要汲上来才能养人,初六无法发挥养人作用,就像那旧井打不出水来,没有收获;或说旧井没有水栖动物,带泥的井,禽鸟不饮于其中。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舍：舍弃，弃置。○井水有泥污不能食用，因为是在井的底部，这指初六的地位低下，不能发挥作用。旧井打不到水，没有收获，人们即时就舍弃了它。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谷：水口，这里指井下面的出水孔。射：水往外注。鲋：一说鲫鱼，一说是蛤蟆。瓮：装水的罐子。敝：坏，破裂。○九二阳刚居下体，像涌出的水，上与九五无应，得不到援引，像水汲不上去，不能向上反而就下，与初六亲比，井水从底部的谷口涌射上来，随即又从谷口漏下去，这样注出的水只能滋润井下的鱼或蛤蟆。就像一个坛子有裂痕，水都漏掉了，井水还是不能发挥养人作用。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九二不能上升，像涌出的水从谷口漏掉，因为上面没有援引者。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渫(xiè)：治井使洁，指掏去井底泥污。我：旁观者自称，不是九三自谓。恻(cè)：心有不忍；同情，怜惜。明：明智，英明。○九三以阳刚居阳位，有上进心也有好品质，不是井底的泥，而是清理泥沙后升起的水，清洁可供食用，但相应的上六柔弱，无力援引，仍放在井里没有被汲用。这像贤人弃置在野一样，使旁边的人也感到惋惜。经过淘洗的井水是可以汲用的呀，如果君王明智（提携举用在野的贤才），无论对自己，对贤士，对臣民，都是好福气呵。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经过淘洗的井水（因上面无人援引）没被食用，使饥渴的行人也深为惋惜，要求君王采取明智态度，是为了井上井下内外皆得受福。

六四：井甃无咎。甃(zhòu)：垒砌，以砖垒砌井壁而修治之。○六四阴爻阴位，守正而柔弱，还没力使水出井养人。只能继九三掏井使洁之后，垒砌好井壁，为上面汲水提供条件，这样虽无大功，也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把井壁垒砌好，这事没有错，即使不能直接出水，但把井修治好了，水井因此而不废弃，终会有用。

九五：井冽，寒泉食。冽(liè)：清。水清酒清都称“冽”，不同“凜冽”的“冽”。○经过淘洗，垒好井壁，升到五位，井水清洁，寒凉甘美如泉水，可以食用。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九五终能饮用清冽寒凉的井泉，因为它能坚持刚健中正的美德。前文讲到“改邑不改井”，邑人迁移，井长久不用，泥沙淤塞，经过整治修理终可以出清水，说明坚守中正之德，待时而能致通。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汲水。用手或辘轳把井绳拉起来。勿：不要。幕：蔽盖也。元：大。○上六是井卦最上位，表示井水汲取上来，发挥养人作用，为了供众人使用，实现卦辞所谓“往来井井”，井上不要加盖子。井水“无丧无得”，源源不尽地供应所有的人，取得信任，大吉大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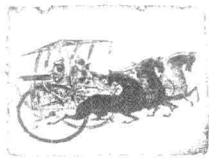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大吉在上六，井养之道已经大功告成。在其它卦中，上爻皆为穷极之地，向反面转化，因以五爻为最尊之位。唯有井卦和鼎卦，以第六爻为尊位，在终卦之时实现卦道卦义的大功告成，故得吉。

井卦是困卦的倒卦，卦义相反相成，体现了两卦的联贯性。困卦是刚被柔围困，阳刚守贞履正，待时而行，终能走出困境。井卦则是守



正不移而终使志行道通,像长久不用的井,经过整治,重新有清泉活水源源而来,发挥养人济物之功。两卦都突出了二、五的“刚中”之德,故一脉相承。用于社会人事,两卦都联系到尊贤用贤的问题。在穷困时必须起用贤能,方能振衰起弊;废井不用也等于贤才的埋没和浪费,经过发掘,使贤者济人济物,蔚为国家福荫。当然这是引申或外加的理解。





## 革第四十九

### ䷰ (下离上兑)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革：卦名。革本是皮革，是兽皮以水火治去其毛，加工为柔軟的皮革，有改革、变革、革旧等含义。卦体火在下，泽在上，水浇灭火，火烧干水，相接而相克，形成大变化。又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女同居，其志不同，各有所归之去向，不能长久相得，也有更革之义。总之，本卦两体呈矛盾尖锐，难以调和之象，必须进行变革。己(ǐ)：天干的第六位，是前五个数过渡到后五个数的转折点，故象征“转变”、“更新”。顾炎武《日知录》：“天地之化，过中则变。……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故受(继)之以‘庚’，‘庚’者更也。”“庚”为已更之时，则“己”乃将更或初更之际。也有学者认为“己日”是太阳运行一年周而复始的时刻，当其时，进行变革，与天道(天意)相合。或说应当读已(yǐ)，己日，已然之日，即时机成熟已经可以改革之日。○革卦下离为明，上兑为悦，在适于变革的己日，开始改革，明智而使人悦服，由是得到群众的信任，也具备元始、亨通、祥和、贞正的美德。变革会引起震动，甚至表现为暴烈行为，难免会引起一些后悔的事情，因为有元、亨、利、贞四德，动机纯正，行为适度，在变革时可以防止过激行为，使悔恨之事消弭于未然。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卦下离为火，上兑为泽，泽水不是流水而是止水，水可浇灭火，火向上烧止水，也可把水烧干，水火互相消灭，矛盾双方斗争引出变革。又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两女同居，各考虑各的归宿、去向，心志不可能相同，同处一室，很快会变化，所以叫做“革”。以上从卦之两体释卦义。**己日乃孚，革而信之。**到该变革的时候才变革，才能表现出诚信。变革不是一下子就能使得人们理解和适应的，需要有一段时间酝酿，时机成熟了再变革，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以：同“而”。说：同“悦”。当(dàng)：恰当。亡：无。○离为火，文明之象。兑为悦。文明而使人喜悦，革命和变革能够这样，便会大大地亨通而合乎元亨利贞之正道。变革而恰当其时(条件成熟)，就不会造成悔恨。**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地按规律变化，阳春代冬，夏秋相继，形成一年的四季。商汤推翻无道的夏桀，周武王消灭殷纣王，都是顺应天道，吊民伐罪，更换整套旧制度，故赢得百姓拥护。“革命”二字首见于《易》传。**革之时大矣哉。**矛盾尖锐，该变革就要变革，到变革条件成熟时才能变革，天地自然，人类社会都是如此，革卦的时义多么重大呀！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历：历法。时：时序变化，季节推移。○泽水可以灭火，火也可把水烧干，使湖泽干涸，龟裂，像火烤过一样，水火相生相克，在不同时间条件下产生变革，所以泽上火下是革的象征。君子观此象，明变革之义，因而制定历法，明确叙述季节的变化，使民据以耕作。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巩：用皮带捆扎物体使之固定不动。○初九以阳居刚，勇于变革，有躁进情绪。但处在变革的准备阶段，操之过急则众心不服，地位又卑下，上与九四无应，力薄无援，冒进易致失误。因此要大力使之稳定，像用黄牛皮带牢牢地把它绑束住一样。意谓本爻从时与位说都不宜变革。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用坚韧的牛皮带把初九捆扎住，意思是条件不成熟不可有所作为。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己日：天干过五（甲乙丙丁戊），盛极而衰，乃宜于变革的时候；亦可理解为条件成熟，已到可以变革的时候。○六二居中得正位，是离体主爻，是光明即文明之德的代表，有发动改革的资格，上又有九五应援。可说是时当“己日”。到了条件成熟、宜于变革的时候，或说对方腐败之象已露、已经是非革不可的时候。可改革则改革，前进便会吉祥。六二柔顺不躁动，不会有什么过咎。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在应当变革时进行变革。则其行动有嘉美之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言：谋议。○九三以刚阳居离之上，过中而易躁动，如果冒进而革，则有凶险；如果贞固自守，不进行变革，则有危厉。唯有对变革之事进行多次谋议，大家认为可行，才算条件成熟。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才可着手进行变革。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之：往。○这里用反问句加强语气，肯定在条件成熟后可以行动。经过多次谋议，大家都一致赞成改革，你还能往何处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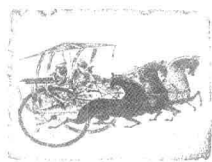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改：转变，改移。命：一般认为是天命，应指既往的命运，或既存的秩序。○九四进入了上体兑卦，兑为喜悦，至此火与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变化，正当命运转变的时刻，对变革有利也有庆。九四以阳刚居柔位，刚柔相济，不会盲动，又是人臣之位，足以担当变革的大任，所以它从事改革不会有什么不恰当或悔恨的后果。只要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改变既定的命数或既存的秩序，是有希望的、吉利的。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九四改移既往的命数或秩序，能够吉祥，关键在于“革而当”，能使众人心志信服。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虎变：以巨大气魄改变现状。○九五阳刚中正，居尊位，是改革的主导，相当于伟大人物。经过九四的“改命”，到九五，“大人虎变”，比喻旧秩序被推翻，各方面都出现新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创新的局面，即使尚未占卜凶吉，也会得到群众的信赖。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九五所进行的变革，成绩显著，像虎的毛色变化，到寒冷的冬季，（虎身上的毛变厚，光泽美丽）文采彪炳。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豹：毛色气质略逊于虎，虎比君主、大人，豹比君子、有德者。革面：表面改变；指外表顺从，而内心不一定悦服。○上六处革卦之终，在“大人虎变”成绩显著之后，君子贤者受其感召，也改变自己的内心世



界,像豹随季节的变化改换自己的毛色斑纹,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般的群众内心不一定悦服,但表面也会改变态度,顺从或追随“大人”、“君子”。在改革告成之后,应该与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什么扰民的举动,或对群众有过苛的要求,动则有凶,居静守贞,无为而治,反会吉祥。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君子受“大人虎变”感召,自新其德,像豹子换毛,文采虽不及虎的光泽明丽、文采显著,但也繁盛而隐然有文采。小人只要其“革面”而不一定要求他“革心”,只要他柔顺而服从君王、大人就行了。

革卦卦义为变革,包括自然的变化和社会的改革和革命,经、传所着力阐述的都是如何进行变革。所谓“革而当”,包含主客观条件两方面:从客观说,变革对象的衰朽已经显露,群众已经意识到变革的势在必行,能够适应变革,不会引起惊怖;从主观说,变革者要有力与德,足以担当大任,才会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只有顺天应人,改革才能有成。其后还必须坚持革故鼎新,防止腐败,又要与民休息,这同样是顺天应人。



## 鼎第五十

### ䷱ (下巽上离)

**鼎：元吉，亨。**鼎：卦名。鼎是一种烹煮器具，可将生硬的东西煮软煮熟，改变旧物为新物，有更新的意义。所以《杂卦传》说：“鼎，取新也。”鼎在古代又是一种重器，是代表君王权威的标志之一，新取得政权的君王，铸鼎颁布律令，象征新朝的开始。政权交替叫鼎革，就包含革故、鼎新两重意思。鼎又是一种祭器，在鼎中烹煮牲肉以祭享神明，同时也可供养贤士，所以鼎卦又有养贤的意义。元：始。吉：程颐，朱熹认为这个字是衍文，甚是。亨：通。○鼎卦木上生火，煮生为熟，改旧为新，既有其始，鼎新之业必致亨通。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巽：入。亨：即“烹”，煎煮。饪：煮而使熟也。○鼎卦（从卦画卦形看），取鼎为象，卦形就像鼎的样子。初六像鼎的足。九二、九三、九四像中实以物的鼎腹，六五像鼎的双耳，上六像鼎盖。从卦的两体看，上离为火，下巽为木、为入、为风，以木入火，风助火势，宜于烹饪，即于鼎下生火将生物烹煮成熟物。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亨：通“烹”。享：祭祀享神。大亨：大烹，与上面“亨以享上帝”的“亨”不同。祭天帝以诚，按《礼记·郊特牲》，祭天帝只用“特牲”（才露犄角的小牛犊）就行了，重在敬之以诚。养贤士则要用太牢，即牛、羊、豕三牲齐备，这就是“大亨”。○圣明的君王烹煮小牛犊祭享天帝，而养圣人、贤人则用牛、羊、豕三牲的大亨，意思要给有德有能的人才以丰厚的待遇。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耳目聪明，一说指巽体，巽，谦逊而顺乎事理，谦顺则能兼听种种意见，不觉逆耳，故其耳聪，兼听则能兼天下之目为己目，以视万事万物，故其目明。又，巽为风、为入，顺风入耳而闻者彰，所以耳聪。或说指上体，离为目，为明，其中爻（六五）像鼎之双耳，以虚心的态度去视听，故聪且明。○鼎卦下巽上离，表现为耳聪目明。凡离体在上之卦（如晋、睽等），都称“柔进而上行”，柔本卑下，前进而上升到君位。成为柔顺中正的明（离为明）君。本卦六五爻得中道，又与下体的中爻九二相应，居柔用刚，体现了任贤使能的意义。明君贤臣结合如鱼水相得，所以大为亨通。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下巽上离构成鼎卦卦形，巽为木，离为火，木上有火，表现了鼎具所发挥的作用。鼎：政权之象征，祭祀之重器，其形端正，其体安重，君子观此象，取其端正之义，用以端正自己所居之位；取其安重之义，使自己发政施令显得凝重，或说凝固自己所受的天命。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趾：指初六，地位最



下,有如脚趾。颠趾:脚趾向上,鼎有倾覆的可能。否(pǐ):恶,指鼎内不洁之物。出否:倒出恶物。妾:指初六,阴性而地位卑下。得妾:是就九四说的。○初六位下,有如鼎趾。脚趾在下位,是安稳的象征。但初六居阳位,又与九四有应,要向上躁动。脚趾向上,则鼎将颠覆。颠覆本不是好事,但处卦之初始,鼎内尚未开始煮食物,颠倒一下,可将鼎内的污物残渣倒出去,反而有利。九四与初六相应,使初六上升,好像娶小老婆。娶小老婆不是好事,会引起麻烦,但讨妾因而得到儿子,利抵销了弊,故无咎。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鼎足颠倒向上,本是悖于常理,但倒出污秽,并未违背事理。有利于排除肮脏东西,因为它追随地位高贵的九四(大臣),坏事变成了好事。初六才质柔弱,本无大用,但能相应于九四,得其养而被其用,如妾生子,延续后嗣,体现盛世无弃才之义。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实:实物。仇:匹配者,配偶,相亲比的对象,这里指初六。有疾:弊害,有背于正道而害义。即:接近。不我能即:宾语“我”提前,不能即我,不能亲近我。○九二阳爻,实于中也,上与六五为应。初六倒出脏物,至九二像鼎腹装进了实物。煮物的目的是为养人享神,所煮实物从鼎口出去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九二利于上行,为六五所用,向下则倾泻在地,成为废物。但九二与初六阴阳相邻为顺比。但初六来亲比之时,九二必须持正自守,它认识到我亲比的对象是会造成弊害的,不能让对方来亲近我,这样才吉祥。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之:往,动词。尤:过错。○鼎中有实物,要慎重地选择去向,发挥致养作用,又比喻本身有实际本领,往哪里去仍须谨慎。自知亲比者会造成弊害而不让它接近自己,所以最终没有过错。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鼎耳:指六五。革:变化,或说失去。雉膏:野鸡汤,脂肥味美。雉膏不食:一说喻有雉膏般的才能不见用,一说九三没有得到雉膏一样的高位厚禄。方:将,刚要。雨:指阴阳遇合。亏悔:减少悔恨,一说感到不足而愧悔。○九三以阳实之质居鼎之腹,是有实际才能可用的,但居三位,与六五无应,好像鼎失去了双耳,无法穿杠子抬动,或说不见用于君王,前路阻塞而不亨通,就像鲜美的雉膏不被食用一样。但九三乃是力求上进的能者,六五乃是明君,又有阴阳相吸的一面,当它们二者遇合而将布雨泽,原先产生的不遇之悔(遗憾)就消损了,终会得吉祥。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鼎以耳(插杠)而得行,九三与六五(鼎耳)无应,犹如鼎耳有变故,前路塞阻,误掉了被提携、被任用的机会。这是因为九三中实不虚,失去相求、相应、相合之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公:一说指公上或王公,一说九四为公位(六五为君位)，“覆公餗”即“公覆餗”。餗(sù):鼎中的食物,美饌。形:一说指食物翻倒后的情况,一说指脸上的颜色表情。渥(wò):沾濡,食品打翻后地上狼藉的情况;一说红润,羞赧表现于面部的样子。又一说“形”同“刑”,“形渥”指受重刑处罚。○九四处于大臣地位,从鼎的形状看相当于鼎口,阳刚有实,满鼎的食品可供养贤用能。大臣本应为六五之君效力,可九四与六五为逆比而与初六为正应。初六是鼎足,是阴柔小人,倚重小人,败事有余,像鼎折断了足,鼎口偏向下面,王公的食品便泼洒出来,那情形必然是遍地狼藉,结果当然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打翻了公上的食品,说明力不足以胜





任大事,还可能招来重刑责罚,这样的人怎样能信赖呢!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黄耳:六五相当于鼎耳,黄是代表中央的颜色,六五中位,所以称黄耳。铉:扛鼎具,通常是一根木杠,贯穿于两耳中以抬鼎。金铉:是金属的抬鼎杠,或说环。○六五是鼎耳,像衣服的领袖,提举则全鼎移动,六五中位,有用刚之才,又有金属的杠鼎具辅助它,故力可举鼎。这个辅助者通常认为是九二,又有人说是上九。六五自身条件好,有虚中之德,地位又好,又有好助手,所以守正则吉利。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六五是鼎耳,本来阴柔中虚,由于处在上体中位(五爻),以柔居刚,又有阳刚爻为助,得到了充实。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上九在鼎的最上方,相当于抬鼎的杠子。它以阳居阴,刚柔得到调济,像坚硬而又温润的玉石制成的扛鼎具,用它举鼎以祭神养贤,当然大吉大利,无往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一般上爻都是物穷当反之地,少有吉辞。本卦则以刚居柔,无过无不及,恰如鼎之用于烹饪,不能过火,过火则烧焦,又不能火力不足,不足则煮不熟,只有刚柔调节恰到好处,才大吉。

鼎卦继革卦,由革旧而强调取新。鼎的作用是煮物,变生为熟,旧物变新物,鼎新由此成为一个词。鼎中煮物是为了享上帝和养贤能,把祭神和养贤并提,重视人才,已属可贵,而强调“亨以享上帝,大亨以养圣贤”,祭上帝以质朴,养贤才以丰厚,尤其可贵。



## 震第五十一

### ䷲ (下震上震)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震：卦名，由单体的震卦重叠而成，卦象是雷，卦义是震动，地震也包括在内。卦体是一阳生于二阴之下，阳躁阴静，阳上进而阴为阻，两者互相激荡成为雷电，震动有声，惊撼天下。又震为坤卦的纯阴与乾阳交合，使乾父坤母有了长子，所以震卦常被称为长男。鼎是祭器，主祭器的莫如长子，所以震卦紧排在鼎卦后面。虩虩(xì)：恐惧的样子。哑哑：言笑和乐之貌。丧(sàng)：落失。匕(bǐ)：羹匙，用于取酒祭祀。鬯(chàng)：浸泡郁金香的黍米酒，有香味，用它洒在地上以祭神。○震是坤阴(代表大地)下面，有阳气上升，使大地震动，阳气既上升，终将达到上位，这就是亨通。雷声隆隆，震动大地，人们恐惧不安。知道戒惧，吸取了教训，再遇震动，就会镇静对待，谈笑自若。在巨雷激荡、声闻百里的时候，主祭祀的人用羹匙取酒致祭，不失常态，不会把手中羹匙落失在地上。震动是一种考验，主祭者能经受住考验，具有较好修养，故终能亨通。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动于下，终可享通而达于上。雷震发生时能惊惧不安，知道恐惧戒惧，今后可导致吉福。在惊恐的考验后能言笑和乐，因为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则，履险以夷，这是处震应有之道。“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惧：使动词，使人知所戒惧。迩：近处。○雷声震惊百里，使远方震惊，使近处知道戒惧，提高警觉。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出：指长子继位主祭。○程、朱都认为这句话前面漏掉了卦辞中的“不丧匕鬯”四字。因为主祭者在雷霆剧震时能专诚致祭，镇定自若，经受住了考验，出而继位，可以守住宗庙社稷，承传祖宗之大业，担任主持国政和祭祀的大任。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洊(jiàn)：重复，重叠，再次。修：修身。○雷声相重，震动不已，这是震卦之象。君子观此卦象，为天威所慑，因之戒惧恐惧，修治其身，反省其言与行。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初九为下卦主爻，震动的开始，震雷声起，就恐惧戒惧，记取了教训，以后闻雷言笑自若，结果是吉。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重复《彖》辞。解释见前。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厉：威猛，危险。亿：同“臆”，猜度；一说是亿万之亿。丧：失。贝：贝币，代指财富。跻(jī)：登上，此处有逃避意味。九陵：九重的山陵，指高处或远处。逐：追逐。七日：周而复始之日，每卦六爻，至七更始。○初九是震动发源处，刚躁上奋，六二紧邻着它，首当其冲，最感来势猛烈，处境危险。它猜度将丧失自己的财富，逃登于九重山岭的高处。六二柔爻中位，守中正即可得吉，不要在危险恐惧来时追逐什么东西，七天后就恢复常态。暂避风险，自守其正，静待时移事易，此处震之大法也。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震雷初起，六二感到特别猛烈而危险，因为它乘凌于初九刚爻之上。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苏苏：神气缓散若有所失的情态。眚(shěng)：病，灾咎，过错。○六三以柔居刚，处下体之上，不中不正，本来就不安。当震雷来时，神态散缓自失，恐惧战栗。如能因震惧而有所行动，去掉不正而追随正道，则无灾咎。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震来时六三恐惧不能自主，因为所处位置不当。

**九四：震遂泥。**遂：借作“坠”，降落。○九四以刚处柔，虽是体现震动的主爻，但被四阴爻挟持在中间，不能施展声威，力量被削弱，就像雷震距地面很近，没有升空，声音坠落在泥土之中，没有巨大震响即销声匿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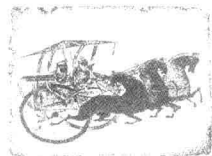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雷震坠入泥土中，是九四未能发挥其威力，震雷之道未得到光大。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往：上往。来：下来。亿：一般解作大，程颐解为臆度、思忖或图谋的意思。高亨认为是发语辞，同“惟”。事：职事，指主持祭祀之事。○六五君位，以柔居刚，因处中而得正（不违于正），故可为震动之主。震动时，上往则以柔居动之极，承受不了，下往则遇九四，有犯刚之失，往来皆危，宜谋求居中守静，以不变应多变，不要丧失其所司的宗庙社稷之事，即保持主祭者的职事而不失中道。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震动时上往下来都遭厉害，说明行动就会碰到危险。它主持的宗庙社稷之事，只要在中位就能发挥其固有的作用，就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索索：畏缩失志，情绪沮丧。矍矍(jué)：内心不安，视线不集中，闪烁不定的样子。躬：自身。邻：指六五。婚媾：指姻亲。言：斥责埋怨。○上六弱柔，处震之极，不得中道，内心难以安定。虽距刚震之爻初九、九四较远，但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稍稍感到一点震动就沮丧失志，视线恍惚不定，在这种处动之极的情态下，凡行动都有凶险。如果震动只是发生在它的邻近，而不及于自身，便没有灾咎。因为它懂得了戒慎恐惧，有助于避免灾祸。上六居震之上，为众动之首，震未及身已股票，邻受危厉而己得避祸，亲戚们难免有责怨的议论。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上六震恐自失，因为过了中位，未能得中正之道。处动之极，逃避（行动）会带来凶险，虽凶险而上六终未逃遁，得以免咎，因为它看到邻居受震动而畏惧，并且引以为戒。知道恐惧而戒慎其行为，是合于处震之道的。



震卦是乾坤初交，“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震有震惊奋发之义，上承鼎卦要求主祭器的继承人（长男）能够经得起雷震的考验，处震不惊，知恐惧而能戒慎其言行，具有履险如夷的修养，才能保证震可致亨的结果。本卦所启示于一般人的除知惧能改外，还有愈震惊愈奋发的精神。



## 艮第五十二

### ䷳ (下艮上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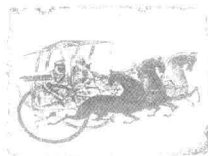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一般学者认为“艮”字当重复。这里缺少了表示卦名的“艮”字,“艮其背”属于卦辞。艮卦卦义是停止、静止,与“小畜”的畜止不同,小畜是用外力制止,艮是安止,自身止于其所在。艮体是单阳居于二阴之上。阳躁动而上进,动极则静,既至于上则止步。阴表静,上止而下静,共同构成艮止之义。又艮象为山,除止义外,还有安重坚实之义。背:背部。身:身体,一说代自我。庭:庭院。○背在人身的后部,人的动与进是由于前面有物欲牵引,背部体现艮止的精神,不见前面的欲望诱惑,也就不见其身,忘掉了自我。忘我而不为外物所动,内心宁静自守,即使走过住有人家的庭院,也不觉得有人存在。像气功的意守一样,静止到不接受外界的信息,人我两忘,则不会有灾咎。

《象》曰:艮,止也。艮是在坤阴(大地)上升起一阳,像隆起的山,到高处停止,所以艮的意思是安止静止。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时:指具体条件,可能性。○按客观情况与条件,该停止就停止,该行动就行动,运动和静止都不违背客观条件,也不失可能的时机。(由运动转为静止,并不等于终止,旧过程的暂时停止,又是新的运动过程的起点和基础)艮止之道不是山穷水尽,再无亨通可能,相反,艮止的前景是光明的。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就艮卦上下两体的主爻看,艮卦是得其时而止,九三和上九都停止于应该停止的处所。艮卦六爻,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皆同性不相应。刚柔相应,感情相与则造成运行流通,而互为敌应,互相排斥,则造成了不相往来的局面。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阴阳不相与,也就是相背,相背则艮止,也就是卦辞所谓“艮其背”。五官四肢向前,背部向后,背部静止了,因而也就“不获其身”,整个身体都不为外物所动,也就是忘我。内心静定,物我两忘,走过住人的庭院,不见其人。不与人交接,避免了尘务,也就无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兼:一手握二禾,事物并立。○两山相并立,互不往来交接是艮止之象。君子领会此象此义,因而安于其应有的名分,止于其当止之所(位),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也不逃避或缩小这种责任范围。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初六在下位,相当于脚趾。人之行动,脚





趾在前，艮其趾，停止其动之初也。事止于初露苗头之时，未至于失其正，所以不会造成过咎。止于初始还不够，还要常守贞固之道，谨始慎终，则合艮道而吉利。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失正：指当止而行。○艮止事物于初始之时，防微杜渐，当止易止，因为还没有违失正道。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腓(féi)：小腿肚。拯：救，挽回。随：追随的对象，指九三。○六二柔爻中位，得中正之道，能体现静定作用。但与六五无应，而与九三为比。九三为下体艮之主爻，阳质阳位，本应艮止而多刚躁，越中而动，六二的地位相当于腿肚，自己想静，但九三像胯股一样，胯股动，腿肚不能不追随而动，六二柔弱，只能追随，而无力挽回其所追随的九三，所以表现为心中闷闷不乐。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退听：在上者听从在下者的意见。○六二所以不能挽止九三，补救九三之失，因为九三未能听从下面的意见。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限：界限，身体上部与下部的分界处。列：同“裂”。夤(yín)：背部夹脊的肉。熏心：如火炙烤其心；一说心中迷乱。○九三处上下两体相交的界限上，相当于腰部。刚质刚位，不当止而止，横亘于上下交界处，使人身不能屈伸，僵直得像把背脊肉割裂(断开)成两部分，上下不能从属，行止不能以时，处世乖戾，与物睽违，上下违离，当然危厉而造成心中不安，像火烧火灼一般焦虑。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九三艮止在上下交接的界限上，使身体不得动弹，上下决裂，左右违离，当然会心忧如焚。

六四：艮其身，无咎。身：躯干部分，体腔内有心脏。○六四进入上体(腰胯以上相当于躯干部分)，艮止躯干，包括内心也静止了，心是控制人的各种行动的枢机，能自制而不妄动，守心以守身。当然没有灾咎。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躬：自身。诸：“之乎”、“之于”的合音。○艮止其躯干，指的是限止发源于自身，靠的是自我控制。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辅：面颊肉，其内是上下牙齿连结之处，辅舌动则发出言语。有序：言语中节而有次序条理。亡：同“无”。○六五在上体之中，相当处于发号施令(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辅颊地位，又邻近上九(至极而止的代表)，受上九的影响，能自知约束，不失为理智之君，能节制自己的辅颊(发言机体)，使自己的言论(命令)中节而有序，合乎事理之度，这样，六五虽阳位不正，但可免悔恨。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节制自己的辅颊，发言合度有序，因为六五居中位能行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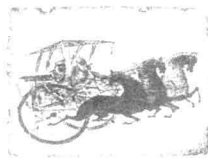
上九：敦艮，吉。敦：山丘上垒山丘，极为笃实厚重；一说敦指头部。○上九居卦之终，时可止而止，其止表现得无比笃实敦厚。人的操守，至晚期易松弛，本爻历久而弥坚，敦厚谨慎以终，有止于至善之义，故大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上九以笃实的态度，止于终位，静止而获得吉辞，因为它敦厚其晚节，该止则彻底息止，坚定不移，岿然不动。

艮卦与震卦卦形上下相反(互为倒卦)，一为雷动，一为山静，动必归于静止，静又是重新运动之始，二者相互为用。震卦强调的是接受考验，在惊恐中能镇静从容，知危惧而后安(适应危惧)；本卦则强调



“动静不失其时”，虽暂时息止而“其道光明”。动于所当动，静于所当静，时机固然重要，人的自我抑制能力尤其重要。当止则止，且能笃实地静止，关键又在于忘我，不为物欲诱惑。两卦都接触到修养问题，无惧无惑，守心守身。艮卦更强调澄心静虑，故为宋代理学家重视。今有人认为艮卦描绘了一种气功境界（忘我、忘物，气行体内，意守心田），也有道理。



## 渐第五十三

䷴ (下艮上巽)

**渐：女归吉，利贞。**渐：卦名，渐次前进，像水浸透物件，故以名卦。渐卦下体艮为止，上体巽为入，有止有人，渐进也。又艮为山，巽为木，木生山上，渐长渐高，进有序也。渐卦排列在艮卦之后，静止为动之始，艮止后又渐渐开始行进，渐必依序，所以渐卦之进宜缓不宜急。归：女子出嫁，与咸卦的“取女”（男方）不同。○渐卦是渐渐前进的意思，像嫁女一样，按规定礼仪渐次进行则吉祥。古代女子出嫁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种程序然后合卺。按此程序就叫“归”，不按此渐进程序，从速结合就叫“奔”（私奔）。女子出嫁：依礼渐进，则表现品德纯正，所以本卦利于坚守贞正之德。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渐卦的意思是渐次前进，就像女子出嫁须按规定礼仪程序进行，因以此为比喻。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进得位”的解释很多。程颐认为渐的两体由乾、坤变来，乾的一阳下降，坤的一阴上升，便成为下艮上巽。三、四两爻原来皆不当位，经易位后，便各得其正位，阴往上进，中间四爻阴阳都当位，所以说“往有功也”。又有人认为渐是归妹的倒卦，把归妹的三四两爻倒过来，则阴阳各得其正。以上两说皆可从。○以卦位言，三四易位，各得其正，进而“有功”。以德行言，女子依礼节出嫁，使夫妇之道正；夫妇为人伦之始，夫妇之道正，进而可使一国之道正，所以说“可以正邦也”。此以卦位变化释渐进之义。其位，刚得中也。其：指九五。○经卦位变动后，中间四爻皆当位，九五以刚爻得中位。止而巽，动不穷也。就渐卦二体言，下艮为止，上巽为入。艮止于内（内卦）不妄动，巽缓缓而入，进而不骤，时止时入，渐次前进，以正而动，顺乎事理，不会意外受阻，这样便能维持动态于久远。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居：聚积也，渐渐积累。善俗：使风俗改善，以善德化人，移风易俗。○山上的高大树木，虽然每时每刻都在生长，但人们不易觉察其缓慢进程，呈现出渐进之象。君子观此象，因而每时每刻积累自己的德行，提高自己的修养，并且对周围的人潜移默化，使之改恶从善，收移风易俗之效。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鸿：鸿雁，候鸟，以时而来，以时而返，进退还排列成行。本卦六爻因取鸿飞有序为象，以明依次渐进之义。干：岸也，水旁之地。有言：指六四对初六的叱责。○鸿雁是水鸟，由水中渐进到岸边。初六是柔爻，力弱勢单（无应援），处渐进之始，胆小怯懦，不敢走远，像鸿雁初到岸畔，步履欠稳健，又像幼



孩,才走出几步就感到危厉(惧怕),六四作为敌应者又用言语呵斥他,更使初六惶惶无主,迟退其行,“小子”虽不能快进,但符合卦义,终无灾咎。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义:宜。应该。○年幼力弱而知道危惧,不敢冒失,合乎宜迟不宜速之义,应无过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磐:大石。衎衎(kàn):和乐安适的样子。○六二居中得正,与九五之君为应,从上面接受俸禄,像渐进到磐石上一样,不但地位安稳,而且可以在其上和乐地饮食,这是渐进于安裕之境,故得吉祥。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鸿雁集于磐石上饮食休息,并非白白吃饭,空饱饮食,而是充实力量,得以再行其志。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陆:平而高之原野。“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吕振羽解释为:丈夫远征不归,其妻不能贞守,与人通奸成孕,但不敢在社会上公开生育。吴泽《古代史》赞同这一观点。○九三处下体之上,刚爻刚位,不像初六、六二那样稳步渐进,而是有急进情绪,上与上九无应,因亲比于六四为逆比。夫指九三,妇指六四。九三像鸿雁渐进于平原,深入陆地,离水域较远了。九三刚勇上进,居六四之下,阴阳相引,更难以静止,有进无退,故云“夫征不复”。九三与六四亲比而为夫妻,婚配急速,不合渐道,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所以妇孕而不能正常生育,呈现凶险之象。这样就利于像抵御盗寇一样地防止邪僻。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丑:同类。○九三(夫)为追求六四只知征行而不返回,因为它背离了它的同伴们坚持的渐进之道。六四(妇)怀孕而不能生育,因为是私结男女关系,违失了礼义正道。所利在御寇,是指阻止恶行,防御邪僻,摆脱小人纠缠,顺乎正道以保全自己不陷于非义。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桷(jué):方形的椽子。探出屋檐的椽头,方形较平整,宜于鸿雁息足。○六四居于阳刚之上,阳刚躁动,岂肯甘愿居阴柔之下,所以六四所居乃不安之地,像鸿雁渐进到树木上一样,鸿雁是水鸟,足趾相连不能抓住树枝,当然是居非其所。如果可能得到扁平的方椽子歇息,则安宁而无灾咎。这是指六四认识九三之比不可靠,转而依附九五,以柔承刚,合于女归之义,可免咎。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六四像鸿雁,得方椽寄足而平安无事,因为阴附于阳,其义顺而正,其态度巽而逊,何所托而不安。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陵:隆起的高丘,高阜。○九五尊位,像鸿雁渐进到高陵上,与六二之磐石可遥相呼应。但中间有六四与九三为阻,六四是顺比以诱,九三是以御寇姿态敌视。六二上应九五,合于“女归吉”之义,饱食安乐不急于进,虽然二五婚姻关系已注定,但因各种障碍迟迟不能结合,以至六二之妇三年不孕。不过邪不胜正,终究不能阻碍事物按正常规律发展。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九五与六二的婚姻终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碍,经过渐进而结合,男有室,女有家,大吉,双方各实现了心之所愿,合于夫妇之正道。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陆:因与九三“鸿渐于陆”反复,胡瑗疑应为“逵”,高亨认为是“陂”,与“仪”叶韵。逵:指天衢,云路,四通八达,无所阻



滞,如在陆上之通途。仪:法式,典范。○前文九五已实现了“女归吉”的渐道,至上九超逸绝尘,可以高飞远举,像鸿雁飞行在天路一样。鸿雁展翅高飞,排列有序,羽翼翩翩,可以供人效法。一说掉下的羽毛可用做典礼、仪式中的装饰。程颐认为高飞远扬的鸿雁,像超逸通达、无所阻滞的隐士,其贤达高致,可用来做世人的法式而获吉。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鸿雁的羽翼可用为表率或仪饰并且得吉,因为鸿雁之飞,队形不乱,其进渐次进行,合于渐卦卦义。

渐卦阐释静止之极复归于动,行动时要取渐进原则,宜迟不宜速。突出强调的是有序,是循礼仪而动,不可冒进脱离群类,也不可过于刚强,触犯其它,先求稳求全,再争取缓进。在渐进中会有阻碍,但邪不胜正,锲而不舍,终能致亨。





## 归妹第五十四

### ䷵ (下兑上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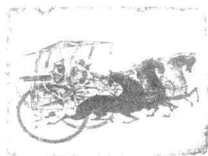
**归妹：征凶，无攸利。**归妹：卦名。归，出嫁；妹：少女，连起来是女归男，得到自己的归宿。○本卦讲男女婚姻方面的问题，下体是兑，少女，上体是震，长男。下兑为悦，上震为动。少女本应配少男，嫁归长男，已经不匹配，少女以喜悦之情主动向长男靠拢，好像是给人作小妾，妾妇之道不正，与通常认为合理的夫唱妇随原则相违，所以卦辞说，行动就有凶险，少女主动归于长男，无所利。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女子出嫁给男子，男女结合成夫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天地阴阳二气不相交合，则万物无以发生。女嫁男婚，关系到前代后代的承续与生命的代谢，所以说是人伦的终始所系。说以动，所归妹也。说：同“悦”。以：同“而”。○这是就卦的两体而言。兑为悦，为少女；震为动，为长男，喜悦而主动靠近长男的是出嫁的少女。“征凶”，位不当也。行动有凶险，因为卦中间四爻位置不当：九二、九四以阳居阴，有男屈从于女之征象；六三、六五以阴居阳，似女以不正从男；皆不合男尊女卑、男刚女柔之正道。“无攸利”，柔乘刚也。少女主动从长男而无所利，因为阴柔乘凌于阳刚之上，违背了夫唱妇随原则。下体六三乘九二，上体六五乘九四，有如妇制其夫，以男从女，违失宗法伦理，所以被认为不利。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本卦两体呈泽上有雷之象。泽是阴积之处，其上有雷，是阴气先动，雷受感而喷发，正是女悦而后男感，体现了归妹卦义。君子观象识义，因而知道婚姻是关系到一代一代永远承传下去、关系到人之终始的大事，在婚姻之初就要知道某些弊端，以及早防范。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娣：女弟，即妹妹，古代妹妹可随姐姐同嫁一夫，为偏房，不是正室。跛：足变形，行路不方便，借为偏而不正的象征。有人认为“跛能履”三字应移置于九二“眇能视”之下。征：行动，前进。○初九处下位，与上面九四无应，不能成为正室，只能随着姐姐于归，陪嫁为偏房。妾妇卑贱，只能服侍于内，不能应对宾客尊长，活动范围有限，像跛足者一样，虽然能行走，但活动受限制。不过初九是刚爻，象征坚贞有节操，随嫁仍然吉祥。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恒：恒常。承：助也，辅助。○妹妹随着姐姐下嫁而成为偏房，这是恒常现象。妾不配居正



室,担任正房的任务,像跛足的人只能在受限制的条件下行动,其所以得吉,因为妾可以辅助作为正室的姐姐共同完成侍奉丈夫的任务。

**九二:眇能视,(跛能履,)利幽人之贞。**眇(miǎo):偏盲,一只眼失明。幽人:幽静安居自守的人。○九二阳刚不当位,似贤能而受委屈之妇;又居中位,是能自守正道之幽静人。上面正应于六五,乃阴柔小人之属,嫁给这种人也不能发挥其德能与作用,好像偏盲者所见的范围极小。像这样的女子利于留在闺门之内,幽静安居,自守其贞节。意谓嫁而不得其人,还不如呆在闺中不嫁。过去注家曾把九二看作不得志独行其道的隐士。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九二有正应(有如订婚)而未下嫁,利于幽居守正,似乎不正常。但它得中位守中道,静居闺门之内以自守,并未改变女子贞静的常道。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须:一说等待,一说女之贱者,一说同“嫗”,姐姐。“归妹以须”,以姐姐的身份出嫁。反归:归是嫁出去,反归是夫家休了从夫家返回来。○六三以阴居阳不当位,阴柔无才德,又在兑体之极,是体现“兑为悦”的主爻,它与上六无应,因而不安本分,主动取悦于九四长男,急于想嫁出去,而男方没有反应。只好再等待一个时期。一说六三地位不低,以姐姐的身份嫁出去,而其轻佻使人厌恶,被男方休退回来,只能以“娣”(陪房、侍妾)的身份再出嫁。这说明动而非礼,无所适,只得降低身价。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女子嫁不出去,被迫等待,因为六三阴爻居于阳位不当,又处下体兑之极,不正。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愆(qiān):过失,差误,过或不及都是愆。愆期:误期,古代女子二十而不嫁是愆期。○九四阳爻刚质,是有才德的女子,但与初九无应,不能找到恰当对象及时嫁出去,所以误了归嫁之期。虽然延误(推迟)了嫁期,但九四有德能,总有嫁出的时候。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九四出嫁误期,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志向,这志向是要等选择到一个好对象才嫁出去。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帝乙:为殷纣王之父殷高宗。君:指帝乙之妹,出嫁者。袂:衣袖,这里指服饰。月:代表阴性。几望:望是满月,几望是接近团圆的月亮。○六五以阴爻居君位,有中正柔顺之德,而与下体的九二为应,相当于帝王的女儿下嫁给臣属。因其身份高贵,内蕴美德,不求外饰,所以她的衣饰还没有从嫁的陪房的服饰精美。就德性而言,她清幽、皎洁,像快要团圆的十五的月亮一样发出光辉。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以贵行:以尊贵身份而行谦卑下人之礼。○帝王的女儿出嫁,衣着不及从嫁的陪房的服饰华美,能够不计较外观,因为六五处于中位,重视内德之美,所以能以高贵的身份行谦卑下人之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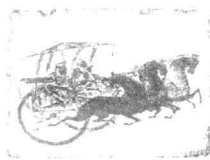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筐:装祭品的竹筐。承:奉,承筐是祭祀时捧起(双手托起)筐子。无实:没有实物。刲(kuī):宰割。○上六柔质柔位,似体力虚弱的女子,处卦之终而下无应,似女归嫁而无终(没有子息或不能相偕终老)者。妇女嫁到夫家,要奉祭祀,承先祖。这里妇女捧筐奠享祖宗,筐内却没有祭品。男士祭祀时要亲手宰割牲畜享神,可是杀羊却没有血。无实物就无以奉祭祀,妇女不能奉祭祀,士



夫无以承先祖,说明上六无终,有妻子等于空筐(不生子),因而断语是“无攸(所)利”。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上六祭享祖先,所奉献的是空筐,没有实物,有似归嫁之妇无子,无子则不能承先祖,是女归无终的表现。

归妹和前面的咸、恒、渐等卦都是阐释夫妇关系的。夫妇为人伦之始,所以《易》卦从不同角度探讨。咸是男女以情相感,男下女以诚。恒是男上女下,男外女内,合乎恒久的夫妇之道。渐是女归男以渐而行,合乎礼仪,得乎正道。本卦也是女嫁男,喜悦而主动,以少女随长男,从时与德说,都失之偏而不得其正,追求有终,操之过急,违礼损德而无终,诫人的寓意是很明显的。全卦六爻,分别介绍了六种类型的女子,初九有德能,屈居妾位而能尽职;九二未婚幽居,守常之女;六三阴邪,被休退降低身份陪嫁;九四为等待好丈夫而晚婚;六五以王女之尊下嫁臣属,婚姻竟能美满;上六虚弱,无子,不能尽妻道职责而无终。不同的身份、性格、品格、追求与遭际,构成古代的婚俗图。对研究古代社会学、伦理学颇有价值。



## 丰第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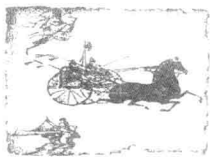
### ䷶ (下离上震)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丰：卦名。丰是一种容器里盛满了食品，有丰满、丰盛、盛大的意思。《序卦传》说：“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由归妹到丰卦，说得有些牵强。但对丰的解释是切当的：丰是盛大，只有得到众人归心的人才能盛大。丰卦由离、震组成，离为日、为明，震为动。大明之日在下由震动而上行，很快升到顶空，是趋向盛大、攀登高峰的象征。假：至，达到；一说是“大”。○丰是盛大，盛大必然导致亨通。下体离为日，明足以普照，上体震为雷，阳奋而致亨。这种光明盛大，只有王者能够达到，日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众，治道之大，丰道备矣，唯王者足以当之。处丰之时，人民富庶，百业殷盛，所以不须忧虑。但这种无忧只宜于日中，太阳当午的时刻难以持久，随着运动的继续，日便会偏斜。此中暗寓仍有可忧的危机隐伏。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丰是盛大。离为明，震为动，大明在下震动而上行，所以是走向光大丰厚。这是以卦体释卦名。“王假之”，尚大也。《论语》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里略同此意，明光普照最盛大，唯王者足以当之。既有四海之广土，亿兆之众民，要维持、发扬这种盛大，其道亦须广大，所以，王者推尚至大之治道。“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要像太阳当午时那样盛明，王者就不会有什么忧虑，这意思是王者应以其圣明之心照临天下，以无偏无隐之政治治理天下。这是把自然现象引到社会政治上来。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昃(zè)：日过午而偏侧。食：月亏缺。消息：同“消长”，消是消歇，息是生息，如‘一息尚存’，指生命之气。○朱熹认为这些话是“发明卦辞外意”，由自然常见现象申述普遍哲理。太阳当午会偏斜，月亮圆满开始亏缺，天地间的事物无不是盈虚交替，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盛或衰，或消或长，不可能静止而持恒守常。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地日月尚不能常盈不亏，常盛不衰，何况是血肉之躯的人呢？何况是体现造化之迹（阴阳二气互相转化）的鬼神呢！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丰卦上震为雷，下离为电。雷电同时发作，声势浩大，是盛大的象征。君子效法此象，因而以电火之明察去判决讼狱，以辨曲直真伪之情；用雷霆的威严去执行刑罚，以得宽猛轻重之宜。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配主：匹敌的对手。旬：均，均衡；一说旬是十日，相当于天干轮转一周。有尚：受重视。○本卦各爻皆讲离之明、震之动互



相依赖，互为借资以发挥作用。非明无以照，非动无以行，明动相须犹形影。初九明之始，九四动之初，两者皆阳，在他卦为敌应，在本卦则相资相须，成为互相配合促进的对手（非敌手），共难同舟，胡越一心，仇怨协力，虽然二者势均力敌，但没有灾咎，初九由下体前往上体相从，九四不但不排斥，还觉得初九行动可以嘉尚。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初九遇其“配主”九四，虽然势均力敌，但因互相配合、协助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没有灾祸。如果冲破了这种均衡，一强一弱，难以守中（本卦以守中为光明普照之象），无咎会变为有灾。一说旬是十天，至旬则满，由甲乙到壬癸，虽经十日，无灾咎。如果超过旬日，满又转化为亏，盛又转向衰歇，所以说“过旬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蔀：掩蔽光明的东西，像周匝被帘子挡住了。斗：北斗星。若：指代词，彼，它。○六二居下体之中，是离明的主爻，与上体六五相敌不能应，双方均势，但其关系不像初九对九四，初九可上往，六二则不能动。本卦的效应在于明动相资。六二是离明的代表，但六五却非动爻，故不能相助。如果一方动，则破坏了均衡，即不能守中。而丰之道又强调维持“日中”之盛，过中则衰。因此六二虽明，碰上了昏暗之君，不能发挥作用，就像周围被遮住了光一样，日当正午，天暗如夜，北斗星也能看见（有人说是日食）。如果六二这时上往，会被六五怀疑而带来弊害。六二只有诚信守中，才能逐渐启发六五，取信于它，而后转化为吉。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诚信守中可以启发彼六二，是说自己诚信恳挚可以感发六五的心志，它虽柔暗，仍可争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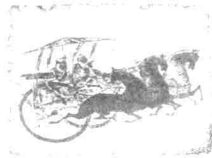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沛：同“旆”，幡幔；蔀遮蔽于外，旆掩蔽于内，其暗度更甚。沬：微小的星，布于大星周围，能见小星，天甚暗也。右肱：右臂，人所常用。折右肱：自损伤，无能为力，无能为用。○九三在离体上部，明已过中，向昏暗转化。与上六相应，上六柔弱。一刚一柔，不能构成均势，无法维持日中之盛，所以九三不能动进，动则太阳偏斜更甚。丰大之光至本爻更暗，好像在内部遮了幡幕一样，日午时连微小的小星也能看见，可能是日全食了。这时力量不平衡，不能动弹，动的结果是自伤其身，像自断有用有为的右臂（涵义是上无明君，贤才见废），而无所归咎。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九三刚阳正位，本可有为，但遇日食昏暗之时，上六处终位，无力量又无前途，所以不可能共济大事。九三得不到可资助可依赖的应援者，像折断了右臂，到头来发挥不了作用。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夷主：平等的对手，指初九，与“配主”相照应。○九四已进入上体。下体能明，资赖上体以动。上体能动，资赖下体之明以动。九四为动之主爻，但自身无明，又遇六五阴暗之君笼罩，像在丰大之光外部遮上了帘子，日午时可见北斗星，无明而动则是盲动，遇到初九这平等的对手借资以光明，就吉利了。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像有帘子遮住，不能见离明之光，因为九四位置不当，脱离了离体，又受六五笼罩。日午见北斗，是指震体下爻自身幽暗，不能发光。遇到平等的对手相助，造成均衡守中之势，前行便可得吉。这是指下面可得到势均力敌的配合者互相借资。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章：文采成章，指下体离卦中爻六二，是文明的象征。“来章”，一说日食过去，光明重现。庆誉：吉庆和荣誉。○六五与六二当应无应，两柔匹敌，力量均衡，前面六二有明，欲动而难得六五之助，所以“有孚发若”，“信以发志”。这里丰卦已发展到第五爻，六五受震，欲动而无明，所以“来章”，即向下来求六二给予文采光明。六五能倚重六二，使它有吉庆和荣誉，自己也克服了盲目性（无明），便会得吉祥。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六五之所以能得“吉”，因为它能任用贤能，使天下人得有福庆。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窥：从暗处、狭处偷看。阒（qù）：寂静，空寂。覿（dì）：见。○上六处丰大之终，震动之极，动极则止。处丰宜于谦屈，而躐高位，守丰在乎刚健，而柔质柔位，与九三为应，而刚柔异质，难以均衡。距离体最远，难以借其明光，所以特别黑暗。像住在极高处的大房子里，家里周围都用帘子堵住光线，完全封闭，试从其窗户里偷窥，屋里似乎空寂无人，有三年之久都不见人出来。与世隔绝，当然凶险。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自居高处的大屋，脱离了周围事物，好像在高天飞翔。窥视他的窗户，空寂无人，是他自己躲藏起来，与别人绝了往还。

丰卦卦义是丰满、盛大，盛大到只有贵为君主，富有四海的人足以当之。卦爻辞所强调的却是保盛防衰的问题，处处有黑暗吞蚀光明，言之谆谆，意在戒骄戒满。保盛持丰，就要维持鼎盛的“日中”、“月盈”状态，在哲学上就是保持均衡和折中。要做到这样，又须明动相资，相辅而成。所以本卦不取正应而取敌应，正应则一强一弱，一主一从，造成倾仄，敌应则均势持平，互相借资，互相助援。借明助动，防止盲目性；借动导明，防止自我孤立和闭塞。居安思危，头脑清楚（明），行动得宜，则幸甚矣。



## 旅第五十六

### ䷷ (下艮上离)

**旅：小亨，旅贞吉。**旅：卦名，羁旅，是失其所居而旅居或流动于他乡的人。旅是丰的倒卦，过度盛大，容易骄满昏惑以至迷失，一旦衰歇，不但不再能“丰其屋”，还会“失其居”，流离颠沛。祸福相徙倚，接受了教训，旅食者为追求安定而努力。卦体上离为火，下艮为山，山上火势蔓延，不能安居，于是旅迁不息。艮止在内卦，即家不可入。附丽（离）于外，旅食之象也。○旅居者如无根之萍，难以枝高叶大，经常变更生活场所，只能暂寄其身，求得小亨，不会发迹走红，有大的亨通。旅者不能肆刚暴于外，否则无以容身，因之要谦和守贞才得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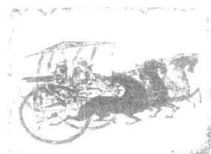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乎：同“于”○旅居只能小有亨通。就卦的主爻六五而言，它柔顺而得外卦的中位，说明旅居在外必须柔顺而守中和之德；六五又被夹在上下两阳爻中间，象征旅居者要投靠强有力的人以谋寄身，这就是“顺乎刚”，委曲求全。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就卦的两体说，下艮为止，上离为丽。旅居于外者行动有所克制，当止则止，不逞一朝之忿。又能依附外面有明德的强者，所以卦辞说，旅者只能小有亨通，守贞正之道而得吉。旅之时义大矣哉！旅羁在外是难处的，要随时间条件变化，而使自己的行为适合其所宜，旅的时间意义是重要的！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山上有火：火逐草而烧，到处蔓延，不会久停，这是行旅者的象征。君子观此卦象，因之以离火的明察、艮山的慎重执行刑罚，以火燎于山一刻不停的精神从速判案，决不拖延而使诉讼者滞留于狱中。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琐：小，细碎，琐屑。高亨释为多疑。斯：这。其：既是代词，又是表猜测判断的语气词。○初六柔质阳位，无能力适应环境，又处最下位，虽与九四有应，九四向上，而不就下，不顾阴柔小人。旅困之中，身穷志短，表现为猥琐卑贱，鄙吝小器，这大概是它取灾的原因吧！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旅居者不能傲慢，但也不能过于卑琐，猥琐鄙吝，就显得人穷志短，失去人格独立而招灾咎。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吉）。**即：就，住进去。次：旅次之所，旅舍。怀：畜，保有。资：旅人所赖用的财富。童仆：旅居中的服侍者。高亨认为



“贞”后应补“吉”字。○六二柔顺而中正，最能得处旅之道，所以在旅舍中投宿，能注意保有充足的资费，并得到忠贞的童仆服侍。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尤：怨恨。○六二能得童仆忠贞服务，说明它得人心，终无怨悔。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九三刚质刚位，躁动过中，难以安分，又居下体高位，傲慢自大，在旅途中必然到处碰钉子，投宿的旅店失火，随身的服侍者逃跑，刚愎自用，不注意人缘，即使守正也有危险。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也。以旅与下，其义丧也。义：宜，应该如此。丧（sàng）：失掉（童仆）。○旅居时旅舍被焚烧，本来已经给自己造成了伤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旅人，又高傲地把下人当做无家可归者对待，这样童仆逃跑是自然而然，本该如此的。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处：旅居之处。资斧：旅行携带的资财和扎营时披除荆棘的斧头。○九四阳刚而能处柔，居上体之下，能顺应环境，谦柔下人，这是得处旅之宜的，故能为人所容，有居住之处。下与初六为正应，上与六五之君能融洽，上下都能相与，人缘较好，故能获得旅居的财资和其他条件。但有刚明之才屈居柔位，六五之君软弱，援引不够有力，才能不能充分施展，因还有“我心不快”之感。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九四旅居只是有一个勉强安身的处所，不及六二所居的旅舍，以明刚之才仅得安居，没有得到其应得的地位（待遇）。虽然有充足的“资斧”，但九四不是仅仅满足于这点享受，大志大才未展，心里不会愉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雉：野鸡，羽毛光彩鲜丽，是文明的象征。一矢亡：一箭射中野鸡，说明六五能取法于文明之道而必合，即凡有举动，可合文明之德。以：因；一说有。誉命：荣誉和赐命（任命职位），一说命，名也，誉命就是荣名。○六五是离明的主爻。在外卦以柔用刚，又得中（不过火），处于两刚之间而能左右逢源，不亢不卑，能得上下之助，是处旅道的最佳态度，所以它的举动像射雉一箭而中，正合文明（雉的羽毛有文彩）之德，最后终能享有光荣的名声（或说得到荣誉和禄位）。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逮：及，达到。上逮：及于高位。○六五终享有荣誉和赐命（爵禄），可说是伸展了志愿，达到了高位。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鸟：高飞之物，象征旅人凌于他人之上。焚：离为火，上九处离之上，火向上，有焚象。号咷（háo táo）：哭嚎。牛：柔顺之物。易：同“场”，疆界的意思；一说易是轻易，率意，疏忽大意。顾颉刚等认为这是讲殷商先人王亥的故事。王亥曾在有易人居住的地区放牧牛羊，被有易人夺其牛羊，并予杀害，○上九以阳刚居旅卦之终，离体之上，位高有如飞鸟，旅者本应谦柔自保，它却以羁旅身份傲慢地凌驾于主人头上，必为人所不容而焚其巢，以至无容身之地，所以他先是自负地发笑而后嚎咷大哭。他轻率地丢失了牛一般的温顺性格，岂但痛哭，今后还会有大凶险。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义：宜，合宜，理宜如此。闻：问，恤，同情，过问。○以羁旅身份而高凌于他人之上，他的居巢理应被焚。他轻易地丧失了牛一样柔顺的性格，无处安身，终没有谁恤问他，关



顾他。

“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羁旅日久，尤多艰困。本卦阐释如何处旅困的原则，概括了许多社会（人际关系的）经验。《说卦传》说：“亲寡旅也。”旅出在外，难在孤身寡亲，为此需要投靠他人，卑弱则遭辱，高傲则难容身，唯有中正守信，不卑不亢，广结人缘，才能左右逢源，在不安定中获得安定。本卦六爻列举六种不同性格、态度和遭遇的旅人，构成旅人命运的多彩画幅，与归妹颇有相似之处。



## 巽第五十七

### ䷸ (下巽上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卦名，顺从、谦逊、进入。《说卦传》：巽“为风”。风吹拂一切，柔而无孔不入，遇物阻碍即避让，体现了上面几层意思。巽卦两阳一阴，阴是主爻，伏居二阳之下，顺从谦让就易入人心，为人所容纳，所欢迎。○巽以阴为主爻，从才质说，只会小有亨通，不会有大的开拓。阴顺从阳，合于乾坤主从之理，所以利于有所前进。巽阴要亨通，必须有阳刚来济助，所以利于出现或见到刚健有德有为的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 申：反复申说、叮咛。○巽风通行天下，好像是上天的信息传播者，借指君王发布的命令。巽卦两体重，表示上顺道以发号施令，下顺命以遵道而行，还恐不能做到人人周知，反复进行申说、叮咛。**刚巽乎中正而志行**，这是就巽卦九五爻说的。○九五以阳刚居巽，得上体中位，正道直行，所以它向上的志愿得以实现，而能号令天下。**柔皆顺乎刚**，上下两体的柔爻都能顺从刚爻，伏居其下，体现主从关系。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阴阳施受、主从关系得当，所以能小亨，利于有所前进，顺从还要注意选择对象，不可盲从，因此，只利于遇到刚健有力的大人。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风与风相随，是两巽相重而成巽卦之象。君子观此象，以风的周行天下如君主发布命令，需要反复申说、叮咛，使众人相信，并把命令贯彻在行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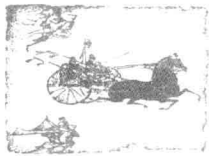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贞：贞固，果决坚定。○初六阴柔，居下位，卑逊以至于怯懦，优柔寡断，进进退退，不知如何是好。如有武夫般的刚毅果决就有利。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初六柔弱，进退失据，是因为它心志未坚，有所犹疑。利于有武夫般的贞固果决，是指加强自我整治，使意志坚强起来。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床：人之所安。在床下，过于卑巽。史巫：用诚意通于神明的两种官职，史是职掌祭祷和占卜的，巫是降神除灾祈福的。纷若：频繁（往复沟通人神关系）的样子；若：同“然”。○九二居下体之中，阳质阴位，与九五之君无应，深恐两阳相敌，不为九五之君信任，因表现得过于卑巽，像伏拜于床下一样。而且仿效史官巫官沟通人神的办法，多次将自己的诚意传达给九五，使九五的猜疑消释，九二才免咎而得吉。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能顺从君臣之道，反复通诚意于





上,终使怀疑消失而得信任,这是因为九二得中道,得中则不过刚而巽逊。

**九三:频巽,吝。**频:多次。频巽:多次巽顺,实指有时巽顺,有时不巽顺,反反复复。吝:羞辱。○九三以阳爻居下体之上,质刚用刚,本是不巽顺的,但处在全卦都讲巽顺的大气候下,不得不频频表示巽顺,但内心是不甘愿的。所以有羞辱之感。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内心不巽顺而勉强地频频表示谦逊之所以招致羞辱,因为它朝三暮四、变化无常,不能坚持将巽逊之德贯彻始终,说明它的志气已穷,难以振作。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田:田猎。三品:古代王公田猎,猎获物分三等,上杀是射中心脏,可制成肉干,供祭祀用;中杀是射中髀髀,可待宾客;下杀是射中腹部,可供自己食用。○六四阴柔,居九二、九三两阳之上,本应有悔,但因为它处上体最下爻,是巽顺的主要体现者,又亲比于九五,得到刚的济助,所以没有后悔。就像打猎一样,虽然射中禽兽并非易事,但能巽顺于上下之阳,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效,一举而获三品的猎物。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田猎而获三种品级的禽兽,说明听君之命(柔巽顺于刚)会有功而获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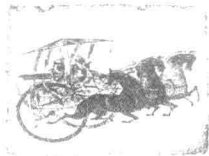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庚:天干以戊己为中,至庚则过中,象征事后发生转折变化。庚与更同音,事久而有弊,需要有所变更。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指在庚(更)前、庚后都要思虑促进变化或巩固变化;一说庚前三日为丁,意为叮咛,庚后三日为癸,同“揆”,衡量得失。○九五以刚处刚,位尊性猛,这种性质本不宜处巽,但因守正得中,没有悔恨,转化为吉,没有什么不利。它开始有些刚躁不安,但因为能适应形势变更,最后会有好结局。在变更之前的一些时日思考着迎接变化,变更后回思(衡量)成败得失,这样慎重处置可得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九五以刚处巽,为全卦之主而得吉,关键在于它能安于中位,行贞正之道。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上九以阳刚居全卦最高处,当巽极而反之时。九二因与九五同性(刚)无应,表现卑巽,通过沟通得吉。上九凌驾于九五之上,难以沟通,虽以阳处阴,极为卑巽,拜伏于床下,但未免太过,就像丧失了自己的资斧和武器(工具)一样,不能发挥其果敢有为的作用。虽然想通过卑巽而归于贞正之途,难免有凶险。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卑巽到拜伏于床下,未免过了头,这是因它居高位,上进的路已经穷尽,故转而表现为懦怯无力,失去决断,如果以这种犹疑不果为正,其结果只能是“凶”。一说“正乎”应为问句:“正乎?”(“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回答是:“凶也。”

巽卦卦义是顺从、谦逊。《彖》传引以说明社会现象,君王发布政令,臣民要顺从、听命。用于做人,则要谦虚谨慎以得人心,以结人缘,也就是能入乎人心。巽又有入的意思,从风象得义,君王的命令能遍传周知,谦逊者能被人接纳,都是“入”。但顺从不是盲从,要择善而从。谦逊不是怯懦,卑屈无为,而应该是谨慎而力行,事前防止差失,事后检讨得失。过亢(如九三)过卑(如上九)都不好,不亢不卑才恰当。



## 兑第五十八

### ䷹ (下兑上兑)

**兑：亨，利贞。**兑：卦名。兑就是“悦”，愉悦，或说话使人喜悦的意思。兑卦是一阴在两阳之上，是中心诚实、喜悦表现于外的样子，又有阴为阳所喜悦的意思。兑又是湖泽，泽水滋润万物，也使万物欢悦。○兑是喜悦，使人喜悦，自己也喜悦，这就会导致亨通。但兑道不是外表装模作样以取悦于人，而是要坚持贞正才吉利。

**《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兑就是悦。二五两中爻是阳刚，两体的外爻都是阴柔，象征内心诚实而待人接物柔顺，使人喜悦以守贞正为利，这样才能顺乎天理之正而应乎人心之公。**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先民：导民众之先路，导引百姓前进。犯难：冒着困难危险。○用真诚的喜悦导引百姓前进，百姓便忘记了劳苦；用真诚的喜悦教百姓冒险犯难，百姓也忘记了死，即不怕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劝：勉励。大：光大，大用。○以喜悦导民可以使民忘劳忘死，劳而不怨，死而无憾。悦道的大用，是使百姓勤勉奋斗呵！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附丽，依附，或并丽。○兑为泽，两个泽互相依附，即并连在一起，互相滋润、补益，是兑的形象。君子观此象，因而与朋友相互讨论学习，得以互有补益。

**初九：和兑，吉。**和：与人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即《论语·子路》所讲“君子和而不同”的“和”。○初九阳刚，不卑；处于最下位，能巽；与九四无应，不偏私；以此处兑悦之道，则能“和而不同”，正道直行，吉。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行正道而与人悦相处，能够吉祥，因为“和而不流”的初九没受任何私欲邪念影响，所以行动起来没有什么疑惑。

**九二：孚兑，吉，悔亡。**孚：内心诚信。○九二刚爻得中，象征内心怀着诚信与人悦相处，虽然以阳刚处阴，位置不正，但诚信守中，没有后悔而得吉。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志：心之所存。○以诚信处兑悦而得吉祥，因为孚信存于内心，不惑私妄，矢志不移。

**六三：来兑，凶。**来：招诱而来。○六三以阴柔居阳位，是内无实德而外装媚相，取悦于下面两阳，招诱它们来与己和悦，这样不会有好结果。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六三以谄媚招来他人喜悦而遇凶险，因为它以阴处阳位置不当（指行为不当）。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商：有待商度（权衡得失），未能决定。未宁：心不安。介：坚介自守。喜：病愈。○九四以刚处柔，上面可承九五的中正，但下面又与谄媚的六三相比，与上相悦或迁就下面，何去何从，权衡商度，心中动摇不定。后来还是坚介自守，依从九五，这样小病可除而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庆：不但指喜，更是指及于他物之功。○九四能依从九五，与六三划清界限，孤立了六三，不但对自己有喜，对整个刚爻都是可庆幸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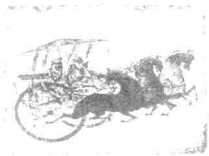
**九五：孚于剥，有厉。**剥：前《剥第二十三》谓“柔变刚也”，也就是阴剥落阳，柔使刚改变性质。一说剥是地名，在剥地获得愉悦。○这里是警戒九五的话。九五居中得正，但上面有阴柔小人上六与之亲比，乘凌其上，阴是会消阳（至少消蚀阳的志向）的，如果以诚信对待消阳者，那会有危险。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九五有可能信任以谄媚手段亲近阳刚、消蚀阳刚的阴柔小人，因为它的位置是君位，阳刚中正，不了解小人的卑劣，易受其包围与迷惑而上当。

**上六：引兑。**引：引诱，一说同“永”，长久。○上六以柔处柔，静而引诱阳刚来悦。“引兑”和六三的“来兑”不同，六三以阴处阳，呈动态，易被人察觉；上六则呈静态，浸润阳刚，不易察觉，故提醒九五应予提防。或说令人长久地愉悦。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上六引诱下面的刚爻来悦已，能否发挥其作用，不决定于自己，关键看被引诱者是否坚介自守，所以只说不一定能光大，而不具体指出“吉”和“凶”。

兑卦阐说人际关系中的和悦，诚心使人喜悦，则自己也得到内心的喜悦。取悦于人宜正不宜邪。刚正也会被谄媚者包围蒙蔽而任奸邪当道。所以本卦谆谆告诫有权位者要提防巧言令色之徒。



## 涣第五十九

䷺ (下坎上巽)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卦名，意为涣散。原意是冰块散裂后逐渐融化开来。卦之上体为风，下体为水，风吹水上，冻结的水上出现了波纹，可以自由流散，有喜悦使郁闷消散的意思。有人认为本卦讲的是一次大洪灾。假：至，到。○水冻结成冰是穷困而不通，涣散后重新流动，所以说涣能致亨。当天下涣散时，君王应到宗庙去祭祀，祈祷，表现出诚意，以收合人心。卦体上巽为木，下坎为水，木舟行水上，是要在冰冻融化为水以后，所以涣卦“利涉大川”，在涣散之时，人心难聚，也会造成危难，但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利于勇敢地涉险济难。不过必须坚守贞正之道，才利于收合人心。

《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就卦才说：涣能致亨。就卦变说，程颐认为涣卦来自否卦(䷋)，否塞则不通，当九四刚爻下来居于二位，六二上升到四位，成为涣(䷺)，涣散就亨通，像川流不息，运转无穷。这样一变动，柔爻(涣的六四)在外卦便得到了正位，刚爻(涣的九二)下居二位，便与上面的九五同具刚中之性、刚中之德，九二阳处阴位能巽顺于五。“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君王到宗庙祈祷能收合人心，团结周围民众。王就据有了中心位置。本卦九五以刚处中位，利于定四海之民。“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利于克服渡涉大江大河般的困难，因为卦时正当冰冻涣散，死水重新流动，巽木乘凌水上，可发挥功用。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帝：天帝。享于帝：郊祭天神。立庙：建立宗庙。○本卦下坎为水，上巽为风，风吹在水上，使冻结的死水掀起波纹，重新流动，这是涣卦的象征。止塞的水又流通是好事，但易于流散，先王早就忧虑涣散会造成危殆，因而在郊野隆重地举行祭天仪式，又在都城建立宗庙，祭祀列祖列宗，使宗族和周围的民众看到自己的至诚，团结在周围，君主便成了万众瞩目，臣民归心的中心。

**初六：用拯，马壮，吉。** 拯：拯救涣散的局面。○初六只是涣散的开始，但自身卑下柔弱，须得有壮马相助。壮马指九二。用能够远行的健马追赶，方可挽救涣散局面。转为吉祥。一说洪水袭来，乘马逃避，虽受伤而免于淹没，吉祥。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初六拯涣得吉，是因为顺从九二。初六、九二皆与上面无应，故二者亲比得吉。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机：同“几”，几案，古人席地而坐，倚几而息。帛书“机”(几)作“阶”，意为洪水淹没到台阶。○九二与九五无应，不能同心合力拯涣，于是由外



卦奔来到内卦中位，靠着几案坐地休息，得以安定。九二以阳居阴，本应有悔，由于得中，后悔没有了。程颐说，九二是马，初六是机（几），互为倚倚，互相亲比，在涣散中或拯其危殆，或得到安定，故无悔而有吉。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在涣散难拯时，转而奔向可以倚靠的几案，即得到可望歇足安身的场所，九二实现了这种愿望。

六三：涣其躬，无悔。躬：自身；朱熹引伸为“私于己”。○六三当人心进一步涣散之时，以柔居刚，不中不正，但与上九相应，虽柔弱不能济时之涣，而能自持其身不涣，故无悔。一说六三虽质柔而不得位，但忘身以济涣。朱熹认为“涣其躬”，是涣散其利己之私心，能去其私，得以无悔。本爻的“无悔”与初六的“悔亡”不同，程颐指出，“悔亡”是原本有悔而后消解，“无悔”则是“本无”。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志在外：与外卦的上九相应，或说救济本身以外的全局。○当涣散之时六三柔质不当位而能自持其身，因为它与外卦上九有应。或说六三能散掉利己之心，奋不顾身去济时之涣，乃是由于它的志愿是拯济自身以外的整个涣散的局面和形势，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群：同党，小圈子。元：大。丘：聚也，土石聚而成高丘。夷：平常。匪夷所思：不是寻常人所思虑到的；此指眼光高远，思虑深刻，非指奇特出人意料。○六四进入上体，为巽顺主爻，又得正，是大臣而能与刚中之君合力共济者。六四担当了辅君拯涣的大任，与下无应亦即无私，所以能涣散小群以求天下的大混同，大汇合，当然大吉。能散朋党的小群，则能合聚天下的大群，使散在各处的人汇聚起来，像高丘一样，小散之后终能成就大聚，这不是常人所能思虑到的。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光大：光明正大（形容词）；一说是光大其业（动词）。○涣散朋党而促成大团结，大吉祥，表明六四无私，思想行为光明正大。或说六四以济天下之涣为己任。上辅君主安位，下得万众归心，使小圈子变成大团结，从而使事业得到发扬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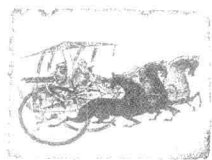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涣：散发或流散。汗：汗水，涣散如人身有病，汗出则病愈。大号：盛大的号令，王者治涣需发布盛大庄严的政令。高亨认为“涣汗其大号”，按各爻爻辞的共同语序应为“涣其汗大号”。王居：王者积蓄的财货；一说指君位。○九五之君像发汗治病一样发布盛大的命令治涣，又疏散积聚的财货，“散小储成大储”，为公众造福，自能收聚人心而无咎。涣王居：高亨解释为“水流荡涤王之居处”以拯涣局。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经过治涣而使天下归心，“王居无咎”，这就体现了九五之君居中得正，保有其至尊之位。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血：指下体坎卦，《说卦传》谓：坎“为血卦”。血，又被释为洫，洪水冲进沟洫。逖（tì）：远。出：避开，逃走。○涣卦一、四爻、二、五爻无应，只有上九与六三有应。上九以阳刚处巽体和全卦之最高位，前面四、五两爻拯济涣散成功，到上九，快出涣散之境，但因它与六三（涣散最厉害时）有应，可能向下靠近，重新陷入坎卦的涣散局面。“涣其血”就是指上九应该离开，远避坎卦的涣散之境，离去不复来，远逃不复近，出走不复入，注意和六三保持较大距离，就可以无咎。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上九应该避免接近坎血之卦。以免重陷于涣散之境，是强调避祸远害。





涣卦的卦义较为曲折,表现为多层次。当天地否塞、水面冻结、僵固不能流动时,风行水上,使冰层破裂,水面腾起波纹,是涣散而致亨通,以散放为吉利。但涣散不能任其发展,人心涣散,君王难以定四海之民,国家就会出现危难(分裂动荡)。这时要能聚合才亨、吉,所以各爻都强调拯救涣散之弊。把全卦合起来看,以小散而成大聚,才是思深虑远的表现。而要散小群以促进天下大团结、大统一,关键在于去一己之私、朋党之私。



## 节第六十

### ䷻ (下兑上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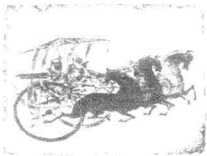
**节：亨。苦节不可贞。**节：卦名。节本是竹节，引伸为节制、节止，制约事物发展不使过分，止其过而归于中。节以守中为要义，过中则向两极发展。打破平衡，会向反面转化。节卦上体坎为水，下体兑为泽，水注泽中，以合度为佳，过度则溢，因而要加以节制。苦节：节制过度，形成苦行。贞：正固，固守以为常。○节是对事物发展进行制约，不超越中道就能保持亨通，而不至走向极端，困在死胡同。如果节制(或节约)过分，形成苦行，使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过于吃苦，难于忍受，有违常理，必不可持久。

《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节卦六爻，刚柔各占其三，比较均衡，二、五两中位都是刚爻，特别九五刚健得中位，能有力地把事物发展节制在中位，以上就卦形和主爻释卦义。“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穷：困塞不通，与“亨”相反。○节制过头，造成苦节，不可恒久坚持，前途必然困塞不通。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说：同“悦”。○本卦下体为兑，悦也，上体为坎，险也。悦则易轻进，有险、有陷则知所止而不轻进，两体结合成节卦，也体现了互相节制造成均势守中的卦义。再从主爻九五说，刚健而当君位，有力量、有权威足以对事物起节制作用；它又有中正之德，不会走极端，就能致亨通无阻塞。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对气候进行节制，不使过冷也不使过热，不使过旱也不使过湿，寒来暑往，各循其序，各有所节而形成春夏秋冬。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里由自然说到社会，王者使民用财，要订立制度以节制之，用财有道，则不伤财，役民以时，则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制：制订；数：多寡、长短之定额，指依等级差别而规定的待遇与礼节。度：法制。德：内在品质。行：外在行为。○本卦卦象是湖泽上有水，说明水受泽岸制约，不可乱流；又适度而止，不可满溢。注水有范围，容水有限量，都是节制的象征。君子效法这种精神，按等级差别制订衣食住行的待遇、礼仪仪式，以节制人的欲望；评议人的道德行为，既规范人的思想言行，又使任用人才得其所宜。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户庭：房门前的庭院，房屋周围的内院。○初九位下，处节之始，虽刚健得正，还未到行动的时候，因不出内院，谨慎知止，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通：指可行。塞：指可止。○初九



节制自己,不走出门前的庭院,说明它懂得掌握时机,该行则行动,该止则停止。

**九二:不出门庭,凶。**门庭:大门内的庭院,外院。○本卦各爻皆以湖泽储水为喻。初九是水初注入湖泽,是在湖底,低水位,以不流出为宜。到九二,水升至湖中,既要蓄水,也要考虑或准备泄出,不可闭塞,闭塞则横溢。九二阳刚,与上无应,因不愿走出大门到庭院外去活动,是只知道塞,而不知道通,因而有凶险。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极:(到)极点。○九二刚中,居有为之位而行柔道,不敢出门庭,失去时机到了极点,是不懂得该通则通的道理,僵固闭塞,难免凶患。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若:语气助词。无咎:同“勿咎”,不要责备,勿须责怪。○六三处泽之上位,由于九二阻塞不泄导,水位上涨,至三位而溢。六三柔弱,不得正,无力节制水的泛滥,于是望水兴叹,咨嗟不已。因它知道嗟悔,横溢主要不是由它(而由九二)的疏忽造成,所以勿须责怪它,或说它无过咎。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不能节止水的横溢,泛滥成灾而嗟叹,这乃是它柔弱无力造成的,咎由自取,又能责怪谁呢?一说不是六三的责任,又有谁能咎责于它呢(意思是只能怪罪九二)?

**六四:安节,亨。**六四已进入上体,形势稍有变化。下体三爻讲蓄水,上体则讲止水:六四处坎之下位,属于低水位,不溢不泛,安于接受节制,但仍是亨通的,不会成为死水。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承:仰承,阴爻在阳爻下叫“承”。○六四柔质柔行,安于接受节制,其所以能致亨通,因为它是仰承九五中正之道以为节,随九五之动而动(流),随九五之止而止(暂不流),顺应自然,心安理得,何往不惬意,适意即是“亨”。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甘节:以节制为甘美,与苦节相反。往:前进。尚:嘉尚。○九五是节卦的主爻,刚健中正而居君位,权力与德行兼备,《象》辞称它“当位以节”,节止有力,“中正以通”,节止有效而且畅快。这种节既不是勉为其难,也不是消极地安于现状,而是功到自然成,以节制为甘美,为乐事,为生活之自然需要。因此,静止则得吉,行进则可以嘉尚。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愉快地接受节制,以自律自控(自我抑制)为甘美,以身作则,天下欣从,吉祥如意,就因为它居尊位,得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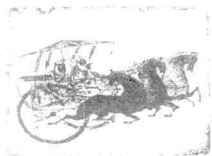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上九处节之穷极,节制到极点,成为苦行,造成心灵苦痛。把这当作常道(正道)固守,违背自然之理,必有凶患。若知悔改,则凶险可以消失。九五是水在中位被节制,该流仍可流,所以水是甘美的。至上位,以阳刚健实之力死死地节制住不放出来,死水停滞,久则盐碱化而苦涩;或溃决流溢,存于低洼之处,也成苦水。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过度的节制造成痛苦,把不得人心的苦节当正常现象坚持干下去,结果必然凶险,因为前路是死胡同,困塞不通。或说在道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节卦的卦义是节制,含节止、节俭、节操、节约、节欲等内容,几乎都是应用于人事、人情、人际关系的。人欲无穷,像难填的深壑,放任



则不可收拾;逞忿泄怨,争斗冲突;小不忍则乱大谋。湖泽蓄水,要有一定的范围与限量,处理人事,必须有一定的道德行为规范,使其不逾越常规。这就是要守中,不使向两极——过和不及——发展,以保持尽可能的平衡与稳定。前面丰卦已讲到对立面的均衡,下面中孚卦再申此意,小过又提出过中则宜立即矫枉。折中,中和,反盈满,防激化,是贯串《周易》全书的一条思想主线。



## 中孚第六十一

䷼ (下兑上巽)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中孚：卦名，意思是内心诚信。孚本是孵卵，禽鸟孵卵，如期而得子，故转训为信。本卦中间两爻是阴，外面是阳，阳实阴虚，是虚心诚恳之象；二五两阳爻居两体中位，又是中心笃实之象。这也像禽鸟之卵，外刚中柔，其中又有阳，阴阳媾精，对立统一才化生新一代。下体兑为悦，悦以应上，上体巽为顺，顺以抚下，上下相处和睦雍容，也有中孚之义。又巽为木，为舟，舟为虚中之物，本卦卦形似之，兑为泽，舟行泽上，互相依倚，也体现了协调、共济的理想。豚鱼：猪和鱼。一说鱼愚、猪笨，愚笨者亦为诚信感通；一说豚和鱼是非薄的祭品，《礼记·王制》谓庶人以鱼、豚等荐享神明，祭品虽薄，诚信可使神明感动赐福；又一说，豚鱼是江豚，有风则出水而拜，俗称风信，也是讲诚信。○中心有诚信，虽用豚、鱼等贱薄的祭品荐享神明，也会被神明嘉纳赐福，获得吉祥。中心有诚信，像乘中虚之舟，渡过大江大河，利于克服险阻艰难。但要坚持贞正之德，信守中道则吉利。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先释卦名。就卦形看，三四爻是阴柔居于内（核心），二五两爻都是阳刚，占有两体的中位，虚心而又笃实于中，所以称“中孚”。说而巽，孚，乃化邦也。再就两体释卦义。下兑为悦，上巽为逊。在上者谦逊，在下者悦服，上下开诚相待，和睦协调，这样可以推教化于邦国。“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卦辞说“豚鱼吉”，是指诚信使一些愚笨的动物（猪、鱼或江豚）受到感化。“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有利于涉过大川般的险阻，是说上巽下兑，像中虚之舟；乘木船渡泽水，当然可济险。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内心诚信，而又守正不移，这是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的。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下兑上巽是泽上有风。风能动水，形虚而用实。泽水承风，形实而心虚，虚则能受实，实又能充实虚，风、泽（水）互相作用，双方都做到中心充实，彼此信赖，这就是中孚的象征。君子观此象，因而以诚信来审理刑狱的事，虚心体察情况，议论将要判决的案子是否可以减狱或免狱，审查已判为死囚的案件，看是否可以缓刑免死。总之做到符合实情，推中心之诚信于天下。或说使君王的号令像风流行于上，而恩泽施于下民，方能体现上巽下悦的中孚精神。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虞：一说安心，一说揣度，猜测。它(tuō)：同“他”。燕：安。○初九是卦之始，虽然与六四有应，但孚信宜向内求，不宜外务，所以心安则能得吉。





如果变志而他求，则反而难以安居。一说与人始交，不可轻信，虞度则吉。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初九孚信在中，不假他求，心安而吉祥如意，这是因为自守诚信的志愿没有改变。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阴：日照未及之处，低暗的地方，指九二所在的位置偏下。子：鹤之子，指初九。爵：酒杯，借指好酒，或指爵禄。九二刚中，故称“好爵”。靡：分散，分享。○九二处在三、四两阴爻之下，刚而得中，是内心诚实的象征。因而像鹤在低暗之处鸣叫，能使小鹤儿感应和鸣。九二在中位，又像有了好酒或好的爵位；愿与他人共同分享。这段卦辞像诗一样，不但用了比兴手法，而且不用第三人称叙述，改用九二口气自述。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小鹤应和大鹤，这是内心愿望能够沟通的缘故。实际上还是自己诚信又信任对方使中孚外现或外化。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敌：相匹敌的对手，指上九，一说指六四。鼓：古者击鼓表示进攻，此处指动、进。罢：停止，一说罢同“疲”，因疲惫而退却或停止进击。闻一多认为“罢”（pí）同鞞，军中打击的小战鼓。○中孚卦强调内心诚信，凡事自己有把握，所以取比不取应。应则忧乐牵系于外物，而非发自衷（中）心。六三以柔处刚，过中不节；有轻动倾向，与上九为应，自信不足。动止随人，忧乐无定。一说六三与上九为应，欲从之而六四为阻，成为敌手。六四与初九应，且阴爻阴位得正。六三难以匹敌，想进击，又停止，忽而悲泣，忽而歌唱，内心不踏实，不知所措。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六三动止不定，喜怒无常，是居不当位，心无所主，为外物所牵造成。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几望：月亮接近圆满。匹亡（无）：没有了匹配者；指丢下相应者或势均力敌的对手。○六四阴性，故以月为喻。居大臣之位，接近九五之君，像月亮快要满圆一样。六四与初九有应，好像马本有匹偶，但向上忠顺而断绝私情，离开无能者追随伟大人物，没有过咎。一说六四与六三同类相匹敌，六四撤下三而就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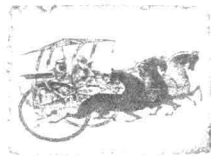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两马并轡，一方被撤下，便没有了匹敌关系（匹偶关系），是因为六四断绝了与同类（或相应者）的来往而向上面的九五之君靠拢。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挛（luán）：互相牵系，纽结，亲密而不可解（分）。如：语助词，同“然”。挛如：固结而不可解的样子。一说是携手前进。○九五刚健，中正而得君位，内心充满诚信，表现于外，能使天下信服，大家和它联系得很紧，有如拘挛之固。一说九五与下体九二皆居中位，彼此中心诚实，所以能携手共济。一说九五中正之君与六四正道守信之臣协合无间，所以没有灾咎。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心怀孚信而与臣民联系紧密，固结难分，因为九五刚健得中位，居正位，能推行中孚之道。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翰：飞。音：鸣而发声。翰音：鸟高飞而鸣；一说公鸡振翅而啼鸣。登于天：一说鸟高飞，一说公鸡啼鸣欲远传天外而得响应。○上九阳处阴位，过中不正，又处卦之最高点，是中心无孚诚而躁动不安者，所以像鸟一样，飞而求显，鸣而求信，华美扬于外，笃厚亏于内，有欺世盗名之嫌。与九二正相反，九二中心诚实，鸣于低暗之处，而“其子和之”。本爻则自信过分，脱离下尘，虚张声势，自鸣得意，虽贞固也会凶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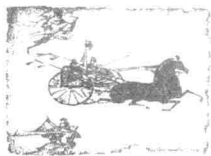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上九飞鸣于天，有刚健之力，无



孚实之德,虽可卖弄伎俩,扬显虚名,但怎么可以长久呢?

中孚讲内心诚信,信守中道(中正之德),在前面丰卦、节卦的基础上再进了一步。丰卦提出了守中的要求,指出要维持日中之盛,关键在于保持刚柔的均势和相持。节卦进而论述要保持无过无不及的中道,必须制订礼仪制度、德行规范,从外部形成制约力量,不使事物偏离中界线而向两极偏侧。中孚再进而强调通过内心的感化,使事物或人自觉地履行礼制、法度、德行规范,达到外部的节制与内心的至诚合而为一。心愿尽合礼度,不节而制,不约而同。一举一动都诚信守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信而守中,即中孚,可说是《易》书提倡的至高道德修养。

还须补充说明,内心诚笃谦逊,不是盲从,也不是过分自信造成自负。本卦泽上有风,风虚而深入,遍及一切,了解下情(不偏听偏信),内心有数,虚转化为实。又反对过分自信,飞鸣于天,哗众取宠,只能得意于一时。中孚就是不能弄虚作假,心实则行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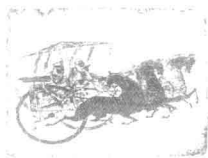


## 小过第六十二

### ䷛ (下艮上震)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小过：卦名。一般可解释为小过常度，即越过中界线不远。在卦爻辞和传解中，有多种含义。小：一说指阴爻，阳大阴小，六爻中四阴二阳，突破三阴三阳的平衡关系，阴过于阳；一说是大小的小，小过是微有越度（超过中限）；一说小是名词，代指小事，小过是小事过头，利于及时纠正。过：超过，越过，越过限度则为过错的过；另一说是经过或通过的意思，阴爻错过机会不能与阳爻相遇合。程颐解释“小过”有三义：“盖为小者（阴）过，又为小事过，又为过之小（微过常度）”，他着力说明的却是小过于常，利于矫正，他认为圣人“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矫时之用，小过于中者则有之（矫枉有时过正），如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是也。盖矫之小过，然后能及于中”。这就是说小过是在矫枉（求中）的行动中出现的，是难以避免的。要避免的是大过，大过会走向反面（参见《大过第二十八》），小过并不可怕，且为回复中道之所必须。○小过，小过常度便于矫枉而致亨，即打开回返中道的通路，有利于守正。但超越常度，小事可以，大事不可以。（本卦中间二爻是阳，像鸟的躯干，四阴分置在主体两边，像鸟的翅膀，有飞鸟之象。前卦中孚，是鸟孵子，到本卦，鸟已孵出，且已飞翔。）飞鸟向上去，还留遗下鸣声，说明离去不远，这时不宜再向上飞，飞则离中界线愈远；宜于向下飞，回返到中界线，才能找到正常的栖息之地而大吉大利。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小者：指阴。○《易》以阳为正，阴为变。本卦阴四阳二，阴稍盛，是一种变通，借势进行矫治而复归于正，才是亨通。凡行事总会失于偏，完全不让偏移，只是僵死，唯小过中道才能变而通。过以“利贞”，与时行也。小有过度而利于回复中道，在活动中保持贞正，不是无条件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时间去进行。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本卦二、五都是阴爻，占了中位，且阴柔略胜于阳刚，说明经过小的变通即能回复中道，所以进行小过常度的活动得吉。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本卦阳爻居三、四位，没有占到二五中位。干大事须赖阳刚，但两阳爻都失位（九三不中，九四不中又不正），如偏离中界较远则难以挽回，所以不能有大的作为，于时暂安为宜。有飞鸟之象焉。这句话可以用三、四爻像躯体，其余四阴爻分隔两边像双翼解释。程颐认为这一句“不类彖体，盖解者之辞，误入《彖》中”。这样讲有一定的道理。“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



逆而下顺也。飞鸟遗下鸣声让人听见,说明飞得不远,这时不宜再向上而宜下降,因为上飞背离中界而下飞是归顺于中。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小过卦上震为雷,下艮为山。雷震于山,虽高出地面,但不在高空,过常不远,是小过的象征。君子观此卦象,知天下事不可能绝对守常,总会超越常度,但不可过甚,小过反适于归正,因而可过之事适度为之,例如待人接物稍过于恭敬,居丧稍过于悲哀,用钱节俭稍过一些,都不碍事,也不是虚伪。

初六:飞鸟以凶。初六,与九四有应,以柔用刚,是欲上而不安于下者。但它是小过之始,离中未远,反归甚易。如果再飞高则有凶险。爻辞为告诫语气。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如果初六硬要像鸟一样高飞远走,那是自取其咎,别人想救也无可奈何。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祖:祖父。妣:祖母。○六二是“柔得中”之爻,稍过中而能回复于中,无咎。本爻辞就是论述这一点的。凡阳爻在上面的称父,尊于父的阳爻称祖。从六二说,上面九三是父,九四是祖父,六二与六五同有柔中之德,不愿随从九三、九四,过四而就五,是过其祖,所遇者是六五,有如祖母。同类同德相应,异于阴阳相应的常规,这也是一种小过。进到五位没有见到阳性的君王(只遇到祖妣),退而守自己的本位,适合臣道,复得中,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上进不及于君王,但不可超越其为臣之道,因而自觉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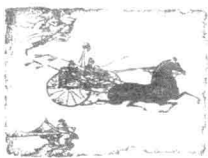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戕:残害。或:可能。○九三以阳处刚得正,刚勇而欲干大事,但时当阳爻“失位”,阴险小人得势,皆欲加害刚勇者。如果九三不过于冒险前进,可以稳健地防止小人暗算;如果大胆上进去随从上九,以图获刚柔相济之功,则可能受到它的残害。一说如果不加意地防止它,它可能从而伤害你,当然凶。

《象》曰:“从或戕之”,“凶”何如也!九三如果盲从上九,不可能得刚柔相济之效,反而受其残害,多么的凶险呵!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九四阳居阴位,刚柔相调济,无咎。九四下应初九,上比六五(逆比),因不会像九三那样冒险干大事,行为不会过正,可以和阴爻相处善待。当阴过阳缩之时,阳爻只能求自保,如果九四不处柔而以刚力上进,则有危险,必须戒惧。还不宜永远坚持刚贞之性,而应随时之宜,灵活变通。一说末句应断为“勿用,永贞。”意思是不可施展才用,应该永守贞固之道。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阳爻不过正而能和阴爻打交道,因为九四不当位。阳处阴位一般不吉利,在阴过之时反而能得互相调济之效。阳刚前进有危险而必须戒慎恐惧,这样告诫九四,是因为阳刚浮躁之气不可长(zhǎng)。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弋(yì):射箭时带绳而射,这里指射巢(穴)中宿鸟。○六五阴爻阴位,虽有尊位,无力从事大事,像从西郊飘移过来的密云,云层虽厚而不下雨。西方是阴的方位,云也属阴性,故用为喻。六五之君(公)感到力量不足,用带绳的箭射在巢穴中的六二,将它捉(取)出来作自己的辅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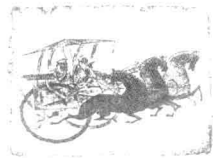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云层很厚而不落雨，是因为阴气上升已经很高，阳气下降，阴阳不能交合，所以无雨。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离(𪚗)：同“罹”，遭害，遭忧。灾：天灾。眚：人为的灾害。○上六以阴柔居小过卦的穷极处，飞升太高，不可能再遇到中界线，是阴过已甚之象，像鸟飞过一样，必然碰到罗网，遭到凶险。这种凶险，既是客观环境不利带来的灾害，又是自取自招、自作自受之祸。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亢：高亢。已亢：已经过高，较六五之“已上”程度更甚。○前面九四是“弗过遇之”，刚柔相济，保持平衡，即回到了中界线。上六则“弗遇过之”，结果阴阳失衡，不能回归中界，这是因为它已飞得过高，难回头了。

小过卦继前两卦讲守中问题，它强调的是积极守中，而非消极静止地守中。绝对静止，不准有丝毫动移是做不到的。要在适当的运动中守中，稍有摆动或偏侧，反利于矫枉归正。就像大桥、高楼有微量的摆动参数，反加大了安全系数。如果不让桥梁高楼有振幅，就会打破平衡，出现断裂。





## 既济第六十三

䷾ (下离上坎)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卦名。既，已经。济，渡河。既济，已经渡河，就是已经成功。《杂卦传》说：“既济，定也。”即险阻艰难已经过去，事功告成，大局已定。卦形三阳三阴，各得正位，又上下皆相应，最完整，最有序，真如程颐所谓“天下万事已济之时也”，“亨小”，所亨者小；一说应为“小亨”，小者（阴）亨也。○既济，阴阳正位，一切井然有序，但形成自足的封闭系统，丧失了创造、开拓的活力，这时虽然亨通，只是小亨。这种完满有序的平衡、和谐，只是暂时的，事物的发展必然打破平衡，冲开僵局，继续前进。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阴阳的对立，错杂，才能促成生生不已的变化。所以在成功之后，不能满足，一满足就松懈而趋向没落。因此本卦告诫说，利于坚守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天地正道。阴阳各归正位，起初看是吉祥的，但美满中隐藏着深深的危机，刚柔调协了，没有矛盾对立，失去了弹性，僵固不变，一派死寂，盛转为衰，又会出现新的混乱、错位。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既济之初的亨通，是小事的亨通，一时的亨通，而不是大事的、永久的亨通。“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利于坚守贞正，是指刚柔爻虽各得正位，但这只是小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变通才是天理之常则，所以应该坚持因应变化、自强不息的大亨之道。初吉，柔得中也。既济之初吉祥，是由于阴阳得到中和平衡，特别六二得中位，体现了文明而虚心的风度。成功不自满，不怠惰则吉。“终”止则“乱”，其道穷也。刚柔爻自始至终停留在正位上，会导致混乱，这是因为事物走向了极限，停止了运动。只有通过变乱来救衰。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豫：事先作准备。○既济卦下离为火。上坎为水，水在上润下，火在下炎上，各得其正位而发挥功用，互相调济。这是既济的象征。但其间隐伏着危机。水可能灭火，火也可能烧干水，出现打破阴阳平衡的局面。君子有见于此，因而考虑顺利时祸患的苗头，稳定后的弊端，从而在事前就做好防范准备。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曳(yè)：拖住。“轮”，帛书作“纶”。句意为提起衣服上的纶带，以免衣裳被沾湿。高亨认为以“纶”为是。濡(rú)：沾湿。○卦名既济，济为渡水，故爻辞以济渡为喻立意。初九处卦之下部，像车的轮子，像狐狸的尾巴。在渡河之初，就适当地予以节制，用绳子拖住渡水的车轮，不让它冲走、沉陷，狐狸过河，尾巴翘起来，也会有所沾湿。意思是说初九阳性躁动，应该有所节制才无咎。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在车子渡河时，注意拖住轮子，是说成功之后，行事应该慎重稳妥，预想可能后果而加防止，这才合乎义理之宜而无灾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茀(fú)：车上的遮蔽物，妇女乘车需有遮幃，不可露现。○六二阴柔居中得正，上应于九五之君。但九五大鼎已定，大功已成，无心再起用人才。六二需九五来顾庐求用，方能成行。九五不求，如妇女乘车失茀，不可出行。不可行则宜守静以保中正之德，不要去追逐已失去之茀，自守不失，七日复得。一卦六爻，有如六日，至第七日，轮转一周，形势变了。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丧茀七日，可望复得，是说自守中正之道，此时不见用，异时必可用。《易》书重中道，认为没有始终不变通的事。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殷代中兴的帝王，名武丁。鬼方：当时中国西北部的部落，属俨狁。○九三以刚用刚，可以有作为但要知道艰难。就像殷高宗当苟安怠惰造成国势衰微之时，内振纲纪，外伐鬼方，用了三年才战胜它，可知用力之艰。为此要预防患难，小人既易怠惰，又易乱邦，故不可用以任事。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惫：疲劳到极点。○用三年战胜俨狁，虽然平定了外患，恢复了局势，但已疲惫不堪。寓积重难返、患宜预防之意。

**六四：繻(濡)有衣袽，终日戒。**繻(rú)：程颐认为应是濡，意为渗漏。或说渡河时沾湿了衣服。袽(rú)：破衣，敝丝絮。○六四阴爻阴位，柔弱小心。经过九三的中兴，至六四，虽进入上体，前路危险仍存在，不能不思患而有所预防。在济渡时提防船里渗进水，备有旧衣敝絮(古代无棉花，只有丝麻)用来堵漏，并且整日警惕、戒备。一说繻为美服，美服将有可能变为敝絮，应知戒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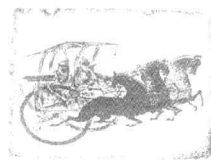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整天警惕戒备，因为六四心中疑惧前路有不安的因素，而知所防范。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东：阳所在的方位，这里指九五。杀牛：指隆重盛大的祭祀。西：阴的方位，这里指下体中爻的六二。禴(yuè)祭：夏收前的祭祀，祭礼简朴菲薄。○九五君位，当中实(丰实盛大)之际，事业既济，天下太平，以丰厚之礼祭祀，不如六二当初成之时奋发有为，虽以薄礼致祭而态度虔诚，能实际地受到神的赐福。一说东邻西邻并非确指，只是告诫九五之君，当盛大之时，易萌骄惰之态，故以两邻作比较以为训诫。又一说东邻指殷纣王，西邻指周文王。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时：指时间效应。○东邻厚祭，不如西邻虔诚的薄祭，这因为两爻所处的时势不同。六二初有成，还能虚心诚实，知厉防危，勉力奋进。九五大成，久安则怠惰，衰败的趋势已经形成，厚祭只是形式，“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无诚岂能受福。“实受其福”，吉大来也。而六二之所以实受神的赐福，因为它所处的时位呈上升势头，吉祥会大来，而九五则已自满停滞，正向“终极则乱”转化。

**上六：濡其首，厉。**前面初九像狐狸的尾，渡河时，尾巴已经沾湿。上六居一卦终上，像狐狸的头，前面是既济而进，至此终穷当变，前面又有险难的河川(坎水为陷，险)挡住去路，狐狸此时渡河，头部可能浸到水里，当然危厉。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头部浸在坎水里，前进有危险，既济之后的安定局面怎可维持长久，说明物穷则反。



既济是已经成功。功圆德满固然令人志得意满,但逃不出盛极而衰、月盈则亏的法则,随着踌躇满志之后出现的是骄惰、腐败以至衰歇。圆满自足总隐伏着危机,所以应当虑患于未然,高瞻远瞩,早作预备,以尽量减少盛衰盈亏转化中所造成的损失。



## 未济第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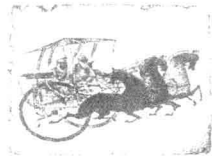
### ䷿ (下坎上离)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未济：卦名，意思是没有完成。或说未穷，未穷含有生生不已的暗示。《序卦传》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未济是既济的倒卦，爻位阴阳完全相反，既济表示前一过程的终结，未济则预示新过程即将开始，宣告了完成后的未完成。未济六爻，阴阳分隔，爻位全部倒错，阴占阳巢，小人得势之象。形势是严峻的，但会促使人改变环境条件，希望正在于变化中，不会因安于现状而衰败。小狐：没有经验、未经挫折的狐狸，未能戒慎，冒然济渡。汔(qì)：同“迄”，几乎，快要。○未济就是尚未成功，未成功就要奋斗，通过不懈努力以争取成功，改变不亨的局面，就包含致亨的因素。致亨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小狐经验不足而勇敢有余，冒险(坎)渡河，几乎到达彼岸，但因思想准备与力量不足还是陷在水中。兽之渡河必高翘其尾，尾巴被浸湿说明力量不支，不能到终点。这样前进就无所利，或急进难以收效。本卦阴阳失位，一片混乱，困难重重。虽上下体各爻相应，有致亨之望，但要把无序一一调整为有序，道路坎坷而漫长，必须充分估计困难、挫折，要有战胜险阻的韧劲和毅力，仅凭小勇是不够的。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在未济卦的混乱中，包括着致亨的因素，因为六五阴爻在上体得中位，既不柔懦无为，又不刚猛躁进，能用坚而韧的意志去实现济渡的任务。“小狐汔济”，未出中也。中：指下体中爻九二。○小狐几乎到达彼岸而终未能济渡，因为力不足以跨出坎险而仍陷在其(水)中。“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小狐渡河被水把尾巴浸湿，求成过急，反而无所利，因为它力量不足，不能继续坚持到终点。虽不当位，刚柔应也。阴阳各爻虽然都不当位，济渡过程中险阻极多，但不绝望，而有致亨的可能，因为上下两体刚柔爻各各相应。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济下坎为水，上离为火，火炎上而居上，水润下而居下，分道扬镳，不能相交，不能相济为用，是未济的象征。君子观此卦象，知道事物所处不当不能发挥作用，因而慎重地分辨事物，在同中求其异，恰当地分出类别，然后使之各居其所属之群落。各处其当，即实现“方(邦，部落，群落)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

**初六：濡其尾，吝。**卦辞所说的“小狐”就是指这一爻，所以省去了“小狐”字样。初六阴柔陷于坎下，上应九四。处险则不安其居，有应则志欲上行，不量度自己的才力犯难渡水，力不足而浸湿其尾部，终不能到达彼岸，逞小勇只会贻羞辱。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极：无确解，朱熹认为“极”字脱韵，疑为“敬”，高亨疑为“傲”，警戒；或说是限（度），或说是中，似解释成“终极”为好。○小狐冒险渡河，尾巴无力举起而浸湿，未能坚持游到对岸，因为它不知敬慎、警惧（或不知自己力量有限，即不自量力），或不知天高地厚。

**九二：曳其轮，贞吉。**九二刚中有能力济险，但在第二爻位，仍在坎陷中心，正是奋斗挣扎最艰苦的时刻，不具备济渡的条件。九二刚爻居柔，本属不正，但因得中位，即能行中正之道，能审时度势，知道济而无功，便据本位而守，不轻易冒险，就像渡河时从后面拖住了车轮一样，这样坚守贞正恭顺之道，当然吉祥。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九二非正位，何以守正而得吉，因为它处中位（中则无不正），可以实行正道。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六三以阴处阳，不中不正。居坎之上，有希望脱险又无力脱险，当然还是未济之时。既未到济险之时，冒昧行动会有凶险。“利涉大川”与上文文意不相续合，朱熹怀疑前面脱了“不”字，很多学者赞同。既然“征凶”，当然不利于渡过险难的大川。又有学者不加“不”字，就字面释为：在有望上进脱险的时刻，认识不利条件，周密筹划，断然冲破阻碍，夺路出险，可能成功。因以“利涉大川”为喻说明此理。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未到济渡之时，硬要行动会有凶险，这是因为六三所处位置不正。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九四进入离体，坎险已成过去，未济转而为当济。九四阳质柔位，行动中有怯懦畏缩的一面。唯有坚持正固之性才能吉祥而使悔恨消失，最好是奋励振发，以威武行动讨伐鬼方，经过三年苦斗，平定天下，完成济困任务，可望得到大国的褒赏。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坚守正固之德而免于后悔，原本阳刚的志愿就能实行（体现出来）了。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六五是离体主爻，文明的代表者，虚心柔顺而居君位，得中而与九二为应，中则能正，应刚用刚则能补自身阴柔的不足，所以没有什么缺憾悔恨，加之坚守贞正更得吉祥。它是离明的代表，具有君子的德辉，又有诚信，外部的光辉与内部诚实的品质相结合，无比吉祥。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自未济向得济前进，君子的德行进一步光大，焕发出新的晖光，这种晖光的吉祥，普及于天下。前文中的“贞吉”只及于自身。这里的“晖吉”是赞美君王的德辉日增光焰。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上九刚爻在上位，刚健之极，又居离明之上，英明之极。刚而能明察，则不为躁而为决（果断）。上九处未济之极，将向得济转化，心中对此充满了胜利的信念，相信济险可以成功，饮酒以庆升平而无咎。天下恢复安定虽有望，但不可放松戒惧之心，如果满足于歌舞升平，沉溺于饮酒享乐，又会再度陷入混乱与险难之中，像头部被浸泡在水里一样。即使心有诚信不变，必然失败在饮酒作乐、安而忘危上。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当险难初济之时，便以为升平可恃，不虑前路新的险难，以致埋头于酒食享乐之中不能振作，得济又会转化为未济。这也是不懂得未济、得济、又未济转换很快，因而不节制自己的行为造成的（这里强调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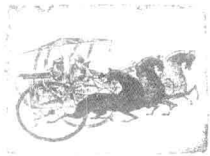




维持对立面的平衡以守中)。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书从乾、坤两卦开始，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推衍变化（这反映了自然、社会、人生斗争和调和的种种奥秘），到既济，实现了最圆满的调谐：刚柔得位、阴阳相应，形成均势。但这种圆满只能是暂时的，所以接着出现的是未济卦。在圆满中酝酿着混乱和衰败，完成又回到未完成，新的曲折起伏的矛盾斗争又开始了。从卦体变移看，既济是走出离明而入坎陷，初吉终乱；未济则是走出坎险而入离明，初乱终吉。在满的时候，提示损的必至，在亏的时候，告诉人们将转化为盈。既不让人骄满怠惰，也不让人灰心丧气。掌握阴阳盛衰、盈亏交替、往复无穷、生生不已的法则，使人对未来始终充满光明的希望，同时也保持警惕的戒备，这体现了《易》理的深邃与严整。

全书六十四卦的卦辞，三百八十四爻（加用九、用六，则为三百八十六爻）的爻辞及对卦爻辞阐释，至此结束，生生不已的变化却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阴阳刚柔的交替消长是无穷无尽的，《易》书所介绍的只是无始无终的运动大圆环中一个相对完整（周而复始）的小过程，或称环节、阶段、段落亦无不可。



## 系辞上传

“系辞”本指系在卦、爻后面的卦辞、爻辞。这里独立成传的《系辞传》，则是系在《周易》整体之后的概论或通论，相传为孔子所作。分上下两篇。

《系辞传》旨在阐释《周易》的哲学意蕴和功用。它说明《易》以奇偶两爻象征宇宙万物的阴阳刚柔性质，以八卦代表刚柔异性的各类事物，以六十四别卦及卦、爻的变化说明各种事物的关系及其演变，启示人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发展，引导人顺乎天理之自然而收人事上兴利除害、崇德广业之效。

本传上下篇各分十二章，分章断限各注本有异同，本书采取朱熹《周易本义》的分章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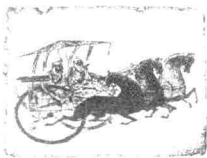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尊：高。卑：下。○乾为天，坤为地，天在上，地在下，乾坤的地位确定了。天地为宇宙之根本，故六十四卦首先列出乾坤两卦，以象征天高地广，无所不包。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以：同“已”。陈：列。位：确定位次。○天高地卑之势既已陈列出来，贵贱的位次随之确立。天地间，万物由卑下到高贵，形成序次，于是一卦六爻便设为六位，初、三、九是阳位，为贵；二、四、上是阴位，为贱。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断：判别，分判，断定。○天体（如日月星辰）常动，支配地，表现为阳刚；地体（山岳原野）常静，顺承天，表现为阴柔。刚柔既分，分别以奇（—）、偶（--）两爻为符号。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邦，部落，部族。○前两句是互文，方以类聚也以群分，物以群分也以类聚。人的邦族以同类相聚合，以异类相区分，其它物种在同类相聚时亦以异类相分，协调与冲突并存，吉凶就由此产生。在各卦中，阳爻居刚位（初、三、五），则为同类相聚而出吉辞，反之，则因不当位而生不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见同“现”，出现，呈现。○这几句收束上文，乾坤定位，贵贱序次，刚柔分途，吉凶时现，于是在天呈日月风雷云雨之象，在地有山川草木禽兽之形。凡此种种，皆因时而显现其变化。这些变化，在《易》中通过卦爻关系反映。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摩：搏击，撞击。荡：鼓荡，冲激。○因此，刚与柔相互撞击，阴阳两类爻画的消长聚散，形成八卦，代表天、地、山、泽、风、雷、水、火，相互鼓荡，形成宇宙万物的变易（进而演成六十四卦）。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这几句具体阐释“八卦相荡”。以雷霆鼓动万物，以风雨润泽万物，日月运行照临万物，寒暑推移生成万物。这里介绍了八卦代表的事物，震为雷，艮为霆，巽为风，兑为雨，离为日，坎为月，乾为寒，坤为暑，也说明了它们的功用。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上文说明了天地间的种种变化，使万物生成，这里紧接着说明，乾道化生为男，坤道化生为女。亦即乾代表天的功能，成为男性的象征，坤代表地的功能，成为女性的象征。八卦中，乾坤的地位有如父母，其余六卦分别为子女。阳性卦，震为长男，坎中男，艮少男。阴性卦，巽长女，离中女，兑少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主宰，职掌。作：作为，任职。○乾为天，主宰万物的创始，即《彖传》所称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为地，它的职任是顺承天道育成万物，即《彖传》所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以：因。易：平易。知：同“智”，智巧。简：简易。



能:智能。○乾以其平易(顺时而化)而成其智巧,坤以其简易(顺天而行)而发挥功能,天地运动皆有规律可循,一点也不神秘。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天道平易,就容易了解;地道简单,就便于遵行。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容易了解,人们便愿意亲近,求知者众多;便于遵行,则人能利用厚生,以取得功效。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有人亲近,就能保持天道规律的长久;利用而可发挥功能,就显现出地道功能(化育万物)的伟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懂得了天道恒久之理,贤人适应它便能成就自己的德性;懂得了地道功能广大之理,贤人利用它,便能创造出自己的业绩。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阴阳刚柔相摩相荡之理平易而又简单,掌握了它,就能够懂得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成:定,确立。○领悟天下事物摩荡变化的道理,就能够在天地之间确立(或确当地认识)人的地位,使人能顺应天地的造化,善处尊卑、贵贱、荣辱的位分。

以上第一章,介绍天地万物在对立和统一中运动、变化,通过阴阳刚柔的摩荡,显现天与地的功能,进而确立人在天地中的地位。叙述中结合奇偶两爻、八卦(用作象征或符号)表述《易》理的平易与简约。天地之理正是简易与复杂的统一。人之所以能确定与天地并立的位置,关键在于能认识天地的规律并且遵行。善于适应天道规律,以时行止进退,能养成高尚的道德,善于利用地道的化育功能则可创造业绩。



##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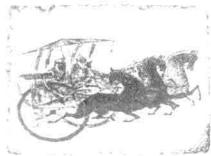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圣人：古代通常认为伏羲画八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这里“圣人”即指他们。○圣人观察宇宙万象，设定卦、爻，并在卦、爻之下附记说明性的文辞，使人明白未来的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每卦六爻，各分阴阳刚柔，它们相互推移转化而产生种种变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因此，卦、爻辞中的吉与凶是人事得当、失当，即成功与失败的象征。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悔：小有不幸引起懊悔。吝：艰难。忧：愁思，忧患。虞：忧虑。○卦、爻辞的“悔，吝”是表忧愁与顾虑的象征。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变化：指由吉而凶、由凶而悔（回头）等不同过程。○刚柔两类爻画的变化，引出吉、凶、悔、吝，呈现有进有退的现象。刚柔者，昼夜之象也。阴阳动静变化，是昼夜交替的象征。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极：端点。三极：指天、地、人。○易卦六爻刚柔的变化，体现了天道、地道、人道（各占两爻）三极的变化。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因为天地人各有其定位，所以君子处什么地位就安于什么地位，这是按《易》理即卦爻所显示的消长顺序行事。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君子乐此不疲，反复玩味的是附在爻象（也指卦象）后的说明辞。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君子平时观察卦、爻之象，仔细玩味吉凶悔吝的卦、爻辞；行动时观察卦、爻（占卜所得）的变化，玩味占断的语辞，努力趋吉避凶。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动静进退力求顺应自然，因此能得天之祐助，吉祥如意，无往而不顺利。

以上第二章，先说明《周易》制作的意向：以简易的符号概括复杂的“三极之道”（三极，指天、地、人，包括天地间的运动变化和人事上的得失进退）；再指示学《易》的途径：因时应变，明吉凶而避忧虞。





### 第三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彖：这里指卦辞，不是指《彖传》。○彖辞根据卦象判断吉凶，是说明一卦的整体象征的。**爻者，言乎变者也。**爻：指爻辞，不是指爻画。○爻辞是说明阴阳刚柔的微妙变化的。**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辞、爻辞断出吉凶，是告诉人们行事中的得失祸福的。**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卦、爻辞中的悔、吝，是说人事小有偏失的。**无咎者，善补过也。**无咎不是说没有过失，而是强调人要善于补救过失。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因此，序列事物的贵贱在于爻位。如初爻为卑位，上爻为高位，二爻为臣位，五爻为君位。**齐小大者，存乎卦。**齐：列也。○序列事物大小在于卦体，一般以阳卦（乾震坎艮）为大，阴卦（坤巽离兑）为小。**辨吉凶者，存乎辞。**辨明吉凶，在卦、爻辞中寻求。**忧悔吝者，存乎介。**介：纤介，细微处。○忧惧悔吝产生（行为超越正常限度），在于谨慎分辨善恶义利的细微差别。**震无咎者，存乎悔。**震：戒惧。○心存戒惧，力求无过，在于善自悔改。

**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卦有大小之分，辞有凶险和平安之别。**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卦、爻辞言吉、凶、险、易，都是提示人们趋吉避害，走各自应当走的正道。

以上第三章，发挥前章“系辞焉以明吉凶”的意旨，强调《易》理对人事的指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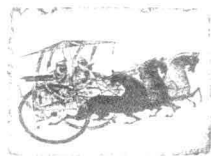
## 第四章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准：齐准，这里用为动词，符合其准则，齐同其事理，弥：遍满。纶：包络。○《易》书以天地为准绳，故能符合天地的准则，包罗万物的规律。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幽明：即阴阳。○仰头向上观察天文，低头向下观察地理，可以知道日月明暗、草木荣枯这类阴阳变化的自然之理。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原：推原，追溯，追究。反：反求，回过头探索。○追溯万物的原始，故能知其所以生的原因（阴阳和洽则生）；回头再研究事物的结局，故能知其所以死（阴阳不合，相忤则死）的缘故。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精气：精神灵气。鬼：归，生命之终结。神：伸，生命的高扬。○精神与形体结合，成为有生之物，灵魂游离于形体，发生突变，生命即告停止，由此得知鬼神的情状。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易》理）以天地为依准，就不会违背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知：智慧。周：周普。济：救济。○《易》的智慧能遍及万物，能以其所阐明的变化规律（道）救助天下，所以不会出现大失误。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旁：方，正直。○正道直行而不放任自流，乐于接受天的法则，知道命运有穷通交替，而安然承受之，所以不会产生忧愁。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安于所处之境，敦厚仁德之性，自然能博爱万物众生。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范围：犹言包括。○包络天地万物的变化而不突破其固有的藩篱。曲成万物而不遗，曲成：间接成就或委曲以求成全。○间接地成就万物，而无所遗漏。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知：智慧。○通晓昼夜（阴阳、幽明、死生、鬼神）的变化规律而具备大智慧。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因此，神明之道变化多端，没有定形，《易经》反映神明（自然）之理也变化百出，没有固定的体势。

以上第四章，言《易》理符合天地阴阳对立转化的规律，进而说明掌握《易》理的大功用和重要性。



## 第五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刚柔、幽明）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往来无穷，这就是天道（规律）。承受这规律便是善德善行。在人身表现出来便是自然的天性。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知：同“智”。○仁爱的人见到“道”便说是“仁”，智慧的人见到“道”便说是“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应用它却不认识它。故君子之道鲜矣。因此，君子所能认识的“道”，普通人能理解的就少了。

显诸仁，藏诸用。诸：之于。○天道显现于生育万物的普遍仁心，而不显露于具体（具象）的效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天道鼓舞万物促成化育，而无机心，即无为而大有为，不像（为济世利民而操心的）圣人那样日夜忧虑。盛德大业至矣哉。（天道的）盛大的德行与业绩，可说是至美至善，无以复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天包括一切，无比富有，这叫“大业”；天催化万物，日新又新，这叫“盛德”。

生生之谓易，阴阳转化，新陈代谢，生生不已，这就叫做“易”（变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铸成万象的叫做“乾”（这是天的功能），效法天的功能的是“坤”（这是地的秉性）。极数知来之谓占，将“大衍之数”（占筮时用五十根蓍草，或揲或留，参见下面第九章）的推演功能发挥到极致，在奇偶对立转化中预测未来，这叫做“占”。通变之谓事，通晓阴阳的变化，采取适当的行动，这样就有事功。阴阳不测之谓神。神：神明变化，非“鬼神”之“神”。○阴阳变化。往来倏忽，有偶发而不可测者，这叫做“神明”。

以上第五章，论述天道即阴阳变化之道的内涵、性质与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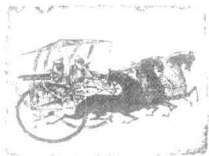
## 第六章

夫《易》，广矣大矣，《易》（兼指易理），确乎是广大无垠。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御：止。迩：近。静：止。正：证，明确。备：周备。○《易》的功能范围，以远来说，没有止境，以近而言，则静止地呈现于前可以验证，以天地之间来说，则万象森罗，无所不备。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专：借为“团”或“转”，圆也。○乾为天。静止呈圆形，动势呈直向（如降雨雪），圆无所不包，直无所不通，因此表现为伟大崇高，生成大宇宙。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翕（xī）：闭。辟：开。○坤为地，静止时关闭，变动时开放。闭，容忍一切；开，承受而不拒绝一切；因此表现为广远，或说广生万物。

广大配天地，乾大坤广，可以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易》理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可以与春夏秋冬四季运行相匹配。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理讲的阴阳转化的规律，可与日月运行相配。易简之善配至德。《易》理的平易、简单表现为完美性，与天地易知、简从的美德善性相匹配。

以上第六章，称赞《易》书符合天地、阴阳、日月、四时变化之道，从而托出它的价值与功用。



## 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崇：高，提高，充实。广：扩大。○孔子说：《易》书（的价值成就）可说达到极致了，古之圣人用它来提高充实自己的德性，扩大自己的业绩。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知：智。崇：高尚。卑：谦恭。○智慧要崇高，执礼要谦卑。崇高以天为榜样，谦卑则以地的宽容为法则。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设立了上下之位，《易》理就流行于天地之间了。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存存：前一“存”为保持，动词；后一“存”为名词，存在之物。○以《易》理即天地阴阳之道成就人的本性（而不伤其性），以《易》理保持客观存在之物（而不毁其存），道义就在这个门户中生成，或说出人道义之门，无不合规律。

以上第七章，继续赞扬《易》的价值功能，说明圣人如何用它充实德业；即接受智礼教育，提高自身修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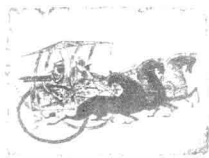


## 第八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赜(zé):繁杂。拟:比拟。物宜:物之生性各有所宜。○圣人见到天下事物的繁杂，从而比照它们的形状画出卦来，以象征万物应有的性情。因此称作“卦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圣人察看天下万物的运动，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看到阴阳会合、上下交通的情况，从而提炼出常理，作为典章制度来推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将此常理常规用文字写出来系于爻画后面，以论断其何为而吉，何为而凶。是故谓之爻。爻:效法。○因此叫做爻。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恶(wù):讨厌。○易“象”反映天下最繁杂的事物，但画卦时经过分类，条理清楚，不会使人厌烦。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爻”反映天下最剧烈的变动，但各有规律可循，不会引起混乱。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在模拟万物画成卦、爻后，再发为言辞，占必合理道。经过议论而后行动，动必合义宜。拟议以成其变化。经过模拟和讨论，便能确定地把握事物的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阴:同“荫”，山荫处。爵:本为酒器，借指酒。靡:醉。这以下引用七条爻辞，以说明经过“拟”、“议”，契合事物变化规律。本段引自《中孚》卦“九二”爻辞。○鹤在山林荫处鸣叫，小鹤儿应和着它。我有好酒，愿与你同杯共饮，一醉方休(有唱有和，暗含有感必应的道理)。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孔子引伸说:君子身居私室，口出善言，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共鸣，何况近在身边的人呢?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出言不善，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背弃他(或驳斥他)，何况近处的人呢?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论从自己口中发出，影响及于百姓。行发乎迩，见乎远。行为在近处发生，作用见于远处。言行，君子之枢机。枢(shū):户枢，门轴。机:弩机，发射箭矢的关纽。○言语和行为，对于君子来说，像门户的枢轴和射箭的扳机一样。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主:主宰。○言行既出，不可收回，像户枢转而门开，弩机发而箭出，或祸或福，关



系着一生荣辱。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言行，是君子用以感（震）天动地的东西，能不慎慎小心么？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号（háo）：啼叫。咷（táo）：哭。○（这话引自《同人》卦“九五”爻辞。）同行未能同心，先是号叫啼哭，后来同心同行，又破涕为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默：失势。语：得势。○君子处世行事，有时出仕，有时闲居，有时失势，有时得势，势异道同，以与人同心为贵。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两人同心协力，其锋利可以切断金属。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臭：嗅，气味。○意见统一，同心相应，同气相求，像兰草一般芬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衬垫。○（这引自《大过》卦“初六”爻辞。）用白茅衬垫祭品（保持洁净，说明对祭祀的慎重），那样没有过失。子曰：“苟错诸地而可以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苟：且，但，只。错：措，置。○孔子说：只放置在地上就可以了。用白茅垫着（祭品），那还能有什么过错？慎之至也。慎重到极点了。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白茅这东西很平常，这样一用，价值就贵重了。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遵循慎重小心之道行事，那就不会有什么过失了。

“劳谦，君子有终，吉。”（引自《谦》卦“九三”爻辞。）有功劳保持谦虚，君子能善始善终，得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孔子说：有劳苦而不夸耀，有功德而不居功，忠厚到极点了。语以其功下人者也。（这里）所谓劳谦是指有功劳而甘居人下。德言盛，礼言恭，德行要称得上盛大，执礼要称得上谦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所谓谦就是致力于恭敬以保存其应有的地位（即“终吉”）。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参见前《乾》卦“上九”爻辞。孔子的话见《乾》卦《文言传》。

“不出户庭，无咎”。（引自《节》卦“初九”爻辞。）不出门庭，没有过失。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祸乱所以产生，言语起着阶梯的作用。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君王言语不慎密，就会失去臣下，为臣的言语不谨慎，就会招祸，丧身。凡事不密，则害成。几：机，机要，机密。○机要之事不慎密，就会妨碍成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所以君子语言必须慎密，不能随便出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以肩背驮物。且：而。乘：坐车。○（‘负且乘’二句，引自《解》卦“六三”爻辞。）孔子议论说：《易》的作者，莫非知道盗贼的事么？《易》书说：背负财物却乘坐车辆，会招致盗贼来抢劫。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背负财物，是下贱人的事，乘坐的车辆是高贵者的器



物,以小人一身而乘君子之车,盗贼当然想来抢劫。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君王在上,惰慢职守,下民不堪忍受,逞强施暴,盗贼便会乘机攻伐取夺了。慢藏诲盗,冶容诲淫。财物收藏不隐秘(随便放置),招引盗贼劫取;女子容貌弄得太妖艳,会招致奸徒来淫乱。《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易》书上讲“负且乘,致寇至”,是说盗贼由自己惹来。

以上第八章,说明“卦”是模拟物之象,“爻”是议论物之变,并举孔子解释爻辞的例子,说明“拟”“议”的效用,而突出强调谨言慎行。



## 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一章开始讲筮法。筮是通过数的运算来求卦，数又和天地奇偶之数紧密相关。这样便把

数——卦——事物三者联系起来。本节原置后文第十章之首，宋人张载、程颐、朱熹认为应该移置于此）前注已谈及以奇偶数分阴阳。此处以一、三、五、七、九代表天，二、四、六、八、十代表地。五奇数与五偶数配合和谐，又分别以一奇一偶各相匹配，如一与二、三与四，推演出宇宙间种种变化。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一节原置在下文“大衍之数”一节后，班固《汉书·律历志》引用本文时将此节紧接“天九地十”之后，今据以移置于此）天有五奇数，地有五偶数，各各累计之和分别为二十五与三十，总计天地数为五十五。这些数字可推演出阴阳消长的变化，从而察知鬼（幽）神（明）的情状。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推演，卦的演算。○推演天地大变化的数字是五十，拿出一根代表“无极”，实际用来占筮的是四十九根蓍草。一说应是“大衍之数五十有五”，除去六爻，筮策数为四十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四十九策浑然不分，象征宇宙浑然一体的“太极”。行筮时，信手将四十九策分置左右两边，象征天地划开，即所谓“太极生两仪”。挂一以象三，从某边的一堆筮策里取出一根，夹在左手的无名指与小指之间，“挂”出其“一”便形成三部分，称为“三才”，象征天、地、人。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揲（shé）：更迭而数之。○将左右两堆筮策，每四根一组数出来。四根象征一年的四季。归奇于扚以象闰，奇（jī）：奇零，指剩余的零头数。扚（lè）：将策夹在指间。从两堆筮策中四根一组分别数出，左右各有余数（或左一右三，或左三右一，或左二右二，或左四右四），将余数分别夹在左右手的中指与食指间，这叫“归奇于扚”，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之外还有闰月。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左边剩余（奇）的策夹在左手，右边剩余的策夹在右手（都在中指与食指间），这就“扚”了两次，象征五年中有两次闰月。“再扚”左右所夹的策数，与原来夹在左手无名指与小指间的一策加起来，必是九或五策，这完成了第一轮操作（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扚，四个步骤），叫做一变，然后再进行第二轮的分、挂、揲、扚……



【补充说明】将第一变所得的九策或五策放在一边,再用余下的四十策或四十四策进行“分二”(分置左右)、“挂一”(取一根置于左手的无名指与小指间)、“揲四”(每四根一组地数出)、“归奇于扚”(将余数分夹在左右手的中指与食指间),再把这两个数与“挂一”的那一策加起来,必定是八或四策。这就完成了第二变。第三变,便是将前二变所余之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按同样的步骤分、挂、揲、扚,余下的又是八或四策。第一变余下九或五,第二、三变都余下八或四。九和八称为多数,五和四称为少数。经过三变,据所得数字的多少关系,判断是什么性质的爻画:两次多数、一次少数,即九、四、八,九、八、四,或五、八、八时,称为“少阳”,记录成“—”;两少一多,如五、四、八,五、八、四,九、四、四,就是“少阴”,记录成“--”;三次都是少数,即五、四、四时,称作“老阳”,记录成“□”,属于阳爻,但可能变为阴;三次都是多数,即九、八、八,称作“老阴”,记录成“×”,属于阴爻,但可能变为阳。少阳、少阴是不变爻,老阳、老阴是变爻。表列于下:

老阳(□)九; 老阴(×)六。

少阳(—)七; 少阴(--)八。

(此表横看分两组:变爻与不变爻;竖看也分两组: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这些数字怎样得出?以“少阳”为例,

两次多数一次少数,加起来都是二十一,四十九减去二十一,得二十八,除以四,等于七。式为:

$$(49-21) \div 4 = 28 \div 4 = 7$$

$$\text{同理:少阴}(49-17) \div 4 =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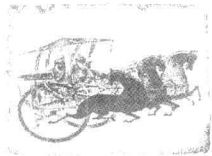
$$\text{老阳}(49-13) \div 4 = 9$$

$$\text{老阴}(49-25) \div 4 = 6$$

三变列出一爻,由下而上,依次记下,经十八变记下六爻,便是一卦(六十四别卦中的一卦,不是八经卦中的一卦,经卦只有三爻,九变即成)。懂得了上面的揲筮过程和运算方法,便能理解下文的数策之法。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乾卦各爻都是老阳(九),其策数原为三十六( $9 \times 4$ ),六阳爻合计( $36 \times 6$ )为二百一十六策。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坤卦各爻均为老阴(六),其策数为二十四( $6 \times 4$ ),六阴爻合计( $24 \times 6$ )为一百四十四策。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期(ĭ):期年,一周年。○乾坤二卦策数相加为三百六十策,与一周年的日数相当。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二篇:《周易》分上经、下经两篇。○《易》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一百九十二爻。阳爻策数( $36 \times 192$ )为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策数( $24 \times 192$ )为四千六百零八,合计一万一千五





百二十,这个数代表万物之数(象征天地运动变化产生万物)。

是故,四营而成易,四营:四次经营,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扚四个步骤。易:变易。○因此,经过“分”、“挂”、“揲”、“扚”四个步骤完成一次变化。十有八变而成卦,经过十八次筮策的变化,画出六爻而成为一卦。八卦而小成。八卦是经九变而画的三爻之卦(它仅象征天地山泽水火风雷等简单的八类事物),在《易》道上只是初级阶段的小成果。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引伸指九变的三爻卦发展为十八变的六爻卦。触类而长之:指各类事物相互遇合,扩大卦爻的象征作用。○简单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阴阳推移变化,象征性扩大,则天地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包括无遗了。

显道神德行,道:阴阳之道,也指行为的正道。神:阴阳变化的屈伸往来。德行:人的修养行为规范。○未筮之前人处于昏惑中。经过行筮,阴阳之道,神明变化之理以及德行规范都显示出来了。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可与:犹言“可以”。酬酢:应酬对答;祐:助。○因此,可以同求筮的人就吉凶盈虚之理进行应对,可以协助或推动阴阳之道成就其屈伸往来的神明变化。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孔子说:了解《易》道阴阳变化的人,就应该知道神明屈伸往来的作用是什么了。意为明则通神。

以上第九章,论述筮法的内容、结构、方法、步骤以及应用的功效,它把筮策的过程、数字与天、地、人和万物之道相对应,将古老的占筮解释为契合自然规律的哲学。



## 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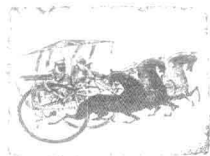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易》书中为圣人所运用的方法有四项。以言者尚其辞，以：用来。尚：尊崇，推重。辞：卦爻辞。○用于说明事理，重视《易》的卦、爻辞。以动者尚其变，用来指导行动，重视阴阳、刚柔的变化。以制器者尚其象，用来指示制作器物，应注意参考各种卦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卜：以龟甲烧出裂痕预测未来。筮：以蓍草或竹策通过分、挂、揲、抅求卦推断吉凶。○用来进行卜筮，推重《易》书中指导行动的占断。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所以君子将有所作为，有所行动，都要以卦、爻辞为准绳进行占问。其受命也如响。其：指《易》书。受命：接受人的提问。○它依人之所问给以回答，像叩击物体发出回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不管遥远或眼前的事，或幽暗难明、深奥玄妙的事，由此都能够知道未来的吉凶。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微的著作，怎能达到这种地步。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参：奇偶数交置。伍：数字的序列，指数数五：一、三、五、七、九；地数五：二、四、六、八、十。错：交错互变。综：综合。○将天地奇偶之数交杂以成其变化，再用揲蓍的方法使筮策交错综合，多次积累数字形成卦象。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透彻了解这种变化，就可表现天地的文采（指绘出符号）。极其变，遂定天下之象。究极天地“大衍之数”的变化，就能定出象征天地万物的卦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如果《易》书不是穷尽天下最奇妙的变化，又怎能达此地步？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易》书本身，是无所思虑、无所作为的，静寂不动声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只要人能使它感应（指行筮法），即能贯通天下万事万物之理。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如果不是天下最神妙（或神速，指刚柔动静，往复无穷）的道理，怎能达到如此地步？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极：穷究。深：奥理。研：仔细探求。几：细微的运动变化。○《易》书是圣人用来穷究深奥不明之理、探索事物细微变化的。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就因为它深究事理，所以能开通天下人的心



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就是因为它能识察事物的细微变化，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就因为它神明变化，往复倏忽，所以看不到它急迫，却能神速，看不见它行进，却能达到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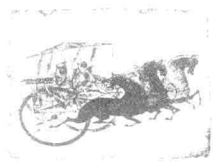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孔子说《易》书中有圣人常常运用的四种方法，就是指此而言的。

以上第十章，介绍《易》书的四种应用模式，分别说明“尚其辞”、“尚其变”、“尚其象”、“尚其占”的原因。



## 第十一章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盖，总括。○孔子说：“《易》书为什么而制作？《易》书是用来开启对物事的认识，判定事体的趋向，概括天下的一切道理，不过如此而已。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因此，圣人用《易》来开启天下人的心志，用来成就天下的事业，用来决断天下的种种疑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蓍：蓍草，用于筮法，此借指揲筮的整个过程。○因此，用蓍草行筮，其特点是圆通多变，神妙之极。卦之德，方以知，知：同“智”。○经揲筮而定型成卦，其特点是方正、明智而不游移。六爻之义，易以贡。易：变化。贡：告知。○一卦六爻，其意义是以其阴阳变化，告诉人们趋吉避凶。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此：指上文讲的蓍、卦、爻。○圣人用上述三种功能洗涤思虑，消除疑惑，退避其身，藏于密静之处（即任其自然），便能与百姓共忧乐，同吉凶。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蓍筮是神而明之，可预知未来的吉凶。卦则有稳定不移的智慧，集中或包藏着往昔的经验。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睿(ruì)：智慧。○谁能达到这种高境界？应该是古来聪明、智慧、神明勇武而不进行杀伐的圣人啊！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兴：兴创，制作。前：在前面导引。○这种聪明神武的古之圣人能够知晓（掌握）天道的规律，又能考察百姓的情况。这样，（他们）便能创制出神奇的占筮之法，在百姓行动之前，给予引导。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斋：主要指洗心，不单指素食。戒：防患。○后世的圣人用《易》书蓍筮的“神”、卦爻的“知”来洗涤杂念，防患未然，从而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神明、圣知（智）之德。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阖：关闭，辟：开。○因此，闭合门户，幽暗守静，是阴柔之象，叫做“坤”。打开门，向外活动，是阳刚之象，健者的行为，叫做“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门的开合象征阴阳运动，一往一来（一出—入）形成一次变化，对立转化，往来无穷无尽就叫做“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见：同“现”。○由变而通，可以显现的就叫“象”，象定了形就成为具体器物。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



人,民咸用之,谓之神。依象制器而使用之,便叫做效法,或说成为大家遵循的法则,不易的准则。器物利于反复使用,好像出入门户。百姓日常都在运用它,并不知道依象制器的来历或经过,这种情况就叫做“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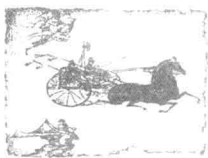
是故《易》有太极,易:易有多义,主要意义是变易。太极:或称太一,指天地未分时元气浑然一体的状况。○因此,宇宙的变化从太极开始,即宇宙原本是浑然一体的元气。是生两仪,仪:容态,形状。两仪:指元气分解为两种物质实体,或指阴阳二气的对立和统一。○由此(太一)分解为二,产生阴阳天地。(表现在卦上就有了奇和偶,即一与--。)两仪生四象,四象:历来说法不一,通常指四季。○由两仪(天地、阴阳)产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表现在卦上是由奇偶二爻演化成老阳(☰夏)、少阴(☷秋)、少阳(☲春)、老阴(☶冬)。四象生八卦,由四象(二爻组成)产生八卦(三爻组成,分别象征八种事物;进而推衍出自然万类和社会万象)。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有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便可断定吉凶,知道了吉凶,(或趋或避)便可以去完成大事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因此,能够取法的形象,没有比天地更伟大的了。变通莫大乎四时,变化通达,没有什么超过一年四季的大变化。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县:同“悬”。○形象高悬、彰明昭著,没有什么超过日和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富贵:指富有四海,贵履帝王之位。○地位尊崇没有超过帝王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备好各种器物(指奠定物质基础)以供天下人需用,创制各种器具以利于天下百姓,没有比古代圣人更伟大的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亹亹(wěi):勤勉,奋进。○探求繁杂的现象,寻索幽深的事理,钩取深曲的法则,推而及于远大的目标,从而判定天下事物的吉凶趋向,以促成天下众生勤勉奋进的,没有什么超过用蓍草、龟甲进行的占卜。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神物:指上文的“蓍龟”。○因此,天生蓍草、龟甲这类神灵的事物,圣人取之以为法则(进行占筮)。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有昼夜四时的变化,圣人们效法它建立阴阳往来的道理。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天悬垂日月星辰、阴晴盈亏之象,示告人以吉凶之兆,圣人仿效它定出吉、凶、悔、吝之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黄河。据汉儒说,古时黄河中出现龙马,马背旋毛如星点,伏羲效仿其图样,画成八卦。洛:洛水。相传大禹治水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裂纹,禹便取法它写作《尚书·洪范九畴》(九畴,治理天下的九种大法)。○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引出“洛书”,圣人得以取法于它们。《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四象:概括上文的“神物”、“变化”、“垂象”、“图书”。○《易》书从四方面取象,用来昭示人群。系辞焉,所以告也;在卦、爻之后附上说明辞,是为了告知人们(行动)准则。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判定未来吉凶,是为了排除疑惑作出决断。

以上第十一章,继续说明《易》书的用途,进而阐述占筮的原理和《易》书的创作都是从宇宙形成和发展变化得到启示的。





## 第十二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引自《大有》卦“上九”爻辞。子曰：“祐者助也。孔子解释说，祐是帮助的意思。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天所愿帮助的是顺从的人，人所愿帮助的是诚信的人。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履：实行。○行为上恪守诚信，思想上顺从天道，又尊重贤能。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样天就会祐助，吉祥而没有不利。

（附记：朱熹等古代学者认为这一段应移置第八章之末。）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书：指书面文字。言：语言。○孔子说，文字不能完全传达出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出情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如此说来，圣人思想中的思想认识，就不可了解到么？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孔子说，圣人创造卦象，用象征符号来反映难以言传的思想，又设置六十四卦，通过卦的结合变化尽量显示人情事物的真伪。系辞焉以尽其言，附上文字说明以尽量表达需要告诉人们的话。变而通之以尽利，又变化融会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尽天下之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从而促使普天下百姓去掉疑惑，受到鼓舞，以尽情发挥《易》理神而明之的非凡作用。

乾坤，其《易》之缊邪！缊：同“蕴”，蕴藏，涵蕴。○代表天地阴阳的乾坤两卦，它蕴藏着《易》书精深博大的道理。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天地阳阴排成尊卑上下的序列，《易》书所讲的变化（吉凶）之理就确立于其中了。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天地阴阳的序列被破坏，则《易》道也就不存在了。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几（jī）乎：接近于。○事物变易的常理消失，那天地阴阳化育之功也就差不多止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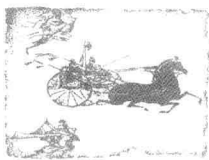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指事物之妙理和妙用，呈抽象状态，犹今所谓运动规律。器：指事物的形质，犹器具。凡物皆具此两重品格：“体”和“用”。○因此，超出形体之上的，称作“道”，具体的有形质可见的，称作“器”。化而裁之谓之变，化：转化。裁：裁制，牵制。○道与器互相转化又互相制约，称作



“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推行这种转化和制约的关系以处理具体事物，称作“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举：取也。错：借为“措”，施行。○取道与器之理施行于天下百姓，这就称作“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这段文字与前第八章重出，注释见前。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极尽（最能反映）天下一切繁杂事物的是《易》卦。（因为圣人观象画卦，立象尽意。）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最能鼓舞天下人的行动的是卦爻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对立面的转化与制约存在于“变化”中，将其推演实施则在于贯通。前文“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是就《易》的制作而言，此处就学《易》用《易》而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对于事物的神妙变化，能够明察并发挥其效用，（关键）在于具体的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因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对事理默默领会而有成竹在胸，不必宣扬即能取信于人，这取决于个人的德行修养。

以上第十二章，说明《易》以象征方法显示言语无法传达的事理，故能充分反映物之变化与人之情意，故能以道与器、变与通的关系去指导人完成事业；而人要懂得并运用《易》理则取决于德行。这是《系辞上传》之归结点，与首章呼应。开篇由自然造化规律谈到《易》理，进而论说《易》理符合宇宙万事万物之理，归结到人应遵循造化规律提高修养，指导行动。把天（自然）人关系结合起来探讨，体现了《系辞传》作者的哲学理念，这也是《系辞传》上下篇的通例。



# 系辞下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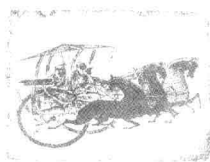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排成序列，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天地间重要事象都包括了。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因三画卦不足以充分显示事物变化，于是重叠为六画卦，共六十四卦，计三百八十四爻，这就有了上下交通、往来的意思。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爻分阴阳刚柔，互相推移，对立转化，天地万物变化都包括了。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命：告知。○在每卦每爻后面系上说明辞，告诉人们变化的情况（指出吉凶征兆）；人们应该如何行动，也从其中得到启示。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卦、爻辞中）所谓吉、凶、悔、吝（羞辱），是由六爻的运动变化（如当位与否）确定的。刚柔者，立本者也。卦由两类爻画组成，所以刚柔是立卦之本，阴阳为变化之源。变通者，趣时者也。趣（qū）：同“趋”。○变和通都是适应形势、与时俱进的。

吉凶者，贞胜者也。贞：正。○吉凶的出现或转移，是谁处正位谁就胜利。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观：显示给人看。○天地运行的道理，也是阴阳争胜，谁居于正位就得以显示于人。日月之道，贞明者也。白昼日明，暗夜月明，交替相胜，也就谁居正位谁放光。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贞夫一：即“正于一”。○天下的运动变化，总是一方居于正位。有如吉凶不两立，日月不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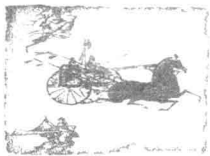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确：刚健。易：简易。○乾为天道，其性刚健，示人以简易的道理。夫坤，隤然，示人简矣。隤（tuí）：同“颓”，柔顺貌。○坤为地道，其性柔顺，示人的道理也很简单。爻也者，效此者也。爻分阴阳刚柔，哪一方居正位，即以其常态示人，是仿效着乾坤所示之理。象也者，像此者也。卦象有阴阳吉凶，占上风的只有一方，也像天地间的运动变化，总是一方居于正位。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爻象的变动只表现在占筮之内，吉凶则是见于外部行动的际遇。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要建功立业，关键在于了解吉凶变化，从而知所趋避。圣人的思想感情，则可由卦、爻辞得到了解。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生：生育万物。位：政权，地位。

○天地最伟大的德行是使万物生生不息；圣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政权。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怎样保持政权？要对百姓仁爱。怎样得到众人归顺，众心悦服？要在有财足以养民。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善于理财致富，端正言行，严肃政令，禁止百姓为非作歹，才叫符合道义。

以上第一章，重申刚柔吉凶之变与易简之理，进而指出在矛盾对立中常是一方居于正位，治国者必须变通趋时以理财聚民，保持大位。



## 第二章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包牺：即伏羲，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法：式样、形状。○太古时代，伏羲担任天下酋长时，仰观日星风云的天象，俯看山原川泽的地理形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察看鸟兽羽毛的文采以及适于草木金石的地利地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近处取法人体（包括某些部位、器官）的形态，远则模仿外物的形象。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是创制八卦，用来贯通融会事物神明变化的性质，用来分类比拟万事万物的情状。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作：起始。罟(gǔ)：网。佃(tián)：田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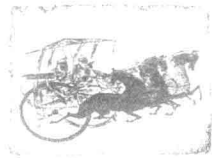
渔：捕鱼。○(包牺氏)开始编结绳索成为罗网，用来网兽、捕鱼。盖取诸离。盖：发语词，表推测之意，不确定。取：取法或取象。诸：“之于”或“之乎”的合音。离(䷝)：六十四别卦之一。《说卦传》云：“离为目。”目，就是孔。离卦上下两个孔，像兽(渔)网上的眼。《系辞传》推想网由离卦取象，以及下文关于取象的种种推想都说明了《易》卦的象征性、符号性。○大概是从离卦形象得到启示。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伏羲氏死后，神农氏兴起。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斫(zhuó)：砍削。耜(sì)：犁头。揉：使木弯曲。耒：犁柄。○削木为犁头，揉木头成为弯曲的犁柄。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耕地。耨(nòu)：除草。一说“耨”为“耜”字之误。○把耕种除草(而得五谷)之利教给百姓。盖取诸益。益卦(䷩)由上巽下震组成，巽为木，震为动，巽又为人，木震动而入土地，象征耕种。○大概从益卦卦象得到启示。

日中为市，日当中午举行集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招致天下百姓，汇聚各方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互相进行通有无的物货交换而后退散，各得其所需。盖取诸噬嗑。噬嗑卦(䷔)上离为日，下震为动，象征人群在日下活动。○集市交易大概是从噬嗑卦得到启示的。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神农氏死后，黄帝、尧、舜相继兴起为天下主。通其变，使民不倦，开通变化之途，使人民不倦怠(于古老的生活方式)。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变化的过程进行很神妙，(不知不觉中)使百姓感到非常适应。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理就是事到极尽处就得改变，变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发展。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所以上天会给以祐助，吉祥如意，无往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垂衣裳：不必挥袂掣裳，状安闲理国，意同垂手而治；一说以上衣下裳垂示百姓遵从尊卑等级秩序。乾、坤：一说比喻尊卑；应以理解为天地为是，天地无为而无不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黄帝、尧、舜无须奔波劳碌，而使天下大治，大概是取法乾、坤二卦。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剡(kū):剡凿，掏巨木使中空也。剡(yǎn):削木。楫:划船的桨。○剡木头成为船，削木料制成桨。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舟楫的利用，使原来阻隔不能相通的江河可以渡过，还能使人经水路到达远方，便利天下。盖取诸涣。涣(䷺)，下坎为水，上巽为木，木在水上，象征舟行。○大概是从涣卦得到启示。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服：拴在轅上。乘：驾驭。○用牛马驾车，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以利天下百姓。盖取诸随。随卦(䷐)，下震为动，上兑为“悦”，悦服之意。随：从也，喻牛马服从人。○大概是取法于随卦。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重门：多重的门，城门之外又有郭门。柝(tuò):打更用的梆子。待：防御。暴客：盗贼。○设置多重的门，夜里打更巡行以防盗贼。盖取诸豫。豫(䷏)，下坤为地，上震为雷，柝声震荡于地上，有警醒作用。豫又有预防意。○大概是从豫卦得到启示的。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舂米的短棒。臼：舂米的穴窝，古代掘地而成，后凿石为臼。○截断木棍作杵棒，在地上掘出窠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置谷物于臼而以杵棒舂之，万民得到便利。盖取诸小过。小过(䷽):卦名，下艮为止，上震为动，像持杵舂米触下而止。○这是取法于小过的。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将弦绷在木上，使之成为弯弓，将木头削尖成为箭杆。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有了弓箭利器，可用武力威镇天下。盖取诸睽。睽卦(䷥)，下为兑，表悦服；上为离火，象征威猛。上有威而下服之。○大概是从睽卦的卦象得到启示的。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远古时代，人居住在洞穴里或露宿旷野，后来的圣人教人改变条件，建造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待：对待。○上面有屋脊的栋梁，下面周围有墙壁，可用来防御风雨。盖取诸大壮。大壮(䷡)，下乾为健，坚也，圆也；上震为雷、为动。虽上有风雨，而下有围墙，安固无恙之象。○大概是从大壮卦得到形象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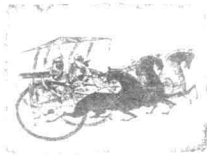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衣：覆盖。薪：柴草。中野：旷野中。○古时安葬死人，只是用柴草厚厚地堆盖在死者尸体上，放在旷野中。不封不树，丧期无数，不封成土堆，不植树作标志，服丧也没有一定的期限(只痛哭一场而已)。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棺：内棺。槨(guó):外棺。○后来圣人改变厂丧葬习惯，



设棺槨两层。盖取诸大过。大过(䷛)，下巽为木，上兑为泽，泽引伸为穴，像棺置穴中。○大概是取象于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上古用结绳的方法记事。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契：以刀刻竹简记事，一说文书契据。○后代的圣人发明文字，以刀刻于竹简。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官吏用来处理政务，百姓用书契作查考的依据。盖取诸夬。夬(䷪)，下乾为健，为坚，引伸为金，象征刻刀。上兑为言，《说卦传》：“说言乎兑”。将言语刻于竹简，示决断也。○大概是取法于夬卦。

以上第二章，着重阐发“以制器者尚其象”，文中叙述圣人观卦象以制作器物，多属猜测附会。但它说明卦象与器物的关联，却有助于人们认识《易》卦的符号性、象征性。



### 第三章

是故,《易》者象也。由上所述,《易》书的内容在于象征,即由天地万物取象而成卦画。象也者像也。取象也只是相似而已。彖者材也。彖:指卦辞。材:同“裁”,裁决,判断。○彖辞是用来裁决论断一卦的卦理与卦义的。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分阴阳刚柔)是象征、效法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的。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由此(指“卦”象征事物,“彖”论断事理,“爻”表现变化),产生得失吉凶,人的悔恨和羞辱心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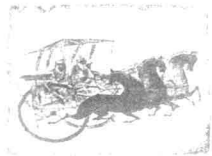
以上第三章,说明《易》的象征性,人们可借它占断吉凶,而在行动上知所警戒。



## 第四章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 阳卦指八卦中的震、坎、艮,均由二阴爻、一阳爻构成。阴卦,指巽、离、兑,由二阳爻、一阴爻组成。反映事物中少数支配多数成为主体。○多阴的称为阳卦,多阳的称为阴卦,原因在哪里? 阳卦奇,阴卦耦。耦:同“偶”。○阳卦一奇二偶,以奇为主,阴卦二奇一偶,以偶为主。其德行何也?(阳卦奇为主,阴卦偶为主)其实质是什么? 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易》卦以奇(—)象征君,偶(--)象征民,阳卦一君二民,君为主宰,政权统一,合乎君子追求的尊卑之道。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阴卦二奇一偶,实质是二君争夺一民,政出多门,这是小人反常之道。

以上第四章,以爻画之阴阳多寡说明卦象以少驭多的实质,从而强调君王主宰臣民的伦常关系。



## 第五章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此语引自《咸》卦“九四”爻辞。憧憧：心绪不定貌。朋：朋友，或被感应者。从：顺着，跟从。尔：你。○《易》书说：心绪不定（或主意未拿稳），翻来覆去，只有少数感应者顺从你所思虑的。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此及下文引号内的话是孔子对《咸》卦“九四”爻辞的阐发。○孔子说：天下人到底思虑什么？大家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只是各自走的路径不同；事物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只是（各有利害关系）思虑的角度有所不同。天下事何须多所思考忧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日落月升，月落日又升起。日月往来推移，产生了光明。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寒天去了暑天来，暑天去了寒天来，寒暑往来推移，形成一年春夏秋冬的时序。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信（shēn）：同“伸”。○往（不是一去不返）只是一种退缩，来（不是永远存在）只是暂时伸展。屈伸或进退，对立面交互感应，使事物变动有序而产生利益。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尺蠖：虫名，状如蚕而细小，行则弓其腰，使首尾靠近，再伸则进一步，故又名屈伸虫。○尺蠖将身体弯曲收缩，是为了求得下一步伸展。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龙蛇蛰伏冬眠，是为了保存生命。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的境界，是为将它用于实际。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用于处理事物无不利，用于修养身心无不安，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德业。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超越这种层次，进入更精微的境地，可能不是一般所能了解的。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穷究宇宙的神妙，掌握变化的法则，那种德行与修养，应是极其隆盛崇高的了。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此语引自《困》卦“六三”爻辞。据：触碰，或用手抓。○《易》书上说，前进有大石困阻，后退碰到蒺藜刺身，返回家中又见不到妻子，这是凶兆。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不当被困而受困（即自取其咎），名声必然受到羞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不当碰触的东西去抓它触它，身体必然遭到危险。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其：复指代词，





她；又语气词，同“岂”。○既蒙羞辱，又遭危险，离死期已不远，哪里还能会见妻子（享家室之安）呢！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此语引自《解》卦“上六”爻辞。隼(sǔn)：鹰之一种。墉：城墙。○王公见有恶禽占据城墙，射杀并获取它，没有什么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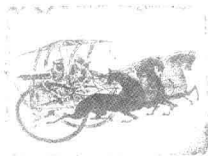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鹰是飞禽，弓矢是器具，用以射猎的是人。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君子藏利器于身，等待时机而动，有什么不利？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不括：不拘板。○动作灵活自如，所以出手便有收获。一说“动而不括”，指瞄准再射。语成器而动者也。”成器：学有成就，胸有成竹。○这就是《易》书上讲的，学养成熟，然后才能运用或有所行动。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以不义为可怕。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劝：勉力。惩：戒惧。○不见到利益不努力进取，不加以威压不知道戒惧。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给一点小的惩戒，使之得到告诫而不至于犯大错、闯大祸，这是小人的福气。《易》曰：‘屡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此句引自《噬嗑》卦“初九”爻辞。屡：同“履”，脚着物也，动词。校：戴在身上的木质刑具。灭：掩盖住。○《易》书说，脚上带着刑具，掩住了脚趾头，这是轻刑，接受了教训以后可免灾咎。所谓“无咎”，就是指这个意思。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一段仍是孔子的话。○不积累善行，不能形成美名，不累积罪恶，不会毁灭自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小人认为小善无益而不去做，小恶无害而不可避免，以至恶行积累无法掩盖，罪大到无法消解的地步。《易》曰：‘何校灭耳，凶’。”何：同“荷”，肩负着。○《易》书说，肩上扛着枷锁，已经遮挡住了耳朵（指重刑），这当然是凶祸。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危险，由安于政位不思奋发而发生；衰亡，由于自认为可以保全而出现；祸乱，由自以为治理得好而招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因此君子在安稳时不忘危险，在存全时不忘灭亡的可能，在治平之时不忘可能纷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安全并保存住国家政权。《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此语引自《否》卦“九五”爻辞。其：语助词，表将要。苞桑：嫩柔之桑，一说是茂桑，根部坚固。○《易》书说，将要灭亡，将要灭亡，（危险得）像把物体系在柔嫩的桑枝上。或解释为记住将要灭亡的危险，坚固得像丛生的桑树根。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鲜(xiǎn)：少有。及：及于祸患。○德行浅薄而居尊位，智慧低下而图谋大事，力量微



小却担负着重任。很少有不到灾祸的。《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引文出自鼎卦九四爻辞。覆：翻倒，倾覆。餗(sù)：加肉的米粥。渥(wò)：汁液泻地貌。形渥：一说刑罚很重。○《易》书说。鼎折断了脚，食物倾覆出来，满地湿漉漉的，必凶。一说打翻了肉粥，影响到祭祀，会受到重刑处置。言不胜其任也。”这是说才力不足以胜重任(会招祸)。

子曰：“知几，其神乎！几(jī)：几微。○知道事物变化的苗头，那可是极神妙的啊。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谄(chǎn)：阿谀奉承。渎：轻视，侮慢。○君子与处上位者交往不逢迎献媚，与在下者交接不轻慢马虎，应该说是懂得事物的机妙的。几者，动之微，吉(朱熹认为此下应补“凶”字)之先见者也。所谓“几”，就是事物的微细变动(即“苗头”初露)，吉和凶可从中预见。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君子见到这种先兆立即行动，决不等明天。《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此语引自《豫》卦“六二”爻辞。○坚固安稳得像石头，但知道安固不会持久，守其中正之道，便会吉祥。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坚刚得像石头，哪里需要至于日终，很快就可以判识。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君子知道隐微的和显明的变化(见微知著)，知道柔和刚的互相推移，便成为万民仰望的人。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颜氏之子：指颜回，名渊，孔子弟子。殆：大概，助词，表推测性判断。庶几(jī)：接近，相差无几。○颜渊这个人，大概是近乎这样(知微知彰)了吧。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有过失，未曾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未曾再去做。《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这引自《复》卦“初九”爻辞。祇(qí)：大。○《易》书说，离开中道不远就复归，不造成大悔之事，则大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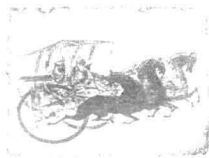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这一段也应是孔子的话。絪縕：丝絮密结，借作“氤氲”(yīn yūn)，雾气弥漫之状，此处指阴阳二气交融。醇：厚重而凝结。○天地间阴阳二气交融密结，在运动变化中，凝结成万物的形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构：媾合。精：精气。○雄雌交媾，精气结合，使万物化育而生成。《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上面引文出自《损》卦“六三”爻辞。○《易》书说，三人共同行动，主张不一，必损去一人；一人单独行动，反会求得一个伙伴。讲的是归于一(指天地阴阳雌雄交合为一，方能化育出万物)的道理。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要使本身安定后才行动，要使自己心平气和才讲话，要先建立感情然后求友助。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君子修养这三项，(不冒险行事)所以能保全。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自己危险而要行动，百姓就不会随从；心怀恐惧而发表意见，他人就不会响应；无交谊而求助于人，别人就不会给与(或支持)。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没有人



给予支持,伤害你的人就来了。《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此引自《益》卦“上九”爻辞。益:补助。击:攻击。勿:不。○《易》书说,没有谁补益你,甚或有人攻击你,你没有立下(安身而后动、易心而后语、定交而后求)这种恒心,就有凶险。

以上第五章,记孔子对一些爻辞(共十一条)的解释和评说,为学《易》、用《易》提供范例。



## 第六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坤：指八经卦之乾、坤。○孔子说：乾卦和坤卦，是学《易》必经的门户呵。（与《系辞上传》所说的“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同理。）乾，阳物也；坤，阴物也。乾表阳性事物，坤表阴性事物。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天阳地阴，互相吸引配合，于是阳刚阴柔，各具体性。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用以。撰：作为，创造。通：贯通。德：性质。○用（阴阳刚柔）来体现天地的作为（判分万物之异），用（阴阳合德）来贯通造化神明的性质（综合万物之同）。其称名也，杂而不越。卦的取名，非常繁杂，但绝不会超越天地创造和变化的范围。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于：发语词，略同“于是”。稽：考察。类：事类。○考察《易》卦所讲到的各类事物，（多忧患危惧之辞）可能有衰世意识吧！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朱熹认为这句应为“显微而阐幽”，学者多赞同此说。○《易》书能使往事彰明，从而察知未来，使细微的显著，将幽隐的阐明。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开《易》而读之，各卦命名都很恰当，能辨别卦所代表的各类事物，它持正秉直而预断吉凶，非常周备。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卦名多取细小之物作象征，所涵盖的事类却非常广阔。其旨远，其辞文。它的意旨非常深远，它的语辞很有文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它言理，婉曲而又割切，深中肯綮；它议事，直截了当，却蕴藏深意。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贰：二心不定，心有疑惑。济：济渡，助成其事也。○因百姓有疑惑，犹豫不前，《易》书（占其吉凶）可使他们明了失和得的报应，以促成其行动。

以上第六章，两段都是孔子的话，从称赞乾坤代表天地阴阳入手说明卦名、卦辞的长处、特点和意义、功用。



## 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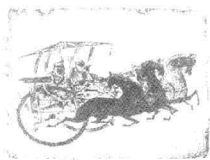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易》书的兴起，也许是在殷朝末期的中古衰世吧！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书的作者也许是处患难、有忧思的人吧！（相传周文王被纣王拘禁于羑里而演周易，即作卦辞，以寄托忧思。）

是故，履，德之基也。此下对履、谦等九卦分三轮进行陈述，通称“三阵九卦”，反复说明处忧患而不失操守之理。○履卦（履践礼义）是道德修养的基础。谦，德之柄也。谦卦（谦恭慎敬）是德行的把柄（总揽之所在），意思是指谦恭便于执掌礼仪。复，德之本也。复卦（其义为回复本性——善性）是德行的根本。恒，德之固也。恒卦（坚持德操，久而不易）是要使德行巩固下来。损，德之修也。损卦（减损恶念，克制私欲）是把德行修养得更好。益，德之裕也。益卦（增益善念美行）是要使德行日益充实。困，德之辨也。困卦（处困不屈）是考验德行，以辨别是否真正充实、完美。井，德之地也。井卦（井水恩泽百姓），其德行有如生育万物的大地。巽，德之制也。巽卦（其义为顺或逊，顺于理，逊其行），它的德行体现为善于克制，做到言行无不合宜。

履，和而至。至：施及于人。○履，和而不争，德泽能施加到他人。谦，尊而光。尊：同“搏”，自贬损。光：光大。○谦，谦虚自抑，有自知之明，反而能光大自我。复，小而辨于物。辨：同“遍”。○复，复归善性，从小事做起，从一身之微做起，然后可以遍及于天下事物。恒，杂而不厌。杂：同“匝”，周匝如环，无始无终。○恒，就是坚持始终，永不厌倦。损，先难而后易。损，修身先须刻损自己，后来却立身无患。益，长裕而不设。设：铺张，装腔作势。○益，能使德行长久充裕而无须矫饰造作。困，穷而通。困，身处困穷而道德亨通。井，居其所而迁。迁：引出井水以养人。○井，居于定位不可迁移。井水却可迁养百姓（比喻一己善德可以远施）。巽，称而隐。巽，衡量事物，心中有底，修养高而不外露。

履以和行。履，用来调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谦以制礼。制：约制，转义为服从。○谦，能使人服从礼仪。复以自知。复，重在自觉地复归善道。恒以一





**德。**恒,重在使人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损以远害。**损,是要克制欲念,避开灾害。**益以兴利。**益,是要增益善美,必然也能兴利。**困以寡怨。**困,处困穷而能自甘,少结怨于人或少怨天尤人。**井以辨义。**井,可用以辨别义和非义(井水养人,无私无偏,义也)。**巽以行权。**权:秤锤,前后移动与物之轻重相平衡。喻处事机变。○巽,以退让为因时制宜的权衡,使人懂得临机应变,处身行事无不得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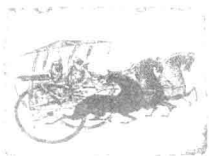
以上第七章,反复陈述九卦的意义回应本章开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之语,不是直叙忧患之事,而是强调提高道德修养以因应患难,扩展胸襟以排遣忧虑。



## 第八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屡：多次地，不停息地。○《易》这部书是一刻不可离开或疏忽的，它所讲述的“道”（“一阴一阳之道”）是没有一刻不变迁（与时俱进）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阴阳爻画处在不停的变动中，没有固定模式，在六个爻位（初、二、三、四、五、上）之间周转流通；或上或下，没有常规，刚爻有时居阴位，柔爻有时居阳位。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典要：常法。○（六爻在“六位”上的变化）没有固定常规可循，所往无不是变（即变化是绝对的）。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朱熹注曰：“此句未详，疑有脱误。”韩康伯谓“出入犹行藏，外内犹隐显。”句意则是说《易》教人“用则行，舍则藏”，明进退之节，外表内心都保持戒惧状态。高亨谓“此句言以其卦之出此人彼之变化，计量其内卦外卦之联系以定吉凶，要在使人知所警惕也。”又明于忧患与故，《易》书又使人明察忧患与事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无：犹也。师、保：皆言师长，如太师、太保。○（《易》书指导人之行事）使人犹如有了师保的教育，好像在父母身边接受抚养。朱熹解释为“虽无师保，而常若父母临之，戒惧之至。”于理亦通。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初：始。率：循。揆：察考，揣度。方：向。典常：不移之常法。○（学《易》）开始应沿着卦、爻辞的提示而思度其指引的方向，（终会认识到，在“无常”的变化中）已经有不变的常法。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如若不是具有一定修养的人（则无法掌握《易》的法则），“道”是不能凭空实行的。

以上第八章，提示学《易》的要领，介绍“爻”与“位”的关系，即说明卦、爻之变化不居，又讲卦、爻辞之义理有常，结穴处则强调在于人去体会和运用。



## 第九章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原：推究。要(yāo)：探求。质：体也，事物之整体。○《易》这部书，推究事物之所始，探求事物之所终，以把握事物的整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六爻刚柔交相错杂，只是在某一时间里，出现某一事物(象征)而已。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初爻，六爻中最下一爻。上：上爻。○初爻(只是事物变化之始)，难知全卦，上爻(代表事物的终止)则容易知道，好比树木的根部与末梢(由下而上看事物，形象就完备了)。初辞拟之，卒成之终。卒：卒辞，上爻之辞。成：定。终：结局。○初爻之辞，只是一种预拟预测，上爻之辞则定事物的结局。

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撰：具列，依次明确开列出来。德：性质。中爻：一卦六爻中的二、三、四、五爻。○至于刚柔错杂的事物，如何具列其性质，辨别其是非，那不考察其中间四爻，仅看初、上爻是不完备的。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噫亦：抑亦，或许还要，转语词。要：探求。居：家居。○如若要探求存亡吉凶之理，(只要通过卦爻关系的考察)坐在家里就可以知道了。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彖辞(卦辞，统观六爻以裁断吉凶)，智者只要看看它，就能把整卦的意义理解一大半。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四：指六爻中的二、四位。善：吉祥，美善。○二位与四位(都是阴位、柔位)，功用相同而地位不同。它的吉祥程度不一样。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一卦中五位为尊位)二位(距君位远，较少受猜忌，故)多美誉，四位则多戒惧，因为靠近君位，容易冒犯得咎。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阴柔性质的东西(本以靠近阳刚为利)不利于远离阳刚，(为什么二位远离五位反而“多誉”?)其概要就在它不偏不倚，因而无过，它因为柔弱而又居于中位(在初、二、三的内卦中处于正中间)故能有吉利的功用。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位与五位都是阳位，功用相同而地位不同。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三位(属下卦之上位，以卑贱者而逞刚强)多凶险，五位(以尊者而居上卦之中位)多功绩，是因为贵贱有等级不同。其柔危，其刚胜邪?(大体说来)以柔爻居三、五位则弱而危，以刚爻居此两位，就胜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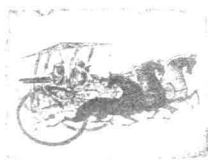
以上第九章，说明爻位(初与上，二与四，三与五)的性质、功用，结合“六位”来论爻的刚柔，以及当位与否，提示理解爻位的范例。



## 第十章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易》这部书，内容广阔周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包括天道（上、五两爻）、人道（四、三两爻）和地道（二、初两爻）。兼三材而两之，故六。三材：即三才，指天、地、人。○道有一阴一阳，三才各分阴阳，故设六个爻位。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六”不是指别的，就是指三才的阴阳之道。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效。○天、地、人之道有阴阳变化，阴阳两爻的错杂是效法这种变化的，所以称做“爻”。爻有等，故曰物。等：类。○爻有阴阳两类，以象征阴阳两类的实物，所以称为“物”。物相杂，故曰文。象征实物的两类爻画在六位上交相错置，犹如万物错综复杂的文采，所以叫“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文有当位（刚爻居阳位、柔爻居阴位）与不当位（刚爻居阴位，柔爻居阳位）之分，吉（当位则吉）与凶（不当位则凶）就产生了。

以上第十章，续论爻与位的关系，重点在说明一卦六爻及其阴阳位次的结构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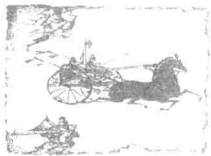
## 第十一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易》书的兴起，大概是殷代末年、周王国正在兴盛的时候吧！也许是反映周文王与殷纣王时的事吧！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辞：卦、爻辞。危：有危惧感。平：安乐。易：平安。倾：倾覆。○因此，《易》书多艰难危厉之辞，常思艰危者能保持平安，处安乐而忘危者反会导致倾覆。

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易》书的道理非常广大，无物不包括（对百物都适用）。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以：同“于”。○对事物的终始两极都怀着戒惧（因事物走到极端，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之心，紧要的是追求处于不偏不倚的正中地位，则可免灾祸。此之谓《易》之道也。这就是《易》书提示给人的重要道理。

以上第十一章，根据卦、爻辞多危惧之语推测《易》的创制年代，并阐述知危而后安、处事守中道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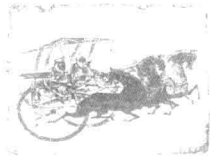


## 第十二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乾体现天道，是天下最刚健的，其德性表现为恒常平易，因而知道险难而不轻进。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坤体现地道，是天下最顺从的，其德性表现为恒常简约，因而知道阻碍常存而有所戒备。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张载、朱熹等认为“侯之”二字是衍文）虑，说：同“悦”。诸：之于或之乎连读。研：揣摩。虑：内心的思虑。○（乾坤为《易》之门，乾坤能使人知险阻，免于忧患，故《易》）能愉悦读者（或占筮者）的心，能揣摩到读者在思虑什么。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亹亹（wěi）：奋勉前进。○从而定指天下的吉凶之途，使天下人趋功业而奋勉不倦。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云为：言语行为。○所以在天地的阴阳变化以及人的（由天地说到人）言语行动中，吉利的事都先有祥瑞之兆。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取《易》书的象以行事，知道制作器具的方法，用《易》书占卜事情，就可预知未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天地设上下（尊卑）之位（但不能直接发出言辞），圣人法天地之道，制作卦（六十四卦）、爻（每卦六爻有刚柔位序之变），以成自己的所能（天地所不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策划未来行动，先与人（指卿士，即官员）商议，再谋之于鬼神，即进行占筮，再“谋及庶人”，这样百姓也能参与天地造化的功能。强调了“人谋”（百姓的经验交流、认识与追求）在占卜中的重要地位，并非一切取决于神明，从尊崇天（帝）意到重视人谋，反映了一种思想的跨越。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八卦以卦象告知客观事物的形状，爻辞、彖辞（卦辞）以实情说明变化的性质（趋向）。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刚爻柔爻交互错杂居于“六位”，由其形象可以见到吉凶的趋向。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卦爻的变动必然较量利害，以趋利为准则。事之吉凶则由爻与位的关系而转移。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因此（指吉凶以情迁）之故，上爻与下爻之间阴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产生恶与爱的感情，二者相摩相荡表现为吉凶。远近相取，而悔吝生，远：指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距离较远的爻位，两两相对，异性叫应，同性叫不应。近：指相邻的两爻，阴阳相异有亲近感，叫做比。取：求。○远爻位之间有相应和不相应的情况，近邻爻位有相比和不相比的情况。在远近相求的关系中，产生出后悔与羞辱。情伪相



感而利害生。爻位间的比应关系有真正相感应而生情,也有虚情感应的假相,真情的感应则生利,虚伪的感应则生害。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易》书所讲的爻位关系,概言之,相邻或相呼应的爻不能相吸引相亲近,就有凶险;或有外力加害,难免产生后悔与羞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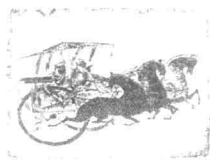
将叛者,其辞惭;这以下六语,与上文不衔接,有人怀疑是零落的断简附缀于此。○背信弃义者不按事实说话,害怕被人揭露,出言必有惭愧之色。中心疑者,其辞枝;中心:内心深处。枝:枝蔓分歧。○内心有疑惑的人,说话会杂乱分歧。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有善德的人寡言少语,浮躁的人,话特别多。诬善之人,其辞游;诬毁善良的人,其言辞游移不定。失其守者其辞屈。失去操守的人,不敢坚持己见,随声附和,故其辞亏屈而不伸展(六例说明人的心态影响到言辞,由此可知卦、爻辞亦随情意变化)。

以上第十二章,以乾坤易简及其中有险阻的道理论述卦位与爻画的关系和产生吉凶之辞的原因,但吉凶仍取决于人之才德和心术,即物情取决于人情,在三才(天、地、人,三画卦之三极)中突出了人的作用。与上传首章的定乾坤、设卦位、分刚柔、判吉凶遥相呼应,而使整个《系辞传》一脉贯通。



## 说卦传

说卦，即对卦的解说，本篇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明八卦所象征的事物。以八卦的基本卦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和所具的基本性质（健、顺、动、入、陷、丽、止、悦）为依据，反复阐说八卦的引申卦象（如乾为马、坤为牛，等等），使人能触类旁通，灵活理解并运用。但未免信口雌黄之弊，自先秦以来即有人对引申卦象持异议。



## 第一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圣人：指伏羲、周文王。幽赞：暗中赞助。蓍：蓍草，是揲筮的主要工具，此指筮法。○往昔圣人制作《易》卦，似乎暗中得到神明的赞助，因而产生了用蓍草进行揲筮的方法。参天两地而倚数，参：三，代奇数。两：二，代偶数。倚：立，确立。○代表天的奇数（一、三、五、七、九），代表地的偶数（二、四、六、八、十），累计相加确立“大衍之数”（五十五）。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观察揲筮过程中阴阳老少（经“四营”而成）的变化，从而确立卦形（三画卦或六画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发挥奇偶数分刚柔的道理，创制出代表刚柔的阴阳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以上由筮出数、由数立卦，由阴阳刚柔生爻的过程）和于天地之道，顺于人之德行，理而不乱，合于处事之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样《易书》便能）穷尽天地之理，究极万物之性，达到一切符合天命的境地。

以上第一章，说明卦爻的起源、制作原理与目的，强调了天命与人事的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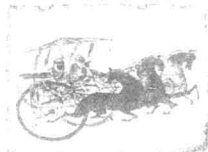


## 第二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往昔圣人画卦制辞，作成《易》书，就是要用它来顺应天命（天地自然法则）和人性的至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所以（用对立统一的自然法则）确认天道表现为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确认地的法则是柔和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确认人事关系法则是仁（仁者爱人，主柔）和义（义者制人，主刚）。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天、地、人三才各分阴阳，占两个爻位（上、五位象天，四、三位象人，二、初位象地），所以《易》书用六画组成一卦。（八卦三画代表三才，重叠成六画的六十四别卦。此说亦通。）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将六个爻位分出阴（二、四、上）阳（初、三、五）之别，不固定地使用刚柔两种爻画列位，六位的阴阳定性与六爻的刚柔迭变间相杂错而蔚成《易》书的章法文理。

以上第二章，讲说位与爻的关系，六位体现道的固定格局或公式，六爻表现事物的运动变化，（正如棋盘不变而棋子多变，精微奥妙，演化无穷）构成《易》书严整而灵活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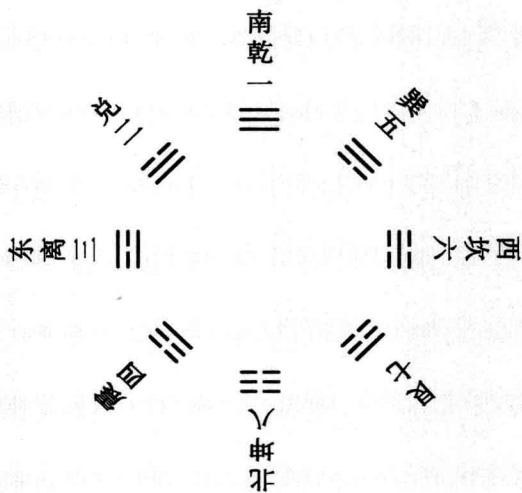


### 第三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分别为乾、坤、艮、兑、震、巽、离、坎所代表之基本卦象。通气:指山水下流为泽,泽水上蒸为云。薄:迫近,摩擦;一说搏击。相薄:指雷鼓荡风,风激发雷。射:射入。○天地定位,一上一下;山泽通气,一高一低;雷风相触,互相搏击;水火不相融入,势不两立。八卦相错。错:交错,指矛盾对立状况。○八种事物矛盾对立,八卦也两两对错——阴阳爻正好相反(如乾与坤,坎与离,震与巽,艮与兑,此章强调八卦的对立性,后面第六章又讲到统一性)。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认识过去的事情,总是依时间顺序顺当地数下来,而要预知未来,则应由近及远,历数往事以鉴戒将来,是向前倒算。是故,《易》,逆数也。所以,《易》书创作的主要目的是要预知未来,而预卜未来则必须全面深刻地了解过去,因此,它采用倒数方法。(《易》的卦、爻都是由下而上叙说,体现了追溯以往、测知未来的逆数性。)

以上第三章,讲八卦卦画及所代表的物象的矛盾对立性质。“数往者顺”至结句,高亨认为应移置于上章之尾,颇有道理。根据这一章绘出的八卦方位图是:

先天八卦方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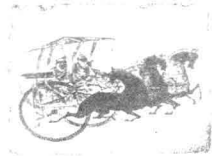




## 第四章

雷以动之，之：指代万物。○震为雷，鼓动万物（萌生）。风以散之，巽为风，使和气发散，万物舒展。雨以润之，坎为雨（水），滋润万物（生长）。日以烜之；烜（xuǎn）：火盛貌，此处意为晒干。○离为日（火），照晒万物（茁壮生长）。艮以止之，（这以下不用物象而直用卦名。）艮为山，山是静止的，使万物栖止或将万物阻止。兑以说之，说：同“悦”。○兑为泽，使万物喜悦以遂其性。乾以君之，乾为天，君临天下，主宰万物。坤以藏之。坤为地，容藏万物。

以上第四章，说明八卦在万物发育成长中的作用。



##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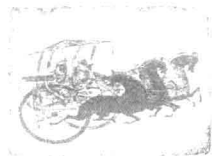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帝：万物之主宰，造化之代称。○此八句为本章之纲目，有关解释和说明都列在下面，为了不重复，这里省略。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出：萌生。震：卦名，此处又指季节和方位。○万物萌生于正春，震卦方位在正东。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齐：齐一。絜(jié)：鲜明，新鲜洁净。○万物生长匀齐，在巽的季节，当春末夏初，方位在东南。齐，指万物鲜洁匀齐。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离为日，日照天下光明，万物彼此相见，南方之卦，时当正夏(草木盛长，鸟孵虫生，故曰“万物皆相见”)。帝王面南方而听政，向光明而施治，大概是取象于离卦的。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致：使之至也，即得到、取到的意思。役：助。○坤为地，方位西南，时为夏末秋初。这时万物从大地取得养分而逐渐成熟，所以讲从坤得到帮助。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说：同“悦”。言：语助词，无实在意义。○兑卦时当正秋，方向为西，万物因成熟而喜悦。所以讲，喜悦在兑卦。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战：搏斗。薄：借为“搏”，搏击也。○搏斗在乾，乾，方位当西北，时为秋末冬初。西北，太阳落下，明暗挣扎交替。晚秋万物衰枯，生与死也在交替中搏斗。“战乎乾”就是指阴阳盛衰的大搏斗。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坎为水，时当正冬，方位为正北。水流不息，坎是一种劳卦，万物得水，春生于地，冬日归藏，劳而不倦，所以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艮卦，方位东北，时当冬末春初。万物由此终结也由此伊始，新陈代谢，往复不息。所以上文讲成终成始，都在艮。

以上第五章，以八卦配八方和四时(分成八节)，叙述万物产生、发展都有时空条件性。根据第四、五两章绘出的八卦方位图是后天八卦图，且与农事季节配合。



# 后天八卦方位图





## 第六章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句是讲乾坤两卦。天地阴阳的神明，在于它能使万物发生成长，变化奇妙，而不见其具体形迹与功能。“神”即就此而说的。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鼓动万物，发萌启蛰，没有比雷更疾速的。这是讲震卦。挠万物者，莫疾乎风。挠：吹拂，使弯曲。○吹拂万物促其生长，或使之弯曲，没有比风更急速的。此指巽。燥万物者，莫燥乎火。燥(hàn)：暖也，热也。○使万物干燥，没有比火更炽热的。此指离。说万物者，莫说乎泽。使万物悠游其中而生喜色，没有比湖泽更和悦的。此指兑。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滋润万物没有比水更湿润的。此指坎。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盛：同“成”。艮：代山。○使动物得以长久栖居，植物不断生长繁殖的，没有比山更能成终成始的。故水火不相逮，逮：及，此处作抵触意。○水火虽不相容，但交相为用，并非完全抵触，可以并存。雷风不相悖，悖：逆。○雷风虽然相搏击，但有时也相助，故不悖逆。山泽通气，山高泽卑，二气可以互相沟通。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既：同“尽”。○由此(指上述事物并行不悖)形成天地之间的阴阳变化(这指天)，使万物尽皆生成(这指地)。

以上第六章，说明乾坤以下六卦(乾为父，坤为母，余六卦通称“六子”，参见本传第十章)的功用。先说“神也者，妙万物”，末说“能变化”，“成万物”，首尾照应，浑然一体，八卦的作用尽在其中。本章强调相对两卦的统一，与前第三章强调对立也遥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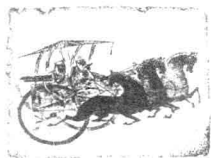




## 第七章

**乾,健也。**乾为天,运行不息,其性质为刚健。**坤,顺也。**坤为地,其性柔顺。**震,动也。**震为雷,惊起万物,其性为动。**巽,入也。**巽为风,无孔不入,一说谦逊。**坎,陷也。**坎为水,总是下注到低洼之地,其性为陷。**离,丽也。**丽:附丽。○离为火,火必附丽于可燃之物,其性为丽。**艮,止也。**艮为山,山静止不动,供动植物止息,其性为止。**兑,说也。**说:同“悦”。○兑为泽,泽露能使万物有光泽,呈喜悦之色,故性为悦。

以上第七章,依八卦所代表的基本物象介绍它的基本属性。以下数章,皆是据此基本属性所作的推演。



## 第八章

乾为马，“乾为马”与前面“乾，健也”两种句法在意念上略有差别，用“也”字表肯定判断；用“为”字意同“表现为”，有变动不居之意。○乾表现为马，天健行，马在牲畜中最健行，故马可作为乾的一种象征。坤为牛，地柔顺载物，牛亦柔顺能载物，故坤表现为牛。震为龙，震为雷，飞动于天，潜入于地，龙亦能如是，故震表现为龙。巽为鸡，巽为风，风吹而万物摇动，鸡晨鸣而鸟兽人物活动，故云。坎为豕，坎为水，豕性能水亦爱水，故云坎为豕。离为雉，雉：野鸡。○离为日，为火，文明之象。雉鸡羽毛文采辉煌，故云离为雉。艮为狗，艮为止，阻止出入，狗守家，禁止外人，故艮为狗。兑为羊。兑为悦，羊性温顺为人所喜悦，故羊可作兑之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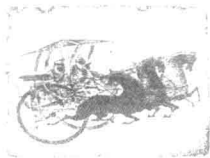
以上第八章，根据各卦的基本属性取动物以象之，体现《系辞上传》所说的“远取诸物”的意思。



## 第九章

乾为首，乾为天，天最高最尊，首（头部）在人身亦最尊，故云“乾为首”。坤为腹，坤为地，地包含万物，腹部亦含脏腑，纳食物，故云。震为足，震：动也。足亦主行走与活动，故云。巽为股，巽：逊也。股下垂而随足，故云。高亨谓巽为木，股似木干。此说可参考。坎为耳，坎：陷也。水存陷于低洼处，耳为头部之洼陷处，故云。离为目，离为日、为火，皆主明亮，目明而能视物，故云。艮为手，艮：止也。手有力能止物，故云。高亨谓手指生掌上，如山上有峰。艮为山，故以手象之。兑为口。兑为泽，泽吞吐河流，如口之吞食物、吐言语，故云“兑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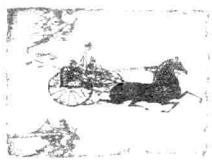
以上第九章，根据各卦的基本属性取人体部位以象之，体现“近取诸身”的意思。



## 第十章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坤代天地。天地生万物,犹父母也,故分别以父母称乾卦、坤卦。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从这里起开始讲“六子”。各卦三爻,只有一阳爻者为阳卦,属男性,只有一阴爻者为阴卦,属女性。索:求取也,阴求阳,阳求阴。一说“索”即计数之“数”(shǔ)。○震,初爻(下爻)为阳,第一次数就得男性,故震称长男。巽,下爻为阴,初数就得女性,故巽称为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坎,中爻为阳,第二次数得男性,故谓之中男。离,中爻为阴,第二次数得女性,故称为中女(即次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艮,上爻为阳,第三次数得男性,故称为少男。兑,上爻为阴,第三次数得女性,所以兑称为少女。

以上第十章,以家庭关系比拟八卦。天地(乾坤)如父母,阴阳如女男,卦象仍体现基本属性。长幼之序,由位次(自下而上)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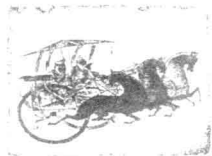
## 第十一章

乾为天,为圆。圆:同“圆”。○乾为天,以象而言;为圆,以形而言。为君,为父。以纲常伦理关系言,乾象天,如君,如父。为玉,为金。天刚健清明,如玉如金。为寒,为冰。以八卦配四季,乾为秋末冬初,天寒而结冰。高亨认为此四字应移置于坤“为地为母”之下,甚有见地。为大赤。大红色,乾阳之正色也。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良马,健行而不止;老马,久行而不息;瘠马(瘦马),多骨少肉,刚健强劲;驳马(杂毛花马),健马之名种:故以此四者比拟乾卦。为木果。木果皆呈圆形,一说木果如天上之繁星,故以木果拟天(乾)。

坤为地,为母。坤为地,物生于地,人生于母,故云。(为寒为冰。)为布。地广而有草木之文,布亦有经纬之文。为釜。釜:锅。○锅煮熟食物以供人食,地成熟万物,故如釜。为吝啬。地,受而不施,保守其财货,如金铁矿皆深藏,故云吝啬。为均。地生万物,无不载之,无不育之,可称均平。为子母牛。坤为牛,且是生仔的母牛。一说子母牛是母牛和小牛犊。地长育万物,生生不息,世代相承。为大舆。舆:车。○地能载物,有如大车。为文。文:众色成文采。地生万物,间杂以成文,故云。为众。乾为君主,坤为臣民。众:即指臣民。为柄。柄:把柄,用于操纵事物。○万物附着或植根于地面,如花果、刀剑之附于柄蒂,执柄可以操纵之。其于地也为黑。天之正色为赤,地之正色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奋出成雷,又如潜龙出渊,飞升于天。刚与柔相交,天地之赤黑色相杂,呈现为玄黄,亦即苍色。为虩。虩(fú):花开。○震为正春之卦,此时百花争放,或说花之绽放如雷之动。又一说,虩为纺线锤,以手转之则动,震为雷动,故云“为虩”。为大涂。大涂:大途,大路。震:动也,大途为人众车马行动之道,故震为大涂。为长子。见第十章。为决躁。决、躁:皆行动疾速意。○震为雷,其动疾速,故云。为苍筤竹。苍筤(láng):青色。○震卦当正春,竹木始生,其色为苍。苍筤竹,始生之幼竹,故以象震卦。为萑苇。萑(huán)苇:芦苇,芦荻。○芦荻春天为青苍色,与震卦同色。一说芦苇根茎蔓延如雷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馵(zhù)足:马之左后蹄呈白色。作足:马蹄长而劲,





善奔驰。的颡：马颡有白色。○拿马来比拟，震是善于长鸣，善于奔驰的烈马。其于稼也，为反生。反生：向下伸展，植物初生，先扎根向下。○拿庄稼生长作比，震卦相当先扎根向下的时期。其究为健，为蕃鲜。究：极也。健：刚劲。蕃：百草繁茂。鲜：新鲜。○雷动，刚健到极点，此时草木茂盛而新鲜。

巽为木。巽：一阴居下，二阳在上，下如柔根，上如强干，故云“为木”。其他说法甚多，不备列。为风。巽卦阴气升，无孔不入，故以风为本象。为长女。参见第十章。为绳直，为工。巽为木，曲木必以绳墨矫直。故云“绳直”，引绳而直之者则为工匠，故以巽为工。为白。木去皮，其质白。为长。风行长(cháng)远，巽为风，故云“长”。为高。风上升可入云天，故云“高”。为进退。风行无定止，可进可退。为不果。果：果决。○雷疾躁，风相反，不决断，时急时缓，时强时弱，故云“不果”。为臭。臭：同“嗅”，气味，各种气味总称。○风动则各种气味飘散，故“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寡发：黑白相间的头发。颡(sǎng)：额。广颡：宽额。○用人来比拟，巽卦像头发黑白相间的人，像额头很宽的人，像白眼很多的人。这三种人性格都木讷质朴，与巽木同性质。为近利市三倍。木生蕃盛，植树者可得近于三倍之利于市。其究为躁卦。巽为风，说到底是一种躁动不安之卦。

坎为水，为沟渎。坎，外部皆柔，本象为水流于沟渎(渠道、河道)之中，故坎又为沟渎。为隐伏。水藏地下，渗入土中，故云“隐伏”。为矫輮。矫輮：同“折揉”，使曲者直叫矫，使直者曲曰揉。○水流沟渠江河中随直就曲，如矫如揉，故坎为“矫揉”。为弓轮。弓和轮子的弯曲由矫揉而成，故引申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坎，阳陷阴中，陷则有险。人在险难中必增加忧虑，增加忧虑，则成心病；前第九章云：“坎为耳”。耳陷于水则生痛。为血卦，为赤。人之有血如地之有水，血，赤色。所以坎卦是血卦，其色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坎卦，阳爻在中，如马之美脊，又如马之内心亟(急)迫；水性就下，马亦常低头(即马首低于马身马尾)，故云“下首”。为薄蹄，为曳。薄蹄：马蹄经磨损而薄，言其劳也；曳(yè)：牵引，拖蹄而进，亦言其劳。前第五章云：“劳乎坎。”本章取象，曰“加忧”、“心病”、“耳痛”，人之劳也；曰“亟心”、“下首”、“薄蹄”、“曳”，谓马之劳也。其于舆也，为多眚。眚(shěng)：弊病，敝败。○对于车子来说，坎为陷，遇坑陷则倾败。一说坎为劳，以车子载重为比，劳损则多败。为通。水流曲折，终可通达，故坎为“通”。为月。水、月皆积阴气而成。水寒白，月亦寒白，故坎为“月”。为盗。坎为水，隐伏物中，盗亦隐伏不露者。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坎，阳爻居中，故其心刚坚。以木为比拟，棘枣之属，多枝干，故“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离，中空而通明，生火空心则愈旺。故离之象为火、为日(久明)、为电(暂明)，皆光明炽热之物。为中女。见第十章。为甲冑，为戈兵。离外刚内柔，甲冑(头盔)、戈兵为刚，人身为柔，这里取武器保卫人身为象。其于



人也，为大腹。离中爻为柔，如人之腹部，无骨而柔，故以人为比，离为大腹。为干卦。离为日，为火，是干燥的卦。为鳖，为蟹，为赢，为蚌，为龟。鳖：甲鱼。赢：同“螺”。○鳖、蟹、螺、蚌、龟，皆外有硬壳，内藏肉身，外刚护卫内柔，故取为离卦之象。其于木也，为科上槁。科：木中空。○以木为比拟，离卦中空，像树老中心空而上方树枝枯槁（此与坎卦之“坚多心”恰相反）。

艮为山，为径路。艮，其形如山，山上有小径，若断若续，故云。为小石。艮属阳卦为少男，于路则为小径，于石则为小石。为门阙。阙：宫门旁之楼台。○艮卦形如门户，中间有通道，两旁有台轩，故云“为门阙”。为果蓏。果：木之实。蓏（luǒ）：草之实。○艮卦以阳爻终结，万物之所成终，亦所成始。果实为植物之结果，亦为新生命之始（种子），故以果蓏为艮之象。为阍寺。阍：守门人。寺：看守巷子的人。○艮有止意。阍人寺人皆禁止人妄入门巷者。为指。前第九章云“艮为手”，手有指，故艮“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黔：黑色。喙（huì）：口。黑口：指豺狼之类，其口呈黑色。○艮阳刚在上，狗、鼠、豺狼之类，皆有刚利之齿在头部。一说，艮为山，肉食利齿之兽皆居于山，故云。其于木也，为坚多节。以木为比拟，艮有止意，止则多节，故其象为“坚多节”。（巽、坎、离、艮，均以木为象，各不相同。巽为初生木，坎为“坚多心”，离为“科上槁”，艮为“坚多节”，木老则坚而多节也。）

兑为泽。坎为水，坎之初爻变为阳，则为兑，塞止水之下流。水止之处为泽（湖），是兑的基本卦象。为少女。见第十章。为巫。巫：祝告鬼神之妇。兑为少女，又“为口”（见第九章），女以口舌谋生糊口，所以兑卦又表现为“巫”。为口舌。即“兑为口”之意。为毁折，为附决。毁折：折断。附决：附丽之物决裂于茎枝。○兑为西方、正秋之卦，秋熟季节，割断庄稼，决落果实，故云。其于地也，为刚卤。卤：盐碱地。○沼泽之地，多含盐碱，碱土硬结，不生庄稼。以地为比拟，则兑像盐碱硬结之土质。为妾。兑为泽，地势卑下，又为少女，常随长女出嫁，地位也卑下，故曰“妾”。为羊。见前第八章。

以上第十一章，由八卦的基本卦象，推演出八类派生的比拟物象，或模卦形，或演卦理，或取卦义，望义生象，形、理、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多属穿凿附会，保留了卜筮时借象生义、随意发挥的特点。故《九家易》、《虞氏易》诸书所列之象远较《说卦传》为多。



## 序卦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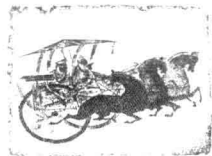
本篇专论《易》书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故题曰“序卦”。在解释各卦时由卦名发挥，只有乾坤咸震以卦象为据，释义与《彖传》、《象传》常有出入，故知各传非一人一时之作。一般认为《序卦》产生较晚。虽然它的解说不一定是六十四卦次序安排的原意，而且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它按统一或对立的准则将六十四卦连成因果关系的链条，强调了事物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虽不尽合经意和其他传意，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本传分上下两节，上节叙说《周易·上经》的三十卦，下节叙说《下经》的三十四卦。



## 上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代指乾坤两卦，不举卦名，给了这两卦特殊的地位。○乾为天，坤为地，有天地，然后万物才产生于其间。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受：继也。○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有万物，所以接着是屯卦。屯就是充盈、万物始生的意思。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蒙：幼稚蒙昧，或萌芽。○万物创始必先萌芽。所以接下去是蒙卦。蒙是萌生的意思，生物处于幼稚阶段。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生命处于幼稚阶段不可不养育，所以接下去是需卦，需是饮食供养之道。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饮食供养必有所争讼（有生存竞争之意），所以接下去是讼卦。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争讼必然引起兴师动众，所以接下去是师卦。师就是众的意思。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相亲近。○众多的人必定要互相亲近。所以接下去是比卦。比就是相亲相近。比必有畜，故受之以小畜。畜：积聚，停止。○亲近和睦必然有聚合，有汇聚必有顿止。所以接下去是小畜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有了物资积聚，必须以礼义节制。所以接下去是履卦。履就是遵行礼仪（反映等级制）的意思。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上下履行尊卑之礼，自然就会安泰，所以接下去是泰卦。泰是上下通畅（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意思。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否：阻塞不通。○事物不会永久通畅，故接下去是否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事物不可能永久阻塞不通，所以接下去是同人卦。（同人，意为与人同心，与人同行。处否思泰，必求同心合力之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所有者多。○能与人同心协力，事物必然归服它，所以接下去是大有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富有家国天下者不可自满，所以接下去是谦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安适。○富贵而能自谦必然安乐，所以接下去是豫卦。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安乐必有人追随，所以接下去是随卦。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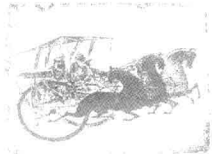
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因求喜悦而追随他人，沉溺于安乐必然产生事端，所以接下来是蛊卦。蛊是受蛊惑，腐败而发生事端之意。有事后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发生事端（吸取了教训），就可创大事业，所以接下去是临卦。临是君临天下，以大治小的意思。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以大临小，易观下情，在上者亦为在下之众人所观，故继之以观卦。可观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可观则受人仰慕，必有合于人之意，合于人之用，故继之以噬嗑卦。噬嗑有合拢意，就像吃东西时合上口。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苟：直率，任性而行。贲：刚柔交错，互相文饰，对于人的行为，则是饰以礼仪。○物和人、人和人不可以率性而合，所以接着是贲卦。贲是文饰的意思，即刚者饰以柔，柔者饰以刚。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致：极致。亨：嘉美。○文饰到了极点，外观虽美，而本质之美就失尽了。所以接下去是剥卦。剥是剥落的意思。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事物不可以剥穷剥尽，穷尽了上位，必然反回下位，又开始复升，所以接下去是复卦。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由极饰到剥落）由剥落而复升，（惩前毖后）不敢再有谬妄，所以接下去是无妄卦。有无妄，物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一本无“物”字。○行为不再谬妄，则财物可以积聚，故继之以大畜卦。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物资积蓄以后，便可以涵养德性，所以接下去是颐卦。颐，意为修养。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不养：指不养其身体则病，不养其家国则败，不养其臣民或夺臣民之养则众叛亲离。○不养则不能有作为，而可能有大的偏失，所以接下去安排了大过卦。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超过正常限度即成过失。）事物不会永远过头，过头则遇坎圯，陷于灾祸，所以接下去是坎卦。坎是陷落或陷坑的意思。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丽：附丽。○遇上坎圯，遭到险难，必攀附他人以求援，所以接着坎卦的是离卦。离是附丽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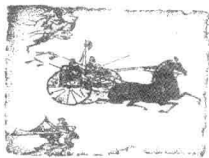


## 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上下：指社会的等级秩序。礼义：对等级名分的规定进而形成制度。错：同“措”，措置，具体实施。○上篇由天道开始，下篇则由人伦导引。上篇篇首讲乾坤未举出卦名，下篇首讲咸卦也不举卦名。由离卦到咸卦，未作交代，是为了突出咸卦的地位。咸是感的意思，少男少女相感而成夫妇。有夫妇便开始出现父子君臣关系，即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观念和制度，然后用礼义的名分把这种上下关系固定下来，形成制度和传统，加以实施。（把人伦关系视作天地阴阳所生，实把宗法等级秩序视为永久不可移易之天理，人类必须服从。）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夫妇的关系不能不久长，所以接着是恒卦，恒就是长久的意思。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万物不可能长久保持原状，故接着是遁卦。遁是退避或逃遁之意。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遁是衰微，事物不会永久衰下去，会有转为壮盛之时，所以接着是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事物不可能始终静止地保持其壮大，它需要发展前进，所以接下去是晋卦。晋是前进、发展的意思。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向前进必受到某种伤害（碰撞），所以接着是明夷卦。夷：同“癘”，有创伤意。明夷是光明受到伤害，如日中则仄，月盈则亏。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反：同“返”。○在外面受到伤害，必然返回到家里。人穷则返本。返本即返归正道。所以接着是家人卦。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乖违，离别不能相见，此指对立双方犹如参商（二星）。○家道破落，走到穷途末路，家人必然发生乖离现象。所以接着是睽卦。睽是睽违，即乖离的意思。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乖违，只有对立，忽视统一，必然碰到险难。所以接着是蹇卦。蹇就是险难的意思。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事物不可能永远处在险难中，所以接着是解卦。解就是（矛盾）缓解的意思。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矛盾缓解则易于懈怠，导致损失，所以接着是损卦。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事物减损到不能再减损时，必然反过来会有所增益，所以接着是益卦。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不停地增益必然由盈满而溢出，这就是溃决，所以接着是夬卦。夬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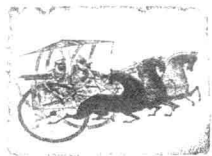


溃决，决裂的意思。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溃决是统一的破坏。决裂于上，必然遇合于下，组成新的统一，所以接着是姤卦。姤是阴阳遇合的意思。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阴阳遇合，万物会聚，生息繁衍，所以接着是萃卦。萃是聚集、丛生的意思。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万物聚集向上生长就是一种上升，故接下去是升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不断上升不知返回，必然遭遇到进退两难的困境，所以接着是困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在上方遭到困难必然返回下方。井在地下深处，所以接着是井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虽取之不竭，但年久淤塞，井水秽浊不可饮用，必须变革现状，所以接着是革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炊器，煮生为熟，完全改变食物风味，故常言“革故鼎新”。○变革事物莫过于鼎，所以接着是鼎卦。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鼎是宝器（或祭器），代表国家政权。主持政权或祭祀的莫过于长子。震是长男（最下爻是阳爻），所以接下来是震卦。震是动的意思。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事物不可始终运动不停，要使它有止息之时，所以接着是艮卦。艮为山，代表静止。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事物不能永久静止，所以接下去是渐卦。渐就是渐进、逐步发展变化之意。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进化必然有趋向，有归宿，所以接下去是归妹卦。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得到适宜的归宿必然盛大，所以接着是丰卦。丰就是盛大的意思。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盛大到极点必失其所安居之高位，由主变客，旅游他所，所以接着是旅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旅行而无地容身，就像风一样，无所不往，无所不入，所以接着是巽卦。巽为风，无所不入。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同“悦”。○无所不入就会喜悦，所以接着是兑卦。兑是喜悦的意思。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喜悦，但不能安居（上文已指明旅人），必离散而去。故兑卦之后继之以涣卦。涣就是离散。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节制，或制度。○事物不可以永久涣散，离心离德，必须有制度以节制之，所以接着是节卦。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中孚：中，同“衷”，内心；孚：诚信。○制度只能节制于外，还要使人诚信于中，所以接下去是中孚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中心有诚信必然表现于行动，但事物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或过或不及，或矫其枉而过正。不能完全合乎中道，故继之以小过卦。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济：成也。○人处事接物，必有小过失，有小过取得大教训，惩前毖后，则将来必会有所成，所以小过之后是既济卦。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事物的发展不可穷尽，“既济”是已有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开始，故既济后接着是未济卦。“终焉”只是六十四卦一轮结束，“未济”则指明终而未终，周而复始。



## 杂卦传

本篇用极简括的字句说明六十四卦的精义,与《序卦传》相互补充印证。《序卦》按《易经》原来顺序逐一解说,本篇则是错杂编排,故名《杂卦》。“杂”并不是“杂乱”,其基本旨意还是想通过对立、统一的关系去解释卦义,所以排列方法是两两相对,将性格相反(如乾与坤,否与泰,损与益),或性格相通(如临与观、革与鼎、大有与同人)者,进行对比映衬,交相阐发,相得益彰,简明中见深远。传文尾部自“大过,颠也”以下,序列混乱,失前文之规整,宋元学者早已疑其错简,并提出了调整的意见。



**乾刚坤柔。**乾为天,表现为刚健,坤为地,表现为柔顺。

**比乐师忧。**比:辅也,亲近也。○比是君臣协和,故乐;师是军旅,率师出征,或有危险,或将战败,皆可忧。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临,以君临民而施其政,故为给与;观,在上者观下民以求知实情。一说以下观上,乃是有所企求。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见:同“现”,出现。蒙:萌芽。著:显明。○屯,物之始生。物出现于地上,各有其所寄居之处;蒙稚芽初露,错杂而显著。

**震,起也。艮,止也。**震为动,能使万物奋起。艮则表示静止。

**损、益,盛衰之始也。**损极转为增益,是盛的开始;益极转为减损,是衰的开始。所以说损卦和益卦分别是盛、衰的起点。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畜:汇积。妄:谬妄。○人积养才德,待时而动(不轻举妄动)是好事;一说大量积累财物,须把握时机,方能成就。不轻举妄动,就没有谬妄,虽为福,但须知消极适应,缺少奋励精神,也可能会转化为灾。

**萃聚而升不来也。**来:反回来,先上升而后下降。○萃卦表积聚,聚而后向上,谓之升。升卦是上升的开始,距降下来还有一个过程,故曰“不来”。高亨认为“不”字是衍文,“来”字意为“伸展”,颇有道理。全句可解释为萃卦积聚,升卦上升得到伸展。

**谦轻而豫怠也。**谦就会看轻自己而虚心上进;豫是舒适安逸,自以为有余裕而生懈怠。高亨认为“轻”借为“劲”,自强也。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噬嗑,以齿嚼物而合其口,故有食(吃)的含意。贲是文饰,文饰太过,则失其美,等于“无色”。当然,有时无色也是一种美。

**兑见而巽伏也。**见:同“现”。伏:隐藏于内。○兑为悦,使人喜悦,则显身扬名。一说兑卦柔爻居上,故为显现;巽卦柔爻居于下,表现为隐伏,象征人的隐居。

**随,无故也。蛊则饬也。**随卦是臣随君,没有事故(安全)。蛊卦则是有事故而需加以整饬。

**剥,烂也。复,反也。**反:同“返”。○剥卦是剥落。其所以剥落是因为腐烂了。复为返回,指复归于善道。

**晋,昼也。明夷,诛也。**晋:进也。光明出现于地上,所以是白昼。夷:埋没。日沉于地,是诛灭光明而呈现为黑夜。一说明夷为罚,则晋为赏。

**井通,而困相遇也。**遇:相遭遇,相抵触。○井水汲取不尽,所以通畅。困卦则是水困于地下。全句意思是井卦表通畅而困卦与之相抵触,相背反。

**咸,速也。恒,久也。**咸卦为感,感应极为神速。恒卦是恒保常态不变,持恒则长久。

**涣,离也。节,止也。**涣是涣散。节是制止事物向反面转化。





**解，缓也。蹇，难也。**解卦是险象缓解。蹇卦则正处于险境。

**睽，外也。家人，内也。**睽是乖离，离家在外则疏远。家人卦，表相亲相近于内。

**否，泰，反其类也。**否，闭塞，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泰，通达，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两卦事类相反，卦辞吉凶也相反。

**大壮则止。遁则退也。**事物由壮盛发展到大壮，则可能向衰老转化，应知适可而止。遁卦是阴柔转盛，以退为进，以柔制刚，使阳刚知所退避。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大有卦柔爻居于君位，怀柔而能得众。同人卦，柔爻得中位，与众人打成一片，故众人亦亲近之。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卦，图新改旧。鼎卦，变故为新。

**小过，过也。中孚，信也。**小过，阴稍多于阳，越过了中道。中孚卦，中心空虚（谦虚、虚心），所以表现为诚信。

**丰，多故也。亲寡，旅也。**丰是盛大，家大业大，位大势大，必多亲朋故旧。旅卦相反，在外客游，亲故少有。前人多指出“亲寡旅也”与全篇通例先出卦名、后出卦义不合，应改为“旅，寡亲也”或“旅，亲寡也”。才能与上文对应。

**离上而坎下也。**离为火，火势向上。坎为水，水流趋下。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小畜是小有积蓄，财富尚少。履是亲自履践，即付诸行动，不肯安处静居。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需，须也，须待刚而动，乾健为坎水所阻，有险不能贸然前进。讼卦，表相争，所以不可能相亲。

**大过，颠也。**此下，排列失序。○大过卦是木船被水淹没，颠覆之象。

**姤，遇也，柔遇刚也。**姤卦之象，以初爻之阴而遇五刚，这种遇合，有淫奔意。

**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女出嫁。○渐卦是渐进，女子出嫁，不直接去，必待男方亲迎而后行。

**颐，养正也。**颐，本是进食吸取营养，但必须通过正道得养。先养德性而后养口体，方得其正。

**既济，定也。**济：成功，达到某种目标。○既济卦，阳爻阴爻各得其当位，反映事物有定准。

**归妹，女之终也。**妹：少女。○少女出嫁，终有归宿。结成夫妇以终其身，生育子女又将开始，是成终而又成始也。

**未济，男之穷也。**穷：意同上文之“终”。○未济，事业未成，在男子，就是志未酬，业未立，功未就，途穷则思变、思奋，是穷亦未穷也。

**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忧：同“消”，古音相近而通用。○夬卦为决断之义，五刚决去一柔；刚为君子，柔为小人，象征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大势。





【按】最后这八条错简，宋元学者认为应该作如下调整，以使各卦两两相对：

大过，颠也。颐，养正也。

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

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

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以上《杂卦传》，说明各卦精义，以“乾刚坤柔”始，以姤卦、夬卦之“柔遇刚”和“刚决柔”结，首尾照应，说明：①各卦的变化皆是“乾刚坤柔”的延伸，乾坤为六十四卦之纲，纲举目张；②所有六十四卦的变化无非是阴阳刚柔的盛衰起伏，对立而又互相转化。